岸边告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

原子能出版社



岸 边 告 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

原子能出版社

凡剑（Ken777）藏书

岸 边 告 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

责任编辑：张立均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北京 2108 信箱）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北京市西便门）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1}/_{32}$ · 印张 9$\frac{3}{4}$ · 字数 217 千字

1983 年 5 月第一版 · 198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500　统一书号：10175.506

定价：1.05 元

出 版 说 明

本小说选选译自苏联知识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科幻短篇小说集。原集择优编入了该出版社历年发表过的优秀科幻短篇小说十七篇。我们从中选译十篇编成此集。

小说选中有苏联老一代著名科幻作家 Г. 古列维奇、Г. 阿里托夫的作品，也有六十年代脱颖而出的知名科幻作家 И. 瓦尔沙夫斯基、Е. 沃伊斯孔斯基、М. 耶姆采夫、И. 罗索霍瓦茨基、С. 甘索夫斯基、Д. 比连金、Н. 拉兹戈沃罗夫等的作品，还有青年作家 В. 科鲁帕耶夫的作品。

小说选可供科幻作品爱好者阅读。

目　录

小说题材……………………………………И.И.瓦尔沙夫斯基（1）
敬　敏译

岸边告别…………………………………Е.Л.沃伊斯孔斯基等（16）
高　雯译

哈尔皮亚的翅膀……………………………Г.И.古列维奇（56）
侯守峰译

眼睛武器…………………………………М.Т.耶姆采夫等（96）
茁　荆译

归来时，你将变成什么样…………И.М.罗索霍瓦茨基（141）
宁　文译

最大的屋子…………………………………В.Д.科鲁帕耶夫（164）
一　夫译

《大隼》医院……………………………Г.С.阿里托夫（179）
赵月民译

审判…………………………………………Д.А.比连金（206）
周　捷译

天外来客…………………………………Н.В.拉兹戈沃罗夫（229）
宁　文译

兽人………………………………………С.Ф.甘索夫斯基（277）
俞晓平译

小说题材

И．И．瓦尔沙夫斯基
敬　敏　译

我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一个久患重病，终得痊愈的人就能体会我的这种心境。一切都使我感到那样高兴：一来我没有成为残废人；二来我还得到了完成学术论文的长假。这篇论文是在我患病前许久就已动笔的，尔后在疗养院里休养时，我没有再去思考它。还有，我的双人软卧是那样舒适，旅伴又是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而不是那种俏皮的少妇。此外，送我的是一位迷人的女人，我真诚地热恋着她。使我快慰的是，她这样一个美貌的女子对于旅客们赞美的目光竟视而不见，却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宛如一个小姑娘生怕在人群中丢失自己的父亲一样。

“您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吗？”她转向我的旅伴问道。

“到基斯洛沃茨克。”

“真的？就是说，咱们一起到终点站。”她报之以微笑，这笑容令男人们倾倒。“那么，我向您提一个请求，请您照顾一下我的……丈夫。”多日来我们虽彼此亲近，可她还是初次用这个字眼，而她用起来又是那么随便、自然，真使我感到惊奇。“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呢！”她又补充了一句。

“请放心！”我的旅伴也微笑着说，“我差不多是个医生。”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既不是吉波克拉特[注 1]，也不是阿维岑纳[注 2]。”

“您是大学生吗？”

“大概……是持有医生证书的终身大学生。”他来到通道里，有礼貌地掩上了门，以便不妨碍我们。

“大概，他不过是个研究生。”她低声说。

我喜欢白天乘车，喜欢逐渐地进入运行节奏，喜欢端详旅伴们，然后从容地安置好行李，使车厢住起来舒舒服服。一切如我所愿。借机再说一遍，我真是幸福极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兆萦系于怀，我虽感到了这一点，却无法摆脱它。我一会儿跳起来，走到通道里，一会儿又回到房间里，无目的地翻着箱子里的东西，一会儿又读起来，很快又扔掉杂志走到通道里。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许多人都喜欢在旅途中把自己心底的秘密袒露给第一个相遇者。也许这是一种返祖性。这种返祖性得以保留是因为过去那时候，一出外旅行就有危险，所以每个同行者都是朋友和战友，也许事情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在某人面前吐露真情的要求，而一个萍水相逢过后又不会再见面的人恐怕是最合适的谈吐对象。

这时，午饭时间到了。我的同车旅伴建议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我毫无节制地闲扯起来，这一顿饭我们吃了很长时间，服务员不满地撤掉了餐桌上的台布，可我还是喋喋不休地絮叨着。

［注 1］ 吉波克拉特是古希腊医生，古希腊罗马医学的改革家，唯物主义者。

［注 2］ 阿维岑纳是塔吉克族人（大约 980 年生 1037 年卒），中世纪东方的知识渊博的学者，著名的医生，著有约 300 篇作品，其中有著名的医学书籍。

我的同伴是个理想的听众，他那孩童般笨拙的身躯、微绿的眼睛、动人的睫毛、甚至连他那富有表情的细长手指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只是坐在那里聆听着。

总之，我把我多少个不眠之夜深思熟虑的结果都讲给了他。讲了三十五岁时我对自己职业的反感，懂得了我真正的志向是当一名作家，讲了写作的尝试与多次遭受的失败，讲了我的新打算与这次在疗养院休养时必须解决的许多事情。要么写出那部我早已构思好的中篇小说，要么就放弃一切打算。我甚至把小说的情节都讲给他听，我也不明白什么原因使我产生了这股劲头。老实说，这一切都是我的秘密，即使对我那可爱的女人我也没有透露过。真要把我的打算都告诉她，我还是顾虑重重。然而，事情并不仅如此，我的疑虑主要还在于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才。我愧于在她的眼中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如果这种不幸真落在我的头上，我只好一个人来承受。这些话我也顺嘴告诉了这位同伴。

我终于把话都说完了，我们回到了包厢里。突然我醒悟过来，我对自己的信口开河感到羞愧，难堪的是我竟然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向一个外人和盘托出，我在他面前扮演了一个好吹牛、又蠢笨的角色。

他觉察出我的情绪，问道:

“您是不是悔恨自己讲出了一切? ”

“当然!”我痛苦地答道，“我像小孩子一样没有自制能力。看来，我就是这种个性。我不记得谁说过，如果语汇的贫乏或丰富对一个人表达思想没有干扰的话，那么谁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耽心自己那致命的毛病——语言啰嗦，致使我的小说会成为一堆废话。短短的一篇东西，只要坐下来一写就会

陷入无关紧要的情节之中，以至全变成了又臭又长的无稽之谈。就是现在……”

旅伴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不知装什么的小盒子。他说:

“我答应过您的爱人……，一句话，请您吃片药吧，这正是您现在所需要的。”

就缺这个了!

看来，我兴奋得有点儿丑态百出了吧。

“您有些兴奋,”他说着又把小盒子收了起来,“所有的药都是既有利、又有弊，尽管我自己有时也要求助于这些镇静剂。从这方面讲，民间的方法倒是完全靠得住，经得起长期检验的。现在咱们就来试一试。”他打开自己的小箱子，取出了一瓶白兰地。“这是亚美尼亚的高级酒！请您等一会儿，我向列车员要两个杯子去。”

至少他像我惯常所见的那样的医生，尤其他拿着两个杯子得意洋洋地回到房间时更是如此。

“来吧!”他给我斟了一点儿酒，给自己却倒了少半杯，先用手暖一暖，专家们称之为“复苏饮料。”现在请尝尝吧!

我呷了一小口，一股舒适的暖流沿着食道进到了胃里。我已经许久没尝到白兰地的滋味了!

“太奇怪了!”我说,“但愿您能明白听取这方而的教益有多么必要!‘一滴酒精也不能进’，我出院时大家都一致这么说……”

“唉，别听那一套!”他不屑地摆了一下手,“医学界有许多清规戒律。酒精中毒——这是社会性的危害。滥用酒精会造成极不良的后果，而对某些人却可以宣布不受这点限制。其实，有时酒精也是必不可少的，您只要把它喝下去，一切都会过去的，对吧？”

此刻，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致使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对！那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不再多给您倒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他十分得意地喝了一大口。

“仍然是因人而异。”他看了一眼那饮料接着说道：“有的人因为喝了咖啡便睡不着觉，可咖啡又能使另外一个人入睡。人的脑子是狡猾的东西，永远在抗拒兴奋与抑制。大脑皮层和皮质下层在具体场合下必须知道应对什么产生作用，又如何产生作用。像您现在这种状况，酒精就会起到镇静作用。您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可事先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嘿，否则我不是就成了不好的精神病医生了吗？”

“啊？这么说您是精神病医生了？”

“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不习惯，我的头有些晕了。车厢摇摇晃晃使人很舒服，因而我感到异常平静。

“‘在某种程度上’是什么意思？”我懒洋洋地问道，“不久前您还说差不多是个医生，现在又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精神病医生。要是确切些说呢？”

“确切地说，我是个心理生理学家。”

“这是什么意思？”

“两三句话很难说清楚，可详详细细说明又未必有什么意义。我尽量举个极简单的例子，现在您喝了白兰地，您的心理状态就改变了，对吗？”

“对。”

“这是人工方法引起的变化。可是在人的机体内有一种

内在的因素，它能对心理产生作用，例如激素。激素的活动是由植物神经系统支配的。大脑同整个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正反两方面的联系，这是某种整体，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总而言之，心理生理学是一门研究机体的状态对心理，心理对机体状态的相互影响的科学。”

“噢，比如好发脾气，”我说，“看来，这不是偶然的表现？很明显，当胆汁溢出时……”

“当然！不过事情是要复杂得多的。有时很难把因果分清。应看做是结果的，常常表现为原因，有时又正相反。这里有无穷尽的工作要去做，这工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又喝了一口酒，就沉思起来。

我看着窗外，觉得我们是往南走。那些落上积雪的林下灌木被发绿的田野所取代，不论是大地、是天空、还是太阳，都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您知道，不然我就能帮您的忙了。”我的同伴突然说道。“我这里有一段有意思的小说题材，可以做为基本素材的那些事件都是真事，这绝不是什么虚构的东西，虽说许多事情看起来简直带有幻想的色彩。您想听听吗？我来说说好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非常愿意听，实话说，尽管我不相信我能从最好的题材中写出……”

“这是您个人的事。”他打断了我的话。“我只需提醒您，有这样一种概念，叫做医生的道德。因此，关于某些方面我只能避而不谈，包括不点任何人的名字，您必须自己去想。另外……话又说回来，您还是听听吧！”

这段故事始于一个有名学者的诊所里。咱们干脆就称他为教授吧！您需要给他个鉴定，只是请您既不要把他当做柔情脉脉的美雄，也不要当做幻想小说里的狂躁者，这是一种

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性格。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外科医生、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功名心重的人，固执、可是有自知之明。他关心病人，也有同情感，但是对助手经常表现出态度粗鲁。如果您有愿望，您还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对他的为人进行剖析，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您同样可以写一写，他所进行的在移植器官的情况下，生物组织排他性障碍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已使这个诊所出了名，他所领导的诊所走上了一条新的、有光辉前景的道路。

下一步您必须想像一下这个诊所里进行移植手术的那个室。这里不要求您有这方面的技术知识，可是必须体会一下笼罩在那里的特殊气氛：长时间紧张的等待，各种专业医生构成的一个大集体时刻处在充分准备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开始做，也可能，一个小时后，也可能一个月后。千万不要认为他们都游手好闲。实验室里同时在进行着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人们正用动物做着多种实验，每一项实验都能产生出新的计划、希望，当然也有失望。

教授不顾一切地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做一次脑移植手术。他们已经用家鼠和狗做了几十次试验，但是一切进展得都不如想像的那样迅速。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终于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实验。一只经过脑移植手术的长尾猴活下来了，并且很健康。这时又产生了新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科学是不能中途停顿的，这种手术能不能给人做呢？您可能也知道，一般地说，对移植手术都采取很谨慎的态度，可这里讲的是与道德和伦理问题有关的一项实验，教授逐级地向上申报，但上边的回答却都是模棱两可，每个人都尽量找一些委婉的借口，回避决定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即不明令禁

止，也不正式批准。

可是时间在流逝，诊所里顺利地进行了肾、心脏和肺的移植手术，同时在实验室里也仍在进行一些新课题的研究，但是往下再做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这可以说只是个序幕。

突然有一次，急救车几乎是同时救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处在昏迷状态，都是从大街上抬回来的。第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既不知道他的年龄、姓名，也不知道家庭住址和职业。诊断结果是肺大面积梗塞，病人危在旦夕。第二个人是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三十三岁，是一个单身汉——一个不幸事件的牺牲品。他的颅骨骨折，脑受伤，内出血，也是生命垂危。总之，生命悠关的、有重要功能的器官遭到伤害。他们俩个都躺在复苏台上，两具活尸体要靠人工血液循环和人工呼吸才能保住生命。可是如果第二个人肯定要进太平间的话，第一个人就有可能得救。把第二个人的肺移植出来，教授做了这样的决定。

手术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可却不能开始。您真不能想像，一个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要受多大的限制。

第一，这种手术需要征得病人或其亲属的同意，无论如何需要征得移植者亲属的同意。

第二，移植器官必须从死亡者身上取。只要被移植者尚存一线生命的希望，医生就有责任竭尽全力进行抢救。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另外一个等待移植的人就会死亡。

第三……话又说回来，还有什么“第三”！这个时刻外科医生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不计其数的，但其中最使人感到受不了的是要紧张地等候病人死亡。心脏停止跳动，临床死亡，心肌的高频放电，然后脉搏又微微跳动，再一次停止跳动。

这一次放电也无济于事了，只剩下最后一着：打开胸腔，按摩心脏。虽说，显然这样的病人支撑不了多久，但这是挽救病人的最后一着。可这时，细情也就显露出来了，一切都完了，第二个病人肺部有结核性空洞。

有许多人患过肺结核，但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机体能产生一种维持疾病稳定的抵抗力，因此病势不致于逐渐加剧。可是不论哪一个医生也不会下决心把患过结核病的器官移植给其他人。

一般来说，把手套一摘，把两具尸体送往太平间也就可以了。

我曾特意向您强调过这位教授的性格很特别，离开了他那性格的特殊性就无法明白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一瞬间就做出了另外一种决定，把第一个人的脑移植给第二个人。请您注意，这时并没有履行什么手续，临时往莫斯科打电话，求得上级机关的批准已经来不及了。实话说，这里能否奉行我已经提及的那些法规，真让人不可置信。”

“教授指望什么呢？”我问道。

“很难说。首先，当然是成就。这种性格的人，当他们充满一种理想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意考虑失败的可能性。这种事情总得有人首先打响第一炮，并准备去冒险。除此以外，他显然是考虑到死掉一个总比牺牲两个要好些。一般来说，我觉得他的行动首先是被一种冲动，而不是被理智所支配，况且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容你过多地考虑。您可以不去描述手术本身，这是非常细微的事。手术持续了几个阶段，外行的读者大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因此您就可以有把握地天花乱坠地胡说一通。而对于作家来说心理上的矛盾冲突则是相当重要的，哪怕减掉一部分呢！

就这样，手术做完了。第二天上被移植了脑器官的第一个人的妻子通过急救问讯也查到了线索，在太平间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是死于肺梗塞。当然这也是符合事实的，其他详细情况并没告诉她。如果告诉了她，这对她会是很沉重的打击，她的丈夫看来二十五岁左右，是个记者。他们俩人共同生活才只有一年，彼此非常相爱。请您相信，医生那不轻松的职业中最困难的就是同死者的亲属谈话。甚至哪怕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仍然会感到内疚。因此，要原谅教授不亲自同她谈话，而却委派了自己的助手去做这件事。即使是最勇敢的人有时也表现出胆小怕事，除此之外还不要忘记，那第二个人还活着，教授不仅在社会而前对他负有责任，而且也要对得起良心，这是足以使他不安的理由。

其实，以上的实验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做过脑移植手术的动物活动能力和平衡感恢复得比较快。被移植者本身所具有的大多数条件反射在移植后都会消失，但是条件反射恢复的速度要比在某种东西上造一个控制系统快得多。经过脑移植手术的那些个体完全具有生活能力。看来这就算达到目的了。要预断做过这种手术的人今后的品格，仅仅这些未必就够了。这里有许多因素，在动物身上无法检验：哪些东西还保存在记忆里，哪些完全被清洗得一干二净了？哪些东西会长久地、也许是永远地在下意识中被排斥出去？最后还有语言问题。要知道，语言也是训练的结果。还有性格，我是说过的，脑子的活动不能脱离整个的机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无数条途径，大多数的作用途径至今还是个谜。总而言之，不能把经过脑移植手术的人看做是某个个体同其他躯体的共生，这完全是新的独立体，您可以否得出来，可疑之点

是多于有把握成功之点的。

但是手术还是做完了。人躺在床上，他有呼吸，有光感，能吃下流食，他的肠和肾都能行使功能，并且……再没什么了。过了几周，又过了几个月开始教他走路。他甚至还能学会几句话。下面怎么样呢？下面只有一个希望——求助于时间。时间在前进，病人不断取得一些成绩。虽说很吃力，但他能说话了，又学会了念书，可是一点也记不得自己的过去。过了一年，他能流利地谈话，能念也能写了。他对周围的事物也产生了兴趣。各方向功能都在恢复，只是完全不记得过去的事情：无论用什么办法使他恢复记忆，都毫无效果。别人对他讲，说他的脑子受了重伤，引起了健忘症。这一点他能理解。又过了一些时候，医院的环境开始使他烦恼。

又产生了新问题，该怎么办呢？按证件上说，他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可是您知道，这里根本谈不上他适合搞什么专业的问题。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保留一点记者的素质。重新学习吗？谈及这些还为时尚早。转为残废人待遇吧，您清楚，这对他意味的是什么。不这么办，那就只好在这决定性的阶段，中断这独一无二的实验。需要让他见人，去看戏，看电影，并由专家们一时一刻毫不松懈地观察他。

我还忘记说了，这位教师有一位恋人。得知他的不幸遭遇与做过手术的消息，她一直请求看看他。她甚至到过市卫生局，可是教授绝对禁止探视病人。在当时，探视只能带来危害，不会带来任何益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准许她看望他了。可是他认不出她，但在他这不得接触的世界里来了个新人，这使他感到高兴、并且他着实喜欢她。她确实是个漂亮的、有魅力的女人。

每天都允许她来看望他。他们长时间地交谈，她给他讲了他过去的生活。这个可怜的人好像能回忆起一些东西了。

最后，她请求准许把他带回自己的家。教授应允了。

一切进展顺利。她毫不怀疑自己带回家的就是遇难的亲人。预计物质上不会有什么困难。这位教师有一笔存款，这样，医院也有可能同他长久地保持病历关系。他必须要换换环境，至于用道德观念看待这件事，那么正如人们常说的，头已砍掉，何惜几根头发。况且，不容置疑，他们两人曾经是幸福的一对。现在只有等待着下一步会怎样发展。

遗憾得很，往后各方面进展并不顺利。忽而他的记忆力开始复苏，忽而记者过去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下意识地流露出来。不管怎样，他非要从家里出去，几小时地站在记者曾经住过的住宅附近的楼梯上。他的恋人自然感到很害怕，她也曾到教授那里商议求得帮助，可是教授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显然，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慢慢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想做出某些改变也未必有什么可能。

不可避免的东西终于出现了。他遇见了妻子——记者的妻子。

我曾经说过，已故记者和他的妻子过去彼此深深相爱。啊，爱情！关于爱情写过多少部书，可是对爱情的真正了解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唉，活见鬼！”同车同伴中断了自己的故事，他又转向那只酒瓶。“咱们别再做伪君子了！再喝一口不会伤害您！您知道，这么说吧，您是处在医生的监护之下。”

“您是从哪儿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我问道。

“我……”他嗫嚅起来，“曾经几次邀请我去辅导这个病人，怎样，还接着讲吗？”

“请讲吧！”

“那么，好吧！他同已故记者的妻子见面了。这次会面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显然，她的形象仍然深深地留在他记忆中的一角中。他那一见倾心的爱情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那么她呢？”

“她怎么了？对她来说，他完全是个陌生人，显然不合她的口味，况且她对于死去的丈夫的思念并没有平息，因此她对他没有丝毫的兴趣。可是他开始追逐她，在她家的走廊里等待过她，在地铁里他对她先开口说话，不过，如果男人坚持不懈的话，那么迟早能……。总而言之，一切都是顺着不容置变的自然规律发展下去的。请您不要过多地责怪记者的遗孀，她还很年轻，孤独感强烈地折磨着她。除此以外，她觉得这位惹人烦恼的倾倒者身上有些东西近乎她过去的爱人，当然不是外表。性格、说话的姿态以及构成个人特点的许多细微末节都有相近之处。”

“可是还有那位把他从诊所接出来的姑娘呢？怎么，他离开她了吗？”我问道。

“事情的复杂之处正在这里。他也爱她。像她这样的女子使他爱慕的成份更多一些。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描述需要相当注意分寸，需要懂得他的心理。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绝非粗俗的三角恋爱。这个……很难解释……似乎他的心目中有两个人，也就是他们两……不，这也不对！多半是一个女人扮演两种独立存在的角色，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肉体的。这就对了！在他看来，她们两个人正好应合为一个形象。要想把这个形象分成两半是不可能的。也可能，专家们能找到心理疾病产生的原因，难道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严格说来，心理都是健康的吗？诸如罗果仁、米施金、娜斯塔西娅·菲

利波夫娜、拉斯科里尼科夫、卡尔玛佐夫……嗐!”

他拿出了自己的小盒子，往嘴里放了一片药，他看上去很不好，眼神迷惘，额头上布满汗珠，似乎我应该和他调换一下角色。只是现在我没有力量来安慰他。但是他所讲的这个故事越来越吸引我，我开始琢磨起来。

“请您讲一讲，”我问，“这第二个人，也就是那位教师，他教过什么课？”

“这一点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就假定是心理学吧。您知道，我现在是在为您叙述小说题材，而不是……”

“请接着讲下去!”我说，“这题材真有意思。”

“好。就是说这两位女人，不论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在这种情况下都不愿意妥协。她们两人都年轻、漂亮、而且都有着女人的自尊，个人都认为他是自己所爱的人。于是演出了悲剧的最后一幕，可是演出的主要参加者却不知道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提到心理疾病的初起。人的脑子有一种保护反应。当环境使它承受不了时，人就进人到荒诞的境界，现实被狂想所代替。对于这一点专家们有些专门的术语，但您可以利用《神经错乱》这个名词。一个人把自己装扮成另一个人时，他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样子，这样，您那小说的结局里就不能排除精神病院。”

“不愉快的结局，”我说，“说实在的，我等待的是另一种结局，而不是疯人院里的终身监禁”。

“为什么终身的？”他反驳说，“医学上有足够的办法治疗这种病症。治愈这种病是可能的，只是需要排除病因，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可以暂时让病人脱离开矛盾状态，但您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这仅仅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办法。迟早病人与矛盾状态会再见面，一切还会从头开始。有一种比

较根本的办法，那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给病人，使他知道自己的病因，能从旁边来观察自己。可能连他自己以后也会把这一切告诉旁人的。可是这儿烟气太大了！对不起……我不能再说下去，我需要到过道里去。”

我等他出去把门关上，倒了半杯白兰地，一口气喝干，因为……

我怎能不回忆起过去的事呢？这个孩子般的、穿着白大褂的体形、两只聚精会神的绿眼睛、动人的睫毛是我曾在诊所的床头边见过的，那时正有人在教我说话，后来又通过梦呓……

许多事情我都清楚了，许多事情！清楚了那已经开始写的、不可理解的论文，还有那种强烈的写作愿望的价值。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是第二位的问题。重要的是，来送我的那位女子有权把我称做自己的丈夫。

其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给我提供的在结核病院疗养三个月也同样没有什么意义。

【作者简介】 瓦尔沙夫斯基·依里亚·约瑟夫维奇（Варшавский, Илья Иосифович）（1909—1973），作家，苏联作协成员。从事文学活动之前是水手，设计工程师。曾居住、工作于列宁格勒。从 1961 年开始创作科幻作品。瓦尔沙夫斯基著有数十篇短、中篇小说，已收编在作者文集《分子咖啡》（1964），《看见反世界的人》（1965），《太阳在冬诺马格落山》（1966），《梦中的长凳》（1970），《没有惊吓的症状》（1972）中。

岸边告别

Е. Л. 沃伊斯孔斯基
И. Б. 卢科基扬诺夫
高　雯　译

……常遇到这种情况，仿佛一提出问题，就能诱使人们去探索未经研究领域的奥秘。

亚历山大·格林

白色的电动柴油机轮船慢慢地靠近峻峭的海岸。

衣着入时的旅客们兴致勃勃地聚集在甲板上。他们有说有笑，一边先期品味着疗养和海水浴的惬意，一边观赏着不时从兰绿色的海水中跃出海面的海豚。

普拉顿诺夫和这些疗养的人一样，沉浸在这情景之中，对自己心中的不快苦笑了一下。

船又驶离了海岸。《费德尔·沙拉宾》号轮船绕过岬角驶进广阔的海湾。城市立刻呈现在眼前。

普拉顿诺夫好奇地欣赏着山峦上星星点点的米黄色房屋和浓郁的热带密林。大坝尽头灯塔的乳白色锥体牢牢地嵌进蓝天。海湾里，码头的玻璃标志上，屋顶的瓦片上，闷热的暑气在升腾。

“噢，你好，古城卡拉-布隆，”普拉顿诺夫心里向这刚刚驶到的城市问候着。要是他大声地说出来，可能这问候就显得过于亲昵，他还从未到过这个城市。其实谁也听不见的心里话更好。

卡拉-布隆原建于古希腊的居民点上。由于沿海繁华的贸易活动，它曾有过兴盛时期；当贸易萧条，货轮转到更易于集散的港口城市时，它就衰落了。山岗上快要倒塌的炮台作为历史的无言见证矗立在城市中。从炮台的对准大海的炮眼中看到的已经不是火枪，而是野榛树翩翩起舞的枝条。

卡拉-布隆是个从陆上和海上都难于靠近的地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同法西斯的海军陆战队英勇战斗的日子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卡拉-布隆海港上早已见不到巡洋舰了。现在只有客轮在一年中长达十个月的疗养季节光临它的海港码头，疗养者蜂拥到这个城市，照像机咔咔作响，摄影机嗡嗡低唱，疗养的人挤满了驶向哈尔茨佟海湾的电动火车。那里有漂亮的海滨浴场，高层旅馆，玻璃水泥结构的日光浴场和空气浴场，有几十个咖啡馆和自动售货小吃部。

在卡拉-布隆居住着区机关的职工，医生，疗养院的管理员和纪念品工厂的工作人员。城市的大部分居民是退伍的海军战士，他们在业余时间都去种植草莓或捕鱼。

另外，这里还住着米哈依尔·列维茨基——普拉顿诺夫的外甥。

普拉顿诺夫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外甥大约在三十年前。米哈依尔那时还是个孩子。他从故去的姐姐那里得知外甥当了医生。在卡拉-布隆安了家。至于自己这唯一的亲戚，再多的情况他已无从知道了。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死去的姐姐雅妮娜对普拉顿诺夫说过，米哈依尔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若碰到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他能机敏地对付吗？要知道人有外秀和内秀之分。就目前情况看普拉顿诺夫认为内秀比较好。

《菲德尔·沙拉滨》号慢慢靠近码头，普拉顿诺夫看见了花花绿绿的迎接旅客的人群，也许米哈依尔·列维茨基——疗养地的医生、雅妮娜的儿子，聪明的孩子就在人群中。

一伙青年男女扛着行李喧闹着挤过旅客的人流，走近舷梯。一个淡黄头发的结实小伙子——普拉顿诺夫同舱的旅客，拍了拍他肩膀说：

“怎么样？在哈尔茨佟海湾见？”

“一定见，”普拉顿诺夫回答着，心里却说：“咱们见不了啦，亲爱的朋友。”

他还想。“如果我不喜欢外甥，那就见他的鬼去吧，这儿一定有半个城的人打算出租房子。”

可是普拉顿诺夫又不愿意一个人住在旅馆里。

今天米哈依尔·列维茨基特别忙。一大早先是照例做三十五分钟早操，然后到《长寿》老年病疗养所去查他经管的病房，接着又接待了病人。

米哈依尔是老年学家——治疗老化的专家。他对老年人非常熟悉，通晓老年人的特殊疾病，了解他们随着年龄的变化带来的血液成份，皮下脂肪成份的变化，也能摸清老年人的脾气。今天来了个女病人，为此他忙了一个多小时。米哈依尔认为首先应治疗病人的心血管系统，而病人坚持要立刻治疗她的皱纹。

快两点了，他才放下手里的事情跑到码头去接舅舅。

他当然知道，他有个叫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的舅舅，是妈妈的亲兄弟，但是普拉顿诺夫从来没跟他招呼过，说他还在人世，就突然打来了电报“请接……”

米哈依尔站在舷梯旁，脸色忧郁地扫视着从船上下来的旅客。他不知道普拉顿诺夫长得什么样，但他肯定这个神话式的舅舅七十多岁，不会比这年轻。要是这个荒唐的老头想到打个带照片的传真电报来……嗐。哪儿能呢——他能想到吗？他是非常了解老人的——他们既固执又吝啬。

旅客的人流涌下舷梯，然后慢慢疏散，最后舷梯上已空无一人。没有一个老头，或是相当年长的人从米哈依尔身边走过。

他仰起头，朝着那个戴着白色制帽，叼着烟斗，胳膊肘支在《沙拉滨》号舷墙上的人喊道：

“都下来了？会不会有人在舱里睡觉？”

“我们把所有人都叫醒了。”带制帽的人郑重地回答说。

米哈依尔想转身往回走，正好看见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男人个子很高，有四十岁的样子，他的一对灰眼睛从军帽帽檐下坦然地，带点嘲弄地看着米哈依尔。

“您也是谁也没等到？”米哈依尔问道。

“看来我等到了，”这位不相识的人说。“您叫米哈依尔·列维茨基，等着接您舅舅，是吗？”

“对呀，”米哈依尔吃惊地说。“只是我们没遇见……”

“没遇见，”不相识的人笑了笑说：“你好，外甥，我一眼就看出你多么像你母亲。”

“请问！……您是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我觉得您的岁数应该……”

“你说得对，我确实岁数很大了。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我保养得好。你家里有我的住处吗？”

“住处？”米哈依尔被舅舅出乎意料的年轻相貌弄得很尴尬，以致他没立刻明白他所问的是什么意思。突然间他领悟

出说，“有，当然有，住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好，那就走吧。”

普拉顿诺夫有两个行李箱，相当重，米哈依尔拿起了那支大点的箱子，但是舅舅轻轻推开了他。

“拿另一个吧，别见怪，我比你壮实。”

他们走出海港码头敞开的大门。门上挂着《欢迎您到卡拉-布隆来》的标语。虽然米哈依尔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并没忘记提醒舅舅留神观赏一下城里主要的名胜古迹。

“您喜欢这个码头吗？”

“清新、凉爽、绿树成荫。”他赞许地说。当走到码头外的广场上时，普拉顿诺夫不由自主地站住了。

棕榈树和露兜树像一堵堵绿色的墙。沿岸的街道向左伸展，各色的漂亮房屋鳞次栉比，街道两旁巨大的法国梧桐树的树冠交织在一起，林荫大道像盖上了凉棚，蓝色的荫影和穿透叶隙射过来的光斑洒在路面上。道路随着海湾的形状缓缓伸延。

穿过沿岸街的林荫大道，城市立刻就山势向上，普拉顿诺夫饶有兴趣地端详着小拱桥、石阶、索道上的小巧车厢和峡谷山坡上的那片竹林。那呈现出绿、黄、蓝等颜色的景物真是清新、悦目。

他到这儿来是来对了，这个奇特的城市正合他意。

“走吧，格奥尔基舅舅，”米哈依尔说，说到“格奥尔基舅舅”这几个字时有点磕巴。

他领着这找上门来的亲戚向右拐——那儿有座古老的拱门，门后是墁着方砖的突起的路而，普拉顿诺夫看见一个指路牌，上面写着：“三海浬通道”。

砖缝中钻出除不尽的杂草。米哈依尔扮演了导游的角

色，他讲述着，在临海的峭壁上兴建卡拉-布隆的浩繁工程及铺设上下水道付出的艰巨劳动。

他们愈登愈高，往右走透过榛树间隔的空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海面上洒满了阳光。向左走，米黄色的房屋掩映在花园的绿荫之中。米哈依尔汗流满面，由于登山，提着箱子，又说了很多话，他已气喘嘘嘘。他斜视了一下普拉顿诺夫，舅舅的步子还很稳健，沉重的行李箱并未使他感到如负重物。这会是七十多岁的人吗？要真如此，他，米哈依尔·列维茨基，研究老年人的专家还从没见识过这样的老人呢。

一列队伍迎面走来。晒得黝黑的小伙子们和头戴红花、白花的姑娘们在小提琴、弯管号的乐声中，在叮叮咚咚的鼓声中行进着。

“这是在干什么？”普拉顿诺夫闪到路旁问，“是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吗？”

“不，”米哈依尔严肃地说，“这是为了庆祝矿泉疗养学校又毕业一批学生。今天有联欢。有游泳比赛，射箭比赛等等。咱们继续向上走吧。”

他们沿着峭壁上雕凿出来的台阶拾级而上，走到了海洋宝藏大街。

“这就是我们家。”米哈依尔指着一个房顶上铺着五颜六色的瓦，凉台上爬着葡萄藤的不大的住宅说。

走到花园庭院的篱笆门前普拉顿诺夫看了看四周的环境。下面是浩瀚的大海，一片蔚蓝，非常美丽、壮观，地平线处水天相连。

他又自语了一遍：“到这儿来，算对了。”

他很喜欢这间屋子。樱桃树的枝叶向打开的窗口张望。花园里花儿散发出淡雅的清香。

“谢谢，米哈依尔”，普拉顿诺夫把行李放到屋角后说：“这张桌子给我用太娇贵了，还有没有别的，普通一点的？你看，我不得不跟化学试剂打点交道。”

“好，我给您换一个。”米哈依尔没再说话，他等着普拉顿诺夫再进一步讲讲他要干的事。但舅舅并没打算讲下去。于是米哈依尔建议说：“走，一块儿去洗个淋浴，舒服舒服吧。”

在花园一角的夏天浴室里，米哈依尔不由得好奇地观察起普拉顿诺夫那肌肉强健的身体——这是一种老年学家，研究老人的专家的好奇心。不，这个奇怪的舅舅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四十岁。当然，外表有时给人以假象，如果给他验验血，查查心脏……

普拉顿诺夫在凉水下淋浴着，从鼻子和嘴里发出吹水的响声。他用手掌拍打着胸和肩，前胸上淡褐色的浓重的汗毛里显露出早已愈合的粉红色的伤疤。背上沿着肩胛骨有一条很宽的，两端呈锯齿状的疤痕。米哈依尔突然隐隐约约地同想起母亲曾经说过，格奥尔基舅舅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你们这儿，城里，”普拉顿诺夫说，“大概特别费鞋吧？”

“鞋？”米哈依尔重问了一句，然后说：“是，当然费鞋，那又怎么了？”

普拉顿诺夫没回答。他又嗤嗤地喷了几声，然后用松软的毛巾使劲地擦起身来。

“这是法西斯的留念，”他一边拍着胸脯，一边说。“一梭子机枪子弹。之后，身体就比以前坏了。噢，这是老早的事了——大概在你出世前二十来年吧……你有家吗？”

“有啊，儿子老是泡在海里。妻子很快就下班，她给咱们做午饭。您是不是先吃点东西？”

“不，我不饿。来，米哈依尔，咱们立刻说定，我的到来丝毫不应改变你们的生活安排，我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

“您一点也没给我添麻烦，相反，我很高兴……”

“好，好，”普拉顿诺尖掌心朝上举起了手，“感情是不稳定的东西，以后可别动感情。”

他们走出浴室进了花园向屋里走去。

花园的门呼地一下关上了，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花坛后面跑出一个皮肤黝黑，十三岁左右的孩子。

“爸爸！”他老远就喊了起来，“我抓了一条竹荚鱼！”他摊开两手，皱着眉头看着这位生人，因为不好意思，他没再说话。

“依格尔，来见见格奥尔基舅爷爷。”米哈依尔说。

“你好，依格尔，”普拉顿诺夫一本正经地说，没有一般成年人对孩子的那种温和的口气。他握了握孩子的小手，说：“你把那条竹荚鱼放在哪儿了？”

“在老鞋工菲利普那儿，他把鱼开了膛，放在火上煎了，菲利普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竹荚鱼。您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长吗？”

“不会太长，”普拉顿诺夫用食指敲了敲小孩突出的锁骨，“愿不愿意给我帮点忙？”

“愿意。”依格尔说。

傍晚他们才在凉台上吃午饭。

“还给你们上肉吗？”米哈依尔·列维茨基的妻子阿霞问。她有意不去注意所谓格奥尔基舅舅，他那显得格外年轻的外表不知怎的，引起了她的反感。

“不要了，谢谢，”普拉顿诺夫说。“肉和菜都很好，您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阿霞。”

她干巴巴地还了礼，把一杯樱桃糖水放在了客人面前。

“妈妈，”依格尔蹦着说，“明天我跟格奥尔基舅爷爷到卢兹河口去。”

“我很高兴。你们为什么不去哈尔采佟海港？那儿的海滨浴场设备好多了。”

“唉，哈尔采佟！帆布棚底下得有上百万人。”

“但不管怎么说也比你们冒着酷暑走三十公里到卢兹去要强呀。”

“噢，既然这么远，我们就在郊外玩玩吧。”普拉顿诺夫从女人的音调中听出了不满。

“不，不！”依格尔嚷起来。“是您自己说的想穿着这双皮鞋走走远路。”

“什么皮鞋？”阿霞问。

普拉顿诺夫看了看女人的圆脸和那紧闭的嘴唇。

“我打算换双合脚的新皮鞋，走你们这种石子路非常需要。”

“我刚才琢磨过，您是不是在皮鞋厂干活。”

“我跟皮鞋业有点关系。要是还有，请再给我倒点樱挑糖水。”

“请吧！”阿霞从罐子里给他倒了点果子水。“您在哪儿工作了”

“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我要搞点研究，然后就打算走，退休。”

“对退休的年龄来说，您看上去气色很好。”

“是呀，很多人都这么说”，普拉顿诺夫很自然地说。

他没再说话，喝完了果子水，谢过了女主人，推说累了，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阿霞盯着他走了出去。

“依格尔，”她说，“把家什都拿到厨房去。等一下，格奥尔基舅爷爷干嘛叫你到城里去？”

“他给了我一张要买的各种零件的条子，我跑到滨河街的无线电商店去了。舅爷爷要教我学焊接。”

“这挺好，”米哈依尔赞同地说，“他大概要培养你对技术的爱好。看你，就知道啃书本，要不就和菲利普去钓鱼。小心点，别把餐具打了。”当孩子端着摆满杯盘的托盘走进厨房时米哈依尔轻声地对妻子说：“阿霞，我请你……我觉得不要给他出什么难题。”

“为什么？”阿霞猛地站起来，编成的安乐椅在她肥胖的身躯下嘎吱嘎吱直响。“这家伙是什么人？你说他快七十岁了，可他看上去像和你同岁。”

“呶，阿霞，这也不应该是看不上他的理由。”

“不算理由吧，但我就不喜欢人故弄玄虚。”

“他没弄什么玄虚，你听见了，他要搞点什么研究。”

“米哈依尔，我跟你说，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去做他的实验，要是什么东西爆炸了，那就更热闹了，房子要是烧了……我在我们疗养区管理处给他办张退休老人的住房批条得了……。”

“不，”米哈依尔断然地说：她吃惊地看着丈夫。“不，阿霞，叫他住在咱们这儿吧，住多久，随他便。他是故去的妈妈的亲兄弟。除我们之外他就没有亲人了。”

“随你便吧，”阿霞站起来，用小刷子把桌布上的残渣扫到托盘里。“米沙，随你的便吧，但我是不喜欢这样的。”

一支焰火腾空而起，飞向漆黑的夜空，发出嗞嗞的声响，

并在大熊星座的长柄上放射出绿色、白色的火花。又是一支焰火升起，一支又一支，夜幕中红色的火花在飞舞，在闪耀，五光十色的星雨纷纷而落。

米哈依尔想起来，今天还没浇果树。他进了花园，到工具房去取浇水用的管子。拐到屋角后，米哈依尔在樱桃树的树荫下站了一会儿。

普拉顿诺夫站在黑屋子里那敞开的窗前，远处的焰火照亮了他面向天空的脸庞。在这仿佛是石雕的面孔上从鼻翼到嘴角刻着深深的皱纹。尖下巴上有个深坑儿。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米哈依尔感到他脸上显露出一种极度的疲劳——这是那种对一切都无所求的人常常会有的表情。

米哈依尔后退了一步，脚下的贝壳被踩得嘎吱一响。这时普拉顿诺夫看见了他。

看见了，笑了笑。

“卡拉-布隆正在进行大联欢，”他说。

“对，”米哈依尔说，“我们这儿总是这样庆祝矿泉疗养学校学生毕业。”

普拉顿诺夫在外甥米哈依尔·列维茨基家已住了两星期了。他每天黎明即起，然后叫醒睡在花园吊床上的依格尔，他们各喝一杯凉牛奶就去爬山。此时米哈依尔和阿霞还在梦乡。

普拉顿诺夫穿上早上散步用的黄底、褐色的新皮鞋，也给孩子一双同样的皮鞋，只是相当破旧。依格尔穿着有点大，他穿了三双袜子，免得脚在鞋里晃荡，他竭力忍住这重型装备带来的不便。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他们回来了，仔细擦净皮鞋上的尘土，又非常精心地在精密的天秤上称了鞋的重量。然后普拉顿诺夫把自己的皮鞋放到一个特制的匣子中，匣子底上铺着一层浸透某种溶液的毡垫，匣子上引出一条导线接到第一天刚到时组装好的仪器上。依格尔的皮鞋称过重量之后，放到一个普通的纸匣子里。

之后，两个朋友——虽然年龄差别这么大，他们的确成了真正的朋友——吃了阿霞留下的早餐，又干了会儿活。普拉顿诺夫写东西，依格尔做舅爷爷分派给他的事，或是绕线圈，或是看点什么东西。有时依格尔一边咬着铅笔啃难题，一边瞥一眼舅爷爷，他发现舅爷爷并没写东西，而是坐在那儿，用手掌捂着脸，但这孩子一次也没去打搅他的沉思。

第五天普拉顿诺夫从邮局取回两个从列宁格勒寄来的邮件。他跟依格尔吃力地把邮包沿着石阶拖回家。在海洋宝藏大街没有出租汽车。

过了一天，又寄来了一个很重的邮包。普拉顿诺夫把那双皮鞋扔到屋角，早晨散步时再也不穿了。依格尔也穿了方便的平底鞋。现在普拉顿诺夫住的屋子里摆满了仪器，到处是导线，仪表盘上的指针像蚂蚁似地在摇摆。普拉顿诺夫的工作时间愈来愈长。有时他停下笔，对依格尔说：

“小朋友，到花园去转一转，我要单独一人在这儿呆一会儿。”

依格尔带着书，爬到吊床上，耐心地等着。通常舅爷爷三点钟左右就到凉台上，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做几个屈膝的动作，这就意味着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可以到海上去了。但有一天舅爷爷不知怎的工作入了迷，都五点钟了还没到凉台上来。依格尔悄悄走到门口，偷听了一会儿，房间里没有一

点动静。依格尔不知怎的克制不住了，猛然推开了门。

普拉顿诺夫俯卧在地板上。依格尔惊叫着跑过去拽他，把他身子翻了过来。普拉顿诺夫睁开了暗然无神的眼睛。

“解开!”他声音嘶哑地说。

依格尔从他腕子和踝骨上撕下勒得很紧的带有导线的橡皮套。舅爷爷缓慢地站起来，倒在安乐椅里。

“您在干什么？”依格尔不安地问。

“没什么……拉掉闸刀开关。”他沉默了一会，呼吸平稳了。“唰，就是这么回事，拿上鱼杆，到海边去。”

离三海浬通道不远的地方，在一大堆岸边礁石当中有一个不大的三角地带，那里满是大卵石。依格尔老早就看中了这块适于游泳和捕鱼的地方。他也把格奥尔基舅爷爷带到了这儿、他们游了泳，坐在山阴凉处观赏着大海。依格尔抛出了鱼钩。

“您为什么不愿意晒太阳？”依格尔看见格奥尔基舅爷爷的白皮肤，不知怎地问了一句。

“这对我不合适。”普拉顿诺夫回答说，“你就代表你、我两个人晒晒太阳吧。”

依格尔看了一眼自己红褐色的肚皮。

“我整年都保持晒得黝黑的皮肤，”非利普说，“如果长年坚持晒太阳，那什么病也不会得。您可能因为有旧伤疤不能晒太阳，是吗？”

“有点，但主要是因为我老了。”

“您一点儿也不老，您比我游泳游得好，特别是蝶泳，格奥尔基舅爷爷，您就在我们这儿住下去吧，好吗？”

“好，小朋友，快拉鱼杆，上钩了。”

回家的路上他们弯到菲利普家。菲利普把巍峨峭壁中的

一个天然山洞巧妙地布置成自己的加工作坊，仿佛卡拉-布隆城的适于居住之地就是从这里开始。

洞壁上贴着杂志上剪下的照片，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是些军舰和美女。菲利普原是个水手，曾多次出海航行，这可以解释为他对军舰迷恋的原因。对另一些画，菲利普之所以尊重，按他自己冠冕堂皇地标榜的那样，是出于对《永恒的，不朽的美的标准的尊重》。

在卡拉-布隆，鞋底很快就会磨破，所以老菲利普的活儿很多。他把带铃铛的鱼杆压在石头底下，一边干活，一边钓鱼。他既会看人，也会看鞋——他能根据磨损的鞋底判断穿鞋者的脾气秉性，此外他说话时能够不用吐出嘴里的钉子。

有时普拉顿诺夫会带来一瓶红葡萄酒，菲利普在煤炉上把竹荚鱼煎熟，于是他们大吃大喝一番。而后，菲利普一边用小锤敲着，在木板上蹭着刀子，一边聊天，谈人呀、军舰呀、鞋掌呀。

“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凋谢的，树木会凋谢，女人也会凋谢，”他一本正经地说，“只有大海是不朽的，永存的，因为谁也不能把它喝干，甚至万能的时间也不行。”

他洋洋自得地看了看对方，仿佛在说：“啵，你们能反对这个论点吗？”

普拉顿诺夫对此并没表示反对，依格尔搭了腔，他认为几十亿年之后海水终究是可能被蒸干的。

“绝不会如此，”菲利普一边从嘴里取出钉子，钉进鞋掌，一边断然地说：“你是个好孩子，但你心理学还没学好。”说着，他一锤子又钉进了一个钉子。

有时普拉顿诺夫和依格尔也沿着过去的林间小路徒步到

哈尔采佟海湾去，不过他们不去疗养地，普拉顿诺夫只向远处眺望那些穿着白衣服的养老的人、那五颜六色的帆布篷，海滨浴场和密集的人群，就向回走了。

他们觉得走另一条通向海湾的路更有意思，那是条通电气火车的路，这条路是由山间辟出的。横跨着桥梁钢架的峡谷把峭壁削成楔形，笔直的断崖伸向大海。沿着断崖边缘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走过它可不是容易事。此处居高临下，哈尔采佟海湾漫长的黄沙海滨浴场清晰可见。

有一次，他们决定要从这条悬崖旁的小路走过去。依格尔慢慢地在前面走着，而普拉顿诺夫一步一步地跟在后面，还伸出一支手，防备万一孩子失足的话好立刻抓住他。

“算了，依格尔，”他终于说，“再往前简直走不过去了，站住吧。”

他们背靠在坑洼不平，被太阳洒热的峭壁上，长久地观赏着断崖之下微波荡漾的大海。

“这里很好，”普拉顿诺夫悄悄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您能从这儿头朝下跳到大海里去吗？”小孩子问。

“不知道，咱们往回走吧。”

他们走到纪念战争年代为保卫卡拉-布隆而战的海军墓碑前，由此走向三海浬通道。

“格奥尔基舅爷爷，您给我讲讲战争的故事吧。”

“好，如果你愿意听，小朋友，我能给你讲好多故事。”

于是他——已好几次了！——又讲起了空战、坦克对阵、潜艇、还讲了法西斯——如果人们想幸福地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是不能容许他们存在的。

就这样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从容地沿着山石上凿出的阶梯一直走到了海洋宝藏大街。

“今天几号了？”突然普拉顿诺夫一边打开花园的篱笆门，一边问。

“八月十七号。唉！真可惜，马上就要开学了。”

“已经十七号了。”普拉顿诺夫轻声说，接着走进了花园。

阿霞本是个好奇的女人。普拉顿诺夫的神密莫测使他不安。再加上疗养地管理处的同事舒拉契卡·格列金娜讲的那可怕的故事更让她害怕。舒拉契卡说，列宁格勒不久前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一位不速之客走进《北方》餐厅，朝着枝形吊灯打了一枪，恰好打断了吊索，巨大的吊灯摔个粉碎，砸死了二十名顾客。罪犯趁黑暗和混乱之机溜掉了。

舒拉契卡老在旁边这么嘀咕，阿霞简直不能自持。

实际上后来很快就澄清了，列宁格勒根本就没发生这类事。管理处的会计到列宁格勒去看望上大学的儿子，并没听说《北方》餐厅发生了这种事，而且他证实，这个餐厅根本没有吊灯，他说，照明全靠壁灯。

但不知为什么，阿霞的疑虑更厉害了。常有这种事，你认定了一个看法，就很难转弯子。

当然，她记住了丈夫的劝告，不要老是提出问题使客人讨厌，但谁也不能拦住他去询问自己的儿子。依格尔知道的事并不保密，但他知道的太少，更准确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一个寂静的夜晚，黑色的天幕上群星闪烁，透过树叶间隙可以看见茫茫月色中的银河。

米哈依尔坐在凉台上看报，不时对报上的文章发出赞赏

声或讽刺声。阿霞铺上桌布，喊了一声依格尔。

“干吗，妈妈？”依格尔手里拿着本书走出来。“格奥尔基舅爷爷在做什么？”

“干活儿呢。”

“他干活干得入迷了。他没完没了地写什么，白天也写，晚上也写，谁还想知道是怎么着！……你叫他来喝茶。”

普拉顿诺夫走到凉台上，他异常兴奋。

“喝茶，这很好，”他边坐下，边说道。“正如我们的朋友菲利普所说，这是永存的，不朽的饮料。米哈依尔，报纸上有什么消息？”

“还是老一套。”米哈依尔放下报纸。超深钻探在奇奥高原继续进行、国际生理学家举行讨论会。又是尼曼教授的死亡之迷。

“把报纸拿来。”普拉顿诺先浏览了讨论会的报告。“你说得对，老一套。噢，杨梅果酱，妙极了！喂，米哈依尔，你那些小老头们过得怎样？”

“他们怎么了？”米哈依尔心想，“是神精兴奋还是情绪好？”

米哈依尔谈起在“长寿”疗养所治疗老年病的最新方法，普拉顿诺夫一边听，一边提问题，说明对这学科很在行。阿霞继续悄悄地给他放上了杨梅果酱。

“是啊，”普拉顿诺夫若有所思地说，“从吉波克拉特[注]到今天，人们一直在探索长寿的问题……”他眯起眼睛看了米哈依尔一眼，“可你说说，外甥，照你之见，衰老的基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注］ 吉波克拉特，见《小说题材》［注 1］。

“格奥尔基舅舅，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讲，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衰老就是机体代谢功能逐步丧失，因为生命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趋向死亡。所以有些事似乎是在准备着死亡……”米哈依尔离开安乐椅的靠背，显出了讲课时的腔调，“大概您知道，九岁小孩的物质代谢达到百分之五十，而九十岁的老头则降到百分之三十。吸收氧气和排泄二氧化碳的能力在发生变化，不稳定蛋白质愈来愈具稳定性。……噉，全都如此。我想说，衰老的机体适应年纪的变化，因此我们老年病医生，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使这个适应能力稳定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

“对，米哈依尔，但是你没想到，机体……话又说回来了，算了，”普拉顿诺夫自己打断了自己。“这些话对阿霞来说索然无味。”

“啊，对不起，我想谈谈别的题目，”阿霞说，“我老想问问您，您是在列宁格勒工作吗？”

“离它不远，在波尔卡。这是科学城……”

“是啊，”阿霞说，“谁不知道波尔卡呀。去年还有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曾从波尔卡到我们这儿疗养过。这个叔叔真好，又开朗，又随和，我非常喜欢他。”

普拉顿诺夫仔细端详了她一下，遇到的恰巧是一种审视的目光。

“阿霞，”他说着，又觉得自己有个念头很可笑：“阿霞和米哈依尔，当然，我意识到了我的作为不大礼貌，从天上掉下来个舅舅，一下子住了三个礼拜了，哪怕说上两三句话谈谈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好……不，不，来哈依尔，你别说，既或我珍视你的彬彬有礼，我知道，事情早晚是这样。噉，怎么说呢，看来是该我介绍点什么的时候了。”

他沉默了片刻，用手掌擦了擦额头开始说：

“很多年以前我就有个想法，准确点说是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那时还根本没有你们。我当时年青，健壮得像头公牛。一切都是从琐碎小事开始的……不过当时这些事对我讲可不是琐碎小事……米哈依尔，你记得狄更斯的事吗？皇家法律顾问问塞姆·维列尔，那天早上，他那儿出没出什么特殊的事。塞姆说，那天早晨，尊敬的先生们，我收到一件新衣服，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少有的，非同一股的情况。就在一天早晨我在储藏室也得到一件新皮大衣——“肩袖连裁的大衣”，就如对它的叫法一样奇特，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件奇事。我们，年青的飞行员喜欢向人夸耀。

我把肩章戴在大衣上，缝上领章。这时有人叫我，一刻钟之后我已飞向空中，也没换飞行服。又过了一刻钟，我面对面碰上了法西斯，当即给了他迎头痛击。依格尔，这些事我跟你说过十九次了。你知道吗，这个靠神经支持，谁先支持不住，谁就被抛在一边，那么他也就处于无防卫的地位。后来，我们又靠近了，他正在我的目标测定仪的圆圈中心，也就是说，我也正在他的目标中心。我用机枪奋力扫射，他也同样。这下子我被打了，但当时的激怒使我在那一刹那还没查觉到，我继续朝他压过去，但这一回，你们可知道，刹那之间他掉转机头朝上飞去，露出了机身，我正好打中了他的油箱，他的飞机冒烟了——我清楚地看见了。飞机冒着烟栽了下去。我降落之后，现在记不清了，小伙子们说，满座舱鲜血直流，把我拖出来就送到了医院，胸部穿了六个孔。好吧，我卧床养伤，痊愈后，我出了医院就到了一个军需仓库。

但我的新大衣，至今只要一提起它我就生气……大衣前身有不少小孔，后背全烂了。于是我在想，真是荒唐，我身上所有的洞都长好了，可这件大衣上的洞还在那儿张者嘴，……外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暂且还没懂。”米哈依尔承认。

“我也没立刻明白，只是开始考虑。当然，战争要是不打到那种程度，我恐怕也不会有这种经历，是不是。后来我开始读专业书籍。战后就退为预备役，又去化学系学习，并从那时起就专心致力于学习。你们不知道，比如说皮鞋，鞋底老磨就要破。要是有生命的人打赤脚也要磨破皮肉，但皮肉能再长好，于是我就想，无生命的皮——鞋底能不能再生呢？”

“白耽误功夫，”米哈依尔笑了。“现在鞋底已经不用皮子做了，用合成的……”

“你等等再说那合成的！”普拉顿诺夫甚至皱起了眉头。“瞧你，这年青人……我跟你解释的是个哲学问题，你从高处看一看磨损现象。一切磨损可归结为两类，第一类——逐步磨损，逐步变化，例如皮鞋，不管皮底也好，合成底也好，刚穿上的新鞋从一落地起，磨损就开始了。准确地判断它们什么时候报废是很困难的。个人的判断不同，一个人认为鞋已磨坏，该扔了。另一个人能把鞋又拣回来，暗想：呸，见鬼，差不多还是新鞋就扔了，来，我穿吧……”

米哈依尔哈哈笑了起来。

“现在谈第二类，突变性的磨损。”普拉顿诺夫继续说，“比如，白炽灯泡。现在我打开电灯，你能不能说灯泡点了几个钟头了？灯泡什么时候就不亮了？”

“真的，”米哈依尔说，“灯泡似乎不磨损，它亮着亮着，

突然就不亮了。”

“就是!”普拉顿诺夫站了起来，在凉台上踱着，两只手插在衣袋里。“突然就不亮了。突变，突然发生新的质变……诚然，大多数东西是第一类磨损——逐步磨损。于是我开始考虑：可不可以把皮鞋底放到第二类磨损的条件之下，叫它的磨损不是逐步的，而是突然的呢？比方说，穿皮鞋，穿啊，穿啊，鞋底老是新的。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有那么一天，鞋底一瞬间就坏了。无可怀疑，鞋已不能再穿了，就像电灯泡——灭了，就完了。”

普拉顿诺夫突然沉默起来。他胳膊肘支在木栏杆上，好像在观察看黑暗中的花园里的什么东西。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米哈依尔说，“东西在一定时间内老是新的。”

“那您做了那种老不磨损的皮鞋吗？”阿霞问道。

“做了。”

“您是怎么做的呢？”来哈依尔很感兴趣地问道。

“朋友，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总的说，我们是经过多年试验才做到的，从有机物来的皮本身可以恢复磨损的细胞。但是……知道吗，鞋底并不那么重要。问题是原理，这个原理引导我……还有别人……扯得太远了……”普拉顿诺夫直起身子。“好，这个下次什么时候再谈吧。”

“您还要茶吗？”阿霞说。“我立刻感到，您是个发明家。要是照这样做件大衣和其它东西，让它们老是新的，成吗？”

“大衣也可以做……好，我走了。”

“又要干通宵？”

“可能。”

此时有人敲花园的篱笆门，依格尔跑去开门。

“这儿是列维茨基家吗？”，一个女人的高音传到凉台。

“是。”依格尔回答说。

“请问，格奥尔基 · 普拉顿诺夫住在这儿了吗？”

听到这嗓音普拉顿诺夫眉飞色舞，他慢慢从凉台上下来，朝着身穿灰西装、体态匀称的年青女人走去，这女人正跟着依格尔沿着花园小路走来。

“格奥尔基！”

她朝他扑去，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普拉顿诺夫抓住她颤抖的肩膀，两眼眯缝着。

“你干什么来了？”他说。“你怎么找到我的？”

女人仰起头，泪流满面。

“总算找到了，就得了……”

“到我那儿去吧，咱们谈谈。”

普拉顿诺夫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一边走，一边嘟哝着，表示歉意。

“看吧，”阿霞说，她咬着嘴唇看了丈夫一眼。“看，你怎么说呢？”

“她长得什么样？”米哈依尔小声说，

“那怕跟咱们问个好呢……你这个这么大岁数的舅舅倒有个满年青的相好的，你能找得到吗？”

“可能这是他妻子……”

“妻子，照你这么说他甩掉妻子跑了，多可爱哟，这淘气的舅舅！”

“别说了，阿霞，难道你没看见，他们有点什么事。”

“看见了，看见了，我全看见了。”阿霞开始涮杯子。

米哈依尔走进花园，从小杂具室取出水管，拉到水笼头那儿。他尽力回避朝普拉顿诺夫的窗口看，但眼睛的余光还是看到了，普拉顿诺夫的房间里没有开灯。

水从水管中流出，土地、青草、树木贪婪地喝着水，米哈依尔并不吝惜水，他要叫它们喝个够。

然后，他又回到凉台，重新坐在收拾完毕的桌旁，阿霞说道：

"该睡觉了。"

他没有回答。

"你怎么啦，米沙？你听见我的话了没有？"

"唉，我不想睡。"

她从后面向他靠近，用双手搂住他的脖子。

"我希望他快点离开这儿，米沙，别生我的气，但是我感觉……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混乱……我们没和他结识的时候，多么平静……"

他抚摸着她的手。

一阵脚步声。阿霞走到凉台栏杆旁边，手在胸前祷告。这两人又有什么新花样？……

玻璃门悄悄地开了。普拉顿诺夫和穿灰西装的女人来到凉台上。

"我应该向你们道歉，"那个女人说，在她甜美的脸庞上露出了一种孩子似的歉意的微笑。她说，"我叫卡琳娜·库洛姆琴娜，有段时间我曾是格奥尔基·伊里奇在波尔卡工作时的助手。"

米哈依尔忙把那只编成的安乐椅给她挪过去。

"请坐。"

"谢谢。关心格奥尔基已成了我的习惯，所以……一句

话，我坐上‘巴拉克拉娃’号船找到这儿来了，跑遍了全城。你们这个城市真大美了，就是爬石阶累得很……”

“是这样。”米哈依尔微笑着说。“在卡拉-布隆住惯了就好了。”

“我不知道格奥尔基住在哪儿，简直逢人便问，述说他的外表……真是可笑的徒劳之举，对吗？……我也去了哈尔采佟海湾，并且在退休的人当中找了半天，最后，灵机一动，到疗养地管理处问一问。幸好遇到一位妇女，因公事耽搁了下班的时间，她恰好知道，说他住在她的一个女同事家……在您这儿。”她朝阿霞笑了笑说，“亲戚到这儿来作客了……”

“这肯定是舒拉契卡。”阿霞想着，并且大声说。

“结局好就一切都好。”

“是阿……我累死了，但上帝保佑，我总算找着他了。”卡琳娜凝视着普拉顿诺夫，他站在栏杆旁边，一动不动。

“给您倒杯茶吧？”阿霞问道。

“稍等一会儿，阿霞，”普拉顿诺夫插话说。“首先，能不能给卡琳娜在邻居那儿租一间屋子？”

阿霞惊讶地看着他。

“现在已经不早了，”她嗫嚅着说，“但……为什么您的……助手不可以住在您那儿？依格尔在花园睡，他的房间空着。”

“当然可以，”米哈依尔说。“就先安置在依格尔的房间里吧。”

“谢谢你们。”卡琳娜舒了一口气。“我非常累了，哪间房子对我都无所谓……。”

“正好，依格尔跑到哪儿去了了”阿霞往花园里看了看，“依格尔！”

自从这位不相识的女人向格奥尔基奔去之后，依格尔就悄悄地躲到树荫里去，他钻到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一块前凸的岩石上。一种即将分别的朦朦胧胧的感觉笼罩着他，依格尔在想，今后说什么永远也不结婚：因为哪儿出现女人，那儿就得乱套。

第二天早晨普拉顿诺夫不见了。

是依格尔首先发现了这件事。三个星期来，他已习惯了舅爷爷不管天亮没亮就把他叫醒，但这天早晨是他自己醒的。从太阳看，依格尔断定平常叫他起床的时间早过了。他憋着一股这种变化带来的不快，悄悄地赤着脚走进屋里，打开了普拉顿诺夫房间的门。

舅爷爷不在。所有仪器乱七八糟地堆在屋角。

很清楚，他一个人上山了。

任何人从来也没让依格尔受过一点委曲。为了不哭出来，他很快爬上花园中最高的树——一棵核桃树上，开始眺望清晨的蔚兰色的，闪着银光的大海。从海湾处开来一条白色的轮船，缓慢地向右转去。

“巴拉克娃号”，依格尔想，并且他想像着，怎么突然有那末一天，他也将乘这条白色轮船离开卡拉-布隆，然后到波尔卡，住在格奥尔基舅爷爷那儿，帮助他工作。他一个劲地向马路上张望，看格奥尔基舅爷爷回来没有，并且他已预先想好了，如何冷冷地回答舅爷爷的问候，并且在他接受去海滨的建议之前还要闹点别扭。

这时昨天来的那位女人走到凉台上。她身穿无袖轻便长裙，白地兰花。她心事重重地向四周看了看就回到屋里去了。

接着父亲又来到了凉台上，他也四处张望了一下，整了整葡萄架，然后喊道：

“依格尔”

依格尔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

“啦，快点爬下来，”父亲说，“你早晨看见格奥尔基舅爷爷了吗？没有？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父亲的声音非同寻常，依格尔知道，出事了。

后来他们全都站在格奥尔基舅爷爷的房间里。米哈依尔手里晃动着一个纸糊的大公文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米哈依尔·列维茨基，启封勿早于八月二十四日晨。”就是说要明天早晨……

房间里普拉顿诺夫的东西已没有了，他把两个行李箱全提走了，只有仪器留了下来，还有放皮鞋的空匣子和两三本书。

“他是怎么回事，都不告别一声就走了？”阿霞直摇头，“一句话都没留……”

卡琳娜不眨眼地盯着列维茨基手上的公文袋。她的淡褐色的眼睛中充满了惊慌的神色。

“走啦？”依格尔失望地说。

这时他想起“巴拉克拉娃号”离开卡拉-布隆时间还不长。

“马上去打听一下，”米哈依尔说，他走到电话机旁，公文袋还是没松手。

他给海港码头的调度员打了个电话，对方同意通过无线电向“巴拉克拉娃号”查询一下。

“米哈依尔·彼得洛维奇，”卡琳娜用银铃似的高嗓门说，“衷心地恳求您，请把这公文袋打开。”

“不，卡琳娜，”他答道，“我不能这样做。”

“又是什么新花招，”阿霞嘟哝着，“这么大岁数了还搞这种名堂。”

卡琳娜看了她一眼。

“请原谅我这种不适当的好奇……你们简直不能想像这有多么重要……你们知道格奥尔基多大年纪了……格奥尔基·依里奇多大了？”

“我能回答您，”米哈依尔说，“格奥尔基舅舅比他妹妹，也就是我故去的妈妈大二十岁。他不是七十二岁就是七十四岁。”

“七十……我的天……”卡琳娜喃喃地说，并用手掌捂住了面颊。

现在轮到阿霞吃惊了。

“您跟他在一起工作，竟不知道他多大岁数？”

“他从来没说过……我跟他在一块儿工作，时间还不长，只四年……老住户说，他看上去跟很多年前一模一样。我只知道，他比尼曼大……”

“格奥尔基舅舅跟尼曼一块儿工作过？”米哈依尔非常惊奇。

“是的。”

“请原谅，我很了解尼曼教授的工作。他研究的是长生不老的问题，我身为老年学工作者对此深感兴趣。但是舅舅完全是在另一领域工作。他谈到过材料的磨损——什么从逐步磨损到突然磨损的过渡等等，这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现在不能……没精神说这个，”卡琳娜捂住脸说，“正是从这个‘突然磨损’他们才开始了疯狂的研究……”她转身面向窗户。

“尼曼后来怎样了？”阿霞很感兴趣地问：“报纸上说他是突然死去的，很可疑，什么病也没有。……我亲爱的，您怎么了？”看见卡琳娜在哭泣，她突然喊了起来。“来，请安静一下……依格尔，快拿水来！”

“不要。”卡琳娜不断地抽噎着。“看来，我最大的担心……米哈依尔·彼得洛维奇，请打开纸袋！”

米哈依尔慢慢地摇着头。

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急忙拿起电话。

“列维茨基大夫吗？”他听见海港码头的调度员正在说话。“我通过超短波与“巴拉克拉娃”号联系了，在旅客登记薄上，没有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的名字。”

“谢谢您，”米哈依尔说，把电话放下。“在‘巴拉克拉娃’号上没有他。”

“就是说，他还在这儿！”依格尔喊起来。

“是呀，离开卡拉-布隆只能走海路，”阿霞肯定地说。“亲爱的，不要激动……”

“我要出去。”卡琳娜一面向门口走去，一面说，“我要去找他。”

“我跟您一块儿去！”依格尔精神一振，说。

“等一等。”米哈依尔挡住他们的路，他那削瘦，俊俏的脸上露出一种关注的，非常严肃的表情。“卡琳娜，听我说，咱们按照逻辑来判断一下。格奥尔基是带着两个箱子走的，而箱子是够沉的，自然，他不可能带着这累赘满城转。很可能他住进了旅馆，或把箱子存在了码头行李寄存处了。我用电话查询一下比您满城去找要快得多。请您耐心等等，这个城市总共才三个旅馆。”

卡琳娜点了点头，向窗口走去。

“依格尔，你该去洗脸了。”米哈依尔轻声地说，同时拿起了电话。

他给《南方》饭店和另外两个旅馆打了电话，到处回答——没有，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不在这些地方。

米哈依尔看了一下表，给《长寿》疗养所又打了个电话，向主治医生请了一小时假。随后，他与海港码头行政当局交涉了一番，结果是今天早上没有叫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的人把两个大行李箱存在行李寄存处。

整个这段时间里，卡琳娜站在窗前一动没动。依格尔也不想去洗脸，只机械地翻着格奥尔基舅爷爷留下的书。

“就剩下哈尔采佟海湾没查了。”米哈依尔说，于是他拨叫疗养地电话交换台。

“安静点！”卡琳娜突然叫起来，“有个人走进花园……”她向窗外探出了身子。

对，是脚踩贝壳的嘎吱嘎吱声……

卡琳娜向凉台跑去，大家都跟着她。

花园小路上走来一个胖大笨重的人，身穿白网眼上衣，粗麻布裤子，光脚穿着凉鞋，汗水把他的一绺头发粘在额头，汗珠从他那铜褐色的脸膛上滚落下来。

“菲利普！”依格尔向老鞋匠飞跑过去。

“你好，孩子，”菲利普抑制住喘息，说，“你们大家好。”

他走到凉台上，立刻坐在椅子上。四对焦虑不安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老头。

“过去，要是爬陡坡我会唱起来。”菲利普一边呼哧呼哧喘着气，一边说。

“您看见格奥尔基舅爷爷了吗？”依格尔急不可耐地问道。

“他在哪儿？……”

“我在山脚下正挖蚯蚓准备作鱼饵，太阳还没出来，”菲利普说，并用小手指梳理着蓬松的凌乱的白眉毛。“就在这时，他来了。他一手拿着一个箱子，牙叼着一根小草。他说‘菲利普，我打算走，我可以把箱子在您那儿放一段时间吗？’‘好吧，但里而不要有原子炸弹’，我这样说，他把行李放在了那女神雕像下的一个角上。我们坐下来吃了西红柿和奶酪做的早餐。他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菲利普停了一会儿，并以赞赏的目光看了卡琳娜好一会儿。“您多大岁数了，他问我，而我回答说，人不应该知道他多大岁数，因为……”

“他在哪儿？”卡琳娜打断了他的活，“如果您知道，那么请您说一下：他在哪儿？”

菲利普摇了摇脑袋。

“太简单了，美人，”他说，“反正您会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您感兴趣的人从箱子里取出一双皮鞋，送给我作礼品。他说，‘这双鞋不会磨损，我能把这双鞋送给您这位修鞋专家，这再好不过了。’我接过了这双皮鞋，因为我不相信鞋掌会永远不坏……”

“我的天，难道您就不能象个人说话似的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像个人说话似的？呵哈，像个人说话似的……啵，他就这样跟我提手告别了，沿着三海浬通道上山了。他说去散散步。我继续干活，并且琢磨着，他的面部表情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我决定来告诉你们刚才你们听到的这些。像人似的……给我倒杯水，孩子。”

“妈妈就给您送来！”依格尔已从凉台上跑下来了。“我知道到哪儿去找他！”瞬间已是从树后面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我就把他找来。”

篱笆门嘭地关上了。

菲利普喝了水，看了看卡琳娜，点点头就朝篱笆门走去。贝壳在他沉重的步伐下沙沙作响，米哈依尔送走了老人。

“大夫，我老想问问您，”菲利普一边拉着门把手，一边说，“您是否可以给我开点什么药，叫我睡觉时少出点汗。”

依格尔沿着三海浬通道那不太平坦的方砖路面跑着，砖缝中钻出来的硬硬的小草扎着他的光脚。他从屋里窜出来时就穿一条裤杈，巴拿马草帽也没来得及戴，这时太阳在烘烤他的脑袋了。

他急速奔跑。

道路愈来愈陡，依格尔跑得气也喘不过来，慢慢由跑变成了快步走。他竭力有节奏地、正确地调节呼吸，格奥尔基舅爷爷教过他，四步吸气，四步呼气。

依格尔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使他这样急促地奔跑。至今他周围的东西和现象就如白天的阳光一样，明朗，又是那么自然，习惯，但是最近的事态——不相识的女人的到来，格奥尔基舅爷爷令人不解的脱逃，菲利普的来访，简直把孩子搞胡涂了，他的愿望只有一个：抓住格奥尔基舅爷爷强有力的手，那时又一切都会变好，变得自然，习惯。

三海浬通道到了尽头，向左是通往哈尔采佟海湾的林间道路，但依格尔知道舅爷爷不喜欢这条路。于是他当机立断，往右沿着弯弯曲曲向峡谷蜿蜒的小路走去，他时而走在电气火车路桥的阴影里，时而穿过石榴树丛，然后，在核桃

树间转来转去，接着爬上对面峡谷的斜坡，一直走向沿海的峭壁。

他稍微喘了喘气，揉了揉被树根碰疼了的大姆脚趾。

依格尔又沿着悬崖边的小路继续前进。有一次他曾跟舅爷爷走过这儿。他尽力不往下看。下面是蔚蓝色的大海，他左肩紧挨着岩石慢慢地蹭，小心翼翼地迈过这条小路上到处蔓延着的悬勾子草丛。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了一小片被压倒的草丛及被压扁了的野果——这使他坚信，格奥尔基舅爷爷不久前从这儿走过。

一定，他不会太远。大概就在凸角处，过了那角就立即会看到哈尔采佟海滨浴场的全景。还有十几米了。

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是汽笛的鸣叫，这些来得是这样突然，依格尔吓了一跳。这是电气火车正飞渡峡谷之上的铁桥，沿着峭壁之间的道路在奔驰，这条路正好在悬崖之上，在依格尔的头顶上。依格尔知道他站的地方看不见电气火车，但不由自主地仰起了头，就在这一刹那，他的右脚踩空了。

他滑了下去。

他拚命用手抓住崖边，但还是从光光的圆石头上滑下去了。这时他感觉肚子贴在了多刺的灌木上，他及时用手抓住了灌木丛，吊在峭壁上，本想用脚登住一个支点，但没成功。

“舅爷爷，格奥尔基……！”

“基……”山间响起了回声。

此前不久，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刚从这条悬崖边的小路过来到了崖石的凸角处，从这里可以看见哈尔采佟海湾。

他在这儿停了一会儿，背贴在温暖的石头上，把鸭舌帽

戴到了后脑勺上。

在这里谁也看不见他，他没必要顾及自己的面部表情。

他就一个人——面对着的只是自己的思想。

眼前是南方骄阳普照的浩淼的大海。他看着那葱绿的山坡，泛黄的海滨浴场和乳白色的建筑物。在他漫步的这两小时中，一位漂亮的女人在等着他……

但他却早已远远地离开了这现实的一切。

他知道这是白耽误功夫，但怎么也割不断对卡琳娜的思念。

要理解，我应该躲开你。你妨碍了我，我需要某种程度的精神平衡，以求把研究工作结束。但是你打搅了我，唉！我只好秘密出走——躲开你，这样较好——对我们两个都好。以后你从我的纪录中全都会明白的，这记录米哈依尔会寄到波尔卡去。时间将医治你心灵的伤痛。

但是，你到处找我。

你到处找我。

可我怎么给你解释呢，我唯一的人，我已不再隶属于生活，是的，尽管我已七十四岁了，但我健康、强壮，我动作准确、肌肉有力、心跳均匀，但是再过几个小时……过十点二十分之后……

可怜的尼曼，他的感受会好一些，因为他不知道。

我发现的代谢多重性定律是谁也不能违抗的，这个定律是准确的，什么也救不了我，无论什么，无论谁都无济于事，既或你也罢。但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做的缺乏理性的试验带来了某种希望……不，不是给我带来的，是给我之后的其他人带来的……可能，他们会成功，只要沿着我的路走，破坏这代谢的多重性……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在这寂

静、安宁的气氛中的工作没白干……

是在寂静、安宁的气氛中吗?

无需自欺，并没有安宁。

但我并不知道在这儿会碰到这个男孩。

假如我要是知道……

真叫人惦念他。

普拉顿诺夫看着表，秒针沿着圆圈在跑动，他认真地计算着时间。

应该决断。

头顶上响起了电气火车的轰鸣，火车开往天鹅绒似的海滨浴场，那里聚集着愉快的，衣着讲究的男人和女人。

唉，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可能你的背最终将离开这温暖的岩石。

“舅爷爷，格奥尔基…依…依!”

“依格尔? 他怎么到这儿来了? ”

孩子的呼救声刹那间把普拉顿诺夫拖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他急忙沿着悬岸边的小路走过去，侧身扶着凸出的崖边……看到挂在悬崖之上的孩子，他的眼睛都瞪圆了。

“抓住，伊格尔，我来了!”

灌木根早拔了出来，支撑不住，吃不住劲了……依格尔抓住带刺的枝条掉了下去。

“啊…啊…”他的喊声中止了。

这在这一瞬，普拉顿诺夫猛然离开了悬崖边的小路，身体腾空越出，蓝色的大海渐渐向他靠近，他把两支手在头前伸直，整个身体象把尖刀似地插入水中，没有溅起水花，只有水在耳边发出响声。

“你得稍微忍一会儿。”米哈依尔说。

孩子点了点头，父亲给他擦洗受伤的胸，腹，又上药，包扎好。依格尔一声没吭。他躺着，咬着牙，用左手紧握着格奥尔基舅爷爷的手，既不喊叫，也不呻吟，只是眼神里显露出疼痛和惊悸的表情。

“好了，完啦。”米哈依尔给儿子盖上被单。“好样的，依格尔，现在好好睡觉吧。”

他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摸了摸，然后离开了病床，并示意妻子：走吧，他应该休息。阿霞松了口气，站了起来。

“好儿子，你好点吗？”

“好点了，妈妈。”依格尔小声地说。

他仍然没放开一动不动坐在病床边上的格奥尔基舅爷爷的手。阿霞拉上窗帘，便跟着米哈依尔走出了房间。

普拉顿诺夫抬起了头，目光投向卡琳娜。他疲倦地朝她一笑，并且寻思：她看着我的那样子简直是心怀敌意。

过了一会儿依格尔睡着了，但普拉顿诺夫刚一打算小心地抽出手，孩子就猛然一动，把他的手指攥得更紧了。

就这样又重复了好几次。

时间在流逝，房间里渐渐暗下来，窗外夕阳西下。普拉顿诺夫偷偷地看了一下表。卡琳娜坐在对面，他看见了她绝望的目光，慢慢地摇了摇头。

他终于脱出了被攥麻木了的手。依格尔在梦中平稳地呼吸着。普拉顿诺夫搂着卡琳娜的双肩，他们走到凉台上。

阿霞忙得不得了，跑到厨房端出了一个托盘，饭菜的香味使普拉顿诺夫感到一种轻度的头晕。

“阿霞，别忙了。”他说，“午饭跑不了。安安静静地坐一

会儿……报纸上说了点什么，米哈依尔？”

“不知道，”米哈依尔·列维兹基扬起了眉毛说，“今天我没看报。”

晚风拂动的树叶沙沙作响。从山下传来了悠扬的提琴声和单调的鼓声。

普拉顿诺夫直了直身子，编织的安乐椅咯吱咯吱直响：

“啾，你们干什么老盯着我看？”他略带粗暴地说，“这有什么稀罕的：不过是个长命的老头子。”

谁也没塔理他，只是阿霞偏促地说：

“格奥尔基·依里奇，您大概饿了吧……”

“你可以给我倒杯果子水。”

他喝了果子水。

卡琳娜猛然站起来，用脚把椅子踢到一边。

“格奥尔基……”

“坐下，卡丽娅，”他没让她说下去。“我请你坐下，”他温柔地重复说。“我知道应该告诉你们什么……我本想在自己生命了结的时辰之前行动，但是依格尔妨碍了我……米哈依尔，听我说，你很了解老年人，知道这些可诅咒的年龄变化，老年病，软弱。这是逐渐地，不可避免地机体的磨损。一个老朽的人——活见鬼，可能是很悲伤的！”一种卡琳娜非常熟悉的执拗的闪光在他的一双灰眼睛中燃起。“跟皮革和其它材料打的这些麻烦交道，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即把有生命的机体磨损也变成突然的磨损。人不应该象鞋掌似的逐步磨损，人成熟之后，应永保青春，直至临终，到最后断气！”

普拉顿诺夫站起末，在凉台上踱来踱去。然后又坐在安乐椅上，变得心平气和地继续说：

“我多年来潜心研究大脑。然后跟尼曼在一起工作。我

们确认：为了在成熟期稳定住机体，应该减轻某些大脑细胞的负荷，以便使它们不只消耗自己的生物电能，还能从外部以周期充电的形式获得部分能量……顺便说，在我的笔记里你们都找得到——既有理论根据，也有我们装置的说明。我不得不用皮鞋来做预试验。当然这是急于得到精神平衡……接着给我寄来了仪器，于是……啵，一句话，我急于在八月廿三日以前结束工作，我是来得及做完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米哈依尔，请把我的纸夹递给卡琳娜，她将把它带到波尔卡去。”

“就是说，您……”米哈依尔闷声说。

“是的，除了用自己做试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尼曼和我正是这样做了。使用量是极端重要的。我们的装备使用的是一次充电……加丽娅，你记得吧，去年我们反复做过……”

“我记得！”她叫了起来。“如果我要是知道你们打得是这个主意，我会把磁力调节器砸掉。”

她失声痛哭起来。阿霞默默地抚摸着她的肩。

“太可怕了……”米哈依尔喃喃地说。

“太可怕？不，亲爱的外甥，这件事好极了！”普拉顿诺夫铿锵有力地说。“我象不象你们那儿的那些老头？是一样的！我七十多岁了，但我健壮，充满活力，别人会吃惊……我成功地给电子计算机编了一道题，而计算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推导出了代谢多重性定律。计算机毫无怨言地、准确到分钟级地报告了这个效应持续的时间……我什么也没告诉尼曼，因为它的辰光和我差不多……是的，尼曼很幸福，因为他不知道这个。”

普拉顿诺夫突然朝门口走去，推开门。门后而走廊上站着

依格尔——褐色的身上缠着白绷带，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在偷听？”普拉顿诺夫轻声地问。

孩子用不安的眼神看着他。好象谁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扑向普拉顿诺夫，急忙抓住了他。

“别走……”他喊着，“格奥尔基舅爷爷，别走！别走!!”

普拉顿诺夫抚摸着他的头。

“呶，呶，依格尔，你怎么了？好，安静点，要象个男子汉。我哪儿也不去……”

他把依格尔领到屋里，嘱咐他要养病。

“你早睡醒了？”

“没有，”依格尔小声说，“刚睡醒……我打开灯，想看看书，可后来……”

“这就好，现在睡吧，朋友，把书拿过来，这是什么书？”

“这是您的书，您留在这儿的……《多里安·格里的肖像》。”

“原来是这本书呀！好了，依格尔，晚安。”

“晚安，舅爷爷。”

普拉顿诺夫回到凉台，一边翻着揉烂了的书页，一边陷入沉思，然后取出自来水笔在扉页上用奔放的笔触写了：“赠给未来的科学家依格尔·列维茨基，请记住自然界规律的破坏者格奥尔基·普拉顿诺夫。不要害怕这里书写的文字。”

他把书放在桌子上，看了一眼手表。

“我到时候了……”

他握了握米哈依尔颤抖的手。阿霞哭着扑了过去，抱住了普拉顿诺夫的脖子。

“我们再也不……再也不……”米哈依尔想说什么，但他的舌头不听使唤了。

“总归，满好。我算看到你们了。”普拉顿诺夫说。“也好，也不好……啦，再见吧，咱们走吧，卡琳娜，送送我。”

他们坐在一块石头上，石头还保留着白天日照的余温。大海哗哗地冲击着岩石环抱的一个个小小的海滨浴场。右侧现出城市的点点灯光、海港码头的通明标志及沿岸大街上的万家灯火。

“我和依格尔常来这儿游泳。”

卡琳娜没有回答。她，似乎已呆若木鸡。

普拉顿诺夫把他拽到自己身边。

“你是聪明人，卡琳娜……要好好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听懂了吗？要同老年化做斗争，但要注意这个斗争在自然界的大循环中不要违反自然。你听懂我的意思吗？……突然的磨损——这是正确的思想。但是人不应该知道自己生命完结的时刻，因为这样会妨碍生活……你听懂了吗？回到列宁格勒后去找兹宾，把最后的实验记录给他。那里提示了研究方法……卡琳娜，清醒吧！听见吗！我已感到破坏代谢多重性是可能的。你跟兹宾一定要把此事进行到底。”

他站起来，从手上脱下表，看了看，然后用力击了一下石头，便把表投进大海。

“我走了，加丽娅……生命来自海洋，我们把海水带进周身发咸的血液中，我想使这一切都在海洋中发生……”

“我不放你走!”卡琳娜狂喊，竭尽全力抓住他的手。“我不放，不放!”她狂乱地喊叫着。

普拉顿诺夫抚摸着她的头和肩。他仰望着天空，群星，但他并没看见这星空：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他断然脱开了卡琳娜的手，很快脱去衣服，走进了温暖的黑色大海之中，鹅卵石沙沙作响。

女人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了过去。

“你是聪明人，卡琳娜。我的时间不多了，而我想游到海湾出口。”

她站在岸边，不时看到他的头和手有节奏地时隐时现。渐渐地黑暗把他吞没了，但是这女人还是不断地听到夜幕中他手的轻轻的划水声。

【作者简介】 本篇由沃伊斯孔斯基·叶夫根涅·里沃维奇（Войску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Львович）（1922），卢科基扬诺夫·依萨依·波里索维奇（Лукодьянов, Исай Борисович）（1913）合作创作。沃伊斯孔斯基是作家，苏联作协成员。曾在海军服务，函授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现居莫斯科。写有海军军事和航海题材的作品。卢科基扬诺夫是机械工程师，发表过科学专著。现居巴库。他们从 1961 年起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出版过的科幻作品有《‘梅匡格’的旅客》(1961)，《在时间的交叉路口上》(1964)，《非常遥远的塔尔特斯》（1968)，《星海的拍水声》(1970)，《乌尔，沙玛的儿子》(1976)。

哈尔皮亚的翅膀

Г. И. 古列维奇
侯守峰　译

有些作家认为，一本书的题目应该隐藏着书中的含义。一本引人入胜的惊险小说可能用的是一个很普通的标题:《马尔特的生活》或《在海湾的城市里》这该使读者多扫兴。一本发了财的经济人枯燥的回忆录必需得用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什么《金色的卷尺》或是《幸福女神的私语》，否则谁也不会买。

这篇小说叫做《哈尔皮亚的翅膀》，题目自然贴切，这是自然产生的，当然。也可以给它加上《爱情的翅膀》的标题，但这岂不是很像一部充满伤感的传奇影片吗？如果封面上只写《翅膀》两个字，人们会认为，他们面前摆的是一位著名飞行员的旅行见闻或是有关鸟类学的论文。

标题之后，最主要的是开头。文章开头必须像敲锣、拉幕或像黑暗中镁的闪光一样。为了把读者吸引进书里，要让他们看了开头有一种从阁楼登上屋顶之感，急想着到故事的全貌。像托尔斯泰在一篇大作的开头写道:“奥布罗恩斯基的家里全都乱了，”什么乱了？为什么？什么样的奥布罗恩斯基一家？已经搁置不下。开场白应该……

看来早就该写完这句话了。

1

埃尔在第四个昼夜已经筋疲力尽了。对他这个城里人来说，大自然就是修剪齐整的草坪和铺满沙粒的小路所构成的景色，而他现在却面对原始森林度过了四个昼夜。埃尔领略不了原始森林这凶多吉少的地方特有的美色，他害怕抓人袖口的攀藤和在脚下吱吱作响的腐树干发出的使人心醉的芳香。每走一步，满身黏液的蟾蜍就会从皮鞋下面跳将出来，每棵树下都有草蛇咝咝的叫声，也可能是些毒蛇，每堆灌木丛中都有绿色的眼睛在闪闪发光，这说不定是凶恶的猛兽的眼睛！埃尔什么也不吃，他害怕因这些无名野果中毒身亡。他彻夜不眠，瑟缩在将熄的篝火旁。白天，他每走一步都要左顾右盼，总感到背后有突然袭击的敌人的喘息声。

对他这样一个住砖瓦房，行柏油路的人来说，热带森林似乎是怪诞的梦境，粗糙、乏味的布景。有疙瘩的树干，像蛇一样的攀藤上结出的球形果，还有那攀藤一样的蛇和树墩旁半明半暗的地方发出的潮湿腐烂的臭气，花花绿绿的圆顶盖下面猴子的尖叫声，所有这一切使他愕然。他简直不再相信在什么地方会有明亮街道的城市，有可以问路的彬彬有礼的人们，有普普通通的人。四昼夜来，他不停地走啊，走，除去这郁郁葱葱的一片以外，他什么也没看到过，似乎这星球上就没有过人类。一个肮脏、饥饿、满脸胡髭的人孤孤零零地被抛进了这原始世界，他的一支靴子全被剐破，脚上缠了一块破布片。

四天前他还是廿世纪的人，懒洋洋地倒在客机里舒适的安乐椅上翻阅着印满浓妆艳抹的现代明星的电影杂志。他

孤芳自赏，醉心于告别宴会上精美的午餐，直到发动机嘎然无声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心满意足——四周好静啊！猛然间，飞行员脸色铁青闯进客舱大喊一声：“着火了！我要把你们扔出去！”摸不着头脑的埃尔就迷迷糊糊地来到空中，头顶上张开了降落伞。飞机尾部冒着浓烟径直向地平线那头坠去，降落伞把埃尔扔到了林中空地上，他应当朝某一个方向走。

他走啊，走，一昼夜、两昼夜、三昼夜、四昼夜，不断地走。森林没有给他让出一条路，也没有把他放出去。埃尔径直往北沿小溪流动的方向走。他盼望着能走到一条小河旁，于是这就成了他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第二天，他右脚上的靴子全破了。他撕下一只袖口裹住了脚，但就在此处他踩在一个刺上，也可能是一条蛇。草丛中发出沙沙声，不知什么东西在活动，不知是蛇在爬行，还是树枝在摆动。埃尔知道需要把伤口吸干净，无奈嘴唇够不到后脚跟。要尽力征服这伤痛，于是他划着了几根火柴来烧伤口，用刀子把伤口刻了个洞。之后，伤口化脓了，究竟是由于毒，是由于刀子刻，还是由于火柴烧，都不清楚。每走一步疼痛难捱，往那儿走呢，也不清楚。埃尔依稀觉得海洋在西边，但在这永久漆黑的森林里怎么也找不到西方。也可能他往哪边都没移动，只在一个地方转圈呢！早知如此倒不如就坐在第一颗树干那儿等死，不是既不受痛苦，也不触动那只发炎的脚了吗？

而后来又闪现出一线希望，埃尔被这一线希望所控制。他坐在一墩朽木上，听到远处有单调的隆隆声，好像墙后人群的嗡嗡声，又像车间里机器的嘈杂声。能有人群吗？能有工厂吗？也可能是热带森林里的锯木机发出的声音，或许有公路，或水电站？总而言之，有了生命，有了人！他奋力挣扎起来朝有声音的方向走去，随后，便见到一缕光线。埃尔

来到了林边高耸入云的、陡峭的石灰岩山坡下。他的腿疼得像刀割一般。他四肢着地向上爬，走一步，喘一口气，终于呻吟着爬了上去。看见了……瀑布！并没有什么水电站！水流哗哗作响，水花飞溅，那瀑布弯着绿色的身躯，就像从光滑的平板上飞流直下卷着旋涡奔入烟雾濛濛的无底深渊。透过雾气一片树冠隐约可见。

悬崖如此陡峭，目标如此遥远，这使埃尔明白了，他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屈服，坐在这儿等死。

他并没有从悬崖上跳下去，不过是踩在被曝布冲刷得非常光滑的石头上摔倒了，顺着碎石块儿滚了下去，把头撞了一下。嘭！眼前一黑，失去知觉，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甚至于没有发现一只白色翅膀的大鸟是怎样在蓝天上翱翔，小心翼翼地盘旋着向他飞来，好像在仔细查看是否有一顿美餐，这美味物会不会奋力反抗。

la

一只苍蝇趴在墨水瓶的瓶口上。马尔特用笔尖把它戳到墨水里。办公室的下面正好是一间厨房，所以小办事员的房间里充满了乌黑发亮、吃得过饱、鼓着圆溜溜的绿肚皮的大苍蝇。它们围着灯跳舞，在公文纸上嬉戏，心满意足地搓着双腿，它们还在会计员的秃顶上飞来飞去，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不论是纱窗、鼻烟、还是黏性纸都无济于事。办事员看着那只掉进墨水瓶里的苍蝇是怎样在那里挣扎，一边用公正的笔体在左边的一页纸上写道：

“四级丢拉布尔冬小麦。

从 246 页转余；

公斤……6529，克……600。”

九年来马尔特天天如此，就是登记粮食。粮食有等级、种类、湿度、重量、价格、质量、麦蚜虫。办事员一辈子没见过麦蚜虫，他也分不清冬小麦和“金雨号”大麦。他的工作不是区分粮食种类，是登记现存量。九年来天天如此，粮食从左页入帐，再慢慢从右页支付出去，照着发货单被发放到各处。然后又来一批新的，又是种类、湿度、麦蚜虫。九年来粮食从帐目的左页源源不断地流到右页，马尔特在厚厚的帐本上签过九次名：

“十二月卅一日余……公斤……克……”，这就意味着一年过去了，到临死时差不多能写成一本书。

苍蝇又从墨水瓶里钻了出来，在玻璃上爬来爬去，留下淡紫色的脚印。看着它真让人生厌，它拱起背，翅膀黏在一起。马尔特用笔尖把它挑起来又抖到墨水瓶里。

“咱们这儿苍蝇多得可怕。”会计员发现了这一点，“并且是与年俱增。”

司帐员抬起了头：

“这有什么奇怪！炉灶就在咱们正下方，厨师一撵那些苍蝇，它们就都飞到咱们这儿来了。”

“瞧那厨师活得多好，”检验员补充说，“自己吃得饱饱的，还能养活一家人。他老婆一天到这儿来三趟，来回都拿着锅。就算他往每份菜里少放一勺油，那一年后该攒出多少油？几千勺！”

“是啊！老老实实地干，永远也发不了财。”会计员随声附和着，“决不能邀请守规矩的姑娘去看戏。把她带去，带到小卖部旁边给她看墙上的照片。昨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他用舌尖舔着嘴唇补充说，“是个淡黄发的女子，感情倒挺炽

烈，是个急性子!”

检查员还在唠叨着:

“鬼知道有些人竟能想出那些巧法子! 我认识一个仓库保管员，他竟能把两千米上等呢料凭单据销了帐，左边项下，注明全价售出。可他从中却赚得五万现款。而你们——没受过那么多教育，没有毕业文凭，缺少交际手腕，也不会说外语。”

马尔特叹了口气，把笔尖蘸上墨水。九年来他常听检验员谈自己的理想。这位检验员幻想利用计谋弄到大批的呢料，幻想纵火烧掉保过险的房屋，幻想伪造出彩票。只因湿度波动一项，他就让别人相信他能从中挣得一座金山。九年来这个会计员，一个身体魁伟，有两撇湿漉漉的小胡子的男人，总是夸耀自己的戏剧般的恋爱史。而司帐员，九年来常常是手摸秃顶讲述着自己头一天喝了多少酒，打朴烈费斯赢了多少钱。

钢笔水溅了出来，刚巧在字母“O”上漫开了，形成一个大污点。那只苍蝇从污点里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在字里行间蠕动着。马尔特一气之下把它扔到地上踩死了。写好的那一页帐全给弄坏了，只好耐着性子重写一遍:

“四级丢拉布尔冬小麦”

他不想指望搞舞弊诈骗，也不指望遇见一个热情奔放的金发女郎。他有妻子，然而投机舞弊的本领他却没有。他写道。“从……页转余”。

2

埃尔昏迷不醒的这一刻，他对于人怕死这一点感到很奇怪。其实，恐惧、饥饿、烦恼与失望都会随着死亡而消失，

心里也就随之而平静了。如果有可能他会对所有的熟人说，“别怕死！最可怕的莫过于恐惧。”

只有一点他不明白，为什么假死之后右腿这么发热。火顺着肌肉蔓延，夺去一个一个的细胞。从旁边看自己，埃尔见到一个巨人的身躯在起火，风把一股黑烟拉成了一条带子，就像从着了火的飞机上冒出来的一样。埃尔和消防队员一起登上自己的身体，把水直接喷到火苗上去灭火。顷刻间橙色的火舌冲天而起，烧掉了埃尔的眉毛和眼毛。他不住地咳嗽，身体摇摇晃晃，粗野地喊叫着飞奔到炎热的地方。

那块地方依然着着火，原来在正下方燃着一堆篝火，旁边坐着一个姑娘，她正拼命折断干树枝往火里添呢，然后她跪下来鼓着嘴竭尽全力吹那些干树技，样子很可笑。她金黄的两颊又挂上了一层色彩，很像成熟的杏子。埃尔欣赏着这位姑娘，有一个线条他不太喜欢，姑娘就像一尊希腊的偶像，没有鼻梁，上颌和鼻子连成一条直线，这使她的脸上更增添了一种倔强、严肃又顽皮的表情。

篝火烧完，姑娘抽出刀磨了起来，一边用眼睛注视着埃尔。埃尔胆怯起来，他想到自己置身在人吃人的国度里，莫非这个金发女郎磨刀是要杀他吗？他想跑，可这如同在梦中一样，连一个指头也动弹不得。埃尔痛苦地皱紧眉头，由于恐惧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尽力往起站，可怎么也做不到。筋肉里如同塞满了棉絮，一点儿也不听使唤，这时他明白了，他不是坎尔，他不过是一具埃尔标本，心里一委曲，便痛哭起来……

现实逐渐进入他的脑海，与梦呓的幻想混杂在一起，而萌发的理智又把现实从幻觉中清除掉了。埃尔完全恢复知觉前就已经明白自己是躺在冰冷的山洞里，石笋林挡住了入口。

他听到洞顶滴下的水点奏出了木琴般的音乐，他知道是那位长着希腊鼻子的姑娘把他运进了山洞，那正是他在梦中的篝火旁所见到的姑娘。

如果你能准确发出她语言中奇特的卷舌音和喉音的话，她叫赫尔扑尔。

远居热带森林里的她的那些同族人、异族人或是敌对部族之间都叫她“赫尔扑尔”。埃尔怎么也掌握不了这种发音，于是他给自己的救命恩人起了个不太恰当，但与她的本名发音相似的绰号“哈尔皮亚”。

哈尔皮亚每天早晚两趟给他送来水果和淡水。她点燃篝火给埃尔把脸擦净，给他吃些从没见过的芳香、多汁、没有味道的水果，还给他吃一种无味的、蘸满灰的饼。正如后面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哈尔皮亚的同族都是用灰代替盐。

埃尔学不会哈尔皮亚的发音，他便把自己的家乡语言教给姑娘。哈尔皮亚认真看着他的口型，学他说话，她学得不像，听起来很可笑，她把元音字母都吃掉：“埃尔……члвек…вда…хлб”(人……水……面包)。埃尔很想仔细打听一下如何能到达海边，可是能交流的语汇太少了。Где блит!(哪儿疼？)哈尔皮亚问道，“Кшать？”(吃？)“Пить？”(喝？)“一切都好，”埃尔回答说，“你太好了。”可用的语汇都挖掘完了，他们便亲昵地互相对视。有时姑娘伸出她那双晒得黝黑的、长满金黄色绒毛的手轻轻地抚摸埃尔长满卷曲胡须的面颊。“莫非她喜欢我？”埃尔思忖着，“就我现在这个样子，满脸伤痕，胡子拉碴的一副肮脏样？女人心里的奥秘真是不可琢磨！然而，这个不幸的驼背，大概谁也不会娶她做妻子的。”

可是姑娘的头脑非常聪明，她贪婪地汲取着新知识。每来一次，她就能记住二百个单词。他们俩人相识仅仅一个星

期，埃尔就把电话和自动化那神化般的世界的全部历史讲给她听。哈尔皮亚都能明白，也能对答，只是口音不够清晰。

哈尔皮亚一昼夜有两个小时是在埃尔身旁渡过的。她坐在篝火旁，山洞里就有欢乐，就显得舒适，篝火一熄灭，阴影就布满整个山洞，显得又潮湿、又昏暗。石笋可怕地移动着，水滴发出的声响，就像敲鼓一样，又像断头台上将要被处死的犯人发出的低沉、绝望的哀叫。

埃尔告诉哈尔皮亚说，没有太阳他就活不下去。她听不明白，或许也不想弄明白，埃尔给他指指山洞的出口，哈尔皮亚不同意地摇摇头，用手掌拍拍脖子，好像要说："你要往那儿去，你会掉脑袋的。"埃尔决心自己爬到洞口去。有一次姑娘出去后，他在她身后四肢着地爬着，白色的连衣裙在前面闪着白光，为他在石笋的迷宫里指引着前进的道路。突然连衣裙从右侧闪了一下消失了。就在她消失的地方已经有了亮光，埃尔又爬了几十步去迎接太阳的光芒……

过去曾见过的悬崖峭壁又展现在很前，但烟雾消失了，今天可以看个仔细。银白色、带有条纹的山峦紧紧环抱着一块直径约二十公里的凹地。凹凸不平的山坡上布满了一个一个的看起来像是黑色斑点的山洞，有些洞口前篝火冒着青烟。就是山谷中也密密麻麻地住满了人，一缕缕的烟雾透过森林直上云霄，林中空地上一块块长方形的菜地隐约可见。

埃尔想把下面的村落看个仔细，他蹭到一块石灰岩边缘看了一眼，陡峭的山崖垂直而下，伸入浩瀚的烟海之中。他感到头晕目眩，就像站在摩天大楼屋顶上的栏杆旁，他身体向前倾，几乎要掉进无底深渊，埃尔惊恐地向后一跳。

可是哈尔皮亚是怎样爬到这里来的呢？她怎能一天两次爬上这危险的峭壁呢？

他四下察看，想找出一条小路，忽然发现那位姑娘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姑在孤零零的、尖得像一只羊角一样的山崖上，她没有看见埃尔。埃尔控制住自己，没有惊叫：哈尔皮亚一抖动身体就能从上面摔下去。他看着她，嘴里暗暗叨唸着："小心!"

哈尔皮亚两眼注视着地平线，落日那金黄的光圈勾勒出她脸部侧面的轮廓、细细的脖子、高高的胸脯。然后她慢慢把手举到头顶上方，又合拢到一起，似乎准备从高处跳到水里，埃尔被这场面惊呆了。

"千万别跳!"他只来得及喊出这一句话。

可是已经晚了，那匀称的身躯已经向下飞去，落入坚利的岩石牙齿中。这么年轻，就自杀了！为什么？埃尔忽然发现姑娘的后背，畸形的驼背处生出了翅膀。它不像蝴蝶的翅膀，倒像昆虫的翅膀。和天使的翅膀也不相同，天使的翅膀只不过是化装舞会上的装饰品，并不能把人的身体带动起来。哈尔皮亚的翅膀完全是一种特殊构造：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皮膜，泛着珠母的亮光，很像半透明的防雨斗篷，但是特别大，伸展开来有八米长，是个完整的滑翔机翼，几乎不用振动，姑娘就俯冲了下去，刹那间已经飘到了篝火上的烟雾中，隐没在棕榈树林中。

有翅膀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2a

"别的男人，"盖尔特鲁达说，"早已有了郊外别墅。"

他们的住宅确实不太理想：恰恰坐落在角落里，在热闹的十字路口旁。隆隆作响的载重汽车和可恨的电车从早吵到半

夜，弄得他们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说话声音。窗外挂着街头宣传喇叭，劝说人们使用《美提亚》牌牙膏。盖尔特鲁达说，这个古希腊泼妇简直要把她气疯了，一听见《美提亚》三个字她的牙就开始疼痛。可是仅仅靠马尔特那点工资能弄一套好房子吗？！

他们有两间住房，有折叠沙发床，有圆餐桌，还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盖尔塔就是坐在这张桌旁给妹妹写信的。他们还有几把各种样式的椅子，还有摇动安乐椅，新式样的柜厨，但没有镜子、也没有穿衣镜。

“要是别的男人，”盖尔特鲁达说，“早就买穿衣镜了。”

盖尔塔有一头金黄发亮、松软浓密的秀发，面色红润，显得很健康。她贪吃，可总是抱怨自己胃口不佳，她认为女人的动人之处就在于轻飘飘的举止。虽然盖尔塔已经年满二十九岁了，可谁都认为她还不到二十三岁，因此盖尔特鲁达有充分的根据认为自己准能配得一个好丈夫。

“别的男人，”她说，“不会让自己的妻子穿破衣烂衫的。”

我们这篇故事里已经三次提到“别的男人”，真有些让人厌烦。六年来马尔特每天听到的总是别人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弄到大笔钱财酬谢自己的妻子所做的牺牲，而她就是做出了这种牺牲“把自己的青春献给马尔特”的。

他们相识是在六年前。盖尔特鲁达是个面容俊秀的姑娘，比现在还要好看得多（那时她看上去还不到十八岁）。她有美妙的歌喉，哼着小歌剧的抒情曲，她幻想过，也谈论过对舞台的迷恋，可是她当演员的理想没能实现，有成百的有着动听歌喉的漂亮姑娘来到剧院应试，相比之下盖尔塔才貌并不出众。导演们都是些平生喜欢高谈阔论高深艺术的人，他们深知有志者事竟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在舞台上接吻时也或

多或少地能使自己的眼珠自然地滚动。导演们从大多数姑娘中挑选的是不仅同意在舞台上接吻……，可盖尔塔出身于规矩门第，她是想结婚的。

正巧马尔特出现在她而前。盖尔特鲁达那时二十三岁，她已经有些担心自己会嫁不出去。她的母亲为人自负、害着痛风症，并且又有神经过敏的毛病，这使盖尔塔非常厌烦。她想最终必须离家出走。只要想好，那就连买份冰淇淋的钱也不打算要。马尔特相貌超群，长着黑黑的胡须，写得一手好诗，除此之外，他表露了结婚的愿望，这一点不同于剧院里那些《现代派短剧》的导演。另外，他性情也柔和。饱经事故的妈妈在婚前不久曾对盖尔塔说：

“孩子，只要你不怕丢脸，你就能得到一切。不怕丢脸的人就能在婚姻问题上左右一切。”

盖尔塔又气愤又厌恶。那时她想像着婚后过上一种美妙的田园生活。然而，妈妈的明智建议逐步得到了她的采纳。马尔特实在害怕丢丑，因此，他对盖尔塔的过份要求百依百顺。糟糕的是他一贫如洗，实在难以满足她的奢望。实话说，如果他的工资比现在多上两倍，那他真是个很理想的丈夫。

数月来他们储蓄了一部分钱准备置买新裙衣、穿衣镜、电冰箱，还准备到海边旅游。他们还指望到圣诞节前夕能买上一对耳环。要想搬进新居全靠公债中彩。除此之外，马尔特还有两笔危地马拉银矿的股票，这股票应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股息呢！盖尔特鲁达每报必买，完全是为在最后一版上能找到危地马拉的电报通知。在美好的夜晚拿起笔计算着未来的收入、红利、利息。她计算的结果是十年后马尔特能用银矿的股息奉献给她一辆汽车。

不过到那时她看起来还能这么年轻吗？人们还会认为她

不到二十三岁吗?

当然，盖尔塔能配上一个好丈夫。

3

“难道你们那儿的姑娘都没有翅膀吗? ”

哈尔皮亚一声不响地躺了约半个小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篝火，火上多脂的树枝噼啪作响，被烧裂开来，泛着亮光。

“我真可怜你们那儿的姑娘们,”她接着说,“她们的生活多么平淡无味。有多少欢乐都是同翅膀紧密相关的啊!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的翅膀很小，上面长满了羽毛，像鸟儿一样。那时我天天幻想着能飞起来，总是从树上往下跳，身上多次被擦伤，我大声地啼哭过。后来我长大了，我的翅膀能张开了，也特别有劲儿了，我就开始学飞了。不，你飞翔的时候，空气轻轻地摇晃着你，就像在摇篮里一样，你一摺起翅膀，就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掉，凉爽的急风在你耳边飒飒作响，那种快乐真是没法形容。我们这儿每个姑娘都盼望自己快点长大，开始飞翔。不，你们那儿的姑娘太不幸了，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翅膀。

“你奇怪什么呢? ”埃尔问道,“你没看见我也没有翅膀吗? ”

“可你是个男人,”哈尔皮亚说得很慢，眼睛依然看着那堆火。

“男人长翅膀是不多见的。他们只能在地上活动，甚至连幻想都不会。他们住在另一个山谷里，整天在地上刨来刨去。他们都不可爱，我们从来不往他们那儿飞”。

“可是你的妈妈飞去了!”埃尔微笑着对天真幼稚的姑娘

说道。

“她可能飞去了,”哈尔皮亚想了一下说道,“因为她已经没有翅膀了。所有到男人那儿去过的姑娘都步行着回来了。男人们揪下了她们的翅膀,他们嫉妒我们能飞翔。他们一般都是有嫉妒心的,这些男人总是饥饿的,总是互相争吵不休。一个喊叫着:‘不行,你们都得服从我,我比你们都聪明。’另一个说,‘不行,你们都得服从我,我比你们都跑得快。’第三个说:‘我比你们都有劲儿,我能打败你们。’他们互相撕打,扭作一团。这都是因为没有翅膀,要是有翅膀就会和睦地飞散开了。”

“这是一幅多么可笑的社会漫画呀!”埃尔想着,“确实,永远是饥饿,永远扭作一团。一边走一边还互相推推搡搡,嘴里嚷着:“快闪开,我付给你钱。快闪开,我要打败你。”

“我们那儿的女人也是这样,”埃尔说,“每个人都想让别人服从自己,羡慕自己,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穿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漂亮,富有。”

“我明白。”哈尔皮亚应了一声,“我们这儿的姑娘从男人那边返回来时也都变得凶了,避开女朋友们,在闪亮的水洼里照镜子,脖子上也要挂上带子,还要把红粘土抹在脸蛋上。她们也觉得不自由,哭泣,抱怨。这都是由于翅膀丢掉了。”

“真奇怪!”埃尔重复道,“大自然搞的是什么鬼把戏?”

“为什么叫鬼把戏?”哈尔皮亚反驳道,“其实,蚂蚁也是这样。蚂蚁也可以说是昆虫中的人。”

她那墨绿色的像猫一样的大瞳孔里,火舌在摆动,她用心地思考着。大概她有生以来也没像最近几个礼拜想过这么多问题。

“你不像我们这儿的男人。”经过一段沉默以后,她说道,

“他们个子小、驼背，可你个子高大。你并不为几根带果实的干树枝和小茅屋跟别人争斗，你只是拿你所需要的东西，便离开。我一看见你，立刻就明白你比别人都好。我们这儿的男人没有情趣，总喜欢叫喊。请说说，姑娘们为什么要往他们那儿飞呢？”

“不知道……也许是爱情……”

“爱情是什么？”哈尔皮亚的眉毛在大大的眼睛上方高高地抬起来。

“爱情”是什么？埃尔在生活中多次重复过这个字眼，而现在他却无法回答：什么是爱情呢？这费解的字眼里包含着一切：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夫妻同床的鼾声、港埠胡同里的约会、贵族式的调情、一种通往功勋或导向自杀或自我牺牲的吞没整个身心的感情。

“生活中会有这种时刻，”埃尔含混不清地解释说，“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绪。胸中也隐隐作痛——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寻求一个性情温柔的人，要他陪伴在你身边。你痛苦、兴奋、坐卧不宁。爱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明白了，”哈尔皮亚打断了他的话，“以前我常有这种不安的情绪。那时我飞到山后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上下俯冲，飞累了心里也就平静了。现在我飞到这儿，坐在篝火旁看着你，我就别无他求了。”

她睁开清亮的大眼睛看着埃尔，好象用一种无声的请求解释着她心中产生的东西。埃尔红着脸避开了她。在文明的国度里他算是个漂亮的男子，他不止一次听到过上流社会女人们半吞半吐的表白，话说得模棱两可，谨慎又怯懦。他熟知该用哪些语言来回敬那些卖俏的女人，他可以不动脑子说出那一套话，他从没感到难为情。今天他这种举动却是初次，

欺骗一个不懂什么叫骗局的姑娘是可耻的。

3a

新年过后管理处的日子不好过了。看来老板的收入比去年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年终奖压缩了不少。据传要大幅度减员，每个职员都竭力证明他本人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别的人都是懒汉、寄生虫，没有他们照样能毫不费力地做好一切。

“你们知道现在失业是什么样子吗？”检查员说，“人们要用两年时间找地方，丢了专业技能，整日整夜往就业所跑。我老了，再到港口当临时装卸工我是干不了了。老了……又不会偷。我要是个贼就不至于为了星期六接到一个破信封浑身打颤了。

会计也为自己伤感。

“广播里说过：梅侬——银幕皇后嫁给了小王德尔比尔特，要是娶上这么一个老婆，那可什么样的上司也不用怕了，梅侬值多少？六百万。”

“一笑就值十万，”记帐员又明确了一下，“我亲眼看了星期日的节目。”

“你瞧——十万到手了。笑一笑生活就有了保障。”

马尔特怀着一种类似牙疼的苦闷心情用心听着他们讲。九年来他时常听到检查员谈他打算行骗的理想，以及会计想娶个有钱人做老婆的议论。他也知道检查员还从未打定主意去行骗，会计也从未贪求过一个百万富女。至于他自己早已不再有什么理想了，只是用钢笔蘸上墨水用端端正正的笔体记录着：“金雨号大麦，2 号种……”

他很少和职工们攀谈，在办事处里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他的思想处于停滞状态，眼睛忧愁地注视着钟的指针，心想，这钟为什么不走呢？他几乎觉察不出同伴们在跟他找碴儿，那位骗子幻想家（就是那位检查员）单等老板走进办事处时，便大声申斥他。

这个星期六又照往常一样，马尔特摆弄得发票和发货单簌簌作响，笔尖也不时地发出吱吱呾呾的声音，描出那些没有神情的、非常漂亮又很均匀的字体。他情绪挺不错，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工作提前两小时就完成了，笔尖少吱吱两小时。

职员们写得特别用心，这时从经理室那沉重的大橡树门里传来了老板暴怒的声音，很象夏日远处时断时续的隆隆的雷声。

然后走廊里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检查员弯着腰的奴颜婢膝的影子溜进了毛玻璃的屏风隔扇后面。他朝办事处窥测了一眼，咳嗽了一声，也不知是咳嗽还是嘿嘿地窃笑。

“马尔特先生请到经理室去，嘿嘿！”

马尔特抓住沉重屋门的铜把手，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一年中他要四次迈进这门坎，而总是与错误、斥责、恫吓等等分不开。

今天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他现在工作非常卖劲儿，因为关于要缩减人员的说法还没有平息下来呢！事实上，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的头脑里总是萦绕着许多不相干的事情，他怎么也克服不了这种习惯。

经理室里有高大的窗户，还有红丝绒做的厚实的窗帘，装饰得很漂亮的墙壁，巨大的两头沉办公桌。房间布置得很庄重，看上去，像是经久形成的固定布局，但马尔持走进来

时，却看到经理冷笑一下，他那冰冷刻版的脸上闪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墨西哥人戴着西班牙式丝绒宽沿帽，”不知经理在对谁说话。

检查员溜进门里，站在马尔特的背后，讨好地在背后咳嗽了一声。

这时经理读起诗来……是一首歌颂一个勇敢的墨西哥人的英雄史诗，这位英雄把心爱的姑娘带进黑赌场。

他用窗帘裹起了美人，
把她抛上了穆斯登马……

押韵的诗句一经经理的嘴，听起来怪声怪气。他的重音念得不对，也没有韵律。显然，中学毕业后他一次也没读过诗。与此同时马尔特也在猜想这些诗句怎会落到这里的呢？本来是放在家里的，难道自己把它放进了文件夹？真可恨，失了神！

“这么说您是个诗人了，马尔特先生？这么说您是诗人了？我在问您！您为什么不回答？”

马尔特含含糊糊地回答着，意思是说他不是诗人，但有时出于对美好事物的爱也写一些诗。

“美好的！瞧这个墨西哥人——美好吗？”

“各有所好。”马尔特胆怯地低声说了一句。

他尖刻地讥讽了经理一句，因为经理评论艺术时态度极端粗鲁，也许是他请求谅解的语调太怯懦了，而想壮壮胆。

检查员在背后咳了一声，也不知是咳嗽还是嘿嘿冷笑。马尔特终于明白了他的诗歌是怎样落到这里的。

“我要把这英雄史诗从您那儿驱除走，”经理喊叫着。

此时马尔特出乎大家的意料毫不含混地说：

“诗歌是驱不走的！写诗是天赋，某些人就没有这种天赋！”

九年来马尔特都是这样，对于检查员搬弄的小是非从来都是耐着性子强忍过去，可现在他竟然面对面地抢白了经理几句：“某些人，某些人就完全没有天赋！”

默然不动的老板蠕动了一下下颌。

“玩忽职守到什么地步！”他说，“把工时都浪费在这些拙劣的诗句上。把他给我轰出去！我的办事处里不需要诗人。”

马尔特什么也没回答，难道还有什么必要说吗？倒可以说句辛辣明智的话：“你们不需要诗人，可人类需要他们！有没有人需要你们，倒是值得怀疑的。”

有机会传记家们一定要写写马尔特，写写他是怎样因为写诗被解雇的。老板的名字成了普通名词，成了无知与妄自尊大的同义词。在作品全集里要把歌颂墨西哥人与穆斯登马的诗歌用框框着重地标出来。以后不定什么时候破了产的老板会来到马尔特的别墅乞求支援的，那时马尔特也会对他说：

“哎哟，您，这可是对人的一首讽刺诗，现在您该明白人们是多么需要诗的？”

马尔特昂首阔步，满足地微笑着，他的脑海中清晰地勾画出一幅老板那刻板的脸上所显露出的低声下气的、乞求的表情。马尔特是个好样儿的，因为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转过身轻蔑地离开了经理室。这样做再好不过了。

他高高兴兴沿着楼梯达达达达上四层楼，回到了自己家，只是走到最后一层时他想到：

“一切倒都很好，只是跟盖尔特鲁达怎么说呢？”

4

他们带来了火把，使山洞里充满了白烟和黑烟。钟乳石的影子移到了拱顶上，影子抖动着，忽而碰到一起，忽而又分开。岩洞的另一端隐匿在暗红的雾气之中。在大石块和钟乳石的碎块上到处都坐着刁怪的女人，都是些没有翅膀的：不是肥胖、邋遢的老太婆，就是背上长翅膀的地方只生着干瘪的肉瘤的老处女。男人们也聚到了一起，显然他们是被秘密地骗到一起的。那些男人都是窄脑门、罗圈腿、浑身毛茸茸的，也是大眼睛、直鼻子。哈尔皮亚那可爱的相貌在他们中间不知怎地被歪曲得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使人注目的是一位首领人物——上额倾斜，下巴前突，像大猩猩一样。他身旁站着一个穿着用稻草编织的裙子的祭司，裙子从头顶一直拖到脚跟。还有一个恶病体质的青年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哈尔皮亚，埃尔的哈尔皮亚，在这里她是唯一一个有翅膀的人。人们不准其他姑娘们接近她，看来是为了保护她免受他人的诱惑。

一个高个子灰白头发的老太婆晃动着背上那一对棒骨，敲了一下鼓：

“你的苦难来临了，外乡人，”她喊了一声，“你的苦难来临了，偷翅膀的人！”

然后祭司来到了前面。他不断地蹦跳着，悲惨地呼号着，嘴里念着咒语。由于他每句话都讲的很短，并且每句话都要反复说五遍，因此埃尔大概能明白他话中的含义。祭司讲了鸟儿姑娘们在洼地上采集鲜花，在清新茂密的柞树林里飞来飞去，是何等无忧无虑，讲了偷偷溜进他们国土上的狡猾

的异国人又是何等下流、鄙卑、恶毒，他想用欺骗巧取哈尔皮亚姑娘的信任，以便夺走翅膀带给她的幸福和在柞树林里自由飞翔采摘花朵的机会。

“你们来看这个怪物，”巫师喊道，“都来看这只野兽！他只能用魔法迷惑无辜少女的心，咱们得降服这个魔鬼的法力……把魔力从他身上逐走。”

开始埃尔想辩驳几句，他把自己会说的哈尔皮亚语都搜罗到一块儿，打算说明他到他们这个地方不是有意的，他渴望离开这里，并没有别的企图。但从祭司的一些话中他得知辩驳是无济于事的。他早已被判了刑，这里不过是在逢场作戏而已，就像文明社会的法庭一样。他们责怪他哪一点呢？责怪的实质是什么呢？责怪他想夺去哈尔皮亚的翅膀。其实，他们自己就摘掉了姑娘们的翅膀，他们正希望姑娘们都没有翅膀。他不过是他们的对手，异国人，于是他们就想把他消灭。那么他同这些淫荡的、争风吃醋的人、同这些盯住哈尔皮亚不放的对手争辩什么呢？同这些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翅膀的伪君子，同那些渴望交出翅膀，但还没能做到的人争辩什么呢？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要在这些野蛮的恶棍面前屈服，那太不合身份了。

“你承认你是巫师吗？”祭司问道。

埃尔轻蔑地紧闭住嘴。

这时像大猩猩一样的那个头领蠕动着下颌：

“让他死！我的国家里不需要巫师。”

于是一群人都吼叫起来，起哄地乱嚷乱叫：

“死！死！死！”

埃尔仍是轻蔑地一言不发，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不能屈服！”

几十个钩子状的手指戳进埃尔的肌肉里，人们强拖着他跑来跑去，女人们发疯似地咬他，打他，不知是谁用嘶哑的声音唱着歌儿，歌词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

你偷了我的翅膀，

你试试乘着翅膀飞吧！

这一群人把埃尔带到一片空地上，把他拖到了深渊的边缘。埃尔又看到了云烟燎绕、鲜花盛开的哈尔皮亚山谷和陡峭的环形山脉，夕阳隐匿在山后，对于埃尔来说，它是永远地隐匿了。

他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死刑。此刻他们就要把他从山岩上扔下去，歌词讲的正是这件事。他贪婪地吸了一口新鲜的充满山间清爽的空气，他把手伸向如血的残阳，心中充满要活的渴望。埃尔身不由主地猛然一冲……

哈尔皮亚们大笑起来，他们的笑声活像忿恨的咬牙声。顷刻间埃尔的脑海中闪过生活的画面，他只有一个愿望．要死得光明正大。

“让我站起来！”他低声说了一句。

不知什么原因平心静气说出来的这几个字，在众人的哄吵声中却能听得清清楚楚。

埃尔的双脚被捆，很难保持平衡，他向深渊的边缘挪动了一小步。

“你们没好报应，可恶的……”埃尔大喊一声，这时祭司大笑着推了一下他的后背。

空气带着刺耳的呼啸声让开了一条路，埃尔向下飞去，朝着尖利的石头飞去，他最后一次听到：

你偷了我的翅膀，

你试试乘着翅膀飞吧！

4a

马尔特每天从早上就穿上自己最后一件礼服出去寻找工作。他走进不计其数的门里，胆怯地询问着有没有个位置。求助于陌生人真是有失体面，他觉得这真像伸手去向别人讨块面包，可那些陌生人雇佣者们却垂下眼皮瞥他一下，莫名其妙地笑着："工作？就你这位老弟，看来你真会开玩笑。咱们这个时代哪儿来的工作！"其他的人却用一种其势凶凶的官腔回答道："没有工作，没有，快走吧！别在这儿捣乱！"马尔特很抱歉，羞愧地红着脸走开了，心想：我打搅了这些忙于工作的人，真不合适。

每到一处，人家都要看介绍信，马尔特每次都要讲一遍没有介绍信的原因，他总是那样难为情，含含混混地絮叨一遍。检查员怀疑地看着他说："您想想，多有意思。得了，算了，请您夏末再来吧！最好还是十一月份再来，假如到那时您还找不到工作的话。"

他没有立刻打定主意把自己的诗送去出版，编辑很客气，谁也没有对马尔特说他是个庸才，编辑们婉言地拒绝说：

"诗歌吗？"他们说，"我们收到的诗稿够三年用的了。现在青年人都写诗，而且写的都是爱情诗。请您给我们送些讽刺小品，要讽刺意味浓些的，比如，关于农村傻瓜初次进京的诗歌，这种东西能使人们笑破肚皮。"

要不就说：

"这些大同小异的斯坦司抒情诗大家都看腻了，这种东西没人买。请您给我们写些机智的苏联间谍的书，多点血腥味和性感，同时再写一个咱们的侦察员，一个高尚、勇敢的超

凡人物。小伙子们不想进警察局，需要用些东西吸引住他们!”

或者说:

“虚构的东西目前不时兴了，读者要求真实性。你搜集一些讲一个普通年青人以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真实材料。要有事实，有照片，有文件!”

莫非马尔特没做过这种尝试吗?他尝试过，可是没有什么结果，那种讲人们怎样丢掉最后几个铜板的材料他可以信手拈来。

几个星期过去了，钱只出不进，工作一直没有找到。

最后玛尔加利达，盖尔塔的姐姐，那个在杂剧《一百—格尔斯—一百》里第二排右起第七个跳舞的那位姐姐想起自己有一个相好的熟人，此人的哥哥和马尔特过去的老板交往甚密。马尔特很生气:“在老板面前低头，办不到!”但是盖尔塔那双忧郁的眼睛和削瘦的两颊使马尔特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表示同意去求他。玛尔加利达在一次恰当的机会和自己那位相好的熟人谈了谈，那位熟人又和自己的哥哥谈了，他哥哥又和……

有一次，正巧那一天马尔特在钢铁公司等了六个小时，就听了一句:“请您半年后再来，我们打算建一座新厂房，可能需要人。”盖尔塔在门坎旁见到他，撇了一下嘴，一句话不说跟随他进了屋。今天她的鞋跟也比平时响得厉害。

“你从玛尔加利达那儿什么也没听说吗?”马尔特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声，把帽子挂在挂钩上。

盖尔塔双手插在腰间，双颊一阵红，一阵白。

“听到了!”她没好气地说了一声，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就是说你还在写诗?”

马尔特吃惊地看着她，要知道盖尔塔知道他写诗的事了。

他们结婚前他曾献给她多少诗啊！盖尔塔也曾为这些诗篇而自豪，她还把那些诗转录在自己的纪念册里，许多夜晚她都津津有味地读过那些诗。

“你还在写诗!”盖尔塔喊叫着，“一个结过婚的人，两鬓已经斑白，还来这一套，像个小孩子！一抽屉的小纸片……你看这些纸片……这些纸片！你是不是想把这些碎纸片卖给收废品的来养活我？裹在窗帘里的美人儿！你在哪个窝里碰见了这个淫妇？”

盖尔塔拽出了桌子上的抽屉，一盛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纸飞了一地。她又拉出另一个抽屉，没抓住，抽屉掉到马尔特的腿上。

只有了解马尔特，才能明白此时此刻他是处在怎样的盛怒之下。他从没反驳过盖尔塔，她认为他是个不聪明，不灵利的捣霉鬼，这些马尔特也都同意。可是这些纸片是他“自我”的优秀部分，它们证实了他的存在，可现在盖尔塔竟用脚践踏这优秀的“自我”。

他一把把她推开。盖尔塔摔倒在地，故意把头撞到墙壁上，她盯着丈夫看了半天，惊奇之感多于屈辱。她从未见过丈夫发这么大的火气。定神之后盖尔塔才放声大哭起来。

马尔特默默地把那些纸片收集到一起，叠整齐。

“我太不幸了，”盖尔塔哽咽着哭诉道，“我嫁给你这么一个懒汉，蹩脚诗人，我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导演们向我求过婚，他们向我祈求过，跪倒在我面前，可我拒绝了他们，就为了这个……这个……”

她边哭，还不时地窥视着自己的丈夫。为什么马尔特对这些眼泪毫无反应呢？又为什么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她呢？他应该道歉，应该求饶，也应该许诺改正错误。

可马尔特却恐惧地注视着盖尔塔，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伤心地想：

“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

5

“一……二……三……”谁知道为什么埃尔的脑子突然想到要数出跌落了几秒钟。又有谁能算出埃尔边飞边翻筋斗边数数儿时脑子里闪过多少个念头。

眼前杂乱无章地环绕着白的、蓝的、赭石的、绿的各种假面具……一幕一幕的思绪也是如此地在脑中萦绕：埃尔在板球场上，埃尔在母亲的坟墓旁，埃尔在教室的黑板前，埃尔在热带森林中……可是脑子里还在继续数着：“五……六……七……”

阳光正射着眼睛，然后被阴影遮住了。身后不知什么东西撞了自己一下，又推了一把，地面离他只有咫尺却一闪又离开了。埃尔闭起了眼睛。

“别害怕，亲爱的!”他耳边响起年轻的哈尔皮亚的声音，“我把你带到遥远遥远的地方。这些蠢货，他们把所有姑娘的翅膀都锁住了，空中只有咱们俩人，谁也赶不上咱们。”

埃尔心中充满感激与柔情。多么勇敢、多么富有牺牲精神的姑娘啊！她及时从崖上跳下来赶上了埃尔，俯冲着把他抓住飞起……

“没关系，”哈尔皮亚喘着气低声说道，“我丝毫不觉得沉，我真高兴。请你千万别动!”

埃尔尽量不动，尽量屏住呼吸。他感到羞愧难当，因为

他挂在她那象是用绳子紮着的口袋一样的手上，完全帮不了这个温柔的姑娘的忙。

他好像是从望不到顶的塔上向下遥望。在他的下面离脚几十米的地方，树梢、带有斑点的岩石、瀑布、小水洼都在缓缓摆动。最初的恐惧消失了，晕眩感也消失了，埃尔体会到哈尔皮亚姑娘们长着一对翅膀有多么幸福啊！

这同坐在濡染汽油味的吼叫的飞机座舱里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从飞机上向外眺望，森林和田野都成了一小块一小块淡紫色的斑点。从这不太高的地方向下望去，森林把自己的私秘展示给他们，埃尔看见巨大的美洲豹抓着树皮磨自己的利爪。他们在树顶上方盘旋，顺着树木构成的蜿蜒甬道飘浮，林中的技巧运动家——毛猴子也伴随着他们，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两只臂膀轮换抓住树枝，身体旋挂着。在树干上小憩的蟒蛇也抬起了头，埃尔怕触到它，急忙抬起了双脚。

哈尔皮亚喘着粗气，她呼出的热气使埃尔的脑后热呼呼的，她的手紧紧卡住埃尔的腋下，她几次试图用腿钩住他的腿，可是没有够着，最后一次她试着这样做，险些把埃尔掉落下来，她赶忙用牙齿衔住他的头发。

“天哪，她得用多大力量拽住我呀！”埃尔心里在想，“整整七十公斤重都在她两只伸出来的手臂上。”

“你把我扔下去自己飞走吧！”

哈尔皮亚只是轻轻一笑。

“扔下去？哈！我是觉得沉，可……我愿意。”

……第二天晚上他们来到了海岸边。哈尔皮亚深沉地注视着惊涛骇浪是怎样撞击着海岸，用它那凸起的前额奋力要把岩石撞穿，然后急流又卷着沙沙作响的泡沫四散飞奔而去。哈尔皮亚的眸子中映照出一望无际的大海，今天她的眼睛呈

现出蓝色。

“你生活的世界有多么辽阔啊!”她对埃尔说道，“在你的脚下我显得多么渺小啊！看见你，我胸中像火在燃烧，我的心感到疼痛，这就是爱情吧？对吗？”

埃尔能说什么呢？他自己也弄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他爱她吗？对！是爱她！可就在前一天早晨他还轻蔑地嘲笑哈尔皮亚，心里管她叫“幼稚的野人”呢。不对，这还不是前一天的事，那时刻他还不懂得爱情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功勋。用他的全部生命也报答不了哈尔皮亚的情意。他要给她看浩茫的世界，给她讲文化知识，教给他一切……他保住了生命，他拥有一切，足以使任何一个姑娘幸福。

“我想看着你的眼睛,”哈尔皮亚喃喃地说，“不论白天、黑夜、明天、还是永远永远。只要看着你的眼睛！这就是爱情吧？对吗？”

埃尔俯下身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再吻，再吻!”她声音干哑，怀着急切的渴望，“亲爱的，这就是爱情，对吗？我要做一生幸福的人，亲吻我吧！摘掉我的翅膀，我再也不需要这翅膀了。”

埃尔看到了一对深邃的、睁得大大的眼睛，瞬间他只觉得自己是属于别人的，而哈尔皮亚是只身一人，空怀着无限的爱情……

过了三天他们徒步来到码头，又过了一周他们乘坐着轮船回到了埃尔的故乡。

5a

马尔特有一块金表，盖尔特鲁达有一对手镯和一串珍珠

项链。当然，这些东西都只能用来维持生活。后来马尔特又变卖了大衣，随后又变卖了一些家俱，房间里空荡荡的很不舒适。他们搬到了另一条街上，以便少付些房费。

后来又不得不变卖节日服装，赎回珍贵的手饰，然后又去变卖。不知什么缘故，这样做也只能维持他们不到一个月的生活。在他们周围同在一个城市里还住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又卖又买挣得大笔的钱，发了大财。他们是怎样发财的呢？其中的奥秘马尔特是猜不出来的。他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可也没赚得四分之一的本钱。连有名的危地马拉银矿的股票票面价格也贬值到原来价格的百分之十五。

马尔特倾家荡产的这段故事很长而且枯燥，对于大家来说是乏味的故事，对盖尔塔来说是气得发抖的蠢事，对于马尔特本人来说是段极痛苦的经历。下午两点钟受了各种屈辱疲惫不堪的马尔特回到了家中。盖尔特鲁达用警觉的目光在门旁迎接了他，但她一句话也没有问，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空手而归一无所获。

盖尔塔不在家时，不见她眼中无声的责备他心里还轻松些。幸运的是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盖尔塔到自己的姐姐玛尔加利达家去了。这太好了！马尔特再没有什么奢求了。她在那儿至少可以吃饱饭。

马尔特一人在家，坐在窗旁看着灰濛濛的天空遐想。他幻想那种时刻的来临。他的诗得到了承认，人们都以能见见他的面跟他握握手而骄傲，以和他同住一条街道而自豪。马尔特预先品味了未来的光荣，幸福地微笑了。遗憾的是盖尔塔分享不了这种遐想的快乐：首先她不相信这些，其次她要的是眼前可得的幸福，趁着还年轻这种幸福要即刻到来。

一天，马尔特没有出去找工作，确实是没有出去。这是

个快活的春日，每个水洼中都倒映出太阳幸福的笑脸，马尔特不愿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再去卑躬屈膝。他找了一个比较远的小公园，找了一份旧报纸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向着太阳微笑，心想什么话也别告诉妻子，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只要能有一天的安宁，白天长些短些都无所谓。

突然在林荫道的尽头他看见了盖尔特鲁达，她和姐姐并排走着，俩人谈得很热闹，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黄色的新手提箱，可能玛尔加利达像往常一样外出巡迴演出，盖尔塔去为她送行。马尔特急忙用报纸盖住脸，俩个女人离他很近，可没有认出他来，因而他得以迴避向妻子做不必要的解释工作，也可以躲避妻姐尖酸刻薄的讽刺。

太阳隐匿起来，马尔特走出小公园，十字街头的时钟指到差五分一点，看来该回家了，或许盖尔塔也快回家了。

过了一刻钟他回到了空空如也的住所，住所里毫无生气！近来盖尔塔根本不收拾房间，她常说为这样的丈夫干活儿不值得。马尔特并不觉得委屈，确实他在她面前是有愧的，不过他正在改正自己的不是，只不过要有些耐心与一件安稳的工作。

他偷偷窥测窗外看妻子是否会回来，然后从放通心粉的盒子坐抽出漆布面的笔记本又开始写起来。

6

埃尔与哈尔皮亚婚后整整一年时碰上了一个叫丽玛的女人。

那时他第一次离开年青的妻子。哈尔皮亚受不了海上的颠簸，可是埃尔为了独自去疗养院正利用了这一点。(是啊！

就是利用了这点？）

说来有点惭愧，可是他确实不太好意思同哈尔皮亚一起到公共场所去。哈尔皮亚很可爱，但有些过于幼稚，过于无知，她总是使他陷入窘境，除此之外，她背上过去长过翅膀的地方现在那大肉赘还没有消失掉，并且埃尔经常不得不听一些无休止的、莫名其妙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从这位长着希腊人的面孔的鸡胸美女身上发现的问题。

当然，哈尔皮亚爱他，特别爱他。跟她在一起也是挺开心的，就像和一个小女孩在一起一样，要给她示范怎样拧开水龙头，怎样安插销，用收音机吓唬她，带她坐汽车在城里兜风，带她逛商店。我们生活中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节像椅子、铅笔，肥皂，所有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问题

哈尔皮亚尽力学到有文化修养的妇女们那些本领，她极力使自己适合丈夫的要求，可是每天埃尔回到家来，都要听到女房东向他做的报告：

“太太执意要睡在旅馆的地板上，她说这样比较凉快。”

“太太把浴室里的水放开了，忘了关龙头。三个屋子的地板都泡坏了。”

埃尔从老太婆严厉的眼神中看到了责难：

“这是好人家出来的人……这样的妻子！”

哈尔皮亚异常的乖巧，……可是埃尔缺少能共同研究事业的人，在困难的时刻没有人来支持，也没有人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哈尔皮亚简直弄不明白他在忙些什么：他与她只有接吻……仅仅如此而已。

女房主的报告每周要送到疗养院这儿来两次：有关费用的汇报和埃尔妻子恶作剧的通知。报告的结尾处总有一些虽很努力但写得非常拙劣的字：“亲爱的丈夫，我爱你，你快

回来吧!”

埃尔看了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心里很激动，觉得相距很远时，他对哈尔皮亚的爱倒更深沉。

丽玛 · 万 · 弗利特很有钱，比埃尔要阔绰得多并且很聪慧，看来，这方面也胜过埃尔。她游泳很出色，会打网球，能哼几首歌，对文学也有些鉴赏能力，虽说不是样样精通，也已经很不错了。然而她最拿手的还是谈情说爱。她相貌很美：火红的头发、尖尖的窄鼻子，很有几分动人的姿色。她的眉毛剃得稍细了些，嘴唇抹得稍亮了些，坦胸衣的领子比时兴的稍大了些，裙衣稍透明了些，不够太规距，可大家都能看见她的背与双肩有多么美！况且她的后背与普通人相同，上面没有大肉赘。

“众人都在谈论您未来的戏剧，”初次见面她便对埃尔说道，“大家都深信您能压倒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注]

埃尔也有了作为剧作家感到最舒心的能谈吐自己的打算与困难的机会。丽玛边听边毫无节制地夸赞，还不时地加进一些议论，她的议论是那样恰到好处，正中下怀，至使埃尔惊叹不已。

“您也应该亲自动手搞些写作，”他对丽玛说。

他的知音者从心底发出了一阵即柔和又意味深长的笑声。

“您说什么呀！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我有的不过是女人的无进取心的智慧。我只能去感受天才，了解天才，赞扬和热爱天才的创造……”然后他们一起饮了鸡尾酒。丽玛的眼中闪着光芒，两颊泛着红晕。俩人真是酒逢知己，海阔天

[注]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456，他与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最有名的三大悲剧家。恩格斯称埃斯库罗斯为“悲剧之父”。

空谈得非常投机，谈到了一见倾心的爱慕之情，彼此的心心相印，相互间的了解以及生活中罕见的真正感情……

后来他们不知怎样来到了海滩上。棕榈树清晰的阴影躺在珍珠般发亮的沙滩上，月光如金毯铺在如镜的海面上，岸边微波轻轻拍打着碎石。丽玛穿着细跟皮鞋在沙滩上无法行走，她陷进沙地就哈哈大笑。

埃尔挽着她的臂膀，女人苍白的面孔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埃尔懂得此刻应该去亲吻她。

早晨他给妻子拍了一封电报：

“医生叮嘱须到海边疗养，老友邀请乘快艇游玩，详情信中告知。”

但他并没写信，电报中是可以随便撒谎的。

又过了一年，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港口，埃尔乘坐上迎面驶来的轮船返回家园，同丽玛不辞而别。他觉得自己从烂泥塘中爬了出来，无论怎样也洗涤不净沾染的污秽。这龌龊是与丽玛、她的丈夫、过去的情人以及偶然相识的人们分不开的。于是凭空的臆造与虚构的决斗的文章连篇累牍，所有这一切都登载在报上头版头条……他怎么会陷入这池沼之中呢！

船越临近家园，埃尔的心情也就越平静，似乎是海风抹掉了他唇上与丽玛亲吻的痕迹。他的哈尔皮亚生活得怎样？“亲爱的丈夫你快回来吧！”现在他回来了，但迟了一个年头。

但愿哈尔皮亚什么也不知道，幸好她从不看报。埃尔不信奉上帝，但此刻他热烈地祈祷，请求上天掩盖住他这一段奇闻。他曾发誓要永远爱自己的妻子，让她生活幸福，最好他们能有孩子，而且以女儿为好，让孩子们在花园里尽情玩耍，他和哈尔皮亚会慢慢变老，但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心中

会很愉快。

埃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自己的家门。

女房东见到他便皱起了眉头，目光中包含着责怪。她毕竟是看报的，大概她全都知道。

埃尔移开了自己的目光若无其事地问道：

“怎么样？家里有什么事情吗？我们的调皮鬼身体好吗？”

他很怕听到有关她的幼稚举动：把花栽到帽盒子里，用热水浇园子。

女房东半晌不说话，不知为什么把埃尔拉到沙发旁，搬过放酒的小桌子，劝慰埃尔保重自己。埃尔满心生疑。

“她……她都知道了？”

女房东点点头。

“没办法，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我尽力不让她知道，可是有一天夜里她流着泪跑到我屋里说道，‘我知道他再也不爱我了，’她整整哭了一夜发起高烧来，整整一个月我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后来她病好了，请您原谅，她又满意又高兴，大声唱着歌儿，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可我呢，请原谅，我从门缝里看看她在干什么。您猜怎么样，她用凡尔纱缝了一件裙衣在镜子前面试来试去。她给自己的背上做了一对翅膀，开始那一对很小，像蝴蝶的翅膀，后来又大了一些，最后成了一对巨翅。我们不知道她情绪不对，甚至看她有事情可做还很高兴。可是一天夜里她登上塔顶跳进了水里。”

埃尔跳起来搂住哭得泪人一样的老太婆。

“她会活着”他喊着，“我一定要找到她。哈尔皮亚不过是长了翅膀飞走了。”

老太婆把干瘦的手掌放到埃尔的前额上。

“您怎么了？别作孽了！难道她是只鸟儿，还能飞？”

6a

太阳落到砖墙后面，屋子里暗了下来。黄昏的寂静中在垃圾堆上玩打仗的孩子们的喧闹声显得特别清晰。远处传来教堂祈祷前的钟鸣。马尔特一直弓着腰在窗台上写啊，写，字迹已辨认不清，他连灯都不愿去开，生怕断了思绪，他从来还没有这么轻松自如地写过。他清楚地看到了眼前这个可恶的红发丽玛和平庸的埃尔。达位埃尔与自己非常相像，然而却比自己阔绰、走运，他也看到了惊人的哈尔皮亚乘着珠母翅膀飞翔在海面上。

马尔特终于写到了一章的结束语，直起腰来用手抚摸自己的前额，好像在抹掉那幻想的形像。他甜蜜地伸了个懒腰回到现实中来。几秒钟愉快的创作高潮激励了他，然后又想到了自己的贫困失业与盖尔塔。

盖尔特鲁达在哪里？她送姐姐还能用多长时间？

他打开灯，在镜子旁发现一张别在小餐巾上的纸条：

“亲爱的马尔特！

我耐着性子等了许久，但我再也等不下去了。你自己也明白这样生活是不行的，没有我，你自己可能更轻松些，如果你特别爱我并为我着想，你早就有了动力按照必要的方式去安排一切。

再见吧！祝你幸福。不要出力去寻找我，这对咱们两人都不好。”

马尔特把纸条看了几遍，怎么也弄不明白“对两人都不好”的含义是什么，“照必要的方式安排一切”义意味着什么？

只有看到了散乱的东西时他方才明白过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呻吟起来。

她走了！她跑了！她像哈尔皮亚一样飞走了！

他对盖尔塔爱得不深，因此她飞走了。

7 和 7a

马尔特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他不知道这段故事该是怎样的结局。照开头的思路埃尔应该是病后，头脑清醒过来，哈尔皮亚的整个故事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梦。但现在马尔特明白了这种结局不过是神化。哈尔皮亚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是幻影，埃尔也不应该退却，轻易离开她，就像离开梦中所见一样。他有必要去寻找她……就像马尔特去寻找盖尔塔。

他应该去玛尔加利达那儿打听打听，要顶住别人对自己的嘲笑。应该去拜访叔叔婶婶们和其他自负的亲朋们，拐弯抹角提些启示性的问题，从中找出矛盾。要认真寻视他们的房间，找找他们的沙发上有没有她忘下的围巾，以此证实他们藏了盖尔塔。应该藏在篱笆后面等待，说不定会闪出妻子的身影。或者给邻居的小孩子们几个小钱，打听一下他们是否看见一个穿着方格子短大衣的黄发女子。

“如果你特别爱我……”她写过这句话，直到现在马尔特才明白他是多么爱自己的妻子。他过去可能太生硬了，很少对妻子说些温柔的话语，可是她真不明白管理处的工作是寂寞无聊的，其实，挣加班费、给亲戚送礼，还有低声下气地去寻找工作，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就连她看不上的那些诗和他偷偷写的关于哈尔皮亚的这篇小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她的承认。

现在，马尔特不再找工作了，什么工作也吸引不了他。他变卖了最后一点东西，把卖得的钱拿去刊登启示。许多时间花到跑熟人家，看看哪里能偶然碰到盖尔塔。

他和埃尔都在为妻子焦虑。要知道盖尔塔和哈尔皮亚一样也缺乏实际生活的经验。实质上，她除去厨房、裁缝和百货商店以外还见过什么呢？谁都可以欺骗她，欺侮她。

马尔特长时间地绞尽脑汁猜想她们会躲到什么地方去。他到过车间和码头，也可能有人在码头见过哈尔皮亚，显然她是飞回自己家乡去了。用重新长出来的柔弱的翅膀飞几千公里真是一种极不理智的做法，但她本来也完全不懂地理学。如果要遇到风暴呢？如果她一旦迷失了方向呢？一个柔弱女子能在海洋上空飞翔多久？她是那样温柔，他脸上还保留着她那温柔的手抚摸的余味。

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要向每个服务人员和码头上的海员打听哈尔皮亚的消息。即使别人讥笑你或是用讽刺的口吻对你说。“长翅膀的女人？我怎么会知道！她在酒吧间的旮旯里递啤酒呢！”你也不要在意。也不要怕广告社的耻笑，就让他们一字不差地去印发广告“翅膀展开长七、八米，方格子短大衣，高个子的黄发女子，希腊人的面孔。”

让人们去嘲笑吧！也可能见到她的人将读到这条广告。

埃尔昼夜间总是被恶梦所折磨，他见到疲惫不堪的哈尔皮亚艰难地摆动着翅膀在波涛上飞翔、她飞得很不平稳，有时猛冲上高空，有时又滑到水面上，沉重的浪涛伸着贪婪的嘴舔着她裙衣的花边。泡沫像饥饿的涎水从浪峰上流下来。哈尔皮亚双脚触到冷水后立刻缩了回来，她痉挛地抽动着沉重的、被浪花抽打得肿胀的被盐水蚀坏的双翅，她用翅膀拍打海水，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走投无路……

“埃尔!”她叫得使人心焦,“埃尔!”

马尔特心疼哈尔皮亚,几乎流出了泪水。他双腿盘坐在没有收拾的床铺上,贪婪地吸着烟头使自己镇定下来。他害怕哈尔皮亚溺死,本来她很强健,她曾带着埃尔这样一个成年人在空中飞了整整一天。确实那是爱情……并且当时天气也很好。

可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天气呀?况且路途遥远,各种条件都有可能变化,在热带,暴风雨又是常事。要是能回忆起日期还能向气象局讯问一下天气情况。可是那是几月几号啊?哎,哪里有什么日期呀,都是他虚构出来的。

而盖尔塔出走时,那是春天,阳光和煦、微风拂面,城里倒还使人感到舒适,清新,而在海洋上大概是狂风大作。盖尔塔的方格子短大衣瞬间就能变成冰冷的湿布片儿、盖尔塔是特别怕感冒的……

然而,飞走的不是她,是哈尔皮亚。

如果盖尔塔没有飞走,他为什么找不到她呢?

有一天马尔特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盖尔塔沿着防波堤一起走。突然盖尔塔后背上出现了珠母般闪光的翅膀,特别大,张开有八米长。盖尔塔兴奋异常,心满意足、笑个不停。

“我马上就飞走,”她说道,“你们这些男人是不会有这种福气的。你们吃得太多、肚子太沉,贪婪使你们离不开大地,如果你能学会不吃……”

马尔特做了这样一个梦,也可能这不是梦,因为两天后就在那道防波堤上马尔特遇见一个年轻水手,水手告诉他说他不止一次在海湾上空看到一个长翅膀的女子。“黄昏时候您就能看见她,”他补充了一句,“她经常飞到这里来。”

这个水手很怪，他的脸模糊不清、又多变，水顺着他的脸不断淌下来。并且在和马尔特（其实他管马尔特叫埃尔，马尔特也没有表示反对，实质上他有权得到这个称号）说过话以后，水手像往常一样穿着衣服从堤上下到了水里。旁边站着几名法国船上的司炉和一名黑人妇女，他们是做香蕉生意的，他们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吃惊。看来年轻水手的癖性就是这样。

从此以后，马尔特遵照盖尔塔的建议，尽量什么也不吃，他的脑子里感到很清楚，心境也纯洁无暇。躯体越来越轻，没有份量，在地上已经不好行走，风一吹就会离开地面。马尔特知道，风再大一些他很快就能随妻子而去。

一天晚上他坐在码头上（现在他已经不再离开这儿到别处去了），天气忽然剧变，橄榄色的巨浪用他的肩膀压挤防波堤，泡沫像大麦米粒一样飞向天空，空中团团的烟云擦过桅杆向前迅跑。放下白帆的小船在缆索旁打转、呻吟、叹气，锚链在叮咣作响。

突然马尔特看见了她。她在水而上低飞，湿漉漉的双翅从浪峰上擦过。浪涛舔着她的裙衣边，方格子短大衣全被打湿了，成了冰冷的湿布片。盖尔塔咳着，恐惧地蹺起双腿，她奋力飞向高空，又疲惫地滑翔下来。

正是她在水面上，黑色的巨浪悬垂在她的背上……压下来了！盖尔塔在水上发抖，孤立无援地用沾湿的翅膀到处碰撞。

“马尔特，”她叫得使人心焦，“马尔特！”

马尔特把手伸向了她，一阵风把他吹了起来。马尔特在飞翔，他飞去帮助自己的亲人。

苦涩的海水拍打在脸上，流进嘴里，盐刺痛眼睛。马尔

特用双手击打着水面和空中……

这就是小说《哈尔皮亚的翅膀》的结局。

【作者简介】 古列维奇·格奥尔基·约瑟夫维奇（Гуревич Георгий Иосифович）（1917）作家，苏联作协成员。是建筑工程师。现住莫斯科。于 1964 年初次写作科幻小说。他写作的科幻作品有:《第六大洋的诞生》(1960)，《尼密吉达的行程》(1961)，《小行星的俘虏》(1962，1965)，《在透明的行星上》(1963)，《我们来自太阳系》(1965)，《时间的诞生地》(1972)、《非直线的幻想》(1978)，1965 年，出版了他的文艺幻想作品《幻想国的地图》。

眼 睛 武 器

M. T. 耶姆采夫
E. И. 帕尔诺夫
茁　荆　译

一股铁路特有的气味，把他引向过去，使他回想起那很久以前经历过的一段喧闹一时的往事。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遥远了。然而它们又常常浮上脑际。昨天，他伫立在火车厢的窗前。电线杆向车后方飞速掠过，平行的电线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树木、麦节垛和白色的农村小屋向后迅跑。只有地平线保持不动。这个远方的洁净的地平线，好象既不受时间的支配，也不受运动的影响。

谢尔盖·阿列山德罗维奇·莫霍夫又一次沿着道路踱过去，看了看手表，然后犹豫不决地向火车站走去。前而一座古怪的砖房上写着“开水”两个字。他走到与这砖房齐平的地方停下来，又看了看手表的黑色表盘，并长时间地注视着表盘上映出的自己的模糊的映象。他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他回答不上来。

以前他曾在这个小城里居住过。他记起了他的被破坏了的家和南方高大的白杨树的落满了灰尘的叶子。他在这儿高中毕业。毕业晚会的情景，依旧忧郁而又甜蜜地压抑着他的心。当时他们从学校直接走到火车站，一伙人吵吵嚷嚷，甚至有点醉意。铁轨象是受到了某个地方的召唤，向夜幕伸去，沿途闪耀出紫蓝色的亮光。

他出生在赫尔松，战时撤退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居住三年的这个安静的乌克兰小城，到莫斯科求学去了。

他跟同窗好友的通信，很快就中断了。男孩子们顾不上写信。新的爱好吸引并迷住了他们。他把地址弄丢了，忘记了。太久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是整整的一生啊！

在这里，他想找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他们都走了，分散到广阔祖国的四面八方去了。连遗迹都找不到了。出现了由新楼房组成的街区。旧货市场消失了。空地上建成了体育场（今晚 6：30 什尼克队和斯卡队举行足球友谊赛）。卡尔洛夫城堡变成了地区博物馆。

可是尤尔卡呢？尤尔卡不知去向，怎么办呢？

该回去了。还有工作和其它的事要做呢。

毫无所获的一天，使他内心感到多么不安啊！为了找到被时间抹去的旧日的痕迹，他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吗？

烈日烤烫的路面散发着甜滋滋的气味，发烫的铁轨上抖动着耀眼的光斑，调头的机车在调车支线上鸣着汽笛。

需要买张车票，然后到旅馆把箱子取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不想走。火车 19：03 开，还来得及吃点什么……买一瓶矿泉水带到车厢里，再给小儿子买一只陶瓷的小笛子……

空中已经漂荡着腻味人的杨树绒。玻璃上映出了混浊的晚霞。时间几乎凝滞了。只是在黑色的表盘上有一张被扭曲了的已不年轻的男人的脸在时隐时现。

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微垂者头，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火车站走去。但他在小卖部停了下来，慢走了两步，推开了已经破旧了的门。

他买了一大杯啤酒和两个夹香肠和干酪的面包，坐在大理石面的圆桌旁。啤酒杯上升起了白沫。白沫渐渐消去。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喝了几口啤酒，把杯子推到一边。

在冰冷的啤酒杯上升起了白沫。白沫渐渐消去。谢尔盖喝了几口，把杯子推到一边。

“你的瘦骨头架子进医院了。”尤尔卡说。

他们坐在火车站旁边的小吃店里。这是谢尔盖一生中喝的第一杯啤酒。他不喜欢这种有点苦味的，冒着白沫的，有一点醉人味道的饮料，但未表露出来。他装作成年人的样子喝着啤酒，抽着烟。

“他怎么啦？”

“还是老毛病。头痛发作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又喝起酒来。

“你愿意跟他搞在一起。”尤尔卡懒洋洋地说。

愿意？这和愿意有什么关系？可是该怎样向尤尔卡解释呢？怎样解释……

“一个月未上课，马上就是期中，他各门功课都拉下了。”谢廖沙眼望着窗外说道。窗外正有一列满载的列车缓缓移动着。敞车上满装着乌光闪闪的煤。

“他不会拉下的。”尤尔卡古怪地笑了一下“神童”。

是神童。可是又怎么样呢？这个绰号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特长方面都是神童。”谢廖沙咬文嚼字地说“只不过他是另一种神童。你懂吗？另一种。”谢廖沙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这个词儿。“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他？为什么？你们一开始就反对他。请问

这是为什么？”

“你认为他好在什么地方？”尤尔卡激动地说，“为什么我们全班只有你一个人跟他好？别人谁也不，只有你一个。”

这时尤尔卡露出毫不妥协的目光。这样的目光显露出不很谦虚的神色，眼珠是鱼白色的，现在更有点特别。当他露出这样的目光时，说明他不想同你开诚相见。啤酒毕竟还是起作用的，酒劲上来了。谢廖沙的耳朵有点鸣响。他笑了，但不是高兴的笑。

“走吧，火车头的气味真难闻。”

他们站起身来。站上的小卖部设于埋在地面里的一节废车厢里。票房和调度室也设在那里。被一颗燃烧弹直接命中而遭到破坏的火车站废墟，已被细心地整顿和打扫干净了。铁路路基的另一侧，有一架碎石机在工作着。破碎了的小石块沿着铁槽轰隆轰隆地跌落下来。

他们走下月台，沿着石砌的道路走去。道路的两旁种着成行的菩提树。四月的太阳和三月的啤酒使他们热得疲软无力。尤拉折下一段树枝，撕掉了树叶，使它成了一根细细的长杆。他用它轻打着自己的腿，仰望着天空。情绪不佳。

他要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总是一声不吭。他为什么生气呢？

“尤尔卡，你听着。”谢廖沙踌躇地说道。

“什么事？”尤尔卡全身一动。

他不是在生气，是在忌妒。其实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个好小伙子……能做到守口如瓶。谢廖沙暗想着。

“我告诉你一件事，尤尔卡，不过……这是个很复杂的故事……总之，必须守口如瓶，你懂吗？”

尤尔卡点了点头，好奇地把耳朵侧了过来。

谢廖沙沉默着走了一会。他想可以告诉尤尔卡。除了一件事以外，其它的都可以。

“你记得他刚被带到我们班来的情景吗？”他问道。

尤尔卡笑了。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们都喜欢嘲笑他”谢廖沙说“我们班的男孩子不大懂事。可是他不在乎。萨什卡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又不吭声了。

他俩开始沿着卵石路走，后来走上柏油路。菩提树的林荫路到头了，前面是城市的废墟。道路两旁是一堆堆的破砖烂瓦和断垣残壁。透过这些可以望到远方的地平线，成卷的铁丝和被弄扭曲了的，象煮过的通心粉一样的铁轨。时间做出了它一律平等的判决。废墟里长出了树木，它们胜利了。就在这战争的废墟上出现了新绿。

春天刚刚开始，可是所有的树木都发出了嫩小的叶子。再过一个月，这个小城就掩没在落满灰尘的树丛中了。在谢廖沙出生的荒原上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象的。那儿的树的叶子很少，叶子的表面有一层蜡膜，就象假的一样。

“你不是想要说关于萨什卡的事吗？”尤尔卡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公道的。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把他领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不喜欢他。从那时起……”

那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给我们班领来了一个新同学。这个新同学又瘦又苍白，干瘦的样子使我们吃惊。男孩子们都警惕地没有作声。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

“这是你们的新同学，他叫萨沙。”

大家七嘴八舌地喧嚷起来。不知道是谁突然说：

“来了一个瘦骨头架子。”

阿列克谢 · 伊万诺维奇显然没有听到。萨沙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谁也不知道他看没看到面前的景象，也弄不清他听没听到身旁发生的事。这是一个叫人看不透的小男孩，他脸上没有表情，这引起了老师的不安，并且招来了同学们的嘲笑。瘦骨头架子，这还不是那些爱给人取外号的男孩子们给他取的最坏的绰号。

“你知道萨沙和他父亲一道在法西斯的集中营中待过吗？他父亲牺牲了，他活过来了，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是吗？”尤尔卡说“后来呢？”

“你不知道吧？”

对他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小事一段。他在集中营中呆过未呆过，无关紧要。我倒要看看，要是你在集中营中呆过，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谢廖沙想道。

“所以他变成这样了。”谢廖沙说。

“这样是什么样？”尤尔卡皱起眉头。

“噢……他有病，有点古怪。可是我们同学都不了解他。甚至有的老师也不了解他。大家都不喜欢他。为什么呢？”

“他自作聪明，自命不凡。格乞克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他是个爱出风头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对。萨什卡确实聪明。他总想自己刨根问底，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谢尔盖想了想，归结了一句“格乞克是卑鄙的傢伙，是法西斯。”

“不，格乞克非常聪明。还在有地主老爷的旧波兰时期，他就在大学里教书。他的作品在外国都有名。”

“可是现在他为什么在小学里当老师呢？”谢廖沙嘲笑地问道“是大家都看不出他的天才？还是因为他跟德国人有暧昧关系？”

“那不是他自愿干的。他在家中工作。”

谢廖沙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尤尔卡激动了起来。

不相信吗？我亲眼看见的。去年夏天我们到卡尔洛夫城堡去偷苹果，我往第二层楼的窗子一望……

“格乞克住在卡尔洛夫城堡吗？”

“是啊。我看见在他的房间里有些大烧瓶那样的仪器，就跟我们物理教室里的一样。”

“反正他是个坏蛋。”谢廖沙斩钉截铁地说“大概他和匪徒们有关系。他住在这样的地方，藏在树林里的那些人不会不到他那里去。”

“这样的事，侦察人员会比我们清楚。反正现在还没有把他抓起来。”

“那是因为没有当场抓住他。也可能他们要用他钓大鱼呢。你看吧，迟早要抓的。格乞克是法西斯分子。记住我的话。法西斯分子。我在百步以外就能嗅出来。我父亲当了四年战俘，我有体会。格乞克敌视萨什卡，就因为萨什卡是犹太人。这就是格乞克不喜欢他的原因。”

“不”，尤尔卡冷冷地说，“格乞克是真正的学者，他不喜欢出风头和爱吹牛的人。而萨什卡，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总是想出风头。所以格乞克要压一压他。我不明白，你干嘛老唠叨萨什卡的事。”

附廖沙皱起眉头说：

“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跟他在一起很有趣。可格乞克……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他是中学的物理老师，可是我想知道，从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他在干什么。”

“你想要说明什么？”

“没有什么。我肯定这个法西斯分子与匪徒有联系。要干

这种勾当，卡尔洛夫城堡是再合适也不过的地方了。”

尤拉皱起了眉头。他转过身去，吐了口吐沫，说：

“胡说八道！不过，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调查一下：看看格乞克晚上和夜间干什么。你敢吗？卡尔洛夫城堡我很熟悉。”

谢廖沙屏住了呼吸，暗想：

这倒不错，很有意思。枯燥无味的星期六充斥着各种噪音。一会儿是工厂汽笛的鸣叫，一会儿是手榴弹试验的爆炸声，一会儿又是机关枪的试射声。

“那有什么。干。可以试一试。”

尤拉以审视的目光望着他。

“你不要怕。我们不是空着手去。我有一支瓦尔特手枪。”

他有瓦尔特！确实有，谢廖沙有好几次亲手摆弄过这支手枪。乌黑的钢质枪身上有天蓝色的烟雾状的线条，枪柄上有网纹。枪上刻着一个德国鬼子的名字。这是尤尔卡在一辆烧毁的虎型坦克旁边的地里挖出来的。

“有子弹吗？可你没有子弹呐。”

“能弄得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咱们干嘛去呢？谁也不会说一句感谢的话。要是叫人知道了这支枪，那就该倒霉了。”谢廖沙沉思着，在地上画着谁也看不懂的图案。

“你知道。”尤尔卡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我要走了。爸爸叫我在家里劈木柴，你现在到哪去？”

“我去看萨什卡去。看看他怎么样，是什么毛病，也许他需要什么。”

“好吧，去吧。”尤拉一边用口哨吹着歌子，一边走了。

谢廖沙呆望着他的背影。“透过浓浓的夜雾，年青人还能够看到”他随着远离的口哨的调子，唱起了歌词“姑娘的窗子上，还亮着灯光。”

萨沙不在医院里。护士说他在这里住了一夜。一清早，打完针他就回家了。

谢廖沙往兹道鲁尼夫斯基区走去。萨沙跟他的姑妈卓霞住在那个区的一间快要倒塌了的老房子里。可是他哪儿来的姑妈呢？她原是他爸爸的老朋友，她可怜这个孤儿，把他收留下来。这个安身之处对萨沙来说是一个艰难的经历。卓霞姑妈那时喝酒。不上班的时候，她就借自酿的白酒浇愁。

萨沙躺着。脸上盖着一本别列里曼的《趣味数学》。

谢廖沙坐在一把瘸腿的弯木椅子边上，四处张望了一下。真是狗窝一样。小小的窗子朝向菜园。通过沾满灰尘的玻璃，可以看到胡乱挖成的难看的菜垅。

屋里只有一些傢具，包括一张四角的圆球已被拧掉的镀镍铁床，一张桌子，一个碗橱和两把椅子。墙上贴的花墙纸已被磨破，令人生畏的紫色圆斑正对着萨沙。空气有一股霉味，不是人住的地方。

谢廖沙在屋内走了几步。桌上有整整齐齐的一摞书。在打开的练习本上写着沙什卡的粗大奔放的《××练习本》几个字。

桌子的抽屉敞开着。萨什卡看到里面有一只深色的老式首饰盒子。有意思！萨什卡从来未给人看过这盒子。谢廖沙知道萨什卡的全部破烂：一个手电筒，一套德国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敌人占领时期的邮票，波罗地海边上疗养地的彩色照片，十芬尼的德国灰色硬币和几只自动步枪的弹壳。可是原来没有这只手饰盒子，谢廖沙从来没在他这儿见到这只盒

子。或许以前他把它藏起来了，或许他刚刚得到。不大可能是他买的，卓霞姑妈不会为这个给他钱。很可能是别人送给他这么个漂亮的玩意儿。

谢廖沙打开了盒盖，里面贴着一张中年男人的照片，这男人有一双悲戚的眼睛。在盒底上……这是个什么东西呢？两块磨光的黑色薄片，中间有个弯形的小梁连着，两端各绑着一根铁丝。

谢廖沙从盒子里把这奇怪的东西取了出来。它很象一副盲人戴的墨镜。

谢廖沙拿着它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又透过它往亮处看，并贴近眼睛看。这是一副最普通的墨镜！他转过身来，背朝窗子，向屋内黑暗的角落凝视。就在此时，他感到透过墨镜正在看着一幅光亮照人的电影屏幕。屏幕上的景象好象是刚刚放映过有趣的电影，而片子突然断了似的。一些明亮的点子和条纹在跳动着，形成奇奇怪怪的图案，然后越来越亮……突然出现了闪光，在闪光中可以模糊地看到肮脏的糊墙纸。

“你怎么回事，发什么傻！”

萨什卡十分恼怒地从他的鼻梁上抢过那副薄片，收在盒子里。他的手颤抖着。

谢廖沙尴尬地抚摩着鼻梁。

“这是什么玩艺儿，萨沙？”

“什么！什么！这不是你能弄得懂的。你怎么进来的？”

他渐渐地安静下来，小心地把眼镜放回到盒子里。谢廖沙莫明其妙地看着他那瘦骨嶙嶙的脊背和两条光着的细腿。肩胛骨在他的后背上尖尖地耸起来。

他为什么这样激动？这里可能有蹊跷的事……谢廖沙暗想。

“门没有关，我就进来了。”

“这个爱喝酒的老婆子，她什么都敞开着。心直口快，四门大开。”萨沙生气地说。他钻进了被窝，严峻地望着谢廖沙。过一会他又笑了。

“坐下。别生我的气。你把我吓坏了。这玩意儿很危险……你干什么去了？”

“跟尤尔卡在火车站喝啤酒来着……你身体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跟平常一样。我本以为，可能要坏，可是打了针以后，就甦醒了过来，我就要求回家了。我不喜欢医院。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吗？”

没有什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叫我来看你出了什么事……

他们又交谈了几句，但未谈起来。谢廖沙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萨沙直盯着他。谢廖沙很熟悉他这种眼光。当初次见面时，谢廖沙对他那种孤僻自负的态度感到非常吃惊。后来他才知道，他表面的镇定自若，掩盖着他内心的创痛。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朋友。”萨沙说。

谢廖沙想起，第一天萨沙走到他跟前，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朋友，你想跟我说话吗？”谢廖沙当时的回答和现在的一样：

“是的，我想。”

萨沙笑了。他把手垫在头下说：

“到厨房去给自己拿个茶壶和茶碗。”

谢廖沙端起边上有缺口的茶缸子，呷了一口凉茶，萨沙端起带棱的玻璃杯子，喝了一口浑浊的陈茶。

谢廖沙觉得他并不想说。

但是，他们喝完了茶，萨沙拢起了双膝，凝视着墙纸上

的紫斑，突然笑了。

“你要知道，刚才你拿在手上的那个玩艺儿跟我的缘分可深了……如果都告诉你的话……”

他又不吭声了。

“关于这件事，我对谁都未说过。几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有一次我想说，可是别人不相信我，从那以后，我对谁也不说。一个字也不说。可是我跟你……但你要守口如瓶，连尤尔卡也不能告诉。你懂吗？”

“好吧！”谢廖沙说。

“你能守口如瓶。我知道你能。可我不能。我现在就不应该说……不过反正都一样。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讲故事，我自己也会。”谢廖沙生气地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萨沙笑了。

“我跟尤尔卡今天看见了被绞死的匪徒。”

“哎。”抄萨摆着手说“我见到过上百的被绞死的人了。”

“尤尔卡第一次见到。”

“尤尔卡是个好青年。”萨抄说“不过他还差得太远。不谈他了。你想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你知道我想听，干嘛还问呢？”

萨沙又笑了，就像个小智叟。

“时间。什么是时间？按出生证，我比你大三岁。可实际上，大三十三。比方说……”

他的脸变得严峻而悲伤。谢廖沙突然想起了首饰盒中的照片。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集中营犯人服苦役的采石场上，一个人跌倒了。”

“难道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有采石场吗？”谢廖沙惊奇地说

“我读过……”

“谁跟你说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来着？在那么大的德国，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把非阿利安人都能容纳得下。就这样，一个人跌倒了。他跌倒后，沿着斜坡往下滑。常有这样的事，当一个人虚弱得象个婴儿似的时候，若是老挨毒打，他就处在等死的紧张状态。要是一个人失去了人的一切，他实际上就是一具活尸，勉强能够移动两条腿的活尸。可是他们还得被迫象健康的男人一样去干活。就这样说吧，被送到焚尸炉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人的而貌，都是半死半活的。对其中多数人来说，死亡是对苦难的解脱，算了，扯远了……这个人跌倒了，但监工并没有把他打死，队长未发现，哨兵也未打枪。这个人好象觉得可以在碎石堆中躺上几分钟。这里是断崖的深处。断崖遮住了炽烈的太阳。后来他对我说，他醒过来一睁开眼，就见到了这东西。”

“这是什么？”

萨沙看了他一眼。

“别打岔。我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是能猜想到的。你到厨房去一趟，我想喝点茶。”

谢廖沙立刻到厨房把茶壶拿来。萨沙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个东西晃得他睁不开眼。他觉得就象直接看太阳一样。事实上他正躺着，鼻子紧贴着一块黑色闪光的石头。这个人用手摸了摸，然后把它推开，侧过身来再看这石头。这时它不晃他的眼睛了。这石头好象是块无烟煤。它发出金属般的闪光，它的形状象是太阳镜那样的薄片，表面上的裂纹组成了蛛网般的繁杂花纹。同时，它又像是紧密共生晶体的晶簇。它的棱面反射出太阳光。这阳光是 1944 年的无情的太阳发射出的……这个人仔细地观察着这块从未见过的矿

物，等待着射死他的枪声。不过他也知道，致他于死地的枪声他是听不到的。

但是没有射击。这个人站了起来。他收回了双腿，用双肘支起了身体。然后，像一个人那样，直起了身子。他摇摇晃晃地向着死亡正等待着他的坡上蹒跚走去。

晚上，当苦役队返回营地，点过了名，苦役们各自回到自己睡觉的地方以后，这个人恍然大悟，发现他找到了一块奇异的矿石。这人是位地质师，没有他不知道的石头。对于他来说，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特有的光泽和音响。他能辨别石头的无声的音乐。但是这块黑色晶体的乐曲是他所不知道的。他听到了十分优美的音响，他听到了气势磅礴的音乐，但他不知道它是从什么乐器发出来的。饥饿、死亡的恐怖、疾病和辱骂，都没有打消他求知的欲望。对他来说，求知永远重于求生。他活着就是为了求知。

这个人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玩具。这玩具温暖了他的灵魂，就象玩五戈比硬币的游戏把男孩子的心弄得热烘烘的那样。在漫长的没有欢乐的傍晚和黑夜，躺在光秃秃的粗木板床上，他用手摩弄着矿石回忆起来……。他想起了过去他亲手抚摩过的成百上千的矿石样品。在回忆的冲击下，悲伤和绝望减退了，希望和信念的微弱火光点燃了……这块矿石裂成了几个薄片。有一天这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把矿石的薄片渐渐靠近眼睛，这薄片就开始发光。在苦役住的营房里，有人在喃喃自语，有的咳嗽，有的打鼾，有的已经死去。这个人躺在营房的黑暗处，用这矿石薄片盖住眼睛，他发现他眼前闪烁着眩目的太阳光。只是亮光，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确是非常奇怪的!

他发现，黑色的矿石还有一个惊人的特性。它只在黑暗

中或在阴影中发光，而在明亮的太阳光下，它就失去了光泽。透过它看周围的一切，就象透过黑色玻璃那样看到的是凄惨的世界。

这个人未能拆穿这黑色矿石薄片的秘密。他决定利用它们。在强烈的夏季的太阳光照射下，在采石场可怕的石灰石粉尘的作用下，服苦役的人们的眼睛都溃烂了。他们失去了视力就被送到焚尸炉里。这人用矿石薄片做了一副太阳镜戴上。监工头子走到他跟前，站在他对而，他的身子遮住了太阳光。这个杀人犯有一根沉重的粗木棍，他用这根棍子打死过不只一个集中营中的苦役。那人站在那里等着挨他的棍子。很可能这一棍子就完了。这时他心中涌起了无比的仇恨。这是对屠杀和虐待儿童和老人的凶手的仇恨，是对法西斯这个词所代表的一切人的仇恨，是对人们所知道的，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过他们照片的那些人的仇恨。仇恨使这个人喘不过气来。这仇恨是纯洁的，它不会有任何犹豫和动摇。

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棍子打下来。他这时已不能动弹，当然也不能给这个虐待者以致命的打击。仇恨只能在他的头脑中和心中汹涌。

他透过黑色的矿石薄片，就象透过大洋的海水，凝视着监工头子黑色的身影。他拿着木棍的手举了起来……马上！死亡！但是打击突然变得很弱而又迟疑。眼镜从鼻子上飞落了，落在石头上，眼镜片被碰掉了一小块，这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仍旧站着。可是监工头子抓住自己的胸口，喘息着，棍子从他手里掉下来：这头野兽，这头大猩猩，有几秒钟的时间摇着头，好象是正在努力摆脱一场无法脱身的恶梦，然后转过身去，蹒跚着，一拐一歪地走掉了。

第二天，这个人听说，监工头子死掉了。这个人沉思着：

当然，监工头子只是反动集团里的一个小角色，他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和以不同的方式死去。可是几个小时以后，CC 兵团的冲锋队长奥托 · 什罗姆也完蛋了。原来，这个人也透过黑色眼镜看了奥托 · 什罗姆。当时奥托 · 什罗姆从看管的营房出来，这个人看到奥托 · 什罗姆肥胖的后脑勺就在几步之外。只用几秒钟的仇恨，这个党卫军一声哎哟之后，就捂着后脑勺儿动弹不了啦。跟随什罗姆的勤务兵把他送到了参谋部。傍晚，这个党卫军断了气。

这时，那人明白了，他有了武器。他能用仇恨致敌人于死地。仇恨成了他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萨沙把身子靠到枕头上，疲倦地笑了。

“喂，故事怎么样？”

“可惜这只不过是故事。”谢廖沙小声地说“下文呢！”

“是的，是可惜。不过这个人是有的……不过，就算有这个人吧。这个人开始复仇。对这些党卫军分子来说，没有哪个集中营比有这个人的集中营更可怕的了。法西斯分子因脑溢血、瘫痪（麻痹）、脑膜炎而突然死亡。遗憾的是，复仇未能继续下去。眼镜只能在近距离内起作用，每次“射击”时，这人都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他的气力都消耗掉了。他感到，只要稍不小心就会暴露，并且会失掉这神奇的眼镜。一次逃脱的机会来了，他与集中营中的地下抵抗小组联系上了。一句话，利用黑色眼镜逃出了七个人。他们隐藏在喀尔巴阡山麓附近。这个人就是七人中的一个。”

“眼镜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

“很简单。我父亲是这七个人中的一个。”

“后来呢？”谢廖沙急不可耐地问道。

萨沙不吭声，他苍白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淡蓝色的阴影。

他的脸显得透明而又光洁，就象白瓷制的一样。

“我太累了，谢廖沙，下次再谈完吧。”他闭上了眼睛。

谢廖沙小心地站起来。好吧，该走啦。这个萨什卡的身体真够呛……他的样子是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谢廖沙摇了摇头，溜出了屋子。

在街上，他呼吸着清新的春天的空气。要是萨什卡真有那副能杀死法西斯分子的眼镜又怎样呢？那可真太好了……

这座卡尔洛夫城堡根本不象个城堡，就跟我不像一个中世纪的游侠一样。

谢廖沙站在土岗上向下了望。他前面是一片长着小草的沼泽地。草地的那边伸展着破破烂烂的砖围墙。围墙里面是花园和一幢两层的砖房。人们给这陡峭的屋顶和上面的细高尖塔取了个城堡的浑名。

谢廖沙看到了朝向花园的玻璃露廊。窗子用三合板封死了。树丛中有几只母鸡和一群小鸡在觅食。

尤尔卡的头从围墙上方露了出来。他招着手：快，到这边来。谢廖沙不甚情愿地从土岗上下来，向城堡走去。湿漉漉的野草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吱的声响。

这都是些蠢事。就跟玩捉迷藏的游戏一样，尤尔卡喜欢干这种荒唐事。什么也得不到。也许我们要倒霉……。手枪也没有了。尤尔卡的父亲在秘密的地方找到了它，并把它拿走了。尤尔卡埃了爸爸的一顿骂。

“快点。”尤尔卡轻声地说。他很兴奋，眼睛闪着光。“房主不在，到市场去了。今天是星期日。格乞克参加教师会议，天黑以前不会回来。

谢廖沙爬过了围墙，跳进了花园。花园的土地粘乎乎的，象发了酵的面一样。谢廖沙走了几步站住了。“听着，尤尔卡，也许不妨碍吧，啊？”

“别怕，我们只看一眼，马上就走。”

“可门是关着的。”

“哎，露廊上钉的木板都活动了。我已经拆下了一块。从露廊的门可以进到我们雅路斯拉夫老师的房间。我们只看一眼他那儿有什么，然后马上就走，你别激动。”

他们费了很大的劲钻过板缝，来到了堆满空罐头盒子和破花盆的露廊上。露廊的木地板上堆着花园里的土。

“嘀，我们的波兰老爷教授看来不太会管理家务事。”尤尔卡开玩笑地说，一边向四周张望着。

“这与他有什么关系？这是房主在搞大扫除。你看，这是多么可笑的小花！”

谢廖沙指着一朵鲜红的，显然刚开的小花，这朵小花有一个花瓣大得极不相称，另外三个花瓣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张开。这株小花被连根拔下来，丢在角落里，只因有鲜红的颜色才显出了它。

“你看，多么难看啊！”尤尔卡指着一个旧花盆里长着的，没有叶子的粗枝干说。粗枝干上的天蓝色和玫瑰色的斑纹，就象动物解剖图的血脉系统图一样。

“噢，这真是个怪物。”

“这儿还有……”

两个小男孩仔细看过了这些花以后明白了，这些不是随便乱丢在这里的。

“这是有病的植物。大概这里的房主……”尤尔卡猜想着说。

通到屋里的门突然吱地一声打开了。两个小孩吓呆了。谢廖沙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倒霉了！两个人不能同时从一个洞钻出去，通花园的门又上了锁。

尤尔卡脸色苍白，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放到了背后。谢廖沙吸了一下鼻子。这时十分寂静，只有敞开的门发出吱吱的声音。

从门里走出一只猫。两个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猫的样子很可怕。它的头大得奇怪，头上脱了毛，两眼红肿。它抬起了头，悲惨地喵叫了一声。

尤尔卡用脚把猫踢开，把头伸进了门缝，然后壮了壮胆子，进到屋中。谢廖沙跟了进去。

屋子里的情况和露廊上一样。屋子里堆满了一些难以想象的破烂，就象一间装着一些只能当柴火烧的破烂家具的仓库一样。外间屋的角落有一只通到二楼去的楼梯。在楼梯的下方有一只很大的外包铁皮的旧式箱子。

穿过外间屋的玻璃门可以进入客厅。从这里可以看到客厅内的桌子的一侧。桌子上蒙着一条深红色的天鹅绒桌布。客厅内还有一个坐垫已经凸凹不平的旧沙发。

他俩互相看了一下，屏住了呼吸。谢廖沙向前迈了一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显然是他挂了什么，这件东西轰隆一声滚到地板上去了。

客厅里发出了脚步声。

“谁在这里？”

像一声响雷吓呆了两个男孩子。脚步声越来越近。谢廖沙立刻跑到楼梯跟前，他俩窜上了二层楼，吓得就像鬼魂听到公鸡啼叫一样。

楼下那人用波兰语说了几句。他听到猫的喵叫以后，用俄语粗暴地骂了起来。通往露廊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拴上了门闩。楼下的那个人发出沙沙的声响，自言自语了几句，后来静了下来。

两个男孩环顾了一下。二楼的房间既象实验室又象书房。这儿有很多书，有些书直接丢在地板上。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上放着许多仪器。写字台的前而是一个威尼斯式的大三联窗。窗外是花园、绿茸茸的草地和土岗。他俩就是沿着这土岗走到卡尔洛夫城堡的。

“怎么办？”谢廖沙低声问道。

“嘘”尤尔卡把手指放到唇边。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恐惧地感觉到他俩的处境很险恶。他们进入别人的家，象小偷一样，人家随时可以把他们抓起来。

他俩踮着脚尖走到写字台前。这个桌子一点也不象学校里老师用的桌子。它简直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的工作台。桌上放着电工烙铁、松香、焊锡、盛在瓶子里的镪水、旧电子管和电池，有几张复杂的无线电电路图，图上写着德文字，还有破旧的污迹斑斑的外国杂志、图纸和计算草稿。

唉，这个尤尔卡可真执拗。他俩本来可以直接到自己的老师家来。习题很难，我们怎么也做不出，请你给我们讲一讲吧。谢廖沙浑身发冷，踌躇了一阵说：

“尤尔卡，溜吧。”

尤尔卡生气地看着他。

“我们会被抓住的。趁格乞克还未回来，我们溜吧。”

“为什么？”尤拉激动地小声说“干嘛溜？我们现在藏起来，等格乞克回来，偷着听听他说什么。要不咱们不是白来了吗？”

“藏在哪儿？”

“就藏在这儿吧！”尤尔卡指看暗色的大衣拒说。

“要是格乞克回来打开柜子怎么办？”

“他顶多笑话我俩。”尤尔卡信心十足地说。

突然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两个小孩子赶快跑向大衣柜。幸好衣柜的门未锁。柜门只响了一下，也可能别人听不到，因为有一个体重很大的人把楼梯踩得吱吱直响。衣柜中的衣服不多，这一对朋友就躲在散发着卫生球味道的衣服中间。柜门留了一条尤尔卡指头那么宽的小缝。谢廖沙的两只脚正踩着一包柔软的床单。尤尔卡几乎把脸贴在柜门缝上。房间中响起了打火机的声音，接着闻到一股香烟味。

谢廖沙打算向他靠近一点，但他失去了平衡。他吃惊地感到立刻就要倒下了。这时他想扶住柜子的后壁……他扑空了。这个柜子没有后壁板，在后壁的地方挂着一块厚实的帘子。谢廖沙掉进了一个小仓库，由这里可以爬到顶楼上去。他把手伸进衣柜，摸着了尤尔卡就把他拉向自己。

他们坐在顶楼上休息。

“妙啊！”谢廖沙小声说。

尤尔卡用手指着下面。

“匪徒”他贴着谢廖沙的耳朵说。

“我们得走啦。”谢廖沙忧虑地说。

尤尔卡同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向顶楼的气窗口爬去。但他们的注意力被气窗边的一架奇怪东西吸引住了。这东西上盖着一块黑罩布，好象是一个祭坛。由这东西伸出的杂乱的电线，拖在顶楼的地板上，并通向卡尔洛夫城堡的尖塔。尤尔卡性急地走过去拽下

了罩布。

两个孩子惊奇得啊了一声。一台闪闪发亮的机器，下面有小轮子，象一台大型照象机。它的镜头对着旧城堡土墙外面堆满了瓦砾的城里。

谢廖沙眯缝着眼睛，看到了远处细长的主要大街、城内公园的绿茵和波兰天主教堂的歌德式建筑。

“他是要拍照。”谢廖沙低声说。

尤尔卡怀疑地耸了耸肩。

“他们拍什么？”他反问道，“拍废墟吗？反正从这里拍不到飞机场。不，可能是干别的。走吧。盖上。要不他会发现的。”

他们由顶楼的气窗口探出头，马上又缩了回来。有一辆汽车开到了卡尔洛夫城堡。在吉普车里坐着格乞克和三个带绛红色肩章的军人。汽车开进院子时，他们兴奋地谈着。谢廖沙借此机会仔细地观察到格乞克金色的额发和整齐的白牙。他正在谈着什么高兴的事。军人笑着。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顶楼下面格乞克的书房里有用波兰话和俄罗斯话骂人和椅子摔倒的声音。一个人沉重地走下楼去了。

“这傢伙叫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给吓坏了。”尤尔卡说。

“我们怎么办？”

“稍等一会儿。再看一看。也许这个匪徒是自己钻到格乞克这儿来的。”

谢廖沙害怕得厉害，但现在微笑着。

“他一定是自己来的。等着瞧吧。他在等格乞克回来。”

两个军人进了屋子。另一个坐在司机的位置上。两个小男孩听到暗哑的谈话声和哄笑声。在学校里，他们从来未看

到自己的老师这样高兴过，不论上课时，还是课间休息时，他总是怏怏不乐，并且是一本正经的。

他们坐了很久。太阳快要落山了。草地上的屋顶阴影又尖又长。天凉了。谢廖沙的后背上有小虫在爬，手感到冰冷。尤尔卡对“照象机”发生了兴趣。他抚摸着，仔细观察着。

吉普车上的当兵的歪在司机坐位上睡着了。阁楼下方有人在胡乱地唱着。

“他们一定是在喝酒。”尤尔卡说“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走吧，天黑了。”

“千万别叫那个当兵的看见，”谢廖沙说。

“我们从房子的另一边下去，我看到那边有一根雨水管。”

沿着斜屋顶爬动很不容易。幸好有几块瓦不平，可以蹬脚。尤拉先滑下去了。生了锈的雨水管发出了响声。谢廖沙有好几次两脚悬空，后来又触到了雨水管，手掌磨破了才滑下去。铁皮的雨水管振动着，晃动着，发出隆隆的声音。谢廖沙跳下来躲到暗处。尤拉蹲在他旁边。

“别吱声！”

他们屏住呼吸有几秒钟的时间，谛听着。四周寂静无声，只能听到屋中客人大声说话的声音。他们弯着腰，怕屋里的人从窗子看到他们。他们绕过了这所房子。

忽然有什么使他俩回过头来。在他俩正后方，有一个人从地下室的小窗口盯着他俩。为了看得清楚，那人几乎把脸贴到了肮脏的玻璃上。小男孩们看到的是又宽又大的，压扁了的白鼻子和黑色的胡须。这个好象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不作一声的审视的眼光，是那样令人感到可怕，谢廖沙吓得惊叫

了一声，向花园飞跑过去。尤拉也跟在他后而赶来。

他们翻过了围墙，慌不择路，朝着旧城墙跑去。天全黑了。他们跑错了路。当他们跑到旧城墙根时，齐腰以下全湿透了。他俩累坏了，膝盖打着颤。

没有人追赶。卡尔洛夫城堡有了灯光。

尤拉坐在地上，脱下皮鞋，把里面的水倒出来。谢廖沙也照样做了。

“要想再叫我玩捉强盗……”他一面把衣服上的泥块弄掉，一面打着寒颤说“我怎么对妈妈说呢？”

“我怎么对爸爸和妈妈说呢？”尤拉也冷静地说“我自己想办法去说，你也自己想办法吧。咱们想一想。不过还得到卡尔洛夫城堡再来一趟。”

“你要干什么？”

“怎么，我们什么也没有证实啊。”

“你又来了！证实什么？你见到匪徒了吗？你怎么能断定他就是匪徒呢？”

“你就相信我吧！我说他是，他就一定是。”

他俩沿着通往城里的林间小路走去。

“盯着我俩看的，就是那个人吗？”

“不知道。我从上面只能看到他的后背，没有看到脸。可能是他，也可能是另一个。”

“那么，好吧，”谢廖沙思忖着说“如果那人是匪徒，我们就应去控告格乞克，这就完事大吉了。”

“你真去控告吗？”

“不去。”

“所以，还得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看，格乞克在军队有朋友。说不定他是为我们工作的。而我们却要去控告他。

人家会说，真是出了两个大能人，全世界的大能人，发现了暗藏的法西斯分子，要是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就得找个地缝去钻了。人家会笑话我们，在学校里，他们将用手指戳我们的脊梁骨。不，我主张自己去搞。我们来侦察吧。有什么可怕的？也不过是指头划伤了，脚弄湿了。这又算什么！”

“好吧！”谢廖沙说“你自己搞吧，不过我不参加。”

“怎么能这样？”

“就是这样！我当不了你的助手。”

“哎，”尤拉说“我知道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去搞的。”

谢廖沙皱起了眉头。尤拉是正确的。

“你怎么想，他那机器是干什么的？”谢廖沙突然问道。

“不知道。不过我看，”谢廖沙说“犯罪的人是不会去研究科学的。他不会去搞无线电电路图。”

“也许他有特务电台？”

“测向仪早就把它测出来了。”

他们进城后，尽量在暗处走，各自回家去了。

谢廖沙把家庭作业带给萨沙，使他不致拉下功课。卓霞大婶的头发卷过了，身上穿着漂亮的衣裳，人也好看了。她高兴地接待了谢廖沙。

“我们的漂亮小伙子出去玩去了。他已经好啦。”

“他到哪儿玩去了？”谢廖沙笑着说。他喜欢这个快乐的女人。他不相信那些说她坏话的人。

“就是他常去的那儿，在土岗那儿。”

谢廖沙看到萨沙穿着一件旧毛衣坐在凳子上。

“好啦？”

萨沙脸朝着太阳坐着。

“你看我正在晒太阳。太阳不肯照顾我，可我却耐心地屈就它。把作业带来了吗？”

奇怪，为什么萨沙总是忧愁呢？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同学们才不喜欢他。他的内在的紧张使同学们生气。他坐着，一声不吭，不知为什么事激动着。他脑子里一定有什么事，用眼睛看不出来，不过……他们不了解他；他们不了解，可是他们眼看着这个人苦恼着，谁也不去注意。我了解他吗？我了解，所以我跟他要好，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帮助他。也许我只是出于好奇？可能是……那又怎么样？这是好的好奇心。如果我真能弄懂，我就按照需要去做。他不吭声，就让他不吭声好了。

谢廖沙伸直了双腿，太阳光照得人发懒和不想动。如果闭上眼睛，可以听到树、土地和天空在歌唱，特别是天空。天空的歌既遥远又可爱。说不定那边是鸟儿在歌唱？不，是天空自己在唱。云彩和无底的兰色苍穹，就象小提琴那样发出音响。

“尤尔卡怎么样？”在普通的、自然的问话中，仍然隐藏着紧张。

他为什么关心尤尔卡呢？他从来谁也不打听。

“还可以。”

“我不明白，你怎么爱跟他在一起？”

“他是个好青年，可靠的朋友，……一般来说，我俩合得来。”

“他是不坏，”萨沙承认说。

谢廖沙不能忍受的，就是他这种瞧不起人的语调。别在我面前装老资格了吧！

“他不是不坏，他就是好。”谢廖沙生气地说。

萨沙微笑了一下。

他的微笑有时不那么令人愉快。

“就照你的说吧。尤尔卡好。不过他还不成熟，要弄懂什么是人生，他还得多动脑子才行。”

“就算这样吧”谢廖沙反驳说“他还有时间。我和你，谁又成熟呢？”

“你成熟，”萨沙笑了“你温和、热情而又严肃。跟你在一起，感到温暖。我也成熟，”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

“我凶狠，谢廖沙，我非常凶狠。因为我有一个神圣的宿愿，但我又没有力量去实现它。”

“你在诽谤你自己，萨什卡……”

“不，我不是诽谤自己，而是说得还不够。你不了解我。你是婴儿，是小孩子，而我是老头子。我跟你坐一张书桌是可笑的。所有的游戏和玩笑，我都毫不感兴趣。我没有精力去管这些。我要为别的事保存实力。”

“所以同学们不满意你，说你太骄傲，认为自己最聪明。”

“我不骄傲。我只不过是跟他们不接近。上课的时候我正经听课。我需要获得十分准确的知识。我没有时间去玩海战游戏。你知道，我因为头和神经的毛病，已经几个月没有到学校去了。我什么都计划好了。我活着是有目的的。你们有什么呢？对你们要求什么呢？你们才十五岁，而我三十岁，一百三十岁了！”

萨沙不说了，闭上了炯炯有神的黑色眼睛，把脸朝向太阳。他们沉默着，沉默的时间很长，时间象是很稠的蜜汁一样，流动得很慢、没完没了的沉默很腻味人。这时只能感觉

到蓝色的天穹倾泻下来的温暖，听到不知在什么地方的苍蝇不停地发出嗡嗡的声音。

“萨沙”谢廖沙嗫嚅地说“你答应过给我讲完黑眼镜的故事。就是那副眼镜，它真能致人于死地吗？你试过吗？”

“哎，你可真……。你简直是刨根问底。”

他皱起了眉头。

“当时，我跟父亲不在一个集中营里。可奇怪的是，我比他更接近死亡。我没有因采石场的非人劳动而倒下，他们把我直接拖到了火化室。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它是该受诅咒的，永远该受诅咒。奇迹挽救了我。他们没有立刻把我火化掉，他们想让我害痢疾和挨饿而死。要是我能熬过来，那时当然还是要把我火化的。后来德国鬼子败了，逃跑了，他们没有忘记把还活着的囚犯带走。于是我们就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流浪起来。但是他们未能把我们消灭光。有一天清早，德国卫兵没有了。不久，美国人来了。我那时病得很厉害。在西部地区的那几个月里，他们彻底把我搞垮了。神经完全不中用了。我不想详细地谈我后来遭受的苦难。这太多了，而且小孩子们听到这些事是有害的。总之一句话，我从那儿逃出来，回到这里，里沃夫区，我的故乡。我知道找不到自己的母亲了，她牺牲在火化室里。但我不知道父亲的情况。他躲藏在不相识的人们当中。他的头发金黄，眼睛是天蓝色的，他们不可能在街上抓他。由于有人出卖，他被送到集中营。就这样……”

萨沙沉默了。

“给我一支烟，谢廖沙。”

“我没有带。”

“算了，不抽香烟了。在家里等着我的是无比的欢乐。这

不仅是欢乐，简直可以算是幸福。接待我的是爸爸，他不仅活着，而且可以说很健康。怎么回事呢，这时我才知道，我能从西部地区得救，主要是靠父亲的努力。他到处找我……我们试图重新生活。我俩不仅是亲人，而且是共过患难的同志。一切都非常如意。父亲埋头于工作，他对这儿的人和环境都很熟悉。他下乡的时候，不像个大人物那样把自动步枪架在摩托车上，他的作法相反。不过他口袋里装着这副墨镜。”

“怎么，眼镜不是在地质师那里吗？”

“由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七个人中，只有我父亲活着，别人都死了。有的在游击队里牺牲了，有的因身体太弱死在路上。地质师把眼镜送给了父亲，作为越狱纪念。”

“他们利用眼镜了没有？”

“父亲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子弹比眼镜更有效些。而且，只有地质师使用，才有灵验的效果，大概他有点特殊。总之，后来父亲象带着护身符一样带着这副眼镜。面对阴谋诡计，念经是没有用的。父亲接到一个村子里的老朋友写给他的一张条子，请他走一趟。有一天他正好因区委的事从那地方的附近路过，就决定看一看自己的老朋友。他是一个人去的，那些“绿林兄弟”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他们折磨了他三个小时……

“别讲了。”

“不，不要以为我忘记了这件事。叛徒后来说，那时他坐在折磨我父亲的那间屋子隔壁的一间小屋里，他全都听到了。他听到，他们怎样毒打父亲，给他灌凉水、打断了他的肋骨，用木板压他的身体。他听到了一切。这个人的头发都熬白了，因为匪徒威逼他给父亲写纸条。他怜惜父亲，他更

怜惜自己的孩子和妻子，他们对他说，要是他不写条子，就把他们都弄死。就这样，有一天我父亲的尸体被运回来了。父亲没有被希特勒弄死，却被匪徒们杀害了。他口袋里还装着那副黑色眼镜。我想他一定是未来得及使用它。”

萨沙别过脸去。谢廖沙不作声了。

“你看，这故事的结局多么悲惨。”萨沙说“你不要难过，谢廖沙。现在反正没救了。眼镜我带在身上，装在胸前的口袋里，就在这里。”

他拍着自己的胸部。

“这眼镜起作用吗？”谢廖沙低声问道。

“不，我从来也未发现它起作用。可是你知道，我不能对着人来检验它。”

“对着坏人可以”谢廖沙肯定地说。

“对着坏人也不可以用它。只有在我遇到那些人时……我就戴上它。”

“怎么，这眼镜一次也未射击过吗？”

“没有，谢廖沙，可能它永远不会射击了，也许只有地质师那样特殊的人才能使用它。我有好几次戴上它看狗、看猫，可是这些动物没有什么反应。我听说过，用这副眼镜射死过敌人的那个人，用它射击之后，特别想吃东西，一顿饭比平时多吃一半。”

“喂！”谢廖沙激动地说“应该给老师和有学问的人看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不要”萨沙坚定地说“谁也不给看。首先我要用它跟杀害父亲的匪徒们清算这笔账，然后再给他们看。”

他们又沉默了。在沉默中，隐藏着激动的情绪。

“谢廖沙，我想望当一名检察长，大检察长，比方说，就

象鲁金科那样的。在审判严重罪犯的纽伦堡法庭那样的国际法庭上提出起诉。我要报仇，谢廖沙。我不单是为我父亲报仇，我要为被杀害和迫害的一切人报仇。我想，要是抓住那些残酷折磨死父亲的匪徒，会怎样处置他们？也许枪毙，也许找个什么借口，判个二十年徒刑。给这些杀人犯几颗子弹就算了吗？这太轻了。一刹那就死了。这等于让他们逃避了惩罚。可是在集中营里，人们都盼着一颗子弹！在那些罪犯的心上，折磨人不是以小时计，而是以年计，而偿还，却是刹那的死亡。多年犯罪，一瞬间的惩罚。几千和几万小时的暴虐和兽行，一秒钟就惩罚完了。这是不公正的，谢廖沙！惩罚与罪行应该是等量的！罪犯应该知道，惩罚只是给罪犯换个位置。受害者受的罪越重，对罪犯的惩罚就应该越重。你想一想，戈林判决的是绞刑！”

“他服毒了。”谢廖沙低声说。

“是啊。这是什么。这是对所有按他的意志而倒下的牺牲者的嘲笑！要是我抓到杀害我父亲的罪犯，我父亲受过什么罪，我也要让他们受什么罪。三年的不停的死亡恐怖和三小时的兽行，我要叫他们也领教一下……”

萨沙激动地说着。奇怪的是，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他苍白的脸上没有血色。

“你不对，萨沙，”谢廖沙安静地说“我们不是法西斯，即便是大的罪犯，我们也不能折磨他。杀人犯是最怕死的，所以死刑是对他们的最高惩罚。”

“不，”萨沙绝望地摇着头说“我们这样想，可这是不符实际的。为了消灭希特勒，牺牲了五千万人。这岂不是用五千万个无辜的生命，换取一个狂人的生命吗？不，谢廖沙，你明白这点吗？”

他转向谢廖沙，他的张大的眼睛象两扇窗子一样，闪烁着不解和痛苦。

“我不能理解，”萨沙的嗓音低了一下来，他疲倦地，几乎是无望地说“我想了又想，但我想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如果希特勒……你要知道，一颗枪子儿或氰化钾，对于这样的杀人犯简直是救命棍儿。疯狂破坏，血腥屠杀，残暴践踏……一下子就到了那个世界。

萨沙用拳头敲打着膝盖。谢廖沙觉得好象他在敲打乐队的响板一样。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学当检察长吗？”

“为什么？”谢廖沙天真地问道。

“哎，你简直是个孩子。我要使惩罚的痛苦和他们犯罪给别人造成的痛苦相等。这样做才能使各种各样的凶犯在决定干什么罪恶勾当之前，好好思量一下。我要把他们……”

突然他叹息了一下，用手捂住了太阳穴，脸色象死人一样。

“你怎么了？”

“我们离开这儿吧”他慢慢地站起来“有点晒暖和了。”

谢廖沙把他送回家里。萨沙的两手冰冷发黏，他扶着谢廖沙的肩头，吃力地喘着气。

他躺到自己的床上后，很快地平静下来，向谢廖沙眨了眨眼说：

“我这个样子，简直是老头子。干什么也不行了。”

“不要这样，你身体还可以。”谢廖沙迟疑地说。

萨沙微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他们沉默着。

原来他，萨什卡，是这样的。事情本来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老是痛苦着，他就容易变老。这是他脾气不好的原因。

还有黑眼镜……

谢廖沙看了朋友一眼。萨沙的眼睑合上了，眼珠在眼皮下微微动着，说明他没有睡着。

“萨沙，”谢廖沙轻轻地说“让我截那副眼镜看着吧。”

“你可别看我，你可以看窗外、看太阳，要它发光就看屋子的角落，看随便什么地方，”他微笑着。这是一种闭着眼睛的奇怪的笑容，既有些奇怪，又有些可怕。

谢廖沙拿着眼镜。现在他仔细地把它端详一番。两块镜片是用手工磨过的，它们的边缘上有几处碰破了。谢廖沙把眼镜贴近了眼睛。

“喂，眼镜为什么会发光？是来自太阳吗？”

“不，夜里它也发光。晚上和早晨都发光。只要不直接看太阳就行。它的性能就这样。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光。你闭上眼睛，它仍旧发光，如果你想试的话，就试试看。”

“噢，真的！这可太棒啦。”谢廖沙叫了起来，把镜片紧紧压在眼皮上。“这不是普通的眼镜。”

“当然啦。我常常闭着眼睛戴着它，那就好象是从水下看太阳似的。是吗，”

“是的，有点像”谢廖沙同意道“不过更亮些。有闪电般的闪光，还有些点点和圈圈。可真有意思。”

“你可不要看得时间太长了。”萨沙说“不然会头痛的。有一次我看时间长了，突然头痛起来。”

谢廖沙又摆弄了一会，然后把它装进盒子。

“你什么时候到外面走走了”

“不知道。我想，到五一节时吧。你要走吗？给你的尤尔卡代好。”

“好吧。”

在小广场上，欢庆五一节大会的不大的主席台前，挤满了人群。庆祝的队伍还没有整队。彩旗和横幅标语懒洋洋地晃动着。人们大声地说着话，唱着歌曲，欢笑着。中小学的学生们在通向广场的街道上闲逛，等待着大会开始。

有人拽住了谢廖沙的衣袖，他猛地转过身来。

“啊，是你，尤尔卡？有事吗？”

尤拉一副神秘的样子。

“喂，我们离开这儿活动活动去。两个钟头以后才会放咱们回去，早不了。”

“好吧。”

“他们默默地走着。开始沿着主要大街往前走，走到布里斯托饭店处向右拐，走到土岗边。”

“我们到哪儿去？”

“到格乞克那儿作客去。”

“我不想去。”谢廖沙停止了脚步。

“你怎么啦？”尤尔卡激动地说“格乞克不在家。他参加庆祝大会去了。我看见他骑着摩托车到学校去。房东大概也去看热闹了，所以……”

“可那个大胡子的匪徒呢？你自己说过，上次在大衣柜里偷着往外看的时候，你见到他有自动步枪。我们到那儿去，不正好落进他的魔爪吗。他会像杀死猪崽一样杀死我们。”

“去你的吧！那个匪徒早就没有了。我想，他和我们的格乞克毫无关系。那人可能是找房东的。”

“你把你的格乞克估计得太好了。”

“格乞克不像跟匪徒有关系的人，他在军队里有熟人，连

作战参谋里部有。”

“格乞克要的是两面派。”谢廖沙生气地说“他跟我们的人和匪徒都有来住，鬼得很。那些军人也可能是匪徒们乔装打扮的。”他脑中突然冷静地想道:“尤尔片，既然卡尔洛夫城堡里什么人也没有，我们到那里去干什么？监视谁？”

“哎，”尤尔卡摆了摆手，“我们不是去监视，我们去把阁楼上那个家伙弄下来，看它是不是发报机。”

“你别自作聪明了。那家伙有半吨重，你不能把它移动分毫。”

“喂，不足半吨，顶多一百公斤。不过我们不去动它。我们从它上面拧下个零件来，让专家们去鉴定。”

“这是胡闹。”谢廖沙说“不用找专家我也可以说，我们什么也弄不明白。这想法老无意义，是幼稚的。”

“你怎么，害怕了吗？”

谢廖沙不作声，然后摇了摇头。要是妈妈知道了……

“好吧，走。”

他们通过已经试探过的道路——穿过砖围墙的豁口，进了卡尔洛夫城堡。尤尔卡发现，在一棵大树下，草草地用土掩埋着一只死猫。

“你看，谢廖沙，这就是上次遇到的那只猫。”

“是的，看起来怪可怕的，谁把它弄成这副样子呢？”

这一次，他们没有钻到露廊上去，他们围着城堡走了一圈。所有的门都关着。尤尔卡坐在地上小心地朝地下室的窗子里面看了看。

“有什么？”

“什么也看不见。全是木柴和煤。”

谢廖沙爬到树上往二层楼的窗子里看。

“有人吗？”

“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

他们在正门入口处脚踢着。他们敲门、按电铃、再敲、再按。里而毫无动静。

“喂，算了，到露廊去吧。”

露廊通往屋内的门由里面闩上了。两个孩子互相瞥了一眼。

“怎么办？”

“回家吧，”谢廖沙说。

“我有办法，”尤尔卡走到雨水管跟前。“攀上去！”

“邻居会看见的……”

“邻居在哪儿？一公里以外的邻居？使用望远镜才能看见。上。”

雨水管嘎吱嘎吱地响着，呻吟着，但承受住了他们的攀登，不到几分钟，他俩攀到了屋顶上。他们伸展开四肢，附贴在星面上，爬向阁楼气窗。

“尤尔卡，气窗关着。”

“真见鬼！打破玻璃，不过要小心点，用胳膊肘碰，别受伤。”

哗啦一声……玻璃的破口通到满是灰尘的顶楼。尤尔卡轻轻地扳掉留在窗框上的尖玻璃。

他们从明亮的阳光中进入顶楼，就象进到黑黑的地洞中一样。呆了一会，他们才能分辨出来。这里什么也未改变，在一个气窗口附近，有一台很大的装置。

“喂，快点，”尤拉小声说“需要快点动手。”

他们开始往下拉罩布，突然，他们身后发出了声音：

“当心，弄坏机器。不许转身！不听就开枪。”

然后，身后的声音发出命令：

“举起手来，后退一步！再一步，再一步，停，卧倒。”

孩子们的头上被盖了一块很厚的旧布。这个人走到他们跟前说：

“躺着别动。谁要动一动，我马上就开枪。不要出声，不许说话。回答我的问题。回答：你们姓什么，叫什么？”

他们回答了。

“你们念书，还是工作？”

尤拉一个人回答了。谢廖沙不能回答，他在罩布下喘不过气来。

尤拉开始撒谎。谢廖沙觉得他谎撒得很恰当。他说，妈妈心爱的小猫跑丢了，他们来找小猫。有人说，看到小猫在卡尔洛夫城堡附近，他们就决定……

“说谎”这声音打断了他“躺着，住嘴，再编点什么新鲜的吧。反正我要从你们嘴里掏出真话来。”

谢廖沙侧卧着，死盯着地板，他听见尤尔卡在旁边小声地喘着气。

“我闷死了”谢廖沙说“可以躺得舒服点吗？”

“可以”那声音回答“别想逃跑，也别偷看。不然就枪毙了你。”

谢廖沙觉得好象耳朵里被塞进了棉花。透过盖在头上的厚布，只能听到卟、卟的声音。

他象谁呢？他说的是乌克兰话，稍能听出有点德国口音，而不是波兰口音。但不是那个大胡子的口音。那个大胡子的声音沙哑，有纯当地的口音，法语音调……

谢廖沙转动了一下头，想把压在头上的布顶高一点。尤尔卡的喘息声越来越大。谢廖沙知道，他跟他经过考验的好

友被盖在一块旧布的下面。他听到尤尔卡的声音后，浑身的疲倦一下子被紧张的激动所代替。

他觉得自己的脚挨了一下打。

“你怎么，没有听到吗？我叫你把手向腿部伸直!”

谢廖沙把两手向腿部伸直后，躺得更不舒服了。脸颊靠在一个有尖刺的东西上，那尖刺象刀子一样刺进了肉里。

我怎么听不到这匪徒说什么呢？这厚布碍事，它隔音。噢，是这么回事。你听不到他的话，他就开枪。应该告诉他，我听不到他说话，不然就要挨枪子儿。既然这样，我们在下面小声说话，他也听不到……谢廖沙想。

“尤尔卡……尤尔卡，你听到我说活吗？”

“听到了……”

“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

他们沉默了一会，他们听到吵闹的声音，又有一个人到顶楼上来了。有两个人用波兰语谈话的声音。谢廖沙听到一个声音提到他和尤尔卡的姓。一阵脚步声，咒骂声。又是一阵脚步声，有人在顶楼上跑动。

“这是格乞克”尤尔卡小声说“那个人告诉他说，在一个很奇怪的情况下把我俩抓住了。格乞克咒骂着。他说，现在顾不上我们，游行已经开始了。现在行进的是飞行员的队伍。必须开始了……”

谢廖沙听到有两个男人就在他们旁边，一面说话，一面鼓捣着什么。还听到打开窗子的声音，格乞克（现在谢廖沙听出了他的声音）用德语迸出了几句简短的话。另一个用乌克兰语加杂着波兰语回答了他。

“喂，他们在说什么，尤尔卡？”

“等一等……，听不诸楚，我的德语比波兰语差。那个人要枪毙咱俩。格乞克说，现在不能分神，没有功夫，让我们先躺着……等试验以后……电磁波沿着主要大街射到广场上，主席台也包括在内……这不是光束，是波。当然，居民中也会有人倒霉……这比原子弹还厉害，他们的手和脚都在波束里面了……不过我们应该先把这儿整理好……初次试验，可能达不到这样大的距离。他扳动了一个什么开关。”

孩子们听到高压变压器的呜呜声，格乞克喊叫着，他的助手跑到顶楼的另一头。他跑回来时，路过他俩躺着的地方，正踏在罩住他俩头部的厚布上，这布从他俩的眼睛上滑开了，他们看到……

雅罗斯拉夫·格乞克脱掉了上衣，穿着节日的衬衫和新裤子，猛烈地转动着机器上闪光的操纵盘。屋顶的窗子开着，机器前而镀镍的筒身正对着城里。帮助格乞克操作的那个坏蛋穿着内务部军队的上士军服。他蹲在机器旁边。用望远镜了望着。

格乞克又说了些听不懂的话。呜呜的声音增大了。谢廖沙只能看到两个摆弄机器的人的后背。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就要死了，”拿望远镜的人说。

“既无声，又看不见，”格乞克断续地说。

机器的声音增大了，它逐渐变成了嗡嗡的叫声。

格乞克只是耸了耸肩傍，他说什么已经听不到了。机器像锯木厂的电锯一样尖叫着，尖叫声越来越高，顶楼里充满了尖叫声，空气浓浊，并且颤动起来。尘土和碎瓦碴子落在孩子们的头上。

格乞克大声喊叫着，挥着手。机器爆发出白色的闪光，

正轰击在物理老师的胸部。机器发红了，发红得就象泼上鲜血一样，突然爆炸了，迸发出了炽烈的火焰，谢廖沙吓得闭上了眼睛。当他张开眼睛时，看到浓烟中俯视他的尤拉。

“快，快，房子起火了……”

两个孩子从屋顶上倒栽着滑了下来。他们比上次逃得更快。

他们一直跑到土岗上才喘了口气。细细的几缕烟柱在屋顶上方的蔚蓝色天空中汇成一大块微蓝色的云朵。

消防车向城堡疾驶。

回到家以后，谢廖沙问道：

“你看格乞克是什么人？”

“法西斯，”尤拉肯定地说。

不幸的消息在家里等待着谢廖沙。妈妈告诉他，萨沙发生了不幸。

“什么时候？”谢廖沙奇怪地问道“他不是一直在家里躺着吗？”

“可今天他决定去参加游行，在那儿他突然发作了，而且还发生了什么爆炸……，我不详细知道，他这会儿很不好。你应该去看看他，他毕竟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他们总算允许我进到萨沙的病房”后来谢廖沙对尤尔卡说“卓霞大婶哭着走了。我在他那儿坐了很久。他的头上缠着绷带，什么也看不着，但他说话却很清楚，只是声音暗哑而衰弱。

他说得很慢。他的话断断续续，就象由关住了的水龙头漏下的水滴。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过的每句话。我抓住了他的手腕，感到他的脉搏在不均匀地跳着。

这一天萨沙的自我感觉很好，决定去参加游行。

他大约在十点钟左右离家。他想一个人在节日的城内走走，在人们当中谈谈，看看，笑笑。他很弱，他的头因热烈的气氛有点发晕。

在主要街道上更热闹、更欢乐、更拥挤，间或有熟人跟他打个招呼。由于强光和喧嚷，他头发晕，眼睛发痛。他掏出了黑眼镜戴上，立刻感到轻松些。

游行开始了。正在行进的是飞行员。军乐队奏着庆祝的乐曲。他转过身来，向主要大街与遭到破坏的郊区相连的方向看去。远方高出房屋的树冠就象乌云一样。从那边，从城外吹来一股春天大地的泛有香味的爽风。

他站在那里享受着春天的温暖和人们的欢乐。

突然，一切都变了。在他望着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鲜红的亮点，亮点的周围有一些同心圆，这些同心圆向外扩张，越来越大……。不大一会儿，他就处在各种颜色的圆环形成的巨大圆管里面了。他周围的人、房屋、马路、天空、树木、汽车，都动了起来，并且都被压扁、变形，被拉成环形，成为这个大圆管的壁。

他吓得摘下了眼镜。旁边是喧嚷的人流。别人与他的奇异的幻觉毫无关系。

他又戴上了眼镜。刚才看到的景象依旧。他想到，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这对人是危险的，而他们却无忧无虑地欢笑着，快乐地手挽手行进。这奇异的景象原来是没有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定是发生了变故。

他看到这些同心的圆环动了起来。它们以很大的速度移动着。这些圆环一层一层地叠起来，变得越来越小，一直变成奇异的小红点。他站在一个圆管里，这圆管旋转着，仿佛要拧进地平线。他觉得恶心，摘下眼镜，然后又戴上，他又

陷入巨大的旋涡。在这旋涡里，他什么也分不出来了，连天空和大地也分不出来。在他面前是一个逐渐收缩的漏斗。他站在这漏斗的中间。

这时他断定这种幻觉是由他生病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他以为，他会失去理智，立刻就会发疯。

他咬紧牙齿，强制自己同幻觉进行斗争。“你没有，你没有”他反复地说，注视着发出圆环的那个点。他集中自己的意志，使出全身的力量。他强烈地希望这奇怪的幻象消夫。他诅咒并祈望它消失。但圆管没有消失，它变得更窄更小了。

他因不能克服自己的虚弱而感到绝望和愤恨。

突然，从中间那一点发出一束象针一样细的光螯咬着他。后来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别人说，他的眼镜突然碎裂了。

尤拉一直听着，不打断他。

他们刚刚埋葬了萨沙，怀着压抑而又严峻的心情走回家去。天暗了下来，铁锈色的天空和紫红色的太阳碎片，使火车站的黑色电杆显得寂静而呆板。

天色暗了。铁锈色的天空和紫红色的太阳余辉，使火车站的黑色电杆显得寂静而呆板。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心不在焉地注视着窗外。未喝完的啤酒杯上的泡沫消了。白昼的最后的亮光熄灭了。

那时发生了什么？在毫不知情的旁观者眼里，有过什么样的战斗呢？

萨沙去世之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那时的科学还未研究这类问题。他和尤尔卡那时怎么能弄懂这一切呢！后来又没有时间，渐渐忘记了，淡漠了，变成了往事。

但有一天，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纯属偶然地看了苏联知名生物学家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到无线电波和生物机体的相互作用。开始时，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只是随便翻一翻，后来被它吸引住了，甚至还作了这样的摘记：

“在电场对生物活性的作用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能量的相互作用（一种形式的能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而是另外的一种。

……我们遇到了电磁场跟生物机体的化学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即场对担负蛋白质组织增殖的生物信息的改造、传递、编码和贮存的影响问题。

……周期性变化的不同频率的电磁场，可以强制地使生物过程改变其本来的节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强加给机体以有害的信息。这可以扰乱正常的信息传递过程。与此同时，周期性变化的一定频率的电磁场可以成为对机体起有益作用的信息源（天然场可能就是这一类）。

……厘米波可以引起微粒按单一的节律振动，因此，它不仅增强微粒的普通热运动，而且还能强制扰乱它们固有的运动规律。它也可以破坏离子和分子迁移的正常规律，而信息过程是由离子和分子的运动所形成的（例如在神经系统中生物电流的产生和传播）。

……根据这些可以判断，周期性变化的电磁波，对生物机体信息过程的影响比无规律变化的电磁波要大……”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再现了，并且呈现在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的眼前，仿佛这一切发生在昨天一样。

往事突然出现了，并且挤掉了他习惯了的思虑，以及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而产生的某种懒散的怀疑主义。

他的思路明朗了。那时他以为格乞克的机器可能就是对

人发出的有害的，甚至是致人于死地的电磁波发射装置。可能这并不是格乞克发明的。因为后来了解到，在战争时期他在雅诺夫斯克的集中营里工作过，法西斯在那里用人作过试验。至于当时做的什么试验，现在还不请楚，但格乞克与他们有关系。法西斯垮台以后，他隐藏下来，决定把这新的武器完善起来。

看来，他对植物，动物，那只曾使他们吃惊，后来被草草掩埋的，引起他们恐怖感和憎恶的不幸的猫，继续进行了这些试验。格乞克本来可以在西方工作。但是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他要在自己的家乡取得胜利。

黑色眼镜可能也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发射体。它把脑子的无线电波放大，把它变成定向的无线电波束。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地质师在集中营中对纳粹分子所干的事就可以理解了。他有加林工程师的那种特殊的双曲面，它对可见光不起作用，但对无线电波却能起作用。

那一年的五一节，在这外卡尔巴阡山区的安静的小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是奇怪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偶合。但在生活中有多少比这更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偶合呢？在这次偶合中，两个射线束发生了决斗。格乞克向五一节的游行队伍发出了人工产生的无线电波束，这个波束遇到了由黑眼镜发出的波束。萨沙以高度的神经紧张和生命的代价战胜了……

当然，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他不是科学家。在卡尔洛夫城堡的顶楼爆炸的毕竟不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落到匪徒手上的某种构造不明的迫击炮弹或是超远距离的火焰喷射器。当然，关于“看不见的或无声的死”，他和尤尔卡是听到了的。他们被吓坏了。但其它的一

切……还有那些受了病的植物，那只不幸的被残害的猫……

谢尔盖·阿列克山德罗维奇请了几天假，告别了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坐上 17 点 36 分从莫斯科基辅车站发车的莫斯科—乌日戈罗德直达列车。

现在他坐在这里喝啤酒，望着窗外的落日，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脸上闪过了金黄色的太阳的反光，然后又是阴影，又是反光。这闪光越来越快……这是 19：03 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小卖店的服务员打开了车门，并撑住它，让弯着腰、端着沉重的装满了瓶子的铁丝筐的助手走过去。随着射进门里的这一天的最后的太阳光，一股铁路的味道飘进了小卖店。

萨沙又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一个瘦骨嶙嶙的人，带着一副黑色眼镜——以自我牺牲来战胜敌人的最后武器。

他想起了卓霞，尤尔卡的双亲……不可能任何线索也没有留下！不可能。应该在那里再多呆一天。也许能找到谁……

以自我牺牲战胜敌人的武器，你的眼睛的武器，萨沙。

【作者简介】 耶姆采夫·米哈伊尔·吉洪诺维奇（Емцев, Михаил Тихонович）（1930），帕尔诺夫·依列米耶·伊乌道维奇（Парнов Еремей Иудович）（1935）。M．耶姆采夫原学物理学。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现住莫斯科。E．帕尔诺夫原学物理化学。化学副博士、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欧洲科幻小说作家协会主席之一。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现住莫斯科。M．耶姆采夫和 E．帕尔诺夫合作，创作了科幻小说《超新星的陨落》（1964），《模糊无条理的方程》（1964），《弗谢塔上校最后的旅行》（1965），《绿色的小虾》（1966），《迪拉克海》（1967），《稠密的阴影》，（1968），《三个夸克粒子》（1969），《时间针尖上的小块黑影》（1979）。此外，E．帕尔诺夫还出版了关于科幻文学的论著《科技革命时代的幻想》。

归来时，你将变成什么样

И. М. 罗索霍瓦茨基
宁　文　译

一

不，叫她惊奇的不是她听见的话，——什么话，女孩可记不准了：好象，有个人问她为什么哭，——而是那声音……那声音和别人迥然不同……温柔极了，她听后反倒哭得更加伤心。好象隔着一层潮湿的玻璃似的，她看见了他关切的微笑。这笑，女孩觉得早先曾看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了……

“谁欺负你啦？”

女孩忙摇摇头，表示否认。他赶紧补充说：

“我不想干涉你的事。我只是一人散步觉得无聊罢了。我走到这里，见你边走边哭……”

女孩怀疑地笑了笑。眼前潮湿的玻璃开始变得明亮起来。

她回想起老师说的话：“薇塔·列休克，是你不对，你应当向科尼亚亚赔不是。”当时，她抿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怎么，你不想去旅行啦。那就呆在家里，好好想一想。”要知道，实际是怎么回事，她是不能说的呀。薇塔·列休克可不是喜欢告密的人。让她受处分好了……

“听我说，小姑娘，我知道你没错，是科尼亚不对。”

“他知道？他怎会知道？”

“我后天将乘飞机去布拉格，你想和我一同去吗？……”

女孩心里一惊，停住脚步。她清秀、温和，一头蓬松的软发，象蒲公英一般，真想给她挡挡风。

“我们班后天也乘飞机去布拉格，可他们不带我去……”

薇塔仰起头，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人：他高个子，宽宽的肩膀象两块大石头似的垂在两边，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显得有点拱背。他的脸象三角板，高大的额头凸在前面，棱角分明。两道眉毛似两把小刀。眼睛倒是蛮善良，但眼神有点慌张。

“要不要送送你？”

他马上又说：

“反正我一个人走怪无聊的。”

薇塔沉默，而他又说了起来：

“我把自己的情况说给你听，也许，你能帮助我呢……”

这一下，女孩不能反对了。

“好的，您讲吧。”

她用赞许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便慢慢地向前走去。他紧随着薇塔的脚步，走在她的身旁。

“您知道吗，我在布拉格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人忙一天也做不完。你要是同意，和我一同乘飞机去，哪怕帮着我完成儿童玩具厂委托我的事务也好。剩下的，我自己也就能对付了。怎么样，同意吗？”

“我应当先征得妈妈和奶奶的同意，”薇塔说。陌生人不知为什么反倒高兴起来。

“当然，快走吧。”

“离我家已经不远了。”

她对同行的伙伴充满了信任，在电梯前还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这里可热闹啦。陌生人把她的手握得那样紧，疼得小姑娘直叫唤。

“对不起，薇塔。”

“他怎会知道我的名字？关于自己，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他叫什么名字？”

“该轮到我作自我介绍了，”他立刻说：“我叫瓦列里·巴甫洛维奇。生物物理学家。现在在度假，但假期就要结束了。”

他俩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每次换乘电梯，瓦列里·巴甫洛维奇总要搀扶她。他的手指头干瘦，但热乎乎的，他的体温很高，好象有病似的。

刚到薇塔家门口，大门就自动打开。瓦列里·巴甫洛维奇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好象不想进去……

二

出来迎接他们的，是薇塔的母亲——她的脸圆圆的，火红色的头发和女儿一模一样，也是蓬蓬松松的。她惊异地盯着看这个陌生人：

“啊，咱们家来客人了！”

她仔细端详瓦列里·巴甫洛维奇，觉得以前不止一次见过他。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克萨娜·瓦季莫夫娜，”她自我介绍说。

“瓦列里·巴甫洛维奇，”说完，两眼就躲开了。

“我在哪儿见过他？”她尽力回忆着。起初，她认为这是

丈夫的同事。如果是的话，她会象记得和安东，她的安特，有来往的所有人那样，也记得他的。她在记忆里苦苦搜索，但始终想不起来。而当她平静下来之后，记忆却象水把稻草浮出水面那样，一下把往事全推了出来。剧院休息室。青年画家作品展览。她拉着丈夫的手说："安特，快走吧！第三遍铃已经响了！"而他，仍在一幅色彩斑烂的画前流连忘返。画面上，一张清瘦的脸庞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愤怒地凝望着前方。安特对她说："我就是想变成这样。"妻子睥睨了一眼他那善良的胖脸和微微噘起的嘴唇，不禁暗自好笑："小孩子！"而现在，她看见的就是那幅画像，但，是活的。

"也许，画家画的就是这个人？不可思议……"

"妈妈，瓦列里·巴甫洛维奇邀我和他一同去布拉格！"女孩迫不及待地告诉妈妈说。"他和我们班同一天乘飞机去"。

"那你在那里就可以见到大家啦，"克萨娜·瓦季莫夫娜对女儿的话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她瞟了一眼客人，心想："就象从那幅画上走下来的一样。这张脸……我简直忘不了。我现在才明白，安特当时为什么看得那样入神。但他的面部好动，表情变化太快，难以捉摸……"

"妈妈！"女孩急躁地提醒她注意自己。"如果我不向科尼亚道歉，他们就不带我去旅行。"

"出了什么事？"

"我打他了。"

"你不肯道歉？"

"决不。他说，英雄都是傻瓜，胆小鬼才是聪明人，现在之所以还那样叫他们，是因为那种叫法对一些人有利。"

"去解释一下。"克萨娜·瓦季莫夫娜想安慰女儿。

“向谁解释？向科尼卡吗？”女孩说这话时的表情，逗得母亲直乐，后来，她皱起眉头，表示她责怪女儿了。

“你们那个科尼亚是个倒霉鬼。再不改邪归正，他以后的日子好不了。”一个长着两只茨冈眼，上了年纪但是挺结实的女人，一边从另一间房间里走进来，一边嘟哝着。短短的黑发很随便地披在头上。

“我是薇塔的奶奶，”她对客人说了一句，就转向薇塔说：“大概，是得出出他的丑。”

她意味深长地冲客人点了点头，以此表示有些话还没有说出来哩。但是，克萨娜·瓦季莫夫娜却毫不委婉地问：

“你这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吧？”

一下子，女孩全身象琴弦一样绷紧了。

“妈妈说得对。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私人的事情扯进去，”瓦列里·巴甫洛维奇赶紧插进来说，不知是想向女孩进行解释，还是想帮克萨娜·瓦季莫夫娜摆脱僵局。

薇塔故意转过身去，背对客人。

“她现在还不理解，”他惋惜地想。“要她理解，还得吃不少苦头。”

“你瞧，亲爱的女儿，”克萨娜·瓦季莫夫娜想进一步说服女儿，但薇塔把头一摆，坚决地说：

“我决不向他道歉。决不！”

“也用不着，”奶奶突然对她表示支持。“我们对你说的一切，都是给你以后用的。”

克萨娜·瓦季莫夫娜耸耸肩，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薇塔偷偷瞅了客人一限，他有什么反应？她可是非常想去布拉格。客人坐在软椅里，弓着背，垂着头。但是，薇塔发现，他的眼睛在笑。

“请入席!”克萨娜·瓦季莫夫娜邀请客人。

他们走进餐厅。餐厅里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个控制盘，上面食物合成器的小灯泡正闪闪发光。

“我已把程序编好了，请欣赏我的新菜单,”克萨娜·瓦季莫夫娜向客人说。

“谢谢。但我不想吃,”他嘟哝道，不知为什么有点尴尬。

“少吃点，少吃点，请尝尝!”

瓦列里·巴甫洛维奇的脑子尚未冷静下来，一盘沙拉早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合成器上的小孔又打开了，这就是说，下一道菜马上就要出现。这时，客人伸出长长的手指，按了一下按钮。指示灯随即熄灭。克萨娜·瓦季莫夫娜惊奇地转身问瓦列里·巴甫洛维奇。而他却摆出毫无办法的样子，把双手一摊，说:

“我一点也不想吃……”

奶奶眉宇紧锁，用两只黑似无烟煤的机灵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从她的脸上看得出，她正在紧张地思考。

瓦列里·巴甫洛维奇扫了她一眼。“应当帮助她。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摆脱窘境的不坏的办法。”于是，他在思想上提醒她说:“是的，你没有错。正因为如此，我才使你们感到奇怪，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需要吃饭。”

“请原谅,”奶奶向客人说，接着转向克萨娜:“能出来一会儿吗?来帮帮我的忙……”

两个妇女走进另一间房间。奶奶用责备的口吻说:

“别靠近他。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你没发现他有点不寻常?”

“是有点怪……”

“怪……”奶奶拖长声调说。“我们感到他怪，但他感到我们怪吗？”

克萨娜·瓦季莫夫娜不解地耸了耸肩。她的这个动作表示：你总爱瞎想……

奶奶久久地看着她，直摇头。“亏你和安东过惯了，你们俩多么迥然不同！”这时，儿子在她的记忆里立即出现。只要轻轻叫一声，他总是马上就到，她就可以和他交谈。但此刻，她并没有叫他，他却不请自来了。换个人，谁也不会发现这里有什么惊人的奥秘。但母亲知道，出了什么事。安东早在三年前就已撒手人寰，还能发生什么事呢？这就是说，注定要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安地琢磨起来。放不放薇塔同他一起去……她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对儿媳说：

“你难道看不出，这是合成人。好象是这么个叫法。前不久，你在电视里不是看见过吗。电视里说：‘这是通往人类未来的一步，是伟大的试验’，等等，等等……”

克萨娜·瓦季莫夫娜猛地想起来了，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个大脑门，双肩似石头，里面说不定藏着什么辅助装置呢。在实验室合成的人。看样子是个超级的人。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认为合成人是机器，而不是人。她在书里读到过，说这是一种近似种族主义的偏见，是人类盲目的骄傲。她在思想上也懂得这个道理，但就是接受不了。听说，第一批合成人当中，有许多已当了医生，可把她气坏了。她想：“有谁会同意让合成人给自己治病，合成人要是断定病人快完蛋了，那可怎么办？可怜的合成人——他们要想接待第一批患者，怕不容易……”

而突然，合成人却来到她家作客了！当然，他用不着吃东西，要知道，他通过太阳能电池以及其他装置来进行充电，能量储存在蓄电池的器官里。但是，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想到他要带薇塔到布拉格去，她更是火冒三丈。也许，他想用她作试验，把她当作做试验用的动物？

“薇塔跟他哪儿也不许去！”克萨娜·瓦季莫夫娜斩钉截铁地对婆婆说。

“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呢？还要得罪孩子，”婆婆说。但心里又想：“也许，去，反而更好。”

“您总是跟我作对，妈妈，”克萨娜·瓦季莫夫娜埋怨道。

婆婆闭口不答，她想：“当然，不让她去，我们是放心的。但怎能让薇塔不高兴呢？”

她俩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餐厅里。

客人迅速扫了她们一眼。

“他难道看出来了？”老太太心想。她回想起：合成人身上装有思维遥感放大器，能接收大脑的精神状态，能随时读出人们的思想。靠着思维遥感，合成人相隔很大距离也能与人互相交谈。这意味着，她们说的话，考虑的问题，瓦列里·巴甫洛维奇全知道。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瓦列里·巴甫洛维奇不让她们产生与完成他的计划合拍的想法呢？

婆婆对自己决定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她担心地想，这疑虑如果是合成人制造出来的，怎么办？她凝视客人，期望看见他那沉重的、不怀好意的目光。她已作好投入激烈争吵的准备了。但是，瓦列里·巴甫洛维奇没有看她，而是看着薇塔。他脸上严峻的表情顿时变得温和起来。虽说笑眯眯的两眼旁没有皱纹，但此刻，他的脸看上去已不那么叫人感到

奇怪了。

他看着蒲公英似的女孩，冲她微微一笑。女孩也在向他微笑。

三

客人一走，克萨娜·瓦季莫夫娜马上就说:“你已经长大了，也该懂事了。”薇塔一下全明白了。

她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奶奶。奶奶却把脸转向窗口，装作欣赏窗外景色的样子。

“妈妈!”薇塔责怪说，“你为什么不同意?他有什么叫你不喜欢的地方?”

克萨娜·瓦季莫夫娜不知所措:

“他不是人，孩子。他是合成人。记得吧，电视上演过的?”

“那又有什么?”女孩的样子，好像她不但早就知道，而且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回事。

“不知他请你去有什么目的，”克萨娜·瓦季莫夫娜想说明不同意的原因，但薇塔气得把手一拍，说:

“妈妈，你还记得吗?我说过好多遍了，我们学校有些女孩子说，合成人好象很可怕。你就对我解释，说她们是在重复愚昧无知和思想落后的人的话。可现在，你自己也这样说……”

“她脸红了，象是为我害羞，”克萨娜·瓦季莫夫娜一边想，一边瞅了婆婆一眼，希望能得到她的支持。

婆婆立即给予支持，她说:

“他毕竟不是人，薇塔。我们猜不透他想些什么。”

“他是好人，”女孩坚定不移地说。“你干吗责备他？爸爸要是活着的话……”

她的嘴唇弯曲了，下巴在颤抖。两眼挑衅地看着她们。

克萨娜·瓦季诺夫娜不由又回想起亡夫喜欢的那张画。而现在，一个活象从画上走下来的人，却叫女儿非常喜欢。这是偶然的吗？

四

“我们是坐屏蔽引力飞行器去吗？”薇塔问，接着又说：“除了屏蔽引力飞行器，其他大气层飞行器我都坐过。”

“有人抱过你吗？”瓦列里·巴甫洛维奇问。

她的睫毛警觉地眨动着，象听见一点声响就会展翅起飞的小鸟的翅膀。

“爸爸在世的时候抱过。”

不等女孩子回答，合成人已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使她伤心了。

“我抱你到布拉格去，”他说。

“好，”薇拉同意说。

起初，她以为这是说着玩的，后来才想起老师讲过的合成人。她从未想到，除了父亲，谁还能有那样温存和有力的手。瓦列里·巴甫洛维奇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抱在手里，象捧着蒲公英似的。不知从合成人肩膀上的什么地方流出两股液体，形成一个透明的、有弹性的罩子，把他和薇塔罩了起来。女孩眼看着绿色的地球渐渐远去，一团团的卷层云，似美丽的仙鹤迎面飞来。她在想像，合成人平时独自在这里飞行时的情形：他穿过层层云雾，凉飕飕的白云不时围住他的身子。

她有点怜悯合成人了。“他那样强壮，又那样孤独。”于是，她说：

“非常，非常感谢您。没有您，我永远不能这样飞行。”

她感到头上有点热，很舒服，好象有人把手放在她的头上，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往下看，薇塔！”

起伏的群山从他们脚下掠过，雾霭笼罩，唯有白垩色的峰顶象假面具似的透过浓雾向蓝天张望。

“象神话里一样，”女孩说，从她的声音听得出，她喜欢看见奇迹。

“在太空里，您也能这样飞吗？”她问。

“能，”合成人回答。

“您还能做哪些不平凡的事？”

他笑了笑，陷入了思考。

薇塔决定帮助瓦列里·巴甫洛维奇摆脱困境。

“您能潜入海底吗？”

“是的。”

他同时考虑的有女孩、她的妈妈和奶奶、自己，以及自己面临的困难：

“我用自己的双手抱着她，但我需要她甚过她需要我。连我的创造者们也想不到，我多么需要她。”

“他们最难过。现在怎么样？她们是怀疑我图谋不轨，才感到极度不安吧？要知道，她们应当看事实……她们能理解吗？”

“用不着飞奔。太阳一出来，速度就会加快，只有这样，才能越过一道道障碍。”

“人们永远能够克服障碍，不断前进。他们活着，这就是

克服障碍的结果：人们创造我们，大概这是他们克服的最大障碍。而在我们的前头，还有不少障碍。虽说我们也打算帮助他们，愿意把肩头垫在他们的重负下，但我们总归比他们轻松得多。强大和永存，是人们给予我们的两件东西，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我们给予他们的只是希望。现在，女孩给予我的，是温存和欢乐，我应当回赠她什么呢？我能够给予她的，她需不需要呢？”

这应当出女孩来回答。

“但您能潜入时间里去吗？老师向我们讲过……您知道，我要是有那样的器官，我也能。那时，我首先要潜回到过去去，回到大约四年以前去……”

他明白了：她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夙愿。她说“大约四年前”，不太准确，但她想的却完全准确：“四年前”。那时，她的父亲还健在人世。

合成人越来越激动，思绪越来越混乱，但他能够破译自己的心情，能够分清汇成强大感情流中的一切细微差别，而信号网络少几百倍、情感淡薄几百倍的普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象狂风能够拨起大树一样，这种热情也能够战胜一切，但合成人未能破译这感情的急流。一打开意志兴奋器，他就听见了大脑里渐渐衰减的严酷声音：

“想想吧，这是一种什么感情。”

女孩用手指着下面毛茸茸的绿色森林。

他想告诉她这是“森林”，但一看见她眼里闪烁着犹疑的目光，便悄声说：

“这是绿色的猛兽。”

她兴奋而又惊奇地瞥了他一眼，好象说，“你真机灵，根本不象个大人。和您交谈真有意思。”又问：

“它凶吗？”

“不，它只不过装装样子。其实，它很善良。”

“对，对，”她表示同意，接着使用既非袒护、亦非赞扬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象看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和朋友那样。

“瞧，布拉格露出地平线了。”

他用手指的地方，有一片钻石样的马蹄形物体，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这是新建的实验室楼群。飞近跟前才看清，马蹄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地面上，一部分在空中。一座座实验室大楼鳞次栉比，直指蓝天，高达三五百米。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图案：菱形、圆形、立方形、三角形。他们看见有几个人正在实验室之间往来飞行。有一个人在向他们招手，并久久注视着他们。

古老的布拉格展现在脚下，这里犹如一座博物馆，有古色古香的带尖塔的市政大厦，也有带尖顶的希腊式大教堂。合成人抱着薇塔正好降落在市政大厦前的广场上。

“古老的时钟就要敲响了，你将看到圣徒，”合成人说。

“什么圣徒？”

“小小的玩具人。他们将在那个窗口出现。”

按照薇塔的要求，他们又看了两遍圣徒。后来，他们走过沉寂的弗尔塔瓦河上的卡尔洛夫大桥。在每个雕像面前，女孩都要停下来看一看。最后，她象做结论似地说：

“那个时候的人都喜欢洋娃娃吧。”

“是的，”合成人认真地说。“那时候，连大人也喜欢玩洋娃娃。”

他们在著名的玩具工厂前停住脚步。合成人说：

“你先看看工厂，我离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接你。”

五

合成人回来的比预料得早，尽管他大脑里的时间器官发出了指示，说他不合理地浪费了时间。合成人不想替自己辩解。他心里惦记着薇塔，忘不了她提的问题“您能……”。在工厂里，大家要她自己挑选一件玩具。而合成人一下就猜到她将挑什么。

大家带她去见玩具总设计师，他是个身材匀称，身穿运动服的快活人。他坐在给来访者准备的小凳上，请薇塔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椅背很高的老式安乐椅里。合成人现在只看得见她的侧面：红红的面颊、云彩般松软的头发、好奇的眼神。

“瞧，来接我了，”一看见合成人，她就对总设计师说。

她把一只手伸给合成人，另一只手把一个塑料盒抱在胸前。

“您猜，我挑了什么礼物，”她一边对瓦列里·巴甫洛维奇说，一边狡猾地向总设计师挤了挤眼。

“猜不出，”合成人边说边想皱眉头，但是皱不起来，因为蛋白塑料做成的皮肤出不了皱折。“也许你能帮助我？”

不等回答，他又问：

“是新的，还是旧的？”

“新的。”她的眼睛似乎在说：“你真坏。”

“是机器，还是人？”

“是人。”

“我没猜错，”瓦列里·巴甫洛维奇心想。他回想起那个洋娃娃合成人，她是布拉格工厂的新产品。洋娃娃会走路，

会说话，还会唱歌。她的前额装了个小灯泡，上面还罩了个盖。

“一看见洋娃娃，她就会想到我的。”

他问：

“这个小人象不象我？”

“有点，”女孩调皮地说。

“也许，这是洋娃娃合成人吧？”他慢腾腾地说，似在动脑筋。

“瞧，您没猜对！”

薇塔打开塑料盒。里面躺着两个捷克洋娃娃——教皇施别帕和古尔维涅克。

“可你说，玩具是从新产品里挑的呀。”

“我说的是实话：施别帕教皇伴奏，古尔维涅克跳舞。从前可没有这种洋娃娃。”

合成人和薇塔告别了总设计师，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穿过展览大厅。刚走到大门口，合成人就停了下来。他问薇塔：

“想不想要我对你讲过的那种洋娃娃？”

女孩摇摇头。

“那你以后就想不起我来了？”

“这和那个洋娃娃有什么关系？”

“她象我。”

“不，”女孩说。“洋娃娃是洋娃娃，您是您。”

她三步两跳地向大门口跑去。

“别跑那么快，维季克，你会摔跤的！”

女孩子愣住了，她把身子靠在门上。他叫出了‘维季克’三个字。以前，只有一个人这样叫过她——就是爸爸。这是

怎么回事?

合成人走到她的跟前，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把她拉向自己。于是，他搂着她走出了大门——一个肩膀宽大的庞然大物和一个蒲公英似的小女孩。一连串的疑问似小鸟似的在啄她的大脑，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他俩沿着弗尔塔瓦河畔古老的滨河街信步走去，薇塔尽量避开合成人的巨大身影。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似发黄的破纸，又似无法投寄的瞎信残页:

瓦茨拉夫广场到了。合成人向女孩讲述关于瓦茨拉夫国王的故事，但她另有所思，根本听不进去。突然，她仰起头，望着他的两眼，问:

“您的假期什么时候结束?”

“过两天,”他明白了她想干什么，于是，尽量用坚定地声音说,“我以后还会飞到你们那里去。”

“是男子汉的诺言吗?”

她用审视的眼光着着他——好一个不能原谅谎言的严肃的小女孩。她信任他，对他说出了从未对任何人讲过的话:

“我的爸爸向来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有一天……他去进行实验，答应要回来的……”

她转过身去。

“我不愿让您觉得我是个好哭的女孩子。但是，旁人都有爸爸……”

他害怕正面看她的眼睛，他知道这两只眼睛现在会变成什么样。而女孩竭力靠近他，低声对他说:

“他答应回来的呀。”

合成人觉得，无论怎样拧动意志兴奋器，心头总象有块东西堵住似的。他身上好像有什么地方被切断了：是一个不可

取代的零件，还是第三和第四信号系统，乃至最高控制系统不起作用了吧。刹那间，他又变成了很久以前那样，临死前那样——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虚弱的人。他脱口而出：

“维季卡，我没有失言！”

“爸爸。……”

“我以后再向你解释……”

“爸爸！……”

大风吹乱了女孩的头发，她的上衣被风吹得鼓了起来。蓬松的头发碰在合成人的唇上。他想对女孩解释，但又想：“她不会理解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身上从安特那里得到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我要不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她？”

六

“安特，”女人轻声说。

他把脸转向她，她发现他的眼睛不象刚睡醒的人那样。

“你一宵没睡？”

“我不用睡觉。要知道。我不累。”

“他身上有什么地方和我所爱的人相像？”女人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这样说：

“我觉得你是个超级人，是位古代神。”

合成人笑了，而她终于也相信了薇塔没有错：这是过去那个安特的笑。

“如果你觉得愉快，那就一切都好。”

“这是过去那个安特说过的话……”

他接着说：

“要知道，我就是想变成这样。”

“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和我所爱的人相像呢？”

她摸了摸他热乎乎的肩膀——那个安特的肩膀可没有这么热，她说：

“我觉得，又像你，又不像你……”

终于，她下定决心问：

“从前的你还留下些什么？”

“要知道，你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知道，她心里难受：她认为他的归来近似亵渎行为。在寻找这个无须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无论是她还是母亲都感到苦恼。唯有薇塔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一切：对于她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回来了。

合成人做了他一开头就不允许自己做的事：他打开思想遥感放大器，但马上又把它关上了。后来，他象回答克萨娜没说出口的想法似的，说道：

“我可以恢复原样，跟死以前一模一样。要知道，面临的实验非常危险，我的机体已录制在特制信号带上，根据原型复原，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那为什么……”

“当我神智清醒过来时，只觉得我是在睡觉。后来，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伊夫·库恩教授叫我。我想转过头去，不行；想看看伊夫，也不行。伊夫说：‘安特，你听见我说话吗？你回答！’我回答说，听见，但看不见。他又说；‘我现在就来解释。你牺牲了，奥列格也牺牲了。想一想。’我再次看见奥尔拨动操纵杆——电光随即一闪……‘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我回答说。伊夫说，他们已着手使我们复生。这是第一阶段，原来，我不过是计算机制造出来的安特的大脑模型。伊夫说：‘现在，你有了语言和听觉器官，但

还没有视觉器官。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前，我想问……’他要问什么，我已经知道了。早在第一个合成人制造出来时，我就非常肯定地说过了。后来，我们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也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只不过仔细确定，是不是一切全是原来的样子……”

克萨娜把支在胳膊肘上的头微微抬起，细细打量合成人的脸，她现在不觉得这张脸陌生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从来就是这样，”她想。“我们会经常互不了解。我和其他人觉得是亵渎的一切，对于他却普通又明了。到什么时候，我才能理解他呢？”她问，虽然她早就知道，她将来也不会理解他。

“你为什么要成为现在这样，而不是以前那样？”

“我不能告诉他，”他想。“这会使她以及任何一个象她那样的人感到委屈和难过的。”

我可以进行试验，但以前的样子，我做不出来。记忆储量不够，思维和反应都不快，而且没有护卫器官和监督器官。我当时只有两个信号系统，而现在有五个。还有一个高级监督系统。

合成人回忆起，很久以前，当他还是人的时候，有一回，他的一个朋友在卫星上牺牲了，是被射电望远镜的碎片压死的，而他却不能前去救他，他的手抬不起来。鲜血从他的鼻孔直往外流，脑袋瓜里似有磨盘在转动，把记忆辗得粉碎。他诅咒自己的软弱，以及那不知从何而来的，该死的旋涡般的眩晕。“救命！”的哀号声透过磨石声响传来，随后渐渐消失……

合成人用手抚摸克萨娜的头发、面颊、颈脖……手指触到了皱纹。他回想起，她怕衰老怕得要命，于是，他拉起克

萨娜的手，小心地握着：

“你在想什么？”

“想你。”

他想的是：

“连她也问，我为什么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一切不幸全在于，不能向她进行解释，而只能让她自己去感觉。而这又几乎不可能。当然，我可以打开放大器，启发她。但要知道，在与人的交往中，我严禁利用自己对他们的优势。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他们面前，我应当是个人——不多也不少。原因就在这里。”

“母亲大概已经起床了。她能理解吗？我曾经对她说过，人的器官的寿命比我们预料的短。人如果想延长寿命，必须为自己创造新的器官——寿命期和功能都不一样。她同意我的看法。但那时，我还是以前的安特。”

“试验开始前三分钟，不得不把高级监督系统转到动力壳层上。重要的是必须随时控制 δ-7 地段的温度。”

“我们今天到海边去，好吗？”女人问道，同时屏息等待他怎样回答。从前的安特是非常喜欢大海的。

“好主意，”合成人回答。“我背你去。还记得在卡普里岛时，你也曾要求我背你去海边吗？”

自从真相大白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天。她第一次真正感到了轻松，一切可怕的事情似乎已置诸脑后。于是她开玩笑

地说：

“你一下能背三个人，能背你家三个女人吗？一直背到蔚蓝色的大海边？”

“当然，”他说。“我背着你们在空中飞，准比乘屏蔽引力飞行器还快。”

“你知道我们三个人有多重吗？”克萨娜继续说，以为他也在开玩笑。

“总不会超过一千吨吧……”

“你能背一千吨？”

“是的，再多也行，”合成人回答说，这时，她才明白，他不是开玩笑。

克萨娜沉默了，不由地向后挪动了一下。他又变成了陌生人。

悦耳的铃声响了，

“是薇塔，”合成人想，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如果不是巴尔马列伊的话，那就请进吧！”他大声喊，同时张开五指，用双手捂住脸。

“爸爸！爸爸！你又在开玩笑！要知道，我已经不是三岁啦，”薇塔边跑边跳，吓唬他说。

合成人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早上好，孩子们！”

她迈着青年人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克萨娜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她难道就不想一想，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什么地方象她的儿子？难道她的心情比我轻松？”

“妈妈，”合成人说，“我和克萨娜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四个人今天要飞到海边去。”

“乌啦！”薇塔欢呼起来，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她的

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彩。“你还象以前背我那样，背我们去！是吗？”

“你听话吗？”合成人问。

“不听！”

“你说了实话，先扣掉你的一半错，”合成人一本正经地说，同时感到克萨娜的手放在自己的肩头。

“淘气够了，安特。象个小孩子……”

七

两天以后……

“我该走了。”

“还说什么呢？”合成人说，眼睛没有看母亲。“只要她不哭就好……”

天空出现了一条条马尾似的乌云。

“你很快就回来吗？”薇塔问。

“是的。”

接着又说：

“男子汉大丈夫的诺言。”

谁也不笑。

“向母亲说几句什么话呢？她比所有的人更难过……”

不知说什么好。

“再见，儿子。愿你万事如意。”

她的声音很平静，“儿子”两个字说得也很自然。他明白了：母亲知道他的真相，心里虽在寻思他与他的亲生儿子有什么相像的地方，而且并不难过。母亲不能理解他的变化是合乎逻辑的，虽然她不是落后的女人，念过不少书，但这一点

也帮不了忙。但使她明察秋毫的，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作母亲的智慧吧，”他想。“原来，我还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再见，”合成人说，接着，一一拥抱她们。他已经做好急速旋转上升，冲向云层，飞上蓝天的准备了。

“当心点，安特，”克萨娜担忧地央求道。“你是个绝望的人。你……”

她说不下去了。未说出的这个字，似往下坠落的石头悬吊在他俩之间，一旦掉下来，定将砸疼他俩当中的一个。

“克萨娜和从前一样。她甚至忘记我已成了无法伤害的。这意味着，对于她来说，我仍然是过去那个安特……”

“死亡……曾几何时，我们和它多么熟悉，它似乎和人们不可分割。但就是在那时，我们也一直在和它斗争。我们能够把声音录在磁带上，把形象拍在照片上，画在画像上。我们在书本上和电影里创造了人类的记忆。记忆是不死的。我们就是这样学会了懂得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必须使什么永存不死……”

安特笑了，象找到了贵如宝石的词，但随即又将它抛开一样。他说：

“如果我将再度死去，我终究还是要回来的……”

（完）

【作者简介】 罗索霍瓦茨基·伊戈尔·马尔科维奇（Pocoxoватский, Игорь Маркович）（1929）记者，发表过许多书和文章。曾受师范教育。现居基辅。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编辑部工作。1958 年首次发表科幻小说，其作品有：《鲨鱼之谜》（1962），《在时间中相遇》（1963），《厂史的涡纹》（1966），《右首是飞行中队长》（1967，乌克兰文），《归来时，你将变成什么样？》（1971），《客人》（1979）。

最大的屋子

B．Д．科鲁帕耶夫
一　夫　译

小女孩醒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也不睁开眼睛。她的两只小手抓着床单。寂寞把她弄醒了。这种寂寞，以前只有在睡梦中才有。过了一会，小女孩小心地睁开了眼睛，看到正俯身望着她的妈妈的脸。

清晨还没有来临，不过东方已经有一点发白。徐徐的微风吹动着妈妈的软发。

“你怎么啦，小女儿？”

小女孩迎向妈妈，抱住了她的脖子。

“在家里好……”

“好，你睡吧，还早呐。”

“我不想睡了。睡觉的时候很静，后来又空落落的，我就醒过来了。”

“你愿意我坐在这里陪你一会儿吗？”

“你坐在这里唱个歌吧。你还记得你给我唱过的那支关于最大的屋子的歌吗？你唱那支歌的时候，爸爸正在修理反射器，他的钢丝索被卡住了，他怎么也不能挣脱回来。”

“我给你唱另一支，关于树林和太阳的歌吧。”

“你已经不记得那支歌了吗？”

妈妈微微地摇了摇头，抚摸着小女孩散落在枕头上的黑发。她不是忘记了那支歌。她根本不知道那支歌。关于她的

小女儿，她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可是又有谁知道呢？妈妈在女儿面前感到自己有过错。

“闭上眼睛，我的好孩子。我小声唱，你什么也不要想，光是听。”

妈妈唱了起来。她的声音低沉而甜美。大概她喜爱这支歌。小女孩把两只手垫在头下面，不眨眼地正视着妈妈。她们这样对视着。一个唱着歌，一个安静地听着。后来，妈妈突然醒悟过来，小女孩不是看着她，女儿的视线透过她，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的不是花簇缠绕的露台，而是遥远遥远的什么地方……

……只有刚刚能察觉到的惯常的滴哒声。这滴哒声响已经使人习以为常，没有它反而会感到可怕。没有这声响，就是一片死静。这是宇宙飞船上生活保证系统正常工作指示器在甜蜜地滴哒着。小女孩坐在爸爸的扶手椅旁边的深扶手椅里，玩着自制的布娃娃。布娃娃是妈妈用自己的旧连衣裙给她缝制的，这些连衣裙不适于给女孩改制衣服。

父亲皱着眉头注视着各种仪表的指示器，一次又一次地把一列列的数据输入计算机，改变程序，等待着答案，再编制新的程序。瞭望的荧光屏只开了三分之一，屏上显示出一些昏暗的星星。宇宙飞船在向一颗星星飞去。

“那儿是我们的家，”小女孩突然说，并且用手指着荧光屏的正中心。

“是的，小女儿，那儿是我们的家。”

小女孩习惯于指着荧光屏的中心。这是爸爸和妈妈这样教她的。以前，他们的家确实在那里。可是现在她的手指头

指的是另一颗星星，这颗星星现在正在荧光屏的中心。关于飞船失去控制的事，爸爸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她不需要知道，而且她什么也不懂。

“艾利发，你坐在这儿不寂寞吗？”

“不，爸……我要学当一名很大很大宇宙飞船的船长。”

不，小女儿，我要尽力使你永远不离开地球。父亲想。

妈妈正在睡觉，睡四小时，然后四小时大家在一起。以后爸爸睡四小时。艾利发同她一起睡。那时妈妈将解决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怎样使飞船飞返地球。

门开了，妈妈出现在门口。她的衣裳多漂亮啊，她不断换穿新的连衣裙，都是她拼拼凑凑重新缝制的。她的头发散落在肩上，金色的细发圈箍在额头的上方。妈妈现在好象是神话中的慈祥的仙女。小女孩脱口而出地说：

“你现在是仙女吗？”

“她是我们的仙女。”爸爸高兴地接着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

“如果是，”妈妈说“那就闭上眼睛。”

船长和他的女儿闭上了眼睛，他们每人的手里出现了一只苹果。

艾利发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爸爸却在默默地嘟囔着，甚至有点儿生气。

“你又没有睡觉？”

“不，不，我睡过了。后来我到暖房去了。”她看着他，请求宽恕地说，“没有什么情况吧？”

“没有。”

妈妈大概是爱唱歌的，天儿乎已经大亮了。她用一双修长的手抚弄着女儿的头，一边唱着歌。她唱的是一支关于可笑的小动物和蓝蓝的水、清清的河的歌。小女孩突然用胳膊肘微撑起了身体：

“妈妈，你说过咱们家屋子的天花板将是蔚蓝色的……，并且又是黑色的。”

妈妈几乎脱口说出来“难道我这样说过吗？”但她及时收住了嘴。

“好，小女儿。我们家屋子的天花板将是蔚蓝色的。夜里，天一黑下米，它就变成黑色的。”

“有萤火虫吗？”

“萤火虫？当然，有萤火虫。”

“蓝色的天花板上漂浮着一缕缕的白色卷发吗？”

“是的，”妈妈同意地说。她想，这是可能的。

“有的时候，天花板会裂成两半吗？”

“你要它怎样，它就会怎样。”

“我们家的屋子真是最大的吗？”

“还不能算是最大的，还有更大的。你愿意生活在最大的屋子里吗？”

“你说过，我将生活在最大的屋子里。”

“人们最好还是住在小屋子里，就象我们住的这样的。房子的周围有树、有草、有小河，小河上方有悬崖陡壁。树林里有……”

“是的，这样多好。不过你说过……”

“睡吧。还可以睡一会儿。现在刚刚天亮，还很早。早晨我们一块儿到牧场去。你见过怎样给牛挤奶吗了”

“好吧。我去。”小女孩坐在床上，睡衣从她瘦小的肩膀

上滑下来，但她并未发现，没有把它拉上去。“我去，我想去。你放我走吗，妈妈？”

“我放你走，不过我们要先喝点牛奶……。看来，你不喜欢我这儿？”

“我很喜欢在你这儿。但是我想出去，我想看看别的房子。你不会生气吧，妈妈？”

“不，不。不过我非常不想放你走。”

小女孩穿好了衣服。她们喝了牛奶。艾利发小心地沿着稍稍被露水濡湿了的沙地跑到花园的围栏边，向妈妈招手喊道：

“我走了。”

小女孩走了。女人这时转动了一下手镯上的一个小圆盘。小圆盘闪了一下，发出昏暗的光。

“总教育长。”女人呼叫道。

荧光屏上立即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脸。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问道。

“她……她走了。”女人说。

小女孩沿着乡间小路走了。她不时抬头看看夏天清晨正在熄灭的星星……。

……船长近来很少在领航舱里出现，艾利发很少见到他。当他浑身沾满了油污和金属粉尘终于来到领航舱时，艾利发没容他洗一洗就立刻爬到他的膝上。他逗着她玩了一会儿，然后小心地把她从双膝上抱下来，匆忙地洗了手，又出去了。现在艾利发几乎总是跟妈妈在一起。

后来出现了奇怪的事。开始是父亲把她睡觉的沙发搬到

小图书室里，妈妈对她说她将睡在这里。艾利发立刻想到周围一片黑暗的滋味，她哭了起来。父亲第一次严厉地望着她。她稚气地对这些感到奇怪。后来安静下来。她觉得，第一夜她未能入睡。但是父亲事先把仪器的传感器装在沙发里。仪器表明，她只哭了十五分钟就睡着了。

有一天，爸爸和妈妈叫她坐在休息室内小圆桌旁边的扶手椅里，对她说，她已经长大了（她确实已经六岁了）。为了检验她长大的程度，他们决定把她关在图书室中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内，她不得见到他们。妈妈本想说关她三四天就行了，可是爸爸坚持要关一周。

“这样做很有必要吗？”艾利发问道。

“十分必要。”

“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家。”妈妈说。

“布娃娃你们不拿走吗？”

“不，”爸爸说“你愿意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只是想要考验一下你的勇敢。”

第二天把她关在图书室中。开始时，她一点也不感到害怕，甚至还感到有趣。后来有点寂寞。傍晚时她哭了，但是谁也没来看她。这期间，父亲在飞船辅助舱的一间不大的修理间里用电钻钻着什么。妈妈坐在计算机旁。控制台旁装了一架电视机，从荧光屏上可以看到小女儿在哭。她哭得越厉害，妈妈的眉头皱得越紧。但她未停止计算。船长不时通过电话问妈妈：

“你们怎么样？受得了吗？”

“我们受得了。”她大声地回答说。

“为了她，你们俩都要坚持住。”

一周以后，艾利发从图书室出来。爸爸把她举在手上，

妈妈不断地说：

“现在一切都好了。我相信一切都会如意的。”

经过一周的锻炼，艾利发似乎真地长大了。妈妈教她洗餐具，做不复杂的午餐，在水龙头下洗她的小连衣裙。她还教她写字和读书。

有一天，艾利发跟父亲一道来到飞船的外面。当然，他们穿着太空服。她们在太空停留很长时间，一会儿远离开飞船，一会儿又回到飞船的旁边。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害怕吗？”父亲问。

“不。”小女儿勇敢地回答说。

上午九点，艾利发来到了滑翔机停机场。虽然她喜欢沿着草地和小树林走路，喜欢与碰见的人交谈，问一问他们知不知道最大的屋子，就是她的家，在哪里，但是她徒步走了几公里的路，有点累了。如果有人回答说知道这样的屋子在什么地方，她就详细地询问这间屋子的情况。不对，这都是别的屋子，不是妈妈所说的那种屋子。但是她没有伤心，因为周围都很欢乐，金黄色的耀眼的太阳在蓝色的天空中照耀着，到处都是她从不知道的，美丽的，说不出名字的鲜花。

她总是希望妈妈或爸爸同她在一起。

停机场上只有两架滑翔机。有人正在往一架里装不知是谁的大箱子，第二架正准备起飞。艾利发勇敢地走向第二架滑翔机，打手势请求飞行员打开舱门。

“艾利发！”飞行员惊奇地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爸爸，我想跟你一道飞一飞。”

“飞一飞？好啊。这可以。不过我是偶然来到这里的，以

后我不到这里来了。以后只能请别人把你送回来。”

“我就跟你在一起吧，爸爸。”

“跟我？你下定决心啦？”

“还没有。可是你的滑翔机很漂亮。”

“那么好吧。上来吧。”

他小心地帮助艾利发进了坐舱，关上了舱门。滑翔机飞上了天空。

飞行员用手向右下方指了指，小女孩贴近玻璃窗向外张望。她以童稚的喜悦察看着指给她看的一切。飞行员小心地转动了一下手镯上的小圆盘。小圆盘发出了亮光。

“总教育长。”飞行员呼叫道。

在小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面孔。

“她在我的坐舱里”飞行员说“我是‘瓢虫 19-19’，我在飞往阿尔丹森林村。”

荧光屏上的人微笑着说：

“好吧，你就把她放到那儿吧。我们通知森林村的人。她怎么称呼你？”

“爸爸。”

“她问过最大的屋子吗？”

“还没有，”总教育长摇了摇头说“她并不知道这屋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过这样的屋子。很可能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遗撼的是，这成了她摆脱不掉的想法。不过现在先让她去旅行吧。谢谢你把消息告诉了我。”

艾利发惊奇地俯视着下方，森林象块块绿斑，原野泛出淡黄。小河有如蓝色的血管，湖泊有如点点的星星。

“这是地毯吗？”她问道。

“哪儿？……啊，就是这个呀！是很象地毯。你喜欢吗？”

“我喜欢。这很象我的家。”

在森林村里，地质队员们一下子围上了滑翔机。他们已经知道艾利发来了。

“你好，妈妈。”艾利发向一位个子不高，穿着天蓝色工作服的女人说。这里女人的眼睛又黑，又活泼，脸蛋晒得黝黑，都是黑短发。

“你好，小女儿……。”

妈妈那时也穿着天蓝色的工作服。在穿太空服以前，她经常穿着工作服。爸爸也穿着天蓝色的工作服。近来，他们俩长时间和她呆在一起，父亲跟艾利发玩，常常把她放在单人火箭里，讲给她听，为什么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手柄、按钮和各种颜色的小眼睛。她已经弄明白了，并且以儿童的记忆全部记住了。不管怎么说，她会驾驶火箭了。有好几次她离开了宇宙飞船，离开的距离达一百多公里，在那里进行了转弯、变速和刹车的操纵练习，然后又返回飞船。当然，火箭的操纵做法，与在飞船上学会的一样。

爸爸表现了对女儿不寻常的温存。妈妈……她似乎一直在抑制着眼泪。好象她在期待着什么。一方面期待，一方面又有些恐慌。终于有一天爸爸说：

“今天。”

他们又把她放在图书室的扶手椅里。他们坐在她对面，以便能够抓住她的双手。

“艾利发，”父亲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你还记得妈

妈对你说过的最大的屋子吗？”

“她给我唱过关于大屋子的歌。”

“她唱过关于大屋子的歌。那大屋子就是你的家。你应该在那里生活。你将驾驶这个小火箭飞到那里去。你已经驾着它飞过好几次了。”

小女孩高兴得拍起了小巴掌。她是那样地想要看到这屋子。

“你将一个人飞行。你要飞行很长的时间。你不是不害怕一个人飞行吗？”

“不害怕。”小女孩勇敢地回答说。

“真是好样的，你不会感到寂寞的。我给你做了一个滑稽的机械人。它会走，甚至会说话，虽然不算很好。你带着它吧。”

“你们呢？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一起飞？”

“这个火箭只能载一个人。而且今后我们还要工作。是这样吧？”他转向妻子说。

她没能回答，只是紧紧地攥着小女儿的手，嗓子眼在使劲地吞咽着什么。

“那你们随后飞来吗？”

“是的，是的。我们努力争取。可是现在我们不能。在你的新家里将有另外的妈妈和爸爸。你自己选择吧。”

“他们也象你们一样好吗？”

“艾利发，你自己选择吧。”

小女孩迟疑地点了点头。

“你需要做的，你已经都学会了。当你飞向地球的时候，人们会欢迎你的。人们一定会欢迎你。”

现在她已经坐在火箭里。她旁边坐着一个小滑稽人——

机器人。她的膝上是布娃娃，头顶上有半米高的空间。她前面是操纵台，有好几个手柄；电路开关盖着罩盖，防止艾利发不小心触动它们。

火箭上的一切都仔细考虑过了。有备用食品、有水和空气。有妈妈亲自写的书。有纸和铅笔。有用来锻炼两臂和手的肌肉的小型拉力器。还有固定在地板上的自行车，总共有四立方米的空间。

“这些该够她用了吧？”妈妈向船长已经问过好几次了。

“这些足够她用一年半的。不要这么长时间人们就会遇到她。四百天就够了。”

“她不……”

“她不会靠近太阳。我已经计算了好几次了。你不是检查过吗？”

“是的，我检查过。”

火箭内的坐椅下面有个小盒子，里面装着纸和微缩胶卷。这是他们的考察总结。他们俩人一起进行了这次飞离地球的考察，该做的他们都做了。他们只是不能返回地球，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可是她，艾利发，应该能看到地球。

父亲为了改装这只小火箭，几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原来飞船上有三只小火箭。这只是剩下的最后一只。改装时，他考虑了一切。

妈妈勉强地克制着自己。当火箭就要起飞的时候，她跌倒了，忍不住地痛哭起来。她以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

“该启程了，”爸爸说。他的动作变得很不自然，很生硬，“艾利发，你飞向自己的家吧。那是你的家。是全世界，全宇宙最大的房子。”

“艾利发……”妈妈低声地说。

“它的天花板是蔚蓝色的吗？”艾利发问道。

“是的，是的，是的!”妈妈回答说“蓝色的天花板上还漂浮着卷发一样的白云。夜间它是黑色的，有萤火虫儿……”

“艾利发，再见吧，我亲爱的小女儿。要坚强。”

“艾利发……”这是妈妈在说。

艾利发已经坐在火箭内。

“起航。”父亲说着按了一下控制板上的电钮。

从飞船的外壁处发出了短暂的一闪，火箭向太阳的方向驰去。

妈妈不哭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哭了。父亲这时流出了眼泪。

失控的飞船朝着背向太阳的方向飞去。

“现在我们吃午饭吧。”身穿天蓝色工作服的女人说。“就在室外，在篝火的旁边。你一次也没有在篝火旁坐过吧？”

“没有，”艾利发回答说。

“然后我们到山上去，看大熊。”

“真正的大熊吗？”小女孩问道。她的眼睛闪耀着急不可耐的目光。

“真正的。”

“马上就去看吧，妈妈。”

“不行，小女儿。要休息好，有劲了才能去。”

地质队员们全都围在四周，微笑着。这是一些穿着褪了色的工作服的小伙子和很年轻的女孩子们。

“乘坐滑翔机飞行的时候，下面真是地毯吗？”她向大家问道。

“真是，”飞行员回答说，“你用两只脚走路的时候，下面也是地毯。你看，这是多么好的越桔丛地毯啊！好看吗？”

“好看，”艾利发回答说。她蹲下来，小心地抚摸着坚硬的小叶子。“天空真地象天花板吗？妈妈，你还记得你给我讲过关于最大的屋子的事吗？”

“记得，”身穿天蓝色工作服的妈妈敷衍地说。然而，关于这个小女孩的事，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可是谁又知道呢。难道地球上的总教育长也……

“请允许我塔乘你的飞船！请允许我搭乘你的飞船！”有一天，在冥王星附近航行的好几艘宇宙飞船都听到了这样的呼叫。这是一个男人的很平静的声音在呼叫“请允许我搭乘你的飞船。”

有一艘飞船改变了航向，接收了这只不知为什么飞到这里来的小火箭。火箭里没有男人。他的声音是记录在磁带上的。火箭里坐着一个小女孩。

“我想回家，爸爸。”她用疲倦的声音向接收了她的，灰白色头发的载货飞船船长说。

“你的家在哪里，小不点儿？”

“我有一间最大的屋子。”

后来，在返回地球以后，总教育长同她谈了话。小女孩的知识很广，发育得跟七岁半的年龄很不相称。她知道得很多，会做很多事。给她讲些什么，她都很容易领会。但是她有两点很令人奇怪。她把任何一个男人都称做爸爸，任何一个女人都称做妈妈。过了一天，她又有了另外的爸爸和妈妈。还有，她总是请人告诉她，她的家——最大的屋子在哪

里。教育委员会查询了关于她亲生父母的情况。她父母从来没有过大屋子，而且连任何房子都没有。她父母由宇航学校一毕业就到远方去考察去了。

“我要寻找我自己的家。”艾利发向总教育长说了以后，就离开了他：总教育长没有拦阻她。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让地球上每个人都知道艾利发正在找她自己的家。每个人都应该帮助她。每一个人都应当代替她的父亲和母亲。

“屋顶真地能发出轰隆的响声和闪光吗？”艾利发问道。

“不，不能，”有人说“现在的屋顶很坚固。”

“真能，”一位滑翔机飞行员突然说“能够。不久就要打雷，你自己会看到的。”

“这可怕吗？”

“有点可怕。不过它很美。”

“当你向屋子的墙壁靠近的时候，墙真地会向远处移动吗？”

“这是笑话……”有人小声说。但别人向他发出了嘘声，他就不再说下去了。

“真会，”飞行员说“你看见山后面的墙吗？当我们向它飞近的时候，它就向远处移动。无论我们追多么远，它都能离开得更远。”

“这很象你给我讲过的最大的屋子——我的家。”艾利发向身穿天蓝色工作服的女人说。

“这样看来，这就是你的家，整个地球就是你的家。这是世界上，也是宇宙中最大的屋子。”

“你就是这样对我讲的呀……”

傍晚，当她由山上下来，来到篝火旁的时候，天空已经变黑了。女人问她说：

“你不离开我吧？你留下来跟我在一起好吗？”

“妈妈，”小女孩回答说“我要回去。不过，我要先看看自己的家。我要把它全部观察一下。”

早晨，艾利发又坐进了滑翔机。当滑翔机飞近山峦的时候，她向飞行员喊道：

“你看，爸爸，我的屋子的墙在向远处移动啦！”

【作者简介】 科鲁帕耶夫·维克多·德米特利耶维奇（Колупаев, Виктор Дмитриевич）（1936）作家，苏联作协成员。本人职业为无线电工程师，现住托姆斯科。1969 年初次写作科学幻想小说。著有科幻小说《一个人的奇遇》(1972)，《遁世者的秋千》(1974)，《返老还童的门票》(1977)，《费尔米奇号商营列车》(1974)。

《大隼》医院

Г. С. 阿里托夫
赵月民　译

我还有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了。二十分钟以前，尤里·彼得罗维奇·维托夫斯基宣布:“决定十点钟开始试验。”我问他现在该干什么，他回答说:“现在请您把此事的主要之点写在纸上，要写出基本的事实和想法，以及您对当前情况的所有考虑。往后，这个记录将有助于您了解自己。”BB 不以为然地瞅了维托夫斯基一眼，又补充道:“基本原理最好什么也别写。三小时以后，我来找您。但无论如何，请别短话长说，要写得简练，我们还有一大堆事呢。”

BB 的不安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没有替身。如果我改变了主意，试验就得长期搁下来。但是 BB 过于多心了，我不会改变主意。这并非我什么都清楚了，其实相反，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愈往深钻，疑难问题愈多。正确的做法，是要试验。

好吧，我力争既不发挥，又简练地记述基本的事实和想法。

最基本的事实是，这里的《大隼》医院将安排一个实际上是无限期延长寿命的试验。这是首次在人身上试验，结果选中了我。

实际上，维托夫斯基、帕纳林及其助手们早已经解决了长生不老的生物学问题。我们这次试验则有另外的，更为深

远的目的：通过试验应搞清楚长生不老的心理学后果（照维托夫斯基的意见）和社会学后果（帕纳林的看法）。

很难讲清楚，我——一个与生物学相隔甚远的人，怎么会成了这次试验的参加者。这里，有两个问题：他们怎么会选中了我？我又为什么同意了？第一个“为什么”，只有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才能回答；可我为什么同意了……说实在的，为什么？我力图回忆此事的始末，可是又想不起来。开头，我坚决“不同意”；现在——坚决“同意”。

一个月以前，我还不认识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我只是听说过他们，由于视力生物化学方面的论著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他们已为许多人所知。

我与维托夫斯基只见过两三次而，不会比这多。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都竭力打扮得像拳击家那样，或者留着漂亮的胡须。维托夫斯基却表现出一派落落大方的知识分子风度。如果契诃夫能活到六十岁的话，他大概就是这种风度（维托夫斯基今年五十八岁了）。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帕纳林则是另一种风度。他竭力仿效维托夫斯基，但这是装腔作势。他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会议上，谦虚地坐在一边埋头读书。他能这样坐上几个钟头，偶尔抬头看一眼发言的人，然后，突然响起他那雷鸣似的声音，简直像是爆炸。人们恰如其分地给帕纳林起了个绰号叫 BB（俄文爆炸物的缩写字母）。片刻间，他把大量的思想产品都倒给听众，这些思想产品恐怕够得上十来个会议的内容。既然是思想产品，就不是一般的想法。问题症结是，BB 会提出一套新的，往往具有惊人的想像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系。实际上，这是一项完整的科学研究方案——既有鲜明的思维轮廓，又有有价值的和令人信服的事实，还

有挖苦人的潜台词，更主要的是还附有研究工作的具体规划。

一个月之前，我在哈尔科夫机械调度会议上见过BB。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这一切就开始了。当时我很奇怪，会议休息时，帕纳林摆脱了周围的新闻记者，朝我走来。“会议议程中没有您的发言，”他说，“咱们来谈谈吧！”

我们走进花园。帕纳林在僻静的林荫小道上找到一张空椅子，神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我发现他很激动，便问他：

“出了什么事了？”

“没有，没什么……只不过现在只剩下您一个了，没有替身。”他回答说。

“没有……什么？”我又问道。

BB别有兴味地打量着我，恢复了正常的自信心。

尽管帕纳林再三向我解释，我仍然不能立即明白他的意图。也许，这是长生不老问题的特点吧。要是一般地说一说，都很简单，可这个问题“牵涉”到我自己，所以一切都复杂化了。帕纳林说，他们研究成功一种无限延长寿命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只用动物做了试验（“两周之内把一条老狗变成一条小狗崽子”）。方法的可靠性已经得到验证，不存在任何危险，但需要转移到人身上进行试验。第一次试验已得到批准。开始做——先年轻十岁。当然，试验者（帕纳林称为“试验者”，而不是“试验对象”）应当是个自愿者。一年前，他们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选中八个人（“挑选年轻的科学家，其中就有您”）。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七名候选人都被淘汰了。

“为什么？”我问他。

帕纳林苦笑着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啊。试验者应具备一系列条件：人要年轻，身体健康，没有家庭。您三十一了吧？”

我还未来得及回答，帕纳林继续说：

“唔，是三十一。试验之后您就二十一岁了。如果您有爱人的话，就叫她难为情吧！还有孩子们，如果您有孩子的话。我们需要的是孤身者，在科学上有一定地位的，有才干的孤身者，要有学位。您以为找八名有学位的孤身者是件容易事吗？我们总算找到了。可是后来发现有三个孤身者只是看上去有才干，海市蜃楼，吹了！这算什么。有两个孤身最近已经不是孤身了，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坚定地寄希望于其余的几个人，这些人是无可挑剔的孤身者，既有清醒的头脑，又有科学博士学位。但是，有一位一周前飞往非洲某地工作去了，另一位昨天参加摩托车竞赛时差点没摔断脖子，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我仍然不明白帕纳林的意图。为什么试验者一定要年经的科学家呢？为什么要有学衔？为什么最后这个试验者就该是我？

“假设试验成功了，”帕纳林继续说，“您就年轻十岁。同时，还保留着您的记忆，保留着您的知识和才干，一切都跟试验前一样。您同意吗？您会欣然同意的！现在，我们设想一下随着年轻十年，已奋斗到的东西也跟着消失。那三十岁的科学博士没有了，而是一个二十岁的，在科学上不得不重新谋求地位的大学生。您想像得了吗？”

他继续说：

“好，从头说吧！有三个达到长生不老的方案：第一个，直接延长寿命，这实际上意味着使人长期处于老年，因为延长寿命主要指的是延长这段时间，不能把童年延长几百年。

自然长寿——指长期的、精神饱满的老年期。而典型的长寿不应该是这样！第二个方案是让人永远年轻。这也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不一定变得愈来愈聪明。比如，蠢家伙永远是蠢家伙。您想，要是有个傻瓜能永葆青春，那也是白搭……当然，事情还不在于一些傻子。当一个人成熟后，再向前发展，则主要是量变。因此，最正确的办法是大幅度减慢量变进程——让人们永远年轻。您是知道的，在科学上是多么需要年轻的科学家呵。年轻的科学家就是新科学家，他们善于冲破所谓成熟的理论框框，而老一代科学家却很难从已形成的理论框框中摆脱出来，因为那些理论是他自己推敲、加工出来的。当然，天才不包括在内，也可以这么说，天才，实质上就是可以置自己做过的工作于不顾（甚至不止一次里）。一切从零开始。据此，长生不老的第三个方案就是一切从头开始，以便把一个人变成个新人。”

林荫小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帕纳林不再说话。我却在考虑怎样向他解释我拒绝的理由，希望他能正确地理解我。目前我正在研究改进智能机——能完成发明任务的逻辑机。就算这项工作没有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的工作那样重大吧，但它仍然是需要的。如果没有我（这话说出来心里都有点奇怪），我们的集体就会瓦解。

“整个集体？”当我向他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帕纳林问道。“那又怎样？你们的集体只有四十个人，还有更大的集体——四十亿人口的集体，全人类。”

他斜着眼看了看我，忽然，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音调，心平气和地说：

“好吧，不愿意就算了。不过，希望您能到维托夫斯基那儿去一趟，再向他表示一下自己的拒绝之意。”

帕纳林是个滑头，他很了解这个问题的特殊性，他可以说个“不”字，甚至说上一百遍“不”，可他并没死心。

十年的生活，“已经奋斗到的”，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是呵，我的这十年——连续、紧张工作的十年。首先是为名而奋斗。不啃大量的资料，就不可能在新的领域有所前进。后来，为争得研究自己的题目的权利而奋斗。因为有人认为这一课题是离奇的，有一半是异端邪说。有些人对我说：“机器还搞发明创造？算啦！原理上也许能说得通，我们不再和控制论迷们去争论，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为时尚早。”这可不是无稽之谈，它决定你在实验室里能否站住脚。然后是挫折，从无数次挫折中逐步地暴露出问题的真正深度。如果知道问题如此深奥，我也许不会下决心干的……但我不抱怨。科学发展过程就是要克服因循守旧——既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这是真正奋斗的十年。照哥德的说法：“谁为事业操心，谁就应该学会为事业而奋斗，否则，就会无所用心。”现在，我感到就是以往的失败和同那些一提起智能机就认为是对个性的污辱的人的令人烦恼的争论也是很宝贵的。首先，用来撰写副博士论文的漫长岁月也不知不觉地包含在这十年中了。后来，是成功和失败的交错。最初几乎没有什么成功，此后又几乎没有什么失败，终于没经过答辩，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最后得到了实验室，是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四十个人是我挑选的，我带出来的，我信任他们。现在，我和他们是不可分的。

一个人上楼时不管怎么累，总可以再往上走：做完一定的工作，也就上去了。我所度过的这十年，可不单单是无法计数的工作量的堆砌。谁能担保一年之后我能按原来的路子在两昼夜中——当时我曾感觉那只是一刹那——重新找到发

明论的基本定理呢？谁又能担保再过两年，当我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基机场那乱糟糟的候机厅避雨时，能在香烟盒上就勾画出第一台干涉智能机的草图呢？……

直接了当地说，谁能担保，让我年轻十岁之后，我还能在科学上重新立足呢？

当然，不一定非成为科学家不可。如果在这以前并不是科学家，那也就算了。但是不妨一试，让一个飞行员年轻十岁，对他说："别飞了！"让一个海员年轻十岁，对他说："别航行了！"会怎样呢？

在塞克提夫卡尔，直升飞机在等着我们。我们曾在原始森林上空长时间飞行。帕纳林幽闲地坐在软座椅上，翻阅着厚厚的文摘杂志。突然，直升飞机拐了弯，并开始降落。阳光射进舷窗，我打开窗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冻土带。

我从未想到过，这里会是如此色彩艳丽。傍晚远处淡紫色的地平线上，夕阳在蔚蓝色的天空发出清光。杏黄色的大地上风浪在回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卷起的气流吹弯那些耐寒的或开满红色小花的灌木的柔韧枝条。

我从没到过冻土地带。说真的，我几乎哪儿也没去过。至少可以这样说，十年来，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或坐在桌旁。我没有一次真正的休假。"休假"这个词的概念是模糊的，难道可以让自己的思想"休假"吗？

冻土地带以它的幅员辽阔令人神往。这里大地是一片平川：遥望远方，耐寒植物的黄色海洋渐渐变暗，弥漫的紫雾又悄悄地把它变成灰色，然后变成蓝色，最后变成了天空的绀青色。

突然，我真正感到十年意味着什么。我不同意搞试验的理由一下子变得更强烈了，像绷紧到极限的琴弦。

从远处看，《大隼》医院像大海中的灯塔，只不过这座灯塔是蓝色的，就像一小片蓝天，而海是一片橙黄。圆柱形的楼房有八层，周围是冻土带的处女地，中间是圆形庭院，上面有透明的圆顶遮盖，从高处往下看，就象一眼水井。庭院很大，直径有三百米。

这里静得使我吃惊。令人惊讶的倒不是寂静本身，而是寂静背后的事实：诺大的建筑物竟空无一人。我连想也没想到这竟与我的出现有关。

再有——就是乌龟。二十来个大乌龟，背壳上标着白色号码，在庭院的方砖地上悄悄地爬行。

“不必注意它们。”帕纳林说：“星期日常搞乌龟赛跑活动，这是一种地方习俗。”

我问他赛程有多远，BB 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各种赛程都有。”

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一段关于认识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插语。列宁说，人开始认识可以说是认识问题的第一本质，然后是第二个，更为深刻的本质，等等。大概长生不老是唯一的问题，它的第一本质如此深奥，致使在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之前，第二本质还未曾有人研究过。

一个人当他渴望了解一切，弄清一切的时候，不知怎的，总是回避考虑死。我不是生物学家，也不冒昧地寻求其根由。我只不过简单地断定：人的大脑有一种积极反抗企图考虑死亡问题的功能，不管是涉及自己亲友的死亡，还是地球上的一切死亡。人（他的精神之伟大正在于此）知道自己会死的，也知道别人会死的，但他却如此活着，仿佛他和周围的人都不会死似的。

直至今日，生物学中长生不老的问题实际上还远未突破，

谁也没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找到了长生不老的药丸该怎么办？”帕纳林就此说过：“熊还没打死就要分皮，这在狩猎时可是不大体面的。当代科学家就应该着手考虑这张皮。”说到这儿他向我提了不少问题。

“长生不老药找到了，比如是一粒小药丸。开始是怎么把这药丸搞到一定数量。随后，请问：是把这药丸有选择地分发呢？还是等积攒到够全人类用的时候再说呢？”

“如果有选择地分发，那么，给谁？可不可以按人的等级分发？给博士，不给副博士……总而言之给谁或不给谁？由谁来决定？怎么决定呢？”

“要是所有的人都给呢？那太妙了。当然，问题还不在于地球上的人口在迅速增长。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完全可以解决。困难在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药丸发给所有的人，就是说也发给佛朗哥？发给资本主义世界？哎哟，千万别全发！那么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解决？我们又要重新讨论，比如，毕加索算个什么人？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给他药丸!）还是个形式主义者，一个堕落的资产阶级艺术辩护士（不给他药丸!)。”

“把药分给自己人呢？这可是了不起的想法。不要让海森伯、埃什巴、圣·卓尔弟、库斯托、查普林、塞盖罗斯、罗苏……等人长寿，是呀，您自己也能提出十来个类似的问题。您想想，想想是有益的。”

突然，帕纳林用另一种，完全不同于平时那种揶揄的口气说：

“对待长生不老问题，或是根本不考虑，或是认真去考虑。不得模棱两可。”

帕纳林是对的。

只能有一种思考方式——要面对真理。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绝不证明自己正确。

上述谈话发生在哈尔科夫，在飞往北方之前。飞行途中，帕纳林埋头阅读杂志，我趁这功夫思考问题。“长生不老药丸”引起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问题，直接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关系，政治，家庭……

我又独自考虑起能达到长生不老的方案。

让所有的人都保持现在的年龄吗？这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将出现新一代。对他们来说，仍然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什么年纪的人服药合适？长久的老年期——这种馈赠是令人怀疑的。那么永远年轻呢？一个人有年轻人的体质，又有老至上百年的记忆，有一百年，或三百年的丰富经历，有经过一百年、三百年，甚至五百年稍许磨钝了的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唯一可接受的方案就是让人正常生活，在衰老之前让他返老还童，不仅是身体返老还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智力也返老还童。

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就是长生不老问题的第一本质。一连串的问题没完没了，但没有任何接近第二本质的迹象。

让智力完全返老还童（或接近完全返老还童）意义不大，这等于死了一个人，又生了一个新人。所以，要说的是让人返回青年时代。

回到青年时代以后，那么知识，科学知识又该怎么办？保留住，以便继续长进？这倒是有吸引力的。若是那样，艺术家保留为艺术家，作曲家保留为作曲家。这就是说，让人保留（闭合循环！）所见所闻和对往事的记忆。可也是，科学家若把一切往事统统置于脑后，也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了。

那么，不保留知识行吗？或者摆个过滤器，比如说，把生活知识滤掉，把书本知识留下来，行吗？……

这就是闷在心里的一连串问题。我想，为了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最好（也应该）把帕纳林的旺盛精力与维托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

帕纳林和维托夫斯基大概属于同一流的科学家。但我感到描述维托夫斯基要比描述帕纳林困难得多，我也不准备介绍他。话又说回来了，介绍一下维托夫斯基的“细节”也是应该的。（“细节”这个词根本不合适，实际上是指一谈到维托夫斯基就要碰到的一种难处。）

维托夫斯基带着一副茶镜。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还是听说过，维托夫斯基用自己做试验，弄坏了视力。尽管我在，《大隼》医院里曾和维托夫斯基长谈过，但始终未能如愿打听到那次试验的情况。他的眼镜片是普通的烟色玻璃片。他并非因为视力有缺陷才戴眼镜。偶尔，维托夫斯基会在光线很强的晒台上摘下眼镜；而有时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却又不摘下来。

有一次（这是我到医院的第三天），我与帕纳林在凉台外散步，忽然听到一声尖叫，环顾四周，可是什么人也没看见。

“这是空中的大隼”，帕纳林说：“尤里·彼得罗维奇喜爱的鸟。大隼在地上时不袭击其他鸟类，尤里·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高尚的行为。然而，在空中大隼又是令人惊叹的猎手。它在高空寻觅猎物时常以神奇的速度，甚至以每秒百米以上的速度向下俯冲，简直如同一颗子弹，袭击目标准确无误。只有尤里·彼得罗维奇才能看到俯冲时的大隼，其他人只能听到大隼的尖叫声。”

我问维托夫斯基怎么能看到俯冲时的大隼，帕纳林回答

说：

“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大约二十年前……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条小河和一座小桥。就在小桥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极不愉快的事。一群醉鬼朝一群鸟开枪，开心取乐……这里，在冻土带，有了鸟儿这儿才有生机，没有鸟儿，就会死气沉沉。正在这紧要关头飞来一支大隼。所有的鸟儿都四散飞去，因为它们害怕枪声，但更怕大隼。尤里·彼得罗维奇（我们跑向小桥）喊道：“看那，他们在朝鸟儿开枪。岂有此理！荒唐！”大隼好像和我们的心情差不多……大隼似乎故意飞得很慢，这只长有一对窄长翅膀的美丽的大鸟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它不愿看到枪杀。这可激怒了这些……射手们，就在此时，尤里·彼得罗维奇说要保护大隼。您知道吗，他用语客气，委婉。他说，稀有鸟类受国家保护，不允许捕杀。那些人朝他喊，让他住嘴。而法律正是这样制定的。我头一回看到尤里·彼得罗维奇那样暴怒。‘糊涂虫！’他喊道，‘反正你们也打不中……’是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别把大隼射中了。似乎大隼也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它在枪击下照样飞翔！时而几乎垂直起飞，消失在高空中，发出尖叫哨音；时而又几乎在枪口前出现……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了结的。不客气说，如此嗜好捣乱算不上什么本事。这些……射手有十来个人……当人们朝放枪的地方跑去时，枪声也停了。大隼依然安详地在冻土地带上空久久飞旋……这是什么事！随后，尤里·彼得罗维奇长时间地研究了大隼的视觉器官。猛禽一般都具有惊人的视力。维托夫斯基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时，我正外出。可惜，试验很不成功，或者说很成功。这些发现里总存在两重性。总有一天，我们就像习惯于德布罗意提出的物质的波粒二像性的思想一样，习惯这个哲理。现在，

维托夫斯基有了大隼或狮身鹰头怪物那样的视力，但看来已不能复回到原来的视力了……可这样的视力并不是总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用这种敏锐的视力来观察容貌就不值得，因为它看到的并不是那么美的效果，而是在用超视力洞察大自然……好吧，不费口舌了。”

我顺利地说服了 BB。药剂的作用也在我身上持续了三、四分钟，我总算看到了维托夫斯基所看到的世界。

过一会儿我再说这个。现在，我想利用一下帕纳林的关于发现的两重性思想。一般，我们对待科学发现总持有波粒学说前的立场：或者说好，或者说不好——没有丝毫两重性。但是，这种两重性却有机地存在于当代一切重大发现之中。就是发现本身，也仿佛具有“波性”和“量子”性（当然，这是个比喻，但可以阐明事情的本质）。当代的发现不只有两重性，也以“量子”发射式出现。如果从普通燃料化学科学逐渐向原子级的能量发展，那么广岛之后就不会存在摧残人类的问题了。但是，飞跃往往会突然发生，立即在质上达到一个新高度，在所有关键性领域内均如此，如果长生不老问题以逐渐增加寿命的方式解决的话，就不会产生一系列几乎难以回答的问题了。但是这种飞跃是突如其来的、急剧的……

我相信这里没有偶然性。当代科学发展的性质就是这样。现在，科学家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新发现的“波”性和“量子”性的感觉能力。大概，了解维托夫斯基的钥匙就在这里。

在哈尔科夫帕纳林曾建议我到维托夫斯基那儿去，我欣然同意了。当然，问题倒不是要向他解释我不同意试验的理

由（为此可以打电话）。帕纳林是想争取时间，再次向我进攻。而我为有可能同维托夫斯基谈话而感到高兴。

初次谈话是出乎意料的。

维托夫斯基问，我是否还记得维涅尔最后一次同记者谈话的内容。我当然很清楚地记得这次谈话。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在维涅尔逝世前不久发表的。那次谈话与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维托夫斯基特意把那次谈话摘出了两段，是这样的：

问：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要制造一批机器，它们将比人的发明能力强，您同意这种前景吗？

答：我冒昧地说，如果人的发明能力还不如机器，那就太糟糕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机器把我们扼杀了，这是自杀。

问：确实有机器愈来愈复杂，发明能力愈来愈强的趋势吗？

答：我们目前正在制造相当复杂的机器，不久的将来准备制造出更加复杂的机器。不过，有些东西还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但是它又强迫很多人去考虑，这些事情再过十来年总会发生的。

“十年已经过去了，”维托夫斯基说，“在解决智能方面现代人和机器能够比赛吗？”

显然，维托夫斯基自己知道答案。于是，我只好介绍了《KM》系列新万能机和最近自己搞的智能机定型的结构情况。他没有打断我的话，听完后，问我对这方面的前景有什么想法。

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

在“人和机器”这个问题面前，闭着眼睛是极为轻率的。

问题倒不在于机器的反抗，那些柜子和盒子是绝不会反抗的。问题正相反，机器能很好地为我们工作。假如机器代替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劳动，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又该去干什么呢？让他去深造、去学习、去做更为复杂的工作吗？可是，人要在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中达到完美的程度可不那么容易。但是，当今几乎所有的机器都能在工作过程中做到日臻完美，并且它们比人干的快得多。

总有一天机器会把人从体力劳动中排挤出去，人只需从事智力劳动，在此之后机器就变得有智能了。就此到顶，智能机就无需再改进了吗？在这个分为许多国家的世界上，事情可不那么简单。是的，就是“到顶”本身也叫人纳闷：智能机不是武器，它们应该造福人类……

当我们只考虑发展那些可控系统较少的部门时，从事艺术的人数就会迅速增加。

“您如何认识人和机器竞赛的可能性？人类也得进步，不是吗？”维托夫斯基问。

我反驳说，人进步得太慢了。三千年来，人的大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出现显著变化要几万年。

“这是对的，但也不一定，”维托夫斯基说：“机器的进步的确比人快多了。在讨论‘人和机器’的问题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成不变的人和飞速变化的机器。但是，控制论本身的发展为人的大脑加速发展提供了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不忽视‘人和机器’的问题（存在这种趋势!），在人和机器之间保持适当的差距，以便让人和机器的进步协调起来，您认为怎样？”

看来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人（指全人类!）竟然能够在机器不断改进，又如此飞速进步的情况下活着——突然冒

出的这一想法使我非常惊讶。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围绕“人和机器”的问题的无数争论中往往默认“人”是今天的人，而“机器”是未来的机器。毫无疑问，二十年或几百年之后，人的大脑仍然是今天这样。就是再过一千年，人的“构造”也不会产生原则上的变化。无论如何，幻想家正是这样想的。

我不是偶然提到幻想。科学上还没有从事二十一世纪或三十世纪以后人类问题的研究。在成千上万个科学研究工作规划中还没有一个是涉及研究未来人的。我们对未来人的概念部分来自直觉，部分受幻想文艺作品的影响。所以，在谈到“人和机器”问题时，我们习惯用幻想方式谈及未来人。

好吧，假定人的“构造”原则上不会变化，机器必然将比人更聪明些，这是个时间问题——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机器不会把我们吃掉，它们只能愈来愈理想地为我们工作，包括生产、研究和管理。

从无数的争论中终于得出一个折衷的观点（我认为是半个观点）：理论上机器可以变得相当聪明，但实践上，制造那样的机器是极其复杂的，远不是近期所能实现得了的。大约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人们对原子能的认识是，一般说，似乎可能，但困难太大，恐怕需要很多世纪……众所周知，原子能发展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多了。

我把现在所想到的当时同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长谈的内容记了下来。在初次交谈中，我的思想很混乱：不过我当时毕竟领会了主要之点。“人和机器”问题的第二本质（也就是长生不老的第二本质）应该以阐明这样一种唯一可行的发展途径为开端——即未来人原则上应具有不断地和尽快地完善自身“结构”的新本能。

这天夜间，我认为已经懂得了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的工作意义：解决长生不老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人和机器”的问题。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只是他们医院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我一直不能入睡。我从未见过北极圈的白夜。时间像凝滞不动了，地平线上的太阳尤如静止的一般，鸟儿不语，风儿无声，一片异乎寻常的恬静。

冻土地带的白夜特意提供了思考，思考，再思考的环境。对《大隼》医院来说，恐怕难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好像那时我是初次考虑参加长生不老的试验问题，但考虑的不是“同意”或“反对”的理由，而是试验到底如何做。

其实也并非如此，我最初产生参加长生不老试验的念头是到这里的第二天。

帕纳林叫醒了我。

“别错过良机。”他说，“快点准备！别打退堂鼓，一切由神圣的精神支配。”

医院里有一种神圣精神，这我已经觉察到了。昨晚，我与帕纳林从维托夫斯基办公室走到凉台上，只有几分钟功夫，可是一回到房间发现桌上已备好了晚餐。

早餐也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我向帕纳林打听了有关神圣精神的事。

“您孤身一人到此，”他回答说，“应当暂时保持单身汉的身份。您知道吧，一般说，这里，嗯！是十分活跃的场所。可这个场所临时转移到南方的基地去了，而这里仅保留着一种看不见的神圣精神。”

虽然神圣精神看不到，但它的工作能力极强，因为只过了半个钟头我就看到了维托夫斯基的惊人试验已在实验室准

备就绪了，帕纳林在列宁格勒时便向我透露了这次实验，当时我们正在等候去塞克提夫卡的飞机，从 BB 的谈话中看出情况是这样：

“原理很简单，就如同二乘二等于四。而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去了解它，您得先等一等。原理就是如此。您知道，一根导线可以同时传递许多信息，只要信息频率差足够大，信息不相互干扰就行，一条电讯系统同时可承担上百路不同的信息。下一步，我要靠您的控制论图象了。归根结底，人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大脑也和电讯系统一样。”

我说过，这就是长生不老的第二个解决办法。人的生命包含了上百种不同的生命，往往包含上百种智能生命。这种理论未必能成为现实，甚至叫人摸不着它的门儿。

飞机就要降落了，谈话就此中断。我们没再回到这个话题。但是对我来说，医院里的所见所闻使我感到十分意外。

宽敞的实验室内，一张木制安乐椅放在讲台上，像皇帝的宝座；一张普通的写字台上摆着两合录音机。旁边，挂着板式电视荧光屏。

帕纳林不见了（这时我正与维托夫斯基谈话）。十分钟后，他戴着一顶塑料头盔回来，头盔上垂挂着不同颜色的导线。墙壁上的信号盘在闪烁：“第一套准备就绪。”我本来想说说关于神圣精神的事，另一些信号盘又亮了，报告准备就绪。接着又有三个地方报告准备完毕。维托夫斯基走向放在实验室角落的示波器。帕纳林很快把导线接好，检查了录音机，把按钮操纵盘放在桌子上，然后小声说：“开始。”

荧光屏上出现了调谐数据，几乎立刻映出一篇杂志上的文章。那是一篇数理逻辑文章。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一半，又换了一页。帕纳林读得那样神速，使我十分吃惊。我不能立

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断定这个试验与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在视力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有关。

阅读速度愈来愈快，帕纳林按着控制钮，自己调整速度。一页总共四十三行，开始我能读到二十行，后来只读到十五行，最后才读到六、七行，而且还不明白其中的内容。就是这样，当帕纳林的阅读速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极限时，荧光屏上同时映出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是一篇关于脑照像术新方法的资料）的图象比较大，而且呈半透明状，变化速度从一开始就那样快，我甚至来不及辨认出单个的字。……

试验开始十五分钟后，帕纳林打开了录音机。我听到："西班牙语，第十一课。"这使我回忆起在列宁格勒时的一次谈话。老实说，若不是维托夫斯基在这里的话，我倒以为这是在进行一场决赛。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有机会每天看到这样的试验，可至今也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可当时我简直惊呆了。帕纳林用什么方式接受这么巨大的信息流？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看到了，确实如此！

帕纳林打开了第二部录音机。西班牙语句与历史学家讲述东罗马帝国末日的单调语句混杂在一起。荧光屏上（我没注意到这是怎么开始的）映现的已不是两篇，而是三篇文章了，可是一个单词也辨认不清，看上去就象摇曳不定的影子。……

许多不同的记忆共存与斯齐拉尔德的关于神经元系统是对偶的假说绝不相符。帕纳林不愿解释"共存机理"（他说：有什么用？讲起来太复杂，太费时间，过后，您经过试验之后，所有这些都会忘掉。当您变年轻之后……）。帕纳林和维托夫斯基想必是应用了另一个记忆原理，根据这个原理，

进入神经元细胞的脉冲改变了 PHK（神经细胞调节机构）。如果 PHK 可以调谐成不同的频率，于是……于是就类似沿一根导线同时传递几个信息了。

试验持续了四个小时。

不，“试验”一词用在这里不太合适。当天和此后的几天里，帕纳林满怀信心地装满了第二套，第三套和其它记忆系统（应当习惯于这种术语！），除了第二套普通记忆系统外，一共有九套记忆系统。现在我才明白了，当九套记忆系统都达到独立从事科学工作，并且彼此可以相互作用时，试验就算真正开始了。

是的，现在我才完全清楚地想起来，正是这时，我才第一次考虑参加试验，用自己做试验。

我未必能连续地，有条理地叙述这还很淡薄的一闪念是如何变成了必须亲自参加试验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但这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是记下这些过后我可能会忘掉的想法。

我产生了在计算机上运用记忆共存原理这样一个极好的想法。例如，电化学转换器大概能够同时在几个工况下工作。试验之后，我必须能回忆起这个想法。

过后要回忆得起来。

但是，一般地试验过后我要记住什么呢？

维托夫斯基这样说：

“要记住年轻十岁的这个过程。身体上返老还童应尽可能准确——立刻达到给定的年限。而记忆呢，则只是震动一下。于是那些在一年中积累的记忆就成为永久的记忆了，这些记忆仍然应像能随机应变的记忆那样。人返老还童以后，

在几个月时间内能保留住被震动了的记忆的某一部分。这正如所说，将会发生记忆的整理过程，其余部分将逐渐被忘掉。但是，所有这些都远非我们工作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目前我们还不能保证身体各部协调地年青化。比如，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使眼睛的水晶体返老还新。不过这点还尚属满意。有关记忆问题就更差一些，您参加的是首次实验。全部问题在于记忆整理过程要进行多长时间。也不排除这个过程在几小时内就能完成。在这段期间，您几乎什么也来不及保留住，被震动了的记忆很快消失了（我们把您近十年记住的一切给震动了)。换句话说，此时，您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智力上又回到了十年前的状态。也可能相反：整理记忆的过程要持续两三个月，而这多半取决于您自己，取决于您的智力训练。正因如此，所以试验者应该是科学家。试验者在试验前的学问和才干很重要，因为在随后的整理过程中他能根据需要加以取捨。您自己必须决定什么知识需要进行“再记忆”，并能进行客观地自我控制和自我分析。如果顺利，我们将得到大量的情报，或许能够顶替一整套试验。

维托夫斯基显得很焦躁。

“天知道忙乱中容易干出什么事！”他继续说，“我希望您彻底了解我们的意图。返老还童的方法也许能用来治疗癌症。是的，是这样，这就使情况更复杂化了，成药和有效的药物都将失去作用……这就太可怕了！要抓紧……但不能急。在生物学中陷入魔法师手中的危险比任何地方都大。

我刚刚记下了关于电化转换器的事，因为怕忘掉自己的想法。咳，瞎胡来，真是瞎胡来！主要的是不应忘掉我在维

托夫斯基和帕纳林这里见到的（和希望在某种程度上领会到的）事。

应当记住帕纳林素有的思考能力，别走样，也不要视而不见；还要记住维托夫斯基身上那种对科学家的高度责任心的理解。正如维托夫斯基所说："给人施心脏手术的外科大夫在任职期间应计算手术的钟点。科学的手术范围还要复杂，它的对象是全人类的心脏。……"

大概，在这个月我干了许多事：我说"大概"是因为有趣的工作难以衡量。还有，跟帕纳林相比，我做的就少得可怜了。他的九套记忆（也许可以说是补充记忆？）互不干扰，他能把每天四小时获得一次的情报进行"再消化"。他能够一边同我谈话，一边思考九个不同的问题。对此真难于习惯。我常试探帕纳林，给他出些题，诸如计算点什么或翻译点什么。帕纳林不中断手中的工作，几乎瞬间就能回答我的问题。

第二套记忆的容量比第一套少，第三套又比第二套少，由此类推。但是，作用速度，也就是思维过程的速度相应增加。假如帕纳林有十二套记忆（糟糕的术语！）他就能和计算机比赛了。

简直很奇怪，帕纳林对自己的本领并不激动，并略带怀疑的色彩。我认为记忆共存是科学上的一个伟大成就，在整个科学史上，它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成就。知识领域迅速扩展，而专业化又迫使人们压缩工作范围和视角。现在，这种悲惨的矛盾将得到消除。

人有足够的能力最广泛地掌握科学、艺术和生活——这

方面比里奥纳多 · 达芬奇的生活丰富得多了。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一个人每秒钟可接受二十五个以上“信息”单位。在八十年的紧张工作中(每天按八小时计算),大脑得到 4.2×10^{10}。个单位。这是极限，实际上要少得多。但是，从理论上讲人的大脑具有高达 10^{15}—10^{16} 单位的容量,我们只用了自身潜力的百万分之一……

当我向帕纳林阐明这一看法时，他淡漠地说:

“可惜，从第八套记忆开始，放射急剧加强，凡是我记住的东西，都很快溜走了，典型的心灵感应，心灵感应的原理正是如此，即大脑开始在高频状态下工作。在通常条件下，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往往在大脑有毛病时，或在临界状态下，才产生思维高频状态的自发谐振。我经常是这样的。这算什么，如果这里还有这么一位公民的话，我们能连续交换思想，与愿不愿意无关。如果这里有几千个那种人，全都能领悟到其他人的思想……也许，尤里 · 彼得罗维奇是正确的，这是另一种有前途的方法。”

后来我才知道，维托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反对机械地增加记忆容量。维托夫斯基认为，应该利用“高级”记忆的暂短性：在必要时，人能很快接受大量情报，并且利用它，然后，把没有用的知识情报剔除。

老实说，在维托夫斯基和帕纳林之间，分歧的实质并不完全明朗，因为两种方法都可以使用。

“您不必考虑这些，别分心。”帕纳林说，“您的试验更重要。别争论了。科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与怎么组织科学研究本身有关。现在对每个尚未过时的假说都有三、四种不同的说法，其实，这些说法完全可以存档了。但是假说的作者却拼

命加以辩护。您想，一个人花了十五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苦苦钻研一个假说并逐渐发现，嗯，比如说这一假说中有些疑问。而在此之前他有显赫的地位，有门徒，他也没时间去怀疑它，因为文章在编辑部待发，讲课的日程也安排了，还计划在重要的会议上发言……其实，他自己也没打算把问题想透。人在纯科学认识方面容易对别人的假说持反对态度而相信自己……这就是困难所在，因为科学发展愈快，愈应该经常变换假说。科学是用假说来思维的，一个假说经过检验被抛弃了，于是又提出一个更接近真理的假说，再立即进行新的探索。然而，假说的倡导者并不愿立即，而且也不可能“抛弃”所提假说，像未曾提过一样。从人的本性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没有第二次生命。长寿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老实说，尽管任何时候承认错误也为时不晚，但人们也不愿在错误中越走越远，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老去纠正错误。我愿意为科学家们设立一个特殊奖，只要他们澄清了错误理论，然后又鼓起勇气说：“是呵，我错了，我要重新开始……”

还有十五分钟。帕纳林分秒不误，他守时准确。

看来，所有的思维方案都已考虑过。在整理记忆的任何期间内，我将按事先考虑过的计划行动，不大可能出现意外。

我记下这句话后心想：不，一切都将出乎意料。

我将怎样在自己的实验室出现呢？从这里，从医院里，我几乎每天都和同伴们通话，这实质上也解决了我亲自参加试验的问题，没有我他们照样工作。这个发现既令人忧愁，

又使人高兴。我原以为，集体是我聚集起来的，没有我，它会瓦解。但是，我看到，这个集体是稳定的，能独立发展。

我不在，他们在实验室改变了研究方向。暂时还没那么明显，他们认为是按我的路子继续干的。可是，这已经是新的苗头，而不是我的研究风格了。

在他们看来我现在是被科学院委派出差八个月。从整个情况来看，他们认定这次出差关系到对宇宙的探索。有什么办法呢，让他们这么想吧。

半年后我又将回到实验室，可能会做为助理研究员再回实验室，以便一切重新开始，并在十年中干出比以往的十年多一倍，甚至两倍的成绩来。

我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重要使命。

十一分钟之后帕纳林才来，现在他正在院里逗乌龟，就是今天他也仍然这样。

这种做试验的想法是典型的帕纳林式的。正如他所断言的，这个想法是第七套记忆提示的。他说："当然，第五套记忆认为这是梦呓，可我自己却喜欢这种思想逻辑。"

乍一看一切确实都很简单，用电脉冲激发大脑的某一部分，使忘掉的信息复苏，建立一套视力和听力的幻觉。这个问题早已为人所知。人们还知道，可以采用生物电流谐振法把鸟儿或鱼看到的东西传递给人。帕纳林的想法最有趣的地方是把长寿动物的视觉记忆"传递"给人。帕纳林挑选出了一些三百年的乌龟，试图迫使它们回忆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所见过的东西……

从这个实验中暂时未获结果，但帕纳林却坚定不移。今

天他仍然“接通”轮到做实验的乌龟，查看了大量的脉冲组合信号。

我不知道维托夫斯基现在在干什么，他未必在实验室里，那儿昨天就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此刻维托夫斯基在想什么呢?

也许他会摘下眼睛，望着冻土地带，望着天空。

我用超视力观察世界只几分钟时间，但这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之中，我不相信会忘掉它。

在视力转化的一瞬间，好像奇景突现，使人惊讶不已。犹如那些死死盯着落后的电视机的人产生了一个印象，似乎小小的荧光屏忽然间变成了巨人的现代化立体彩色宽银幕电影。

视野猛然增大，我从这个揭示世界的窗口所看到的一切，就连一根细细的线条，一丁点颜色上的细微差异都是那样清晰可见，仿佛是什么人把落满灰尘的绘画擦洗干净，从昏暗的地下室取出来，放在了明亮的大厅里，它那栩栩如生的画面闪烁着鲜艳夺目的色彩。

从医院的屋顶鸟瞰，我看到了远处的小小的湖泊，透过那清彻如镜的湖水，能够分辨出石头湖底的每一条缝隙。天空中，那晴朗的天空中，鲜绿色的极光彩带放着光芒。三、四分钟的功夫我看到了色彩斑斓的流苏鹬、在沼译地斗架的极地野鸡、整齐的旅鼠洞穴以及那些矮小的桦树丛旁的蘑菇。零七八碎的东西简直数不胜数，可我却连灌木丛中罂粟花的花瓣也能数清，而世界却以一个整体展现出来……

不，我来不及叙述这些了。

再过两分钟帕纳林就要到这儿来了。

还有一点:

我不是单身汉。

帕纳林搞错了。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如何逃过他的注意力的。

她今年二十四了，是个地球物理学家，目前正在原始森林某地。

我只是第一个试验者，再过几年，年岁的概念本身也将被震动，变得支离破碎，化为乌有。

只剩下几秒钟了。

我非常强烈地想了解：赢得时间的人们还要挪动多少大山呵？……

【作者简介】 阿里托夫·亨利赫·萨乌洛维奇（Альтов Генрих Саулович）（1926）工程师发明家，数十项发明的作者。出版过几本谈论发明方法的专著。现住巴库，教授发明论基础。作者从 1957 年开始创作幻想小说，有些作品是与 B·朱拉夫列娃共同创作的。他的科幻作品有《星际军官的传奇》（1961）、《发狂的理性》（1968）、《为暴风雨而建造》（1971），还有数十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文集和期刊上。

审　　判*

Д．А．比连金
周　婕　译

门里的说话声吸引了波斯别洛夫的注意。他站了一会儿。夜晚，寄宿学校里并不安静，问题倒不在于从历史研究室里传来的喧闹，也不在于那些孩子们，他们似乎在屋里瞒着老师干什么事。孩子们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是，从音调上判断，那刺耳的假声，显然是老年人惊慌的嗓音，究竟是谁的呢?

“得了吧……那都是我的仇敌们的恶意诽谤，妒忌者们的造谣中伤……”

措词多么古怪呀！不过，这是历史研究室，那儿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不，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在门外仿佛听到“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

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波斯别洛夫皱起了眉头：多么不寻常的名字，可是这人又好象听说过。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难道这是布尔加林!”波斯别洛夫哎了一声：“十九世纪，普希金，陷害，告密……我一点儿也弄不懂!”

孩子们早把门关了。这使老师不会再想到他们会胡闹。当然，即使如此，老师也并非不受欢迎。波斯别洛夫没有多加

* 原名《个性试验》

考虑就推开门走进房间，又轻轻地随手掩上了门。七个男女孩子没有发现他悄悄地走了进来，他们正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试验上，就连天外来客恐怕也不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波斯别洛夫本来想问他们一些问题，但一时却说不出话来。这也毫不奇怪！他走进的这个房间，是很普通的一间昏暗的学校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些二十一世纪的孩子。老师对这些赤膊露腿的半大孩子，无疑是很了解的，他们很好动，但也能克制自己。而紧旁边的景象也千真万确：壁炉镶着磁砖，斜面的写字桌上扔着用鹅毛钢笔写成的手稿，书柜里摆着几层书背已发黑的书籍。那窗子又窄又高，白天也只能射进阴暗的阳光，这显然是彼得堡的窗子，因为隔楼远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宫的尖顶高高耸立。但任何实物也不能把这个房间与二十一世纪分开：离孩子们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地板上的金属覆盖层象被刀子割了一样断开了，接着是镶木地板，界线分明。从窗子射进的光线只照亮了桌子旁的身影，但却不能射穿这条分界线，虽然在空气中没有任何看得见的障碍物。

但是，并非这把两个世纪对接起来的事实使老师感到惊讶。作为一个物理教师，他清楚地知道，分界线那边历历在目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付影象，是按照过去的真样子，用计算机制成的全息图。当车轮的辐条飞速闪烁时，那粗糙的钢材虽然还是实物，但渐渐地模糊起来，变成影象，但是全息图的奇景却相反，那虚构的影象肉眼看上去倒象是最真实不过的有形物体。甚至可以迈步到十九世纪的陈设中去，摸一摸那些东西，但只能证实那个斜面写字台，这个沉重的带涡纹装饰的柜子和这些有雕刻花纹的安乐椅是虚象，因为挥手可过，并无阻挡，它们象最普通的影子一样。问题是，连在这全部虚构的陈设中间站着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脸上因出汗而发

亮的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布尔加林（按现代人贬称是维道科·费格利林）也毫不例外。象塑造其他东西一样，计算机根据那个时代的画像、笔记、回忆录也塑造了他，再现了他那时的形象、精神气质、思维性能，并尽可能地赋予他独立的真正的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的生命，因此写字台旁边的这个身影能听，能想，能说话，有感觉，跟布尔加林一模一样。对波斯别洛夫来说，这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仅仅在几年前，当他还是个大学生时，一种正义感的炽烈欲望促使他，试图以类似的方法塑造一个罗巴切夫斯基[注]的形象，那怕使这位伟人的影子听到后人对他的谢意也好。要知道，罗巴切夫斯基生前没有得到一个字的承认，甚至也没有得到对他的劳动有个一般意义的理解。但是，当时这位已失明的老人抑制住吐露失意之情，说道:“先生，我感谢您，但我深知我建立的几何学将会有用的。”

然而，现在波斯别洛夫所忽略的正是这个举动的意义，致使他不能理解引起他注意的那段奇怪的对话。

“我再把问题重复一遍，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您懂得普希金时文学的意义吗? ”

波斯别洛夫立刻听出说话的人是伊戈尔，当然，在这里他是主要人物!

“懂得，很懂，您的……”

“我提醒您，我没有爵位，请说吧!”

“好吧”布尔加林说每个字时，好象都在轻轻地点着头，这种印象是由他那忽高忽低的带吐气的声音造成的，因为他在肉体上还保留着谦恭的优点。

［注］ 罗巴切夫斯基，著名的俄国数学家，生于 1793 年，卒于 1856 年。

“如果您知道普希金是怎样的人，那您为什么要陷害他呢？”

“这是那些挑拨是非的人和诽谤者的谎言！我？是我陷害的？！先生，当着你的面发誓，我曾时刻祝福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满怀激情地印刷过他的诗，他还友好地给我写过信，我当做圣物似地保存着……我可以给您看……”

布尔加林把手伸向写字台。

“用不着”伊戈尔的声音充满了厌恶“我们很熟悉这些廿年代的信件。最好请您谈谈，关于普希金您都写过些什么，比方说，在 1530 年 3 月和 8 月。”

“我不否认!”布尔加林急忙地，甚至象是激动地喊起来，“有时我责备过尊敬的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规劝他以某种方式忠实地为沙皇和国家效劳。人们不理解我的意思，我用冷嘲热讽的短诗和作品凌辱过他,对其夫人的过去进行了不体面的暗示。但是，天哪，我并没有存心结恨！讽刺短诗集是我亲自去刊印的，我曾为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的早逝痛哭流涕……。死去的人是傲慢的，他没有听取好心的劝告，损伤了自己诗人的伟大形象，我们这些人，也是有罪的，有错误的!先生，宽恕他的罪过吧，就象我宽恕了他的罪过一样……”

布尔加林的脸被丰富的表情扭歪了，他难为情地擦去眼泪。

人们愤怒的低语声传遍大厅。一个女孩儿气得跳起来，想跑过去喊出自己的愤懑。其他的人总算保持着镇静，只是都立刻把目光集中到伊戈尔身上。小姑娘慢慢地坐了下来。伊戈尔严厉地紧闭着双唇。“是啊,”波斯别洛夫同情地想道,“这就叫做煽动，你们，这些孩子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象法捷依这样的善于煽动的老手，想赤手空拳去对付他，不会

有什么结果。真有意思，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想得到什么呢？”

“就是说，您是为他好，”伊戈尔铿锵有力地说。“那么请您解释一下，怎样把您的论调与您用书面和口头向宾肯道尔夫告密普希金的行为一致起来呢？”

布尔加林的手指压在斜面桌的边缘上，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好象想听得更清楚些。他那双含着泪的眼睛眨巴了一下，完全象一双习惯被人殴打的老狗的眼睛。但他一声也没吭。

“忘记了？可能需要提醒您一些告密的内容吧，例如：‘随函附上所有秘密流行的普希金诗抄本，无疑其内容暴露出他思想的有害倾向……’”

“噢！”波斯别洛夫惊讶起来，暗想：“他们从哪里找到了这个文件！但是，我……。这是编造的事实，要不然就会写在教科书上了。当然，布尔加林的这个告密材料不会保存下来，但正象古生物学家用一块骨头可以构拟出骨头架子一样，同样计算机也可以根据知道的事实和记录再现出丢失的原文。此时，孩子们无疑把中心计算机接通了。当然再现丢失的原文不一定是逐字复原，但布尔加林自己也未必记得当时他是怎样写的……这是冒险的事儿，但孩子们象是打中了他的要害。”

“您是什么时候写的？说出日期来！”

没有得到回答。布尔加林嘟哝着，嘴唇发白了。他身子一歪，跌进了身旁的椅子里。

“保险脉冲！！！”伊戈尔发疯似地叫起来，“你们不能给个预报信号吗？！”

“镇静，镇静，”边上第二个孩子用清脆的男低音说。他

那短短的手指迅速地按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遥控台的什么东西。他低垂的脸被指示灯的急速闪光照亮。“这不是心脏病发作（波斯别洛夫不由地哆嗦了一下），也不是晕厥。这只是有点惊吓，是一个小小的鬼把戏。”

“你把紧张度调节平衡了吗？”

“当然了！让他坐一坐，休息一下，好好考虑考虑……”

“反馈信号联系呢？”

“被切断了。现在他既看不见我们，也听不到我们说话。请随便发泄你的感情吧!”

波斯别洛夫挤进角落里，因为孩子们一个个从座位上跳起来。全都活跃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抢着说呀，喊呀，真是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能这样。

“怪物!!！跟这种软骨头打交道，真得叫人恶心一年!”

“伊戈尔，你干嘛老是‘普希金，普希金的!’应当都谈谈，一步一步地，而你——叭！我来治治你的毛病……”

“不，你设身处地想像一下普希金的处境！他刚刚写完《先知》里的‘于是我就听见星体在战慄’那几行诗，诗句在脑子里还未冷却，正好布尔加林微笑着来到编辑部找他，他就得去与这个告密人打招呼，握手……”

“普希金跟他打了招呼是真的！他在书信集中称布尔加林是‘我们文学界的流氓’……”

“那是在书信集里！而在生活中躲不开他……”

“…莲卡，你发现布尔加林的眼睛变成什么样子了吗?悲悲戚戚的样子……”

“我就说过嘛，他过着狗一样的日子，也许他并没有什么罪过……”

“他？！没有罪过……布尔加林？！”

“那你怎么想……应当把问题弄清楚……”

“不，你们听见了吗？！她同情他!!!”

“为什么不呢？应当公道。”

“而他对人家公道吗？”

“那是他！你想跟他同流合污吗？”

“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布尔加林式的人物后来也有。过了好多年还有，既然如此……”

“你们看，他马上就会认错的。他没什么好辩驳的，他的日子不好过……”

“安静!”伊戈尔突然举起手来警告地说:“他要复甦。赶快各就各位！别佳，准备接通信号，而你们在提问题之前，要先想一想……”

一切立即安静了下来，好象从未发生过纷乱、喊叫和争吵，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刹那间发生了作用。他们自如地、毫不拘束地，同时又谨慎而尊严地在大厅里坐下……是审判官？不是，但也不是观众。似乎也不是孩子，而是些研究工作者。大家的耳朵上都戴上听诊器似的东西。这东西可以使伊戈尔捕捉他们脑子里想出的建议，并择优选用。这样，虽然由他一个人发言，但思想却都是集体的。波斯别洛夫不由自主地欣赏起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这些面孔上如此明显地反映出聚精会神和专心致志，真是能排除一切干扰。不论向孩子们提出什么目标，他们都会以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感和内心的自由感去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

这时，布尔加林的眼皮颤动起来。他鬼鬼祟祟地投过一个急速的提心吊胆的眼神。刹那间，他变得面无人色，用那只干瘪的手划着十字。突然他的脸平静下来，他吃力地站起

来，保持着温顺的尊严，挺直身子，迈着老人般的脚步向前走去。

“坐下吧，如果您感到困难的话”伊戈尔急忙地说。

“我不是被软弱压倒的”大厅里响起轻声的絮絮低语。

布尔加林的嘴唇悲伤地颤动了一下。

“我受到诽谤，因此而着慌，感到垂头丧气……”

“您是想说，您从来没有写过告密普希金的材料？”

“那不是告密……那是良心的呼声，是臣民的公务，为此，我过去和现在都在受折磨。没有人理解，没有人理解我！”布尔加林凄凉地提高了嗓门，双手张开，乞求地伸向大厅。“全能的主啊，我灵魂的赤诚向你打开，公正地宣判吧！”

嗓音跌落下来，变低沉了。波斯别洛夫突然感到一阵寒冷。因为现在听过这几句话之后，他模糊地猜度的事情在担惊受怕中豁然明朗起来了，但是为什么又以抗议来逃避慌乱的心情呢？！要知道，这是……。这些半大孩子将要怎样向布尔加林介绍情况呢？！这是地狱开庭，是幻境，还是神意裁决呢？！

当然，对布尔加林来说，相信任何一种假设，都比相信实情更容易。没关系，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布尔加林。

但是，这个用全息摄影术和计算机技术模拟的形象，可以象活的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和感觉一样。毫无疑问，孩子们会授意给他（也许早就给他装入了这种知识），让他知道，是后代人在与他谈话。但心理，那怕是模特儿的心理，也是遵循自己时代的概念的，这就是说，模型能够思维……

波斯别洛夫慌乱地看了孩子们一眼。他们是否已觉察到，哪怕是一点点儿，控制着他的那种惶恐不安呢？

不象，模型学象一种新事物进入波斯别洛夫的生活，而对这些孩子们倒象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这些虚幻的东西，把人吓破胆的怪物，对孩子们来说，只是在教科书里见过支言片语，是遥远过去的模糊的事情。当与这些过去的事情打交道时，应当合情合理地去查明它，仅此而已。

伊戈尔向别佳弯下腰去，稍稍地问道："天晓得，他怎么样，诚实吗？"别佳耸耸肩膀说："从情感指示仪来判断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噢，谢谢……"

"那么，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伊戈尔继续平静地说，"您的行为的动机是为了社会利益？"

"是的，正是这样！我相信，你们会信服的……。"

"我们相信，但再请您解释一下，您向第三厅告密，怎么促进了祖国文学的繁荣呢？"

"每天都在促进，每天，虽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的良好影响却显示出来。如果当局由于不了解情况，不能及时发现在创作领域中的恶劣倾向，并亲切地指出其后果的话，那么普希金和其他文学家将会怎样呢？不堪设想，不治之症还能用什么药治疗！我的责任就在于，当还不是太晚的时候，就加以注意，敲响警钟。我尽了绵薄之力，并正如所望取得了成绩。"

"您获得如此大的成就，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后代人会给您的努力评功摆好的。"

"啊！"布尔加林饱满的小脸蛋儿泛起了光彩的红润，眼睛感动地发着光，整个面孔都清楚地表明他准备拥抱自己的交谈者。

"我写过，我给杜别尔特·列里基亚·瓦西里耶维奇阁下呈过文说：《有上帝和后代作证：也许他们会为我的努力

给我授勋。» 证实自己无罪，多么幸福!”

布尔加林意味深长地把食指指向天空。

“是的，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伊戈尔拖长声音慢慢地说“我们完全理解您。您忠实、诚恳而卖力地服务，但又没能论功行赏。更糟的是，还受了委曲。”

“我是吃苦了，我吃了不少苦头，”布尔加林接过话来说“甚至为了对萨柯斯金先生的小说提了点不受皇上欢迎的意见，而被无辜地抓了起来!”

“不只是被抓起来……还曾被宪兵队的长官们揪着耳朵象对小孩儿那样，拎到屋角下跪。这样对待您，这样一位全俄罗斯有声望的文学家！有这件事吗？”

“难道真有此事？”——波斯别洛夫由于不熟悉那个世纪的文件而感到怀疑和惊奇，但布尔加林的沉下去的脸消除了他的怀疑。

“我曾受过各种凌辱……”布尔加林的声音立刻变嘶哑了。“我甚至忍受了达官贵人给我带来的痛苦，因此我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我们同情您，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这不是生活，不用说提意见，就连对当权者的最热情洋溢的赞美，您都得受到斥责。有这种情况吧？”

“神圣的真理！有一次我在报纸上斥骂彼得堡的天气，就为这向我提出意见:‘你怎么敢骂沙皇首府的天气!’应该履行政府实行的措施，但这样，也没巴结好。他们对我说:‘我们不需要你的赞扬。’”

“但您毕竟是继续为那个伤害您的政权服务。关于您个人的尊严先不说，但为什么您如此颂扬那个为犯错误而把您仍到墙角下跪的制度呢？”

“我不是为了追求光荣头衔！我蔑视那些诽谤者……”

“包括杜别尔特吗？”

“尤其是他！”

“那时您为什么在信中叫他：《父亲和司令》？”

“这是按俄国式和家庭式的习惯称呼……”

“老爷赏奴才一巴掌，奴才还要去吻吻那只手，对吗？”

“你们又不懂我的意思了！”布尔加林痛苦地喊道“不是赏给愚蠢的仆从。我忠实于思想，为此而忍受着……”

“清楚了！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就是打开锁链放出饿虎或疯狗，也要比解除政权和法律对人民的约束力要好些……知识阶层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教育人民为目的，使他们懂得对上帝，对合法政权和对法律的义务……谁不这样做，就是在人类的法律面前犯罪……’这就是您忍受着屈辱，竭力为之奋斗的思想？”

“是的！为了忠于上帝、沙皇和合法政权，叛乱者恐吓我，要砍我的头！”

“比如说，您开始曾与十二月党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虽然您当时知道，他们正是要‘违犯人类的法律’的。”

“对不起，那是由于年青而失足的，我马上就后悔了，并且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完全正确！十二月武装起义后，你立刻提出改革书刊检查机关的方案，并且成了第三厅的职员。我们暂且不提这个。这样说不会错吧，尼古拉一世和他的政府，奉行的思想是您那样的思想吗？”

“毫无疑问，否则我怎能……”

“在生活中一贯遵循好的思想应当给人民带来幸福，您同意吗？”

“是这样……”

“那请您解释一下在您的关于俄罗斯情况报告手稿中的一段话：‘由于隐匿一切罪恶的制度和惧怕独裁，俄罗斯的内阁专制和军人-省长统治的可怕制度蜕化了’。”

“那写的是沙皇的愚蠢喽啰们，写的是必须改正的缺点！”

“愚蠢的喽啰们？您这是怎么搞的，这都是些部长，军人-省长，是第三厅的头头，而缺点——是整个专横和虚伪的制度。用您自己的话说，这正是在您的思想阳光下昌盛起来的！这样，实际上您在为什么服务呢？可能，根本不是为什么主义，也不是为沙皇、为国家，而只是为了您自己？”

“不对，全是错误的解释！”

“看，您干嘛这样，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这么说既有事实，也有逻辑嘛！我现在假定，您知道我们掌握您的所有最秘密的材料，但您自己说实话不是更好吗？”

真不忍心看布尔加林的可怜样子。他好象刚刚被人们的理解温暖过来，而突然又挨了一瓢冷水。他蜷缩着，无精打采，好象变麻木了。但他那被捕获的眼神中迸射出凶狠而刺人的光芒，这同他脸上那种抱怨的和张惶失措的表情无法协调起来。

“我说……”他瘖哑地挤出了这句话“我说实话……”

“我对善良和真理的信念是历尽艰难而得，但又被环境所逼迫、困绕，象网中的俘虏，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失足了……。弱者并不想对别人凶狠，但当时被妒嫉者和恶棍们包围着，我被迫斗争，圣人也不是没有罪孽的……”

“谁强迫您与恶棍们接近的？廿世纪初，俄罗斯的善良人民对您很友好。”

“他们看到了我的本质！戈里巴也德夫在世时，临去波斯前，他曾象好朋友一样把自己的喜剧剧本的手稿委托给我……”

“后来您把这个剧本卖了几千卢布。您连过去十二月党人的朋友也出卖了。您只是不说，您究竟出于什么思想动机！您连自己的大恩人舍士柯夫也出卖了。”

“上帝啊，你们总算抓住我的把柄了！俄罗斯的出版家和文学家是狼群中的羔羊……”

“请您注意，书架上放的这些书的作家们，谁也没有为第三厅服务，谁也没有告发自己的同事，虽然你们处境相同。”

“处境不同，完全不同！我不为自己的过去而羞愧，而在当局的眼中……”

“您不为自己的过去而羞愧吗？”

“在弗里德兰德，我为反对拿破仑而勇敢战斗过，为俄罗斯军队的荣誉负过伤……”

“而后来，却为法国军队的荣誉去和西班牙的农民打仗，在十二年的卫国战争中又去打俄罗斯的士兵……”

“这连那营私舞弊的委员会也宣告我是无罪的。”

“您向委员会隐瞒了实情，宾肯道尔夫还为您说了情。主事人厌恶您，但又需要您，一切都明白了。就这样您被迫投靠了拿破仑。”

“因指挥员极不公道，又是退伍，又是极端的贫困……”

“对，对，我们知道，您在列维尔伸着手，温文尔雅地站着，有时甚至用诗去求人施舍……”

布尔加林的浑圆的身子抽搐起来，象个蛤蟆挨了电击一样。

“没有的事!!!”

所有的人都惊得一抖，因为只有受伤的人才这样哀叫。

“有过”伊戈尔脸色发白，但坚决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波斯别洛夫听起来象钢刀，铿锵有力。

“有过，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这些小节是否使您惭愧呢？那时您酗酒，偷军大衣，什么都干过。”

布尔加林急忙闪开，张大嘴探探地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所经受的痛苦传染给了所有的人，使人不由地可怜和同情他，同时产生一种想保护受苦人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这个无意中打开的浸透无耻的灵魂一角引起了强烈的、诱人而又不值得的好奇心。甚至连操纵员也惶张地忘记了控制转换开关，虽然看来布尔加林马上就要真的晕倒了。仿佛所有的人都碰上了危险的心理高压的接线柱，正要喊：“关上，关上电门!”

但是，布尔加林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了。可他的声音反而突然变得坚定起来。

“全是真的”他迅速地舔了一下干枯的嘴唇，“我落入了深渊，我恳求过帮助，但上帝和人民都把我抛弃了，我曾为他们忍受过多少苦难啊！这使我懂得了，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我原想忘记和洗净罪恶，从此靠拢俄罗斯的善良人们。但是，宪兵们知道了，知道了我身上的污点，对他们来说，我还算什么人？国家事业中的一粒尘屑，一个空名……，一个穷光蛋！而我在压力下到哪里去呢？再回到贫困中去，到底层去，喝醉酒去自杀？这样不行！我的天才已被埋没了，而上帝吩咐人们要爱护天才。我要使自己更坚

强，于是又招惹了许多仇视者，然而，然而，《伊万 · 维日金》和我的其他许多作品为俄罗斯文学增了光。”

由于如此突然的转变和布尔加林流露出的诚挚语言，连准备应付一切的伊戈尔也慌了神。“这老家伙脱身了！”波斯别洛夫伤心地，但又从心底赞赏地想道。这内心赞赏的一闪念，使他感到丑恶、羞愧和令人生厌。

“您认为自己的书对文学是个贡献？”伊戈尔赶紧从慌乱的状态中恢复常态。

“我用亚历山大 · 谢尔盖维奇 · 普希金的话不谦虚地回答:《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很少有象我的《维日金》那样成功的书，甚至连诋毁我的别林斯基也承认这一点。”

“是的，是成功的。只是，别看那热闹非常的宣扬、官方的支持和您组织的吹捧，但读者很快就对《维日金》和您的其他作品冷淡了。这是为什么，您想过吗？”

“天哪，起初，我指出煽动者的全部阴谋，他们推崇流行的作品，伤害了读者的兴趣，使读者离开了文学中的真正爱国主义人物。但是一切都会转向正常，一切！”

“法捷依 · 维聂基柯多维奇，对您的‘爱国主义’，我们已经领教了。最好还是谈谈您当时告密和诽谤的情况吧！法捷依 · 维聂基柯多维奇，废话是有限度的！情况是……，您很快变成了富有的。您满可以安然地离开那个工作去写自己著名的小说。只是您没有对我们说，第三厅一直让您为它服务，不肯放走您，而您接连不断地进行活动。您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看来，没有哪个天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不曾被您在报刊上辱骂过，甚至连罗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你们的报纸也辱骂过……，当然，没有答辩的权利。整整十年，您

打击的矛头所向直指俄罗斯所有忠实的、天才的先进人物。您说，这是为什么？”

布尔加林沉默了，紧紧地闭上了苍白的嘴唇。

“第一，您灵魂深处很清楚，如果没有当局的支持，没有第三厅的合作，您和您的作品都等于零。只有奴颜婢膝地去巴结、讨好别人，您才能够把自己树起来，并且发财致富。”

“先生，我能等到公正的审问吗？我有了进款，这难道是罪过吗？我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势，而是想取得当局的充分信任后，谨慎地促使他们改进事业，减轻一些经济负担！我交给政府的报告你们已看过了，我提的那些空洞计划证明……”

“您处在完全无权的地位是痛苦的，这我们相信。但您也在强化这个政权，难道不是您提出了组建新的侦缉警察的草案，推荐一个简直象野兽一样的人来当头子的吗？不，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这个暗中干好事的假面具您戴着不合适。咳，其实，问题很简单。按照您行为的逻辑，那时，您暂且未动普希金，甚至在报刊上还奉承他。后来，突然告发他，在报刊上暗示说他是个剽窃者，甚至引起了沙皇的不满。这样的急转弯是怎么回事儿呢？只有一个原因：普希金和朋友们开始着手办报，这个报纸将与您的《蜜蜂》进行危险的竞争……”

“诬告，没有证据，而话是可以随便说的！”

“有合乎逻辑的事实。大家一致的看法，您的《北方蜜蜂》是个下流的报纸。它有不少订户，只是因为当时它是俄罗斯唯一的一家日报，对订户来说无可选择。哪里有订户，哪里就有收入。放弃垄断您是无论如何不干的！曾有过传说，仅

是一种传说——什么维亚泽姆斯基要出报纸，您那里马上告发他的不道德行为，还要举这类的事实吗？还是够了？够了……你拚命抨击这些天才的作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构成了同您的作品的竞争。您能除掉他们，这是当然的，事实也是这样。这是您仇视所有天才的根源。您还想贬低别人，因为人家的正派作风妨碍了您的生活。如果周围的人都去舔靴子，搞自搂，挑拨离间，您就会更舒服。而这样连沙皇、宪兵们都会厌恶您……您的生活真是够可悲的！”

布尔加林急促地喘着气，不时发出哨音。到目前为止，甚至在惶恐和最卑贱的奴颜屈节的状态下，他的脸保持了倔强的准备反抗一切的毅力。现在，他的脸又暗淡下去了，谁也没有觉察到变化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有，除了老年人的外表以外：那变松而耷拉下来的两腮，在松弛的皮肤下面青筋毕露，那张失去意志力的半张着的嘴上还流着一滴口水。这滴可怜的，丑恶的口水突然使波斯别洛夫感到异常恐怖，他险些儿在大厅里喊起来：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布尔加林早就死了，不可能涉及他了，这里只是个身体模型，你们是折磨谁呀？为什么？！

本来他想阻止这场侮辱事件，但没有来得及。他什么也没喊出来，也没跳起来。布尔加林，那个叫布尔加林的东西，忽然间好象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老态龙钟一扫而光，一股坚毅的力量驱赶掉了精神上的空虚，眼睛憎恨地闪着光，凶恶而精确地说出了完全令人意外的词句。

“你们的批判荒谬已极，事实呢？在战争中的杀人行为是受奖励的。法律会判定谁是有罪的！法律是人们制定的，作为世界的主宰者又要遵守法律。我的行为曾受到国君本人的鼓励。如果我在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是有愧的，那是什么

样的法律呢？遵行秘密的法律是不可能的，不论它对我们如何玄妙。神圣的教会监督遵守公开的法律，就连教会也没在我身上发现大的罪孽。我在国家和上帝的法令面前是清白的！那末你们遵守的是什么法律？是不中用的还是魔鬼的！但是我不属于它管辖，上帝赞助我，因为我没有触犯它的法律!”

他洋洋得意地伫立着。一个被侮辱的神圣化身高傲地出现了，并且审判的明显混乱状态，使他沉浸在幸灾乐祸的心情中。他面前的人，管他是后代人，是宪兵、是魔王或者是天使们，只要能使他避开这莫明其妙的，但对他是现实的惩罚，则他们都一样！他陷入了在任何书里都没有描写过的可怕境遇，但他都能对付。怎么说呢，他的一生就是熟练的斗争，他会适应和战胜任何环境。

波斯别洛夫由于受辱和愤怒而颤抖了。卑鄙的行为是不可能，也不敢战胜他的孩子们的，但它反常地胜利了。他没有权利再保持沉默了。他急燥地寻找着词句，想搭救出那些在击溃和失败的羞愧中慌了神的半大孩子，但在绝望中没有找到。没有论据。他还觉得，孩子们是在玩不恰当的游戏——猫捉老鼠！但是难道连他，就算不是个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吧，可总是个二十一世纪的成年人、教师，就没有本事反驳怪诞的流言诡辩？！他花了不少时间去钻研现在不需要的科学，而没有……。

得意的冷笑扭歪了布尔加林的嘴：有丰富经验的嗅觉使他能正确估计这长久而难堪的沉默的含义。但突然，这位老奸巨滑的蛊惑家的眼皮胆怯地跳动了一下。波斯别洛夫没有马上明白原因。他发现了，所有的人也发现了伊戈尔的微弱的，几乎是忧郁的，有些倨傲的微笑。波斯别洛夫急忙向前

走去。布尔加林与他遥远的后代近在咫尺地互相对视。布尔加林坚持不住了——他移开了目光。

“您为什么不敢再看我的眼睛？”伊戈尔收起笑容，轻声地问道。

布尔加林傲慢地抬起头，他的样子象是在说：我行我素。

“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如果真理、法律和上帝都属于您的话，您还怕什么呢？说起来您不觉得奇怪吗？在您那个时代，好的行为不需要别人宣告无罪，也不需要自己宣告无罪，只有干坏事才即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宣告自己无罪。您接受我们的审判已经成了宣告自己无罪的机会。”

“诡辩！”布尔加林蔑视地耸了耸肩膀“我只是想证实真理而已。既然你们怪罪我在证实自己无罪，那末你们应当知道，经常是恶人在别人的眼里反而象是无辜的。或许你们不知道这些吧？我不得而知。”

“您在教育我们了，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我们是否准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在人们眼中和在法律面前看起来无罪的人，可能是凶手。而凶手呢，看来倒是无罪的？”

“是的，千真万确！”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曾强调过的那样厚待您的法律，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布尔加林发慌了，但只是刹那间。

“这不能证明相反的人”他严厉地喊道“一种哲学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难道我不管什么都确信吗？我只相信一个真理，只相信真理！”

“您信这三种说法中的哪一种？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开始您把自己说成是捍卫思想的战士，看来这并不是真

理。而后，您又归罪于迫使您只能这样做的环境的惨酷压力。但是，这方而也已弄清楚，很少真理。最后，第三种说法，我希望这是您的最后真理：您的行为受到一切法律鼓励，就是说，‘我的生活是公民的美德的榜样’。”

“甚至连你们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偏执的后代人的审判，也驳不倒那些！因为这是真理……”

“俗话说：‘不是小偷，捉不着’”，波斯别洛夫疲倦地想“而这里捉到了，揭穿了，而不是小偷…，看来就只还有一个可能性，我现在看见了，但孩子们看到了吗？”他真想把头扎进什么松软的凉爽的东西中去——他感到疲惫不堪了。而布尔加林却没什么，很精神…“只是别垮下来，伊戈列契克，只是别垮下来！”波斯别洛夫心中祈祷着。

“如果您的行为，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完全附合人类的法律和常规的话，它们会表扬您的，那您什么也不用隐瞒。可是为什么那时您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自己在第三厅里服务的事呢？”

果然不出所料，回答是傲慢的讥笑。

“您要知道，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这种工作严守机密。”

“社会认为您这种工作是道德的，还是仅仅象容忍不可避免的祸害一样容忍它呢？”

“只有捣乱分子会反对这种工作！”

“那末，您的告密，比如说，对屠格涅夫的，由于您的告密，他被抓进了监狱，您是道德的。而屠格涅夫，他写了不合你们心意的文章，他就是不道德的。”

“是怎么回事，这要由法律来裁决。”

“而如果法律在某种情况下惩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鼓励犯人，对这种法律如何来估价呢？”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感谢上帝，这方面我不擅长。”

“是吗了那您擅长受贿吧？”

“我？！受贿？！”

“您。受贿。”

“诬告，造谣……”

“够了，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到现在为止您不相信，我们掌握了您的全部情况？”

“那只是形式上象受贿赂！实际上是表示谢意的馈赠，友谊的礼物……”

“说清楚，为了在您的报纸上发表一些人的文章，您都接受过谁的贿赂？说出这些工厂主、书店老板和艺人的名字！所有这些，那个第三厅都是很清楚的。”

“先生，我们有谁不接受贿赂呢？！可以说这是个习惯。所有的人都拿，我也得给人家，不能靠这个做任何论断。应当把过错和功劳两者对比衡量一下……”

“换句话说，事情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对它的估价。屠格涅夫触怒了当局——他就是罪犯。您这个告密者和受贿者倒是个模范的爱国者。原来没有法律，有的只是大官们的赏识。”

“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说过去年代的事，请不要涉及未来：您对未来一无所知。”

“您说得很对！象冬天不能没有皮袄一样，在我那个时代不能没有道德上的堕落。”

“生活的法则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制定的它。我只是象所有的人一样，照它生活。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揭发他们，这都是些高级人士……”

“全都一样黑。是吗？”

“谁与当权的有接触，差不多都这样。”

“既然都有罪，就等于谁也没有罪。大概这是您的第四种真理啰？但在这里又是泾渭分明，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您的同代人绝大多数痛恨告密，不接受贿赂，不能容忍谎言和献媚。是否因为您是这些污秽现象的化身，社会舆论才蔑视您？”

“上帝啊，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上面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干。如果牧人不往那边赶羊群，难道羊羔会往那边去吗？”

“但是您是条看家狗。不可否认，您有才智，懂得很多，只是您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那怎么了！只有遵守教规者对个人利益不感兴趣，但上帝在我们中间创造的这种人并不多。我的罪过算大吗？我没有逃脱诱惑，违背了教规。沙皇自己还诽谤十二月暴动事件，我没有沙皇那样至高无上。告密是被鼓励的，不只我，别人也干……。认为可以做的，就做了，不允许做的，就不去做。大家都接受贿赂，我也接受了。就算是作孽多端吧，可我没有过游手好闲的日子，象许多人那样。我有思想，尊重劳动，写了九部作品，难道这个天平盘不是更重吗？神圣的彼得（犹大）曾三次出卖基督，他悔悟了，后来成为一个圣徒。而我悔过得也不差。”

“丝毫没看见，法捷依·维聂基柯多维奇，您的悔过更多的是表白自己无罪，象做买卖一样。”

“我发誓，没有这种想法！”一种激昂的情绪在布尔加林的话中迸发出来，他兴奋地环视着“怎样，怎样才能证实我的诚意呢？”

“在这第三厅里，您还没有被搜查麻烦过吧？”伊戈尔挖

苦地笑了笑“想得起来吗？”

“这很少有!”布尔加林紧盯着这个挖苦的笑容，高声地喊着“应当诚心诚意，照我们的说法，应按基督教方式说话……”

忽然他好象长大了三倍，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理解他行动的意思，他已经跪了下来。

“我象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在你们面前是罪恶多端的人!”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知是谁呻吟着叫了一声，用双手捂住了脸。他比跪下的老头的样子还羞愧，还难看。他伸开颤抖的双手急忙地表示同意。他准备收场了。谁也没有从这种表示悔过的样子，想到有这样的结局。但是这个表示不只是外表的……整个审判的过程严格地合乎逻辑，因为一个奴才的丰富经验维护了这个逻辑。这个奴才善于灵敏地抓住大声的呵叱，而且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该争吵，什么时候又该屈辱地践踏自己。

看到这些，是这样令人厌恶，想到自己刚才的过错是如此难堪，伊戈尔的脸由于恐惧变得苍白。他首先奔向操纵台，扳开同志的手指，拔掉了插头。“咔嚓”一响，象短促的手枪声，一切都熄灭了。十九世纪的景象消失了，布尔加林也消失了。但是，留下而对自己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沉默着，谁也不敢抬起眼睛，好象旁边还站着那个可怕的幽灵。

【作者简介】 比连金·德米特里·亚历山大洛维奇（Биленкий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33）。作家，苏联作协成员，曾受地质、地质化学教育。多年工作于科学杂志社。现居莫斯科。发表过许多科普著作。从 1958 年开始创作科幻小说，此后他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作品，已出版的科幻作品集有《火星上的岸边激浪》（1967），《一个走私的夜晚》（1972），《检验理性》（1974）。

天 外 来 客*

H．B．拉兹戈沃罗夫
宁　文　译

发明礼物其难无比

这一夜，贝尔博士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坐得比平时都长久。一年一度令火星上每一个已婚居民大伤脑筋的问题正折磨着他。明天是他妻子的生日，而他始终不能决定送给她什么礼物。去年，他送了一盒制图仪。妻子很满意。显然，这不是一盒普通的制图仪。里面的每一件仪器上，博士都亲自镀了一层从银河系各个角落收集来的镍。博士想好送这件礼物后，曾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各种陨石，仔细收集各种各样的镍，并进行分类。他搞来一大堆罐头盒，在上面贴上不同的标签:“镍—取自 67 号陨石，奥罗星域”、“镍—取自迪夫星座”、“镍—取自阿西尼达星云”。博士共收集了二十二种镍。当然，它们之间毫无区别，任何物理分析或化学分析也区分不了它们与火星上的普通镍有什么不同，但是，你若知道鸭嘴笔或两脚规在落入你手里之前，镀在它们外表的金属已在宇宙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的话，那末，你拿着它们，心里无论如何将会更加高兴，这一次，满可以用从巨大陨石开采出来的金属做一个铝制量角器送给妻子，从而使博士一举打破阿尔院士保持的记录。这种铝，博士家里有八十公斤，

* 小说原名《四个方块》

而为了确定它与火星上的铝绝对相同，只需要三克就够了。但博士曾多次对妻子说过，他不知怎样使用这些铝粉……不，最好把它们用于别的目的……真是一筹莫展。或许，光做一个量角器，在上面刻上捕获大陨石的日期。

博士无论做什么事和有什么打算，总要求助于电子计算机。然而，这一回连它也帮不了他的忙。不过，总可以请教请教吧？博士拿起打好孔的纸带，并且决定，如果计算机算出的答数的最后一位数字是偶数的话，就做量角器；如果不是偶数，就把不久前捕获的那一小块陨石送给她。那块小陨石放在显微镜下，可以看清上面有离奇的花纹，颇有点象他妻子姓名的第一个字母。顺便说一句，他早想让她看看这块小石头了。

刹那间，计算机已运算完毕。唉，最后一位数字是零。博士懊丧地看着自己的电子顾问，它竟如此坚决地让他依靠自己。

不过，博士心里清楚，他反正不会去听机器的主意。按照他人主意做成的礼物，压根儿就不是礼物。凡学过标准语法第一页上“我们周围的一切可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我们和礼物都属于有生命的一类。由你们自己构思，并由你们做成，增予他人的东西，叫作礼物”这段话的小学生，都懂得这个道理。礼物这门课，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是一律要讲授的，按学时，它排在数学和物理之后，居第三位。这门课很难，博士从未得过比较好的分数。他甚至不得不和成绩差的学生去补课，而那些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后来竟成了大物理学家和大数学家，成了备受尊敬的科学家。

博士摘下眼镜，用手摸了摸额头，把臂肘支在桌子上。他坚定地命令自己，最多过五分钟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不能再

拖延了。但是，不到五分钟，他就决定了？……做一副眼镜？当然，可以用陨石 M223 提炼的玻璃再做一副非常好的眼镜。透过他一生中亲眼见过多次的玻璃去看东西，难道不愉快吗？好主意。而镜框嘛，的确值得用铝来做。太合适了。毕竟，并非人人都把十四吨重的陨石当宝贝看待。

明天一早就着手弄玻璃。而现在该回家去，已经很晚了。博士刚走到门口，无线电接收机里便响起了刺耳的呼叫声，表明有人有刻不容缓的消息要报告。只有在非常情况下，科学家们才会动用能自动打开火星上全部无线电接收器的遥控波。这样晚，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博士紧张地倾听起来。

“请注意，请注意，”扬声器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里是 602 实验室，这里是 602 实验室。阿尔院士在讲话。我已着手解剖我在 7764 空间方格里捕获的人造天体。实验室里的所有微音器已全部打开。请注意我的广播。请注意我的广播。阿尔院士在讲话。”

贝尔博士扑向无线广播装置。他要听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造天体？既然已断定陨石是人造的，院士为什么不马上发信号？他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天体弄到 602 实验室去？弄到设在火卫 1 上的实验室去？他为什么认为立即解剖人造陨石是必要的？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做这件事，不找任何人去帮忙？而最主要的是，他为什么守口如瓶？

一连串的想法和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被接收机里响起的阿尔院士的声音所打断。院士的声音激动而又郑重，但他的话不是对火星上正在屏息倾听他讲话的人说的。

“亲爱的和探受敬重的同行，”院士说。“我荣幸地代表我自己以及火星上的全体科学家和居民，衷心欢迎您，从宇宙来到我们这里的第一位客人。我清楚地知道，访问我们星

球，也许并未列入您的科研计划，而由于我的过错，您的计划已被破坏。因此，我要向您深表歉意。从您不安地打量这座昏暗实验室的拱顶时的神情来判断，火星给予您的接待，您不会认为是亲切的。我愿与您以诚相见，那时，您的疑虑和担忧将烟消云散。我们，火星上的人，乃是居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有生命的物质。但是，我们历史上的古代时期，残酷的战争连绵不断，以致科学取得的成就往往被用来屠杀生命，这迫使我们得出一条可悲的结论：即使是在一切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有生命的物质，它们之间也不是一下就能找到和平和和睦的共同语言。您的宇宙船技术之完善，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产生了船上可能有有生命的物质存在的想法，它不能不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这一点您是否看出来了呢？这就是我和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我不知道，您将怎样回答我，以及我能不能听懂您所说的话，就象您听懂我说的话一样（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您很专注地听完了我的话）。但是，亲爱的同行，我请求您相信，我和正在倾听我俩讲话的火星上的全体居民，对于您的到来感到无比兴奋。我们迫切期待您说话……”

但是，往下一句话也听不见。复又出现的静寂，再次把贝尔博士推入了令人极度不安的思索和疑虑的旋涡之中，而且比先前更加可怕。

水星代表没有发言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谁首先发言？不过，这一排列顺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让木星先说吧，它最大，也最胖。

稀有陨石博物馆高级研究员金，用调皮的目光把他画的

小人又逐个看了一遍，一个小人代表一个星球，放在一起，就是第一届行星名称整顿座谈会。这个问题很重要。当各个星球的代表汇集一起讨论太阳系面临的迫切任务时，这才发现它们无法交谈，因为他们自己的名称全被弄混了。

直到现在才弄清，原来，太阳系各星球虽语言不同，但都管金星叫爱情之星。这引起了与会者的莫大兴趣。他们为这一美妙的巧合兴奋不已，认为这决非偶然，加之各个星球上的居民对爱情有着共同的看法，这就意味着，他们最终是能够达成一切协议的。最后决定请每一位代表都谈一谈，在他的祖国，人们为什么把金星叫作爱情之星。

故事刚写到这里，金就停下来不写了。他在考虑让谁先发言。编写这一类故事，一向使金神往，尽管许多其他科学家认为这样度过光阴与科研工作背道而驰……好，木星的代表要发言吗?

“我们,”有趣的小胖子开始说道。“苦苦思索已久，一直想弄清楚，金星为什么比所有其他行星更亮，它的亮度甚至是天狼星的十三倍。我们断定，照在它身上的太阳光，有一半又被它折回了。但是，为什么呢？这是个谜。终于，我们成功地确定，这亮光是由紧紧包围着它的白色云层反射出来的。于是，我们便给金星起名叫爱情之星，因为爱情比遮掩它的、不透光明的神秘雾幕更明亮。”

“在说明我们把金星叫作爱情之星的原因之前,”冥王星代表腼腆地说,“我首先应当向水星代表表示歉意。遗憾的是，我们距离中央太远，地处偏僻边缘，所以我们压根儿不知有水星存在，一向认为金星是距太阳最近的行星。如诸位所知，我们那里的气候异常寒冷，即使在夏天，气温也绝对到不了零度以上。每次用超大型天文望远镜观测金星的时

候，我们都为它距中心发光体这样近，它那样舒适，温暖和光亮，而深感高兴。当我们看到心爱人生活幸福时，我们的心里不是同样为他感到高兴吗？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冥王星上对爱情的这种看法已经过时和落后，但我们这些生活在严峻条件之下，从未受过环境溺爱的冥王星物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便把在我们身上唤起上述感情的远方星球叫作爱情之星。”

金把写成的部分读了一遍，改了几句不妥当的话，不禁狡猾地笑了，接着便琢磨其他代表以及金星上迷人的居民关于爱情应当说些什么。“水星的代表……”他提笔往下写道。但这时，无线电里又传来了刺耳的呼叫信号。

阿尔院士的第一个报告使金暴跳如雷，他愤怒地一拳打在桌子上，使整个太阳系为之一震。这一拳正打在画着水星代表像的那张纸上。金打得那样重，致使太阳系中的行星之一顷刻之间竟变小了。真是岂有此理！这将持续到什么时候，给予稀有陨石博物馆的权利将被侵犯到几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仿制成陨石模塑品之前（而且，表层特征和一切细微之处必须准确无误，丝毫不差)，不得对得到的新陨石进行任何物理研究和化学研究！可是有的科学家认为仿制模塑品纯属毫无用处的例行公事，这该做何解释呢。这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是不懂物质表层蕴藏着伟大的秘密这个道理……“我着手解剖人造天体……”不言自明，阿尔院士不能容忍别人弄坏落入他手中的这件珍贵的俘获物。他终于相信人造陨石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金难道没有讲过上千次吗，他难道没有证明过，在博物馆的大量收藏品中至少在十种陨石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不为人知的文化痕迹吗。“妄想、幻想、无谓的臆测”——这就是一生耐心研究石头表层

的人每次都不得不听到的话。让我们看看阿尔院士本人将说些什么。是什么样的妄想促使他要惊动整个星球?

金处于气愤、急躁的状态中。起初，他甚至没有想一想，阿尔院士的欢迎词是对谁说的。后来他才明白过来，人造天体上原来也有人居住，火星上出现了一位来自其他星球的生命的代表，这时，稀有陨石博物馆研究员的心里才充满了狂喜。他觉得非找人谈谈自己的喜悦心情不可，于是便伸出一个指头戳了戳木星代表的肚子，开口讲了起来。“您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大事吗？！有许多东西马上就要弄清楚啰。我们将知道，我们尊敬的同行来自那里的星球上有没有强大的活火山。我们将知道，当一座座岛屿连同上面的石头建筑物一起飞向宇宙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生突然的、巨大的火山爆发现象？我们将邀请我们无比尊敬的同行前来参观博物馆的收藏品，也许，他能辨认出某些奇异的碎石片哩。到那时，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将蒙受耻辱，而真理将取得胜利!”金已经看见了，他陪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居民在各陈列馆缓步而行，好奇的客人俯身在每一个陈列架上，仔细观看每一块石头，而最后……

“我看得出,”接收机里又响起了阿尔院士的声音。“在经过不同寻常的旅行之后，我们尊敬的客人已经疲倦了。如蒙您接受我的邀请，同意在我们火星科学院建在大高原上的大楼里先住几天，我将感到荣幸。在那里，在非常幽静的环境中，您将得到很好的休息，恢复体力。我的朋友贝尔博士和金大师将接待我们，我希望，他们将会使您感到愉快。如果您不反对我的邀请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座实验室。请，我的直升飞机随时为您效劳。”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所有倾听阿尔院士讲话的人仍在紧

张地等待他是不是还要发出什么报告，但，科学院院长开始说话了。

“诸位尊敬的同行们，”他说。“一件其后果我们此刻很难估计、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情况迫使我只能简单讲几句。我认为，贝尔博士和金大师，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根据来表示反对的话，应当立即飞往大高原。我不知道阿尔院士一定要他们去协助的原因，但他这样决定显然是出于重要的考虑。阿尔院士几次报告所提供的实际情报有限，因此我无法对已出现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仅号召考察队全体成员保持高度警惕。请诸位发表意见。”

贝尔和金已经到达大高原。火星上的科学家们的无线电汇报仍在继续进行。

阿尔院士、贝尔博士和金
首次谈话的磁带录音

阿尔院士：我亲爱的二位同行，我建议你们趁我们的客人正在熟睡，到楼上去首次交换一下看法。关于在这不寻常的一夜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我还不能向你们以及火星上的整个科学界报告。我应当这样做，因为为了保证我们今后的共同工作取得成就，我们必须知道一切，而我从 602 实验室发出的几次报告，由于种种情况，并不能使你们对正在发生的事心中有数。我现在就谈谈这些情况。

我从事实方面谈起。三点十五分二十二秒，我的发射天线的电磁波束与 7764 空间里的一块陨石相遇，空间坐标 29 和 648。质量计表明，用接舷冲锋法截获的这块天体的重量为三吨半。一接上控制波束，质量计上的读数立即表明，陨石的重量急剧降到只有一百二十公斤。陨石进入视场后，便

以其光泽和奇异的外形使我惊讶不已。

在定位台上对它进行的检查使我相信，这个天体是人工制造的，而且也促使我产生了它里面可能有有生命的物质，有星际导弹创始人的念头。我决定立即验证这一假设，因为我考虑，他们的飞行计划由于我无意识的干预而遭严重破坏，飞行员可能需要急救。另一方面，由于你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敢在火星上拆卸导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 602 实验室去的原因。在查明外舱固定系统之后，我便进行了第一次广播。一打开舱门，我发现导弹座舱里有一名从事研究工作的飞行员，他已自愿离开了飞行舱，身上没有携带任何防御或进攻之类的武器。然而，和星际飞行员见面，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只是在克服了这种恐惧心理之后，我才向驾驶员致欢迎词。这你们都听见了。

我焦急地等待回答，但飞行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至于他保持沉默的几种可能的原因，我以后再谈。我现在要说的是，神秘宇宙来客的外貌虽使我深感担忧，不过，他的表现并无恶意。

对他流露任何的不信任，将导致最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才说了最后那几句话，这你们也听到了。我在说‘我的直升飞机随时为您效劳’这句话的时候，还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就这样，我这方面丝毫没有强迫，我们的客人便自己登上折叠梯，走进了机舱。在从火卫 1 飞往大高原的一路上，他虽依旧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但表现平静。六点三十分，降落前二十分钟，飞行员睡着了。我只好用双手把他抱下飞机。如你们所知，直到我们把他抬进大楼，把他放在专门划给他的那个地方，他一直没醒。事情前后大致就是这样。

贝尔博士：一接上控制波束，质量计上的读数就突然发

生了变化，这您如何解释？

阿尔院士：这对我仍然是个谜。但我推测，也许是由于无线电技术相同的关系，控制波束又把已经解体、分成若干部份的巨大宇宙飞船上的各个相互切断的机器投入了工作。被我们捕获的这枚导弹是其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话，那末，根据列兹定律，我们在引力范围内只能保留最小质量的粒子。

金：您认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阿尔院士：我们应当设法和外部星球上的同行建立联系，寻找与之交往的方法，并探明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为他提供哪些帮助。

金：您刚才说，您对飞行员保持沉默的原因有特别的看法。我想，我、贝尔博士以及所有听我们谈话的人，如能了解这些看法，定将获益非浅。

阿尔院士：我这就谈。但我要提醒你们，暂时这只不过是工作设想而已。

我在直升飞机座舱里度过的二十分钟里，一边看着熟睡中的我的伙伴，一边在心里想了很多。我想，这就是在广漠无垠的宇宙间飞行了数百万公里的那个有生命的个体。他战胜和征服了大自然的力量，但是，碰上比大自然力量更加盲目的理智力量后，他也遭到了难以预料的灾难。我谈到灾难，你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但它无疑是发生了，而我，虽说无意识，却正是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

在我打开波束的一刹那以前，飞船是沿着严格确定的航向飞行的。它的驾驶员从容不迫，自由自在，他是宇宙的主宰者，而突然间，一个不为人知的、不可思议的、不可征服的东西，剥夺了他的这种自由，把大自然的驯服者变成了环

境的玩物。为了察觉这一点，无需爆破、炮轰和快速进攻，只须看一看仪器显示出现的神秘变化就可以了。

星际导弹听从我们的理智，听从我们的创造力量，乖乖地降落在火星上。然而，飞船驾驶员的理智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也经历了灾难性的降落，从自由的宇宙高度，从认识的宇宙高度一下降了下来。他能不受损害吗?

但我们无论如何不应丧失对来自外部星球的同行定能摆脱休克恢复健康所抱的希望。我认为，他并未失去听懂别人向他说的话的能力。一听见说话声，他的两眼总是闪烁着思想和感情之光。我们为我们的客人提供的环境，不得与灾难发生时的环境有丝毫相似之处。我们要把他与哪怕在很小程度上能使他联想起类似他的飞行座舱科学实验室的一切，隔离开。不能有任何仪器。

时间和自然的环境——这就是我们在面临争取我们的客人恢复说话能力的这场不轻松的斗争中的唯一盟友。

祸福难测

贝尔博士在翻着照片。这些照片将寄往科学院通报编辑部。桌上的几张照片是活人——这是阿尔院士给宇航员起的名字——的全身、侧面和正而像片。博士正在仔细研究这些像片：多么熟悉呀：平时看平面图、系统图，要弄清各个部份和各个零件的相互关系，非得一连看上几个钟头不可，但是在这个活人的社会里，博士感到有点束手无策。每当活人似乎捕捉住了他那求知的目光，突然把头转向他这一面时，博士心里总感到有点不自在。他觉得活人是在责怪他不知分寸，“您干吗象看烧瓶似的，老是盯着我？您该问一问，我愿

不愿意让人看……”而象金那样向活人提问题，乃致无拘无束地和他交谈，博士无论如何是学不会的。有一次，他甚至对阿尔院士说，他怀疑他们科研小组的工作能否做出什么有益的事。那么，院士偏偏请他来是不是白费力了呢？博士的专业——陨石晶体分子结构——和这次考察面临的任务有什么联系？

“您的工作，”阿尔院士回答他说。“一向以您在对比各种乍看起来是无法对比的，且与您的研究领域毫不相干的事实基础上取得的结论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吸引着我的注意。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请好好进行观察和对比吧。”

可是，不拍下照来，怎能对比观察？但是，拍这几张照片，也一定要通告其他科学家，还得经受住和金的斗争，他断言，不能给活人拍照，因为照相机——这复杂的机械装置连同它的外形将加深宇航员内心的创伤。阿尔院士也倾向金。贝尔不得不使用强大的望远镜头，远距离拍摄活人。但是，阿尔和金认为必须把活人与一切哪怕同科学、仪器，以及灾难发生时的周围环境沾点边的东西隔离开的看法，果真就那么正确吗？没有仪器，怎么进行观察？不能观察，又怎么获得对比资料？

当三位科学家集合在图书馆里开晚间碰头会的时候，金的神情兴奋而激动。

“亲爱的朋友们！”阿尔院士开始说道。“现在开始工作。我们抵达大高原后的第五天已经结束。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意义重要的大事。二位当然知道，我说的是树棍。请金大师向我们详细谈谈它的经过，讲一讲活人第一次和他周围的火星自然界亲切而又自愿地进行接触的经过。”

金清了一下喉咙，迅速地把一直含在嘴里，顶在腮边的葡萄糖片吞了下去——金在嘴里含这种糖片的习惯，很叫贝尔博士生气，——用手抚平自己的分头，又看了看表，这才开始讲了起来。

“我在执行午后观察计划时，和活人一起在通往我们大楼花园的谷地散步。活人不停地移动，我简直不明白是什么促使他这样不停地和毫无规则地动来动去。鉴于贝尔博士昨天对活人在室内和室外的表现是多么不同已作过详细评定，所以我就不再赘述了。我仅仅说一点，即，我观察到活人移动的曲线和我们尊敬的同行当着我们的面所画的曲线分毫不差。但是，转瞬间，躲进灌木丛里的活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手里还握着这根树棍。”

说着，金庄重地用手指了指放在桌上的一节干树枝。

“来得如此突然，真把我吓了一跳。但我后来发现，活人正用略带疑问的目光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我便走上前去，对他说：‘尊敬的同行，请允许我看看您拾到的东西。’活人彬彬有礼地把树棍放在我的面前。我把它拿在手里，清楚意识到它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决定不再还给活人，因为他会把它带进灌木丛，扔在那里，而谷地里柴禾棍多的是，我会找不到它的。我很清楚，在千万根树棍当中，首先引起活人注意的这一根，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同时，我也决定不把它留在自己手中，因为活人正带着困惑的神情看着我，而且流露出想要重新占有这件拾物的意思。于是，我把树棍往活人面前一放，尽量简单扼要地向他讲起它的用途来。‘很不错的树棍，’我说。‘很好的树棍，我向您祝贺，同行，我很高兴我们火星上毕竟也有叫您喜欢的东西。这很好，非常好。而现在，我们该回去了，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等着我们。看见

您的拾物，看见这样漂亮，这样出色，这样优质的树棍，他们也会高兴的。’说着，我又用手抚摸了一下树棍，以此再次强调它很有用。

回来的路上，活人手持树棍，一直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表现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再向两旁乱移动了，什么地方也不拐，只是有时放下自己的拾物，然后拿得更舒服点。当我们走进大楼的时候，活人没有把树棍带进房间，而是把它放在我的房门口，他脸上的全部表情说明，他要把它送给我。我衷心感谢他送给我这样一件礼物。”

但是，大受感动的金却只字未提他向活人回赠了礼物：三片葡萄糖片。当然，这违反饮食制度。不过，金也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况且，他立即深信不疑，活人会严守秘密。

三位科学家仔细观看树棍片刻后，贝尔博士又把它拿起来放在手上，握了握，用略带几分腼腆，同时又很自信的声音说：

“我暂时只能从这一事实得出一点：活人能够提起重量约为三百克的木块，并能把它挪动八百米左右的距离，换句话说，他能胜任作相当于二百五十千克米的功。”

“这就是您关于树棍所能说的一切了”金急躁地嚷道。

“就这些，”博士冷静地回答说。“事实不允许我讲得更多。”

“那末，就让我向您谈谈我的看法吧。我是目击者，也可以说，是整个事件两位参加者之一。我们正在涉及心理学领域。把您那些克、公斤、米、大小卡路里统统忘掉吧。忘记它们，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吧！我一看见活人拿来的这根树棍，马上就作常清楚地明白了他想对我说在么。他说：我

找到并给您带来了一件礼物，它使我想起了我的故乡行星。我们那里也种树，我们用树木盖房子，我们用它们做桌椅板凳、绘图板、书架。这就是他想用这根树棍表达的意思。”

我看到了，你们在笑，但你们要知道，你们怀疑主义的笑打消不了我的信念：我靠这根树棍能比你们用那些仪器和装置了解到更多的有关活人的情况。树棍是信赖的标志，也许还是我们不幸的同行目前能够发出的唯一信号，这是思想的明显的闪光，是对交往的寻求，而您却想用克和厘米去衡量它。您应当感到羞耻，博士，可不要书生气十足呵！

听天由命

开完激烈的晚间碰头会，阿尔院士夜不成寐。他虽然终于使两位怒气冲天的同行平静下来了，但他俩的意见仍不一致。后来决定，关于树棍问题以后再讨论一次。现在，院士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在考虑怎样把下次会议开好，他将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院士打算把自己的看法加以缜密地整理。但是，他刚觉得有了点眉目，头脑里又闪出了新的念头，把原先的种种构思全推翻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披上睡衣，走进浴室，把塑料牙刷套唧在嘴里，对着镜子仔细照起来。用牙紧紧咬住的牙刷套使院士无恶意的脸上增添了从未见过的凶相，他的两眼射出道道冷光。冷漠的目光中同时也含着平静。院士尝试不取出牙刷套说“亲爱的同行”几个字。但他感到很困难，几乎说不出来，更谈不上吐字清晰。院士嘴里发出的一连串喉音，连他自己也从未听见过，由于紧张，额上沁心出了汗珠。阿尔用毛巾擦了擦，把牙刷套从嘴里取出来，对着镜

子里的自己郑重地说："若果真如此，我就如释重负啦！"

回到自己房里后，院士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放好纸，拿起铅笔。他用牙紧紧咬住铅笔未削尖的一端，俯在纸上。开头，写出来的字母模糊不清，慢慢地，它们才获得了越来越固定的形状。

阿尔院士办公室里的灯光又亮了很久。而当他决定重新上床睡觉时，他又激动得睡不着。这是愉快的激动。院士真想马上去找贝尔和金谈谈自己的看法。不过，深更半夜，他不想叫醒他们，白操心了。

开完会回来，贝尔博士独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时间比院士还要长久。博士心情不佳。使用所有这些研究活人的心理学方法，他都认为起码还为时尚早。不，他要坚持自己的计划。他要掌握哪怕最少量的数学数据。他一定能得到这些数据。

博士取来一叠照片，挑出活人全身正面照的和侧面照的那几张。

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不允许他称活人的体重，他哪怕能大致弄清他身体各个单独部分的重量比例也好。博士拿起一张照片，沿着侧面弯曲的线条把活人剪了下来。然后，他把剪下来的身形放在实验室的天平上。四克又四十六毫克。好极了，而现在……他用左手大姆指和食指紧紧夹住活人，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脖子放在张开的剪刀刀刃上。他犹豫了一秒钟，是不是应当稍往右一点，然后，坚决地按动了剪把。活人的脑袋从身上剪下来了，落在桌子上。贝尔博士用镊子把它夹起来，放在天平盘里。一克又二十二毫克。这样，就可以假设活人头重与体重的比例是一比四。而火星居民头重与体重的比例，一般都是一比七。这个比较显然对外来星球的同行有利。

贝尔博士把这张为科学作出牺牲的照片的各部分装进信封之后，便陷入了沉思。“好好进行观察和对比吧，”——他想起了阿尔院士的话。

博士又取来几张照片，手拿两脚规、尺子和量角器，开始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

正向像。侧面像。贝尔交替仔细观看一张张照片。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活人的头不仅是全身最高部位，而且是最前倾的部位。这一事实突出说明，所有其他器官都接受头的支配。侧面像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辅助的和次要的器官均向后倾，仅仅起着纯辅助性的作用。其次，作为优秀机械行家的贝尔，不费吹灰之力就确定，这样的结构，活人全身重量的三分之二是落在前肢上。显而易见，前肢的作用比后肢大。

从前面看，更令人惊讶。贝尔从记事簿里翻出自己和十四吨重陨石的合影。活人的头有他全身三分之一大。贝尔的头只及自己身长的八分之一。这当然令人不愉快，但应当正视事实。

这就是说，必须特别重视对头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耳。它们的部位就在大脑正前方，直对着交谈者。如果从活人的鼻孔画一条直线经过眼球，那末，这条线同时也是以耳尖为顶点，耳缘为边所形成的角之二等分线。几个最重要的知觉中心全在一个轴线上，能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贝尔拿起自己的照片，把相应的几个点连在一起，得到的却是以眼球为角之顶点的 105 度的钝角。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当火星上的科学家需将视觉、嗅觉和听觉集中于一个固定的目标上时，他须在智力方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虽说活人的两耳形状和部位十分奇特，但毕竟不如他的

鼻子更引人注意。鼻子的部位是他而部正中很主要的地位。除去上额和眼睛之外，活人的整个面部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鼻子。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假设……？博士不知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假设更准确地表达出来，但他预感到，他的结论所产生的后果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嗅觉……气味的世界……根据一切判断，活人之谜的奥秘可能就在这里。

贝尔走到凉台上，想在就寝前吸点新鲜空气。忧郁的心情顿即烟消云散。博士觉得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他回想起不久前和金的辩论，脸上不觉露出了微笑。他倨傲地瞅了一眼邻居的窗口。头脑发热，他现在怎能睡得着?

金确实没有睡。他一宵都未合眼。科学家随时都会产生的最残酷的疑虑正在折磨着他。他想做的事，就象为了检验万有引力定律，从十楼窗口往下跳一样。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可能来证实这一真理的话，那位发现这一定律的古代伟大思想家难道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吗?

四个方程式，五个未知数

伊尔教授坐在写字台后面翻阅刚出版的科学院通报。他从未料到，他的工作日每天就这样开始。虽说教授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万能科学院出版社社长、万能联合图书馆馆长”的牌子，但这两个响当当的头衔却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欣慰。他坚持认为，在大大被夸张了的陨石事件之后就把他调来担任行政工作，三年不能参加科学实验，这样对待他太不公正了。当教授用从阿西多利亚海海岸废弃的采石场收集来的石头冒充陨石一事真相大白之后，大家议论纷纷。但无论如何，对教授的做法毕竟过于残酷。他从未做过任何亵渎科学的

事，如果说他违背了科学院新章程第二条，全怪这个可怜的人在收集陨石方面太不走运。章程毕竟是章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鉴于研究火星物质构造的工作已告结束，并为避免使科研工作停滞不前，科学院建议只对那些在本星球表层及其内壳尚未发现的物质进行研究。”

这几天，火星上的科学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高原考察队上，这就使伊尔教授越发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他不怀疑，要是换一种情况，阿尔院士定会邀清他参加这个研究小组。他们共事多年，院士对教授的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一向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才华出众的科研实验人员。

在这个新地方，教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呵。无须教授的特别干预，出版社和图书馆也会象良好的机器那样工作得有条不紊。

说实在的，唯一称得上他心爱之物的，就是为纪念著名科学家、科学院奠基人里格，由他建议出版的那套里格著作。今年是里格的基础论著《认识的危机和飞跃》出版十万周年。为此，科学院决定再版里格的论文集，附详尽注释，既高度评价里格学术思想的独到之处，也反映十万年以来科学取得的飞跃发展。

起初，伊尔教授并不认为这事很复杂，但是在注释时却遇到了料想不到的困难，因为里格生活在那场以“物理学家反对抒情诗人”之名载入史册，延续四百年之久，令人苦不堪言的著名战争的两个世纪以前。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是发明合成食品，抒情诗的代表人物迪克先生在盛大的科学院集会上发表演说，祝贺物理学家们使火星上的居民摆脱了大自然暴虐统治的卓越发现。但是，这位倒霉的先生竟让自己的嘴巴对古老的火星上的乱七八糟的食物和凉拌菜说了几句好

话，这就足以使物理学家们指责抒情诗人们忘恩负义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抒情诗使理智蜕化！打倒抒情诗人！”迪克先生在一片叫骂声中离开了讲台。隆重集会一下子变成了互相激烈指责的场所。埋藏心中几千年之久的情感迸发了。战争爆发了，抒情诗人们遭到惨败。

获得胜利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们，遂将一切与他们的科学无直接关系的东西，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消灭尽净。所有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都开展了一场大扫除，清除“抒情诗的污垢”。被征服的抒情诗人们企图证明在被销毁的书籍当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研究火星物质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但徒劳无益。连物理学著作中很少见的一些比较、修饰语和比喻，也被他们一一删去。美术馆、音乐厅，乃致杂技团，统统变成了巨大的物理实验室，而其他学科和专业的代表们起初在这里只干辅助工作。

物理学家们的独霸统治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物理-化学思想停滞时期，也就是在陨石时代之前，对各种非物理科学的兴趣才又复甦。出现了一门礼品学，而且盛极一时。人们一点一滴地搜寻和收集古代留下的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是的，在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五百六十亿册图书中，偶而也能找到十来本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一些聪明过人的抒情诗人，为了防备高度警惕的物理学家们，往往在这些书上贴上物理学著作的书脊和封面。但就是这末几本书，读起来相当费力，因为难得有一个句子不带三四个，乃至更多的不明白的词和成语，而你使用物理时期的字典，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的意思。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了一个古代文学作品注释部，但工作进展迟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

接着一个，没完没了。

里格的著作是用出色的物理学语言写成的。显然，正是这一点麻痹了当时检查机构的注意，连一个句子也没被删去。再版前对每一篇论文进行仔细审阅时，发现尊敬的科学家在一篇论述用光学方法测定扩散系数的论文里用了一个奇怪的词。他写道:“我用准直仪进行了数百次试验，而现在，我可以象古代迪德那样说，我在这方面吃了一个‘布苏卡’”。伊尔教授知道，“迪德”是古时候火星上的居民的叫法，后来被“科学家”一词所取代。但“布苏卡”是什么意思呢。图书馆现存的字典没有一部能回答这个问题。

论文中这一处不加注释是不行的。但无法加注。看样子，可以这样写:“‘布苏卡’——古代迪德常吃的一种食吻。”但是，就性格而言，伊尔教授是位典型的物理学家，他不容许有丝毫不准确和模棱两可的地方。他决心无论如何要弄清这个怪词的谜。为此，他吩咐查阅图书馆全部五百六十亿册藏书，希望从中能找到几本至今尚未发现的书，帮他解开这个谜。二百五十亿册书已查阅完毕，但一无所获。

说实话，教授心里已经意识到，为了一个倒霉的句子进行如此大量的工作，也许是不值得的。但同时，对‘布苏卡’的苦苦探索，在精神上又给他带来了快慰。他又感到自己是个研究家了，他觉得自己正在从事一项迄今不为人知的事业。他内心深处的研究热情是扑灭不了的。当他实验室里备用的陨石全部用完时，正是这种热情促使他把这些惹祸的石头搬到了那里。不进行研究，他就无法生活。探索的过程总是给他带来无穷的快乐。

不言而喻，教授不光吩咐他人查阅所有的藏书，他自己也积极参加这项工作。看完晨报，签发完两三份指示，教授

便穿上黑色工作服，向珍藏古书的那间屋子走去。他整天整天地在这里度过。

《偶极分子……》、《微法拉……》、《电导的区域理论……》、《角量子数……》。教授不是随便挨个翻阅书架上的书，也不是碰到什么就看什么，这样做，会漏掉重要的东西。要知道，在希德的《反常色散之观察》这部经典著作里，除了装订的书页之外，还发现里面贴着若干同样大小的活页。内容无法全部破译，但里而讲到了科学院成立以前的第五万年时，古代迪德遭遇的一件可怕的灾难。有一位抒情诗人显然对这件灾难发生了兴趣，他千方百计地保存了面临销毁的书中的若干页，这类发现随时都可碰到。因此，教授用右手捧着书，用左手小心翼翼地翻开书贞，然后慢慢松开大姆指，让一页又一页书迅速从眼前翻过。这样，一本六百页的书用四十五秒钟便可翻完。一小时最多翻一百本。教授白天的工作量是一千本。

《分子的有效截面……》、《电流之涨落……》、《通用物理常数·第七册》。教授早已发现，查小册子比查大部头著作更加费时。大姆指一松开，厚书的书页受手拿着的那些书页的弹性作用更大，所以能更快地恢复到水平原状。《物理常数》这类书都是小册子，翻起来很慢……教授老练的目光一下就发现，当中几页上没有数字和公式。没有数字和公式的常数？里面定有蹊跷。教授更加仔细地翻阅起这本小册子来。原来如此！书页编号不对。第八页后面竟是第四十二页。

教授虽满怀研究热情，但从不急于求成，不匆忙行事。当需要对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物进行研究时，教授一向有条不紊，甚至变得非常守时。

教授手拿《通用物理常数》，走进楼上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把小册子放在桌上，拿出一叠纸，让身子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些，这才开始研究起来。他首先看了看这本小书的出版说明。小册子够古老的，早在里格出生前一百五十年它就出版了，是数理高等学校学生用的教学参考书。加进去的三十二页与原书大小完全相同。纸的种类也一样。不过，教授刚开始读开头几行，就碰到了一大堆生字。附加页上的物理常数以独立句形式印出。前三页，教授只看懂了两个常数。一个是："滴水穿石"，另一个是："放平的石头底下，流不过水去"。

教授把这两句抄在一张纸上，又继续往下看。他在第四页上又读到："趁热打铁"，"祸福难测"和"发亮的东西并非都是黄金"。往下五页，他一个常数也没看懂。直到第二十页，他才又交了好运。在那张纸上他又写上了三个常数："无风不起浪"、"胳膊肘很近，可是咬不着"、"无穷大的东西，谁也抱不住"。

教授把小册子推到一旁，便沉思起来。《通用物理常数·第七册》？他看懂的地方，毫无疑问，都和物理直接有关，但同时与前面几页加页所讲的内容又显然相矛盾。教授把小册子翻到第八页："引力常数……"、"理想气体在十五度时的克分子体积"、"光速（真空条件下）"。每个常数都有不容置辩的公式和数值。教授抄下的常数只应是记录公式或者数值的语言，但无疑也是物理常数。"祸福难测"、"发亮的东西并非都是黄金"。教授又瞅了一眼小册子的封面："第七册"。这几页常数可能不是故意夹进书里，而是印刷厂拼版时由于疏忽放进去的……也许，这几页属于第一册。第一册收有不少古老的、由最早的物理观察得出来的结论。"发亮

的东西并非都是黄金”——这是绝对真理，是金属光谱分析的萌芽，“无穷大的东西，谁也抱不住”——相对论的扼要表达；“趁热打铁”——温度升高时，对铁状态变化观察的结论。

所有这一切十分有趣，它们把我们引向了物理学的起源。教授重又埋头阅读小册子，他读了十页，但一无所获。他明白某些单词的含义，却不能把它们联在一起。我们的语言毕竟是变了，丧失理智的行为也消毁了所有的字典！而这是万万干不得的。

终于，伊尔教授在最后一张夹页上突然又看懂了一个常数：“布苏卡是‘迪德’的好朋友。”他木然不动地呆坐了几秒钟。后来，他从木然状态中醒来，重又埋首钻研展开在他面前的这一页。他一连又抄下了三个常数，把不认识的字都标了出来：

“布苏卡哀号，风儿席卷。
象布苏卡爱树棍那样去爱。
四个方块，两个杈，一个大连杆[①]，
——就是布苏卡。”

附页到此就完了。伊尔教授非常激动地往下一页看去。唉！又是一大堆熟悉的物理常数。电子的比电荷！……关于神秘的布苏卡，他知道的，暂时只有抄录的这几行，四个方程式，五个未知数。

① “四个方块”指天外来客的双手和双脚，“两个杈”指他的两条腿，“一个大连杆”指他的颈脖和大脑袋。——译注

阿尔院士日记摘录

一些不应被人遗忘的非常简单的真理，却往往最易被人忘记。今晨，我回想昨夜发生的事情时，突然觉得自己象个窘态毕露的小学生。我想起了我们上的第一堂物理课。

教员把盛满水的容器放在桌上，手里拿着一支温度表，向我们提问："谁能量出这个容器里的水温？"我们大家都举起了手。只有和我同座的同学没有举手。笨蛋，我心想，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回答不出。教员问他为什么不主动要求回答。我的邻座说："我不能测量水的温度，我只能知道温度表放入水中后表的温度是多少。""这难道不一样吗？"教员问。"当然不一样，"学生回答说，"我把温度表放进水里，水的温度不是比原先低，就是比原先高。温度表不是使它的温度稍稍降低，就是升高。水温变化虽然微小，但肯定有变化，和我未把温度表放入以前决不一样。"教员非常赞扬学生的回答，整整一堂课就向我们讲解，物理学家要想得到准确的测量是非常困难的。

"你们决不要忘记，"他说，"任何仪器对你们所做的试验都会产生干扰，因此你们要善于发现，并对你们的结论和计算加以恰当的订正。"这是一条最简单不过的真理，但经常被人忘记。若不是昨天我用牙刷套和铅笔做的试验突然使我觉得荒谬至极的话，我现在恐怕也未必一下子就会想起这条真理。我想到了一件类似温度表的东西。甚至可以用它量出海水的温度，误差极小。要知道，活人，就如同沧海一粟。活人，是一个点，从它可以引出无数条线、无数个假设来，而其中的每一条线和每一个假设都会说活人只属于它。如果

在宇宙导弹里发现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活人的话，如果我们要是有两个点的话，那末，我们的想法和结论就会具有比较肯定的性质了。我们就可以划一条连接两个活人的直线了。

当我尝试咬着牙刷套说话的时候，我到底想证明什么呢？我和我的同行们早已知道，活人的主要劳动器官，和我们的双手不同，是他的嘴、颈脖、颚、牙。活人如果能咬住树棍或石块，他和他的同星球人就能把它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堆成各种形状。这是劳动过程的开始，其形式最终将变得非常复杂，而产生我们叫做科学和技术的一切。我用铅笔所做的试验使我相信了一点，即用牙咬着铅笔也能写字、绘图；颈脖可以完成许多最精确的动作，比起手来毫不逊色。当然，要做到这一切，需要进行训练。一想起金所讲的活人拿树棍的情形，我便清楚地想像出活人进行劳动的情形。我当时就认为，在牙和嘴完成工作职能的特殊情况下，必有另一种语言形式发展起来，使活人及其伙伴们能够在劳动过程中协调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想法会有成果的，因为它是从实际观察中产生的。但是，果真是这样吗？该不会是因为别的原因产生的吧？

迄今，我总不能摆脱自己在活人面前不由自主犯有过错的想法。我看到他的最初时刻，这个想法尤为强烈，而现在我认为正是这个想法才产生了我对这场灾难产生的假设。活人会不会因为遇到电磁波束才产生了某种灾难性的感觉呢，这一点还需要证实。而发生的一切使我深为震动，这一点却无须证实。当我打开宇宙导弹的时候，我的思想紧张到了极点。而我仍在用这支紧张到了极点的温度表衡量我的全部结论。我的关于活人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另有一种不为我们所知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最新假设，是否上要由我想推翻自

己关于灾难的假设的愿望产生出来的？前一个假设来自有过错的感觉，后一个假设则是由试图证明我并未给活人带来损害的愿望所产生的。

怎样才能否定自己的观察和结论？怎样才能测出活人的真正温度？要知道，如果正视现实的话，那末，关于他，我们迄今只知道一点，即他是个活人。我们为了研究自己的星球，已花了数万年时间，几千代科学家洞察了它的秘密；研究活人，我们可不能花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试验时间有限。我们应当更加明确、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追求的目的。电磁波束的盲目介入使活人进行的试验遭到了致命的破坏。为了不重复我们的仪器所犯的错误，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目光去看活人呢?

贝尔博士给妻子的信

亲爱的莉帕，在今晚的会议上，我打算发表一份非常重要的声明。不和你商量，我不愿意这么做，所以我决定给你写这封无线电信。阅后，请把你对我在信中阐述的种种看法的意见告我。我们已习惯于话说一半就互相了解，所以我将写得象提纲那样简短扼要，尤其是在不涉及我的假设的实质的地方。

视觉、听觉、嗅觉。如果有什么情况迫使我们放弃这三种感觉中的一个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无疑愿意牺牲嗅觉。失去视觉，我们将成为瞎子，失去听觉将成为聋子，而失去嗅觉……我们的语言甚至缺少表达这种生理缺陷的词，你看，我们对嗅觉轻视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医生的专业是——耳、喉、鼻。鼻子处于末位。我们常说“象爱护眼珠一

样”，但从不会想到说“象爱护自己的右或左鼻孔一样。”我们对待自己的鼻子是毫不尊重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大概会认为，鼻子乃是架眼镜用的自然附件。人们自幼就轻视鼻子。小孩子决不会去挖自己的眼睛，而为了使我们的比勃改掉用指头挖鼻孔的坏习惯，我们费了多大劲呵。“你以为它们会弄坏吗？”他长得蛮大了，还这样回答我们。如此粗暴地干涉我们嗅觉器官活动的可能性本身，也许会使人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这个器官的构造过于原始，远不是完善的。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嗅觉对于我们是有所帮助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不过，与我们赋予视觉和听觉的重要性相比，它只能望尘莫及。如果要求我们凭一种感官来给我们的全部文明下定义的话，那我们定会把这种文明叫作视觉文明，而“视觉听觉文明”的定义几乎就包括它的全部特点了。“嗅觉文明”的叫法对它最不合适。

这该如何解释呢？首先，因为我们的嗅觉很不发达。而迄今我和大家一样，还以为情况相反呢。我们的鼻子能发现一立方米空气里含有十亿分之一克的有味物质。真是杰出的仪器，值得骄傲！而现在，来了个活人，结果，我们的嗅觉已不象试验室里的天平，至多象用手在掂量份量。问题当然不在于自尊心受到了侮辱，而在于我们所看到的活人鼻子的尺寸，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他那异乎寻常的敏锐的嗅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对他另眼相看。活人——就是鼻子！活人——就是嗅觉，我的说法有些简单，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依我看，在活人的感觉器官里起主要作用的，既不是视觉，也不是听觉，而是他的嗅觉。

我认为，可以推翻阿尔院士提出的灾难论，或者，至少可以暂且不去管它。我认为活人乃是嗅觉世界的绝对正常的代

表。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气味成为人辨别物体的主要关键标志时，他该具有怎样的内心世界。我们应当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活人是用鼻子去看和听的。鼻孔就是活人的锁眼，得不到合适的钥匙，我们休想打开他的秘密。我当然不是说，视觉和听觉对于活人毫无意义。很可能，它们在他的生命里起着和我们的嗅觉相同的作用，就是说，起着非常次要的、对于我们的心理和科学观的形成几乎毫无影响的作用。

好，我的亲爱的莉帕，我要说的大概就这些，其中个别的论点，我当然是作了发挥，并讲得比较详细。寄上活人的几张照片，有几张已在今天出版的“科学院通报”上发表，其余的看来以后才能发表。盼复。

你的贝尔

简短明了

亲爱的贝尔！我仔细读完了你的来信。你对活人鼻子的研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你的全部推论逻辑性很强，我要请你牢记一点：一旦忘记自己的假设仅仅是假设的话，假设就会让提出它的人上当。谢谢寄来的活人的照片。他的模样蛮不错，千万不要用研究和试验使他感到厌烦。问候大家。

热吻。

你的莉帕

布苏卡公式

1．里格吃了个布苏卡。

2．布苏卡是“迪德”的好朋友。

3．布苏卡哀号，风儿席卷。

4．象布苏卡爱树棍那样去爱。

5．四个方块，两个杈，一个大连杆，——就是布苏卡。

开头几次分析试验结果，实在叫人垂头丧气。伊尔教授觉得第二个常数里的“迪德”一词有点别扭，便换了一个意义相同的词：“科学家”。然后，按照替换原则，着手改动第一个常数。结果，竟看到一串更为混乱的含义：“布苏卡是科学家的好朋友”、“里格吃了个布苏卡”、“里格吃了个科学家的好朋友”。所有的替换都是对的，但总有个东西被里格吃掉，这真叫人莫明共妙。于是，伊尔教授又集中精力开始分析第三个常数。首先应当确定“哀号”一词的意思。教授把常数完整地抄在卡片上去请教古代抒情诗歌残迹部的学术秘书。两天后，秘书回答说，“哀号”一词，看来是表达内心的忧愁和痛苦。”

教授请求把据以得出这一结论的古书寄给他，他收到的，却是用打字机打的四行诗：

我愿将忧愁和痛苦，
溶入一词之中。
愿风儿将它卷起，
带向远方。

下面有几句说明：“古代微积分课程考卷背面有手写词句。‘哀号’一词的意思，系我们依据常数、布苏卡哀号、风儿席卷’的对应结构，分析上下文得出。”

教授决定验证学术秘书所做结论的正确性，就开始深入研究比较起来。“布苏卡哀号，风儿席卷”。这就是说，可以假定布苏卡的哀号可被风卷起。另一方面，在寄来的诗歌片

断里有一句“带向远方”，就是说，风的确能把溶入一词之中的忧愁和痛苦卷走。教授觉得学术秘书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对古代抒情诗还需作补充分析。这是落入教授手中的一首古代抒情诗的第一节，他决心彻底弄明白这几行诗的含义，因为，他认为其中有什么东西被学术秘书忽视了。

我愿将忧愁和痛苦
溶入一词之中。

教授注意到，古代抒情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忧愁和痛苦溶入一词，而只是想这样做。共实，抒情诗人知道这一点很难做到。从诗文中看得很清楚，风儿能够卷起、带走的，仅仅是溶于一词的忧愁和痛苦；如果抒情诗人让它们个别地、单个地让风去吹，那末，无论是忧愁还是痛苦，都不会受到风力的席卷作用。可见，要使忧愁和痛苦溶入一词，在它们之间应发生某种反应，以便产生出一种新的，其性质与二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物理混合，而是化学化合。这样，抒情诗人必须知道，多少量的忧愁和多少量的痛苦相结合，才能形成一种新的、易于挥发的化合物。可见，古代抒情诗人需研究不同词相互搭配的比例，得到的新词方能具有全新的性质。此事决非轻易。困难和秘密大概就在这里。

然而，第三个常数却明白无误地写道：“布苏卡哀号，风儿席卷”。这就是说，布苏卡非常好地掌握了这种新技术的秘密，而一旦他把自己的忧愁和痛苦溶入一词之中，风儿随时可将新组成的化合物卷走。布苏卡不是偶然而是逐步取得成果的，否则，他的这种能力决不会被列入“放平的石头底下，流不过水去”或“发亮的东西并不都是黄金”这类无可争辩的常数之列。善于“哀号”，或说得确切些，是善于把自己的忧愁和痛苦溶于一个具有挥发性的词里的本领，乃是布苏

卡因有的特点：所以，应当认为布苏卡是卓越的抒情诗人。

伊尔教授认为这一结论不容反驳，他决定重新排一张常数表，凡出现“布苏卡”的地方一律换上“抒情诗人”。这样，关于布苏卡其他特性的问题，也许会变得简单一些。

1．里格吃了抒情诗人。

2．抒情诗人是科学家的好朋友。

3．抒情诗人哀号，风儿席卷。

4．象抒情诗人爱树棍那样去爱。

5，四个方块，两个杈，一个大连杆，——就是抒情诗人。

以上表达有点似是而非，但教授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清楚地知道，真理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寻求。无论如何，最复杂和最混乱的第五个常数，采用这种替换法，马上就变得易于研究了。

四个方块＋两个杈＋一个大连杆＝抒情诗人。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连杆＝抒情诗人－四个方块－两个杈。

虽然，“连杆”、“方块”和“杈”这几个词的意义仍不清楚，教授还是大胆地把“连杆”分了出来。他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物体或现象的主要特征在单个情况下表现最为明显，而在大量的情况下只能看出其次要的特征。四个方块，两个杈，再加上一个连杆，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正是连杆体现了作为抒情诗人的布苏卡的本质。

但是，“连杆”是什么意思，仍旧不清楚。教授很懂得“连杆”是什么东西，它是曲柄机构的一部分，它能把活塞的往复运动变成曲轴的转动。在设计仪器的过程中，教授曾接触万向轴——机械两部件间的连接环节，它能保证每个部件绕自己的轴心转动。连杆、方向轴。连杆可能就是引起抒情

诗人把内心的冲动变成一定形式的感情运动的重要零件。当然，这至多是个假设，但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忧愁和痛苦，或高兴和快乐溶于一词的复杂过程中，布苏卡可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构件，其转动如磅称指针，能指示准确的比例。没有抒情负荷，连杆便处于某一确定的原始位置。

连杆能保证布苏卡准确无误地行动，而一般的抒情诗人常因对自己的想像力无把握而苦恼不堪。伊尔教授感到他走的路是对的。虽然他仍旧不明白里格为什么要吃掉布苏卡，布苏卡为什么是科学家的好朋友，以及布苏卡为什么喜爱树棍。但是，已经取得的成绩使教授深受鼓舞，他毫不怀疑，顽强坚持分析，最终定能揭开秘密。

深受古代抒情诗人榜样感染的他，甚至写下了两行短句，借以表达自己的信心：

布苏卡公式定将出现，
这公式也离不开科学。

活人的眼睛是谁给予的？

“我要补充说的并不多，”贝尔教授边说边合上了那个厚厚的，夹着图纸、图表和计算的大纸夹。“我想用开头讲的话来作结尾。我的嗅觉假设可能难以概括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我的结论可能缺少可靠的事实作依据，因而是错误的。但我想提醒你们盖尔教授当年碰到的情况。这个实例早已被人遗忘，但很有教益。”

盖尔教授立志全面研究太阳能对生命过程的影响。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包括向中央统计局征询了有关科学院时代第一个千年期间日出生率的准确情报。在把得到的数字和陨

石博物馆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之后，盖尔教授得出了一个结论：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出生率就升高，天气阴雨，出生率就大大降低。当他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公诸于世时，科学家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一些人认为，盖尔教授谈不上有什么发现，这早就有人发现了。他们说，在我们的语言里“出生”和“来到人世”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而这决不是偶然的[①]。教授只不过从统计方面证实了这个真理。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对这一规律的自然而然的解释。盖尔教授在自己的多卷集著作《我们是太阳之子》里论述的一系列假设均贯串着一个思想：太阳能是生命之源。反对教授这一观点的人则断言他关于出生率的观察带有偶然性，不应只总结一个千年的资料，而应总结若干个千年的资料。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由于电子计算机的错误，给教授送来的不是出生的数字，而是家长前来登记的新生儿数字。这样，教授的结论令人信服地证明的，仅仅是第一个千年期间火星人宁可在晴天出门，而不愿在下雨天出门。

那么，是盖尔教授错了吗？毫无疑问！但正是在《太阳之子》一书里，他发表了日后成为日光生理学之基础的见解。日光生理学是一门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机体的活动和太阳周期的不同时刻相关的科学。我不敢妄想我的嗅觉假说能提供详尽的答案。但它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阿尔院士向贝尔教授提了几个问题，后来又问金对嗅觉假说有什么看法。金说，对这个问题应仔细考虑。很明显，他的心绪不佳。开始，贝尔的发言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在本子上

① 这里的“来到人世”原文为 Появитъся на свет，上几行中的“天气晴朗”原文为 В светлую логоду。而俄文 Свет（人世）和 Светдый（晴朗的）词根相同，故有这一段对比。

做记录，好象要争论似的，可后来他放下了手中的铅笔，脸上的表情变得心不在焉的样子。贝尔教授本以为，金对他的发言的态度将非常急躁。但一晚上，金始终一言不发。直到阿尔建议结束座谈时，金才问教授:“您的假设是打开了而不是堵住了我们了解活人的道路，您对这一点有无把握？”贝尔回答说，他不完全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金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金此刻正躺在活人房间里的值班人员床上，他企图自己向自己回答贝尔发言引起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在折磨着他。他在苦思冥想。如果嗅觉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贝尔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清楚呢?

房间里一片漆黑。金知道，活人就睡在对面墙边。金知道这一点，但他现在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活人就在这里。在他和金之间，是黑暗的幕。若把灯点亮，金就能看见活人，但是，即使活人一觉醒来，他能看得见他吗？如果按照贝尔的看法，物体在活人意识中的主要和起决定作用的特征是嗅觉形象的话，那末，对于他来说，金成了什么呢？金闻了闻自己的手。他觉得他的手没有什么气味，起码他闻不出什么气味。在活人看来，金不就成了连金本人都闻不出摸不着的东西了吗？要是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就永远做不到相互了解。

金来参加晚上碰头会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向同行们叙述了树棍新试验取得了多么惊人的结果。金已经确定，活人把树棍拿来给他决非偶然。这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试验。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才决定这么做。当他终于第一次抛出树棍时，他怕得闭上了两眼，连睁都不敢睁一下。而当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活人嘴里咬着树棍时，他又高兴得要命。活人把树棍拿给他二十次。这就是说，在他和树棍之间有一种联

系。直到来开会以前，金对这一点始终深信不疑。而现在呢？……活人之所以把树棍拿来，是因为树棍上有金手上的气味，联系是在树棍和金之间，而不是在树棍和活人之间。嗅觉形象，这实质上意味着，活人始终和金保持着距离，正象他来自那里的那颗陌生的星球和我们保持的距离一样：要知道，有生命的个体之间的距离，是以他们互相了解的程度来衡量的。可是金仍然觉得活人对于他是亲近的。但这只是一种感觉，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金在床上不安地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眠。许多伤脑筋的想法压抑着他。难道活人只是一块有生命的陨石吗？和博物馆收藏的那些石头一样神秘不可测吗？按其形状和化学成分来看，它们和火星地壳里的花岗岩和玄武岩是亲兄弟。过去，金甚至在书里这样写过，陨石要是有语言的话，一定和火星上的石头的语言没多大差别，它们互相交谈定不困难。他显然大大夸大了化学成分的意义了。但是，各种石头之所以不能互相了解，那完全因为它们是石头的原故。不过，金在自己幻想的故事中还是毫不客气地强迫它们互相进行交谈。而现在，他却不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既然连有生命的人也缺少共同语言，石头交谈又从何谈起呢。

不，贝尔教授最好别发挥自己的嗅觉假设了，这一假设最好也别成为令人信服的假设。阿尔院士的假设使大家产生了活人能慢慢摆脱休克状态而恢复健康的希望，但他永远不能摆脱自己本身，不能摆脱嗅觉本性。无论金多么不喜欢活人，这些天来他对他可格外依依不舍；不管金本人多么希望，但他毕竟成不了香味扑鼻的人，不能象活人那样去感觉世界，他们永远做不到互相了解，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在一片黑暗和一片寂静中，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金不知为什么却感到他在这里并非形单影只。要知道，虽说他酷爱自己的石头，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看它们、想它们，而身处博物馆四壁之中，有时也感到孤单呢。

有理智的人的手，可曾碰过远方星球哪怕一小块石片？这是可以争议的。金本人曾经相信，在他的石头当中，有一些上面会带有不为人知的文明的印记。但他也曾相信，这些石头落在火星上纯系偶然，是震撼消失在宇宙中的生命之岛的火山爆发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理智从一个星球派往另一个星球的信件、消息和礼物。

金经常思索这个问题。一看见自己收集的陨石，他就会想，他，金，要是在可派往宇宙的石头上画点什么，又确切知道这石头信件将落到一个有人居住的星球上，那该多好。但他始终未能找到使他能够在从未见过面的人们面前表示自己感情世界的图形。他怕他们不理解。不，他从不认为宇宙中的其他居民无知。相反，他是以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允许自己随便选择一个想象出来的图形。金害怕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解释。他觉得，这种担心也一定是其他星球居民没有采取通信行动的原因。信只有在能被正确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发出去。这才是明智的。但是，这种希望靠什么来支持呢？

假如他能发明一种既可把他的感情吸收，过后又能把它转达给别人，并且与外形无关的一种东西，那就好了。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礼物！并且对它只能作一种解释。其实，这种礼物也无须解释。但这种“陨石”须由特殊物质构成，它能把感情吸收进去，储存起来，再放射出去。目前还没有这种物质。起码火星上没有，而且，金收集的所有石头也都不是由这种物质构成的。这必须是一种能服从艺术家的手和心

指挥的有生命的物质。在宇宙其他星球上有没有？这种有生命的物质，能够表达生动的兴奋心情和忧愁，能够做出自我牺牲，以求成为一件活的艺术品——它不仅吸收了艺术家倾注于他的感情，而且能以这种创作出来的感情去爱艺术家。这样的有生命的物质有没有呢？

很可能，活人就是用这种物质做的？当然不是指他整体，而是指他的眼睛……当活人看金的时候，两只眼睛那样善良，那样能够理解一切。难道这不是活人的目光，而竟是另一个什么人的目光吗？什么嗅觉形象？……尊敬的贝尔教授，您现在连比活人鼻子尖更远一点的地方也不愿看，他的鼻子挡住了您，使您看不见他的眼睛了吧。您害怕，您不愿看他的眼睛，对于您来说，它们不过是两个圆圈而已。

而这对眼睛，金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企图从这两只眼睛里看见它们在活人飞来的那个星球上曾经看到过的一切。金幻想得很多，他的想像中浮现出一幅又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但有一点使他深信不疑：活人的眼睛喜欢正视朋友。当活人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金时，他的眼底深处映出了金的形象，他一下就活跃起来了。任何休克也不能使他目光模糊。

当然，贝尔教授在某些方面无疑是对的。是的，嗅觉在活人的生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证实这一点，只须在散步时对他进行仔细观察就够了。每一种东西都象磁石一样以自己的气味吸引着他。这时，活人整个地果真受鼻子的指挥，听其吩咐。而只要你一走近他跟前，对他说句什么话，他立即聚精会神地看着你。也许，如果火星是个无人居住的星球，如果整个火星象大高原上的这个禁区一样的话，那末，要想和火星结识，活人只要有一个鼻子就够了。但活人却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兴奋不已的人。他的眼睛如此富有表达力，

是不是因为眼睛里没有无生命的东西的呆板映像，而只有愿与他同欢乐，共忧愁，分享希望，分担疑虑的人看他时的温暖目光?

活人的鼻子是他的天生财富，但眼睛——难道只属于眼睛的占有者吗? 如果这对眼睛专注而又聪明的话，那是因为有一个人的注意、智慧和善良全给了它们。眼睛是珍贵的宝石，它们属于我们，但眼睛的真诚和纯洁，则是我们的朋友们送来的礼物。是谁送给活人这一对眼睛的? 如某能有把握地说，活人本身就是从某个不为人知的星球发往别的星球的礼物，又偶然降落在火星上的话，那么，此刻把金、贝尔和阿尔弄得焦头烂额的这个谜就简单了。

作为生命之物的活人是个谜，他身上有许多我们弄不懂的东西。但作为礼物，他体现了赤诚，如果确实有的话，只有有生命的艺术作品才能是这样的礼物。

难道我们是在研究礼物吗? 难道我们只对它们是用什么做的感兴趣吗? 我们在寻找，不，我们不是在寻找，而是在其中找到了用任何仪器都捕获不到的特征，这些特征向我们显示出，是谁愿将一点自己的东西赠予我们。而要把这点东西纳入石头、金属和木头之列，是多么难呀。石头、金属和木头能顺从地接受我们欲给予它们的形状，而当我们迫使它们越过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形状和表情的界线时，它们的反抗又是多么激烈。似乎一块石头集中了宇宙间所有石头的顽固，虽然它在凿子和锤子的敲击下步步后退，慢慢改变了形状，但依旧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石头的沉默，和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冷漠。

但是，生命，在艺术家手中被赋予能够体验和表达自己感情的一小块生命，难道它就不会作出同样的反抗，难道它

不会投入维护自己原状的激烈斗争，争取以自己的方式来体验和表达自己的感情吗？这种斗争将持续多久？为了在斗争中取胜，需要做些什么？应当用什么武器去战斗？但那凝望活人眼睛的人要是能够对自己这样说：“这小小的生命，它不知道什么是欢乐和痛苦，什么是友谊和孤独，是我点燃了这生命的感情世界，它将把这感情带往宇宙的四面八方，把我的情况向怀着温存的不安，凝望它的每一个人诉说，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应温存相看”，他将多么幸福。

活人，是谁创造了你的眼睛？谁是你的朋友？当你如此信任地看我时，你看见的是谁？要知道，我不是在这里短短几天就赢得了你的爱的吧？我还没来得及为你准备好值得你感谢的东西。但我将全力以赴，我决不会让你吃任何假设的苦头而有损我们的友谊。我要向所有人证明……，证明，这是个枯燥、刺人、不友好的字眼。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簌簌声，活人潮湿、冰凉的鼻子死死盯住了教授那只耷拉在床边的手。

伊尔教授在活人服学术辩论会上的委婉发言

“教授，请别忘了，您答应今天要在关于活人服的学术辩论会上发言，”录音部一位妙龄女研究员对伊尔教授说。她是站在办公室门口专门等他的。

“我是答应过要发言……但是，很对不起，关于活人服的问题我是一窍不通呀。”

“教授，这再次证明您完全脱离生活了。您想必连报纸也不看吧？”

自从如痴似狂地迷上了布苏卡以来，伊尔教授当真一次

也没拿过报纸。他不能一心二用，他要是读点什么，那总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可您是知道的，我忙得要命。过几天，里格著作的第九卷就要付印，注释至今还没写完哩。”

“教授，您可是答应要发言的……”

“是的，我好象是答应过，可我当时以为我的工作到现在就能够完成，而我根本就完成不了。”

“您的大名已经印在请柬上啦。这多不好：图书馆举行这次学术辩论会，大家都感兴趣，许多大学生来参加，活人服崇拜者也参加，而图书馆馆长却缺席。这不好。您哪怕讲几句也好呀!”

“我倒是乐意这样做，但是，我重复说一遍，我对这些活人服崇拜者一窍不通。”

“我会把您的收音机打开，您先听报告，您就会全明白的，那时您再来亲眼看看活人服崇拜者，谈谈您的感想。教授，这是必须做的事，用不了您二十分钟时间。”

“好吧，既然您这样坚持，那好，我尽力而为!”教授对满心高兴的女研究员笑了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下子就埋头看起放在桌上的文件来了。

最近几天，他的探索进展很快。教授得出了一个结论：古代抒情诗人有时是被迫才采用无理式来表达，要知道，数学中也有无理数呀。抒情诗人们有时因为没有适合其意的词，而不可避免地会采用某些破坏了常规的、合理的、人们看得懂的搭配关系的词。比如，抒情诗人在描写古代迪德计算边长为一米的正方形对角线长度为 $x = \sqrt{2}$ 所遇到的困难时，他就这样写道：

对角线，对角线，
我可怜你，我可怜你，
2 开不出平方，
数字和语言在这里无能为力，
但凡事皆有极限——
就这样，迪德吃了个布苏卡。

这里的“迪德吃了个布苏卡”是个无理式，它表示，求 2 的平方根实际上是无理的和不可能的，教授瞅了一眼里面放着他的著作《布苏卡导论》手稿的厚纸夹。手稿的篇幅超过里格的论文好多倍。很明显，不能把一部著作全写在注释里。应当出单行本，而在里格论文的注释里应加上相应的注脚：参见：《布苏卡导论》，伊尔教授著。这样，里格的论文才能及时出版，教授也能得到时间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润色，关于两个权一章里的若干公式也可写得更加准确。

教授对自己关于方块和连杆的结论的正确性毫不怀疑，它们是由布苏卡的抒情性自然产生的。但是，两个权却仍然叫他坐卧不安。权是什么，抒情诗人要他们有什么用，教授对此还没有确切的概念。同时，这个问题不容延缓，因为里格的论文一出版，《布苏卡导论》，就是必不可少的书。教授开始阅读有关权的那一部分，但报告人的宏亮声音打断了他的阅读。教授懊丧地皱起眉头，他想关掉收音机，但一想到自己做过的许诺，便叹了口气，听了起来。

“……崇拜活人服，”报告人说。“是在我们大学时代周围存在着的一种病态现象。我们应当坚决谴责活人服崇拜者，崇拜活人服的现象是什么？这是对我们一无所知的星球上的居民的盲目和表面的模仿。它使我们的青年放荡（会场上响

起了:“胡说!这一点还需要证明!”的喊声),我正好要谈谈证明,请不要坐在座位上乱嚷嚷,打断我的发言,活人服崇拜者的代表们也将发言,他们会发表看法的。有人认为,崇拜活人服的现象,充其量就是崇拜那个毛茸茸的圆形帽,还带两个耳罩,裤子和裙子后面缝有毛茸茸的长尾巴。也有人断言,这仅仅是有生命物质之间星际团结的普通标志。果真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同星际团结的标志打交道,还是在同自己与本星球上的其他居民进行对抗的愿望打交道呢?!我认为,后者比较正确。(会场上的声音:“胡说!活人服崇拜者是好同志!”)我不否认,在活人服崇拜者里有许多很好的大学生,有的各科成绩优秀,并且乐于帮助别人。

但我还是想谈谈活人服崇拜者的表现。他们把业余时间全花在编歌曲上。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可以证明,有的活人服崇拜者在古代抒情诗歌部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体现物理和数学最高成就的另一个科学世界的代表者在我们星球上的出现,不知为什么却引起了活人服崇拜者对古代抒情诗歌的兴趣,你们说怪不怪。情况好像应当相反才对。请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反对抒情诗本身。我也并不想让抒情诗作横遭迫害的时代死灰复燃。我小时候也编过数数儿的儿歌和数理口诀。俗话说,空口无凭,我可以背一首数理口诀给你们听听(会场上的声音:“用不着!用不着!”)。

但请你们听一听,活人服崇拜者都编了些什么歌,歌词很有意义呐:

> 我们是快乐的活人服崇拜者,
>
> 　　　　　快快活活的人,
>
> 各个星球上都有我们,

我们脸上荡漾着微笑，
微笑，
它带来了宇宙的消息。

活人服崇拜者在自己的歌里唱道，宇宙的消息就是微笑，但是你总不能乘微笑飞向宇宙吧！我相信，不为我们所知的星球上的居民们飞向宇宙，乃是顽强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光是轻佻的歌声和微笑的结果。我在准备今天的报告时，专门再次阅读了大高原向科学院通报提供的所有报告。里面一个字也没提到尊敬的同行活人的微笑。而且，他也不必向我们微笑。我发现有人听见我这番话倒是笑了，但这不妨碍我重复说：是的，他们也用不着对我们微笑。

科学业已证明，在严肃思考的同时是不可以笑的，而我们应当进行严肃的思考。我们的严肃态度应与我们所面临的消灭在掌握宇宙方面存在的严重落后状况这一严肃的任务相一致。让活人服崇拜者的代表者向我们说明他们笑什么，是不是打算永远笑下去！”

“……上面这位报告人用我们活人服崇拜者为什么要笑这个问题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要回答他说，我们笑，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很好。我们非常高兴地获知，在我们的星球上出现了新的有生命的物质。我想，当我们尊敬的报告人降生时，给周围的人带来的也是高兴，而不是痛苦。他说，有关通报没有提及可敬的同行活人的微笑。我斗胆假设，报告人刚生下来时，有一阵子也是不会笑的，谁也不是嘴上挂着笑容出娘胎的，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却总能叫别人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我认为我们应当用微笑欢迎我们的同行——活人，我们也相信，时候一到，他也会用笑来回报我们。”（会

场上的声音："说得对！"）

"报告人说，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不可以笑。这话不对。科学家总是用微笑迎接新的见解的诞生！也许，宇宙飞船创造者们看见自己的科学思想取得胜利时脸上露出的微笑，是天下最幸福的微笑。"

"报告人不喜欢我们带耳罩的圆形帽和活人服，那就请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如果尊敬的同行活人赠送他一顶这样的圆形帽和一身活人服，他是不是拒绝穿戴它？我想，他接受这样的礼物时，会感到荣幸的。没有落到火星上的那一部分宇宙飞船里，可能就有活人带往其他星球的那种礼物。我们自己决定给自己做一点能使我们想起活人并用以表现其特征标志的东西，这有什么不好？我要提醒报告人每一个小学生都懂得的一句话：'为别人准备上面带有制作者本人的标记的东西，就是礼物。'我们的同行活人不送任何礼物给我们，我们就自己做，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做一件什么礼物代表火星上的大学生赠送给活人。我们已经宣布征集礼物竞赛，欢迎大家参加。"

"……在我们的学术辩论会上，"伊尔教授听出这是录音部青年女研究员的声音。"图书馆馆长和出版社社长答应要发言。我们应当倾听年长同志的见解……我想，伊尔教授……"

但是，伊尔教授本人却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次奇怪的辩论。他只知道，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模仿宇航员的服装，阿尔院士领导的小组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段时期以来，教授完全被布苏卡问题迷住了，所以未关心大高原发来的报告。"各干各的吧"——这是伊尔教授从青年时代起恪守不渝的规矩，而且从不后悔，但毕竟应当下楼到大厅里去。应当去看看这些活人服崇拜者。无论如何，

他们的代表的发言，使教授感到很中听。当然，他仍然坚持，不应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不过，而对这些活人服崇拜者，他，伊尔教授能对他们讲些什么有益的话呢？会场上气氛热烈，令人感到双方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辩论中了。要是教授也面临穿不穿戴这种活人服的问题的话，他大概也会激动起来吧。谢天谢地，他早已过了裤子式样也能引起他激动的年龄了。不过，关于活人服崇拜者所说的微笑问题，他们说的勿庸置疑是对的。就这一点他打算支持他们。只是应当做得含蓄一点，委婉一点，以免得罪什么人。

教授走出电梯，沿着走廊向大礼堂走去，辩论会就在那里进行。在离入口处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突然在一张大海报前停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家都来辩论活人服"一个布苏卡从纸上直楞楞地看着他！方块、连杆和倒霉的神秘的两个杈——一下子全都各就其位跃然纸上。教授推开门，象一阵风似的钻进了礼堂，挤到活人服崇拜者的代表跟前，抢了一顶他一眼看到的带耳罩的圆形帽，兴奋地喊了一声，把帽子抛向空中！

尾声

在活人广场上的谈话

"就是说，他还是参加建造星际飞船的工作啰？"

"是的，毫无疑问，我甚至可以称他为我们的总顾问。"

"金大师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阿尔院士在观察六个月之后说：'金，您这儿就是活人在其中感觉自如的环境，他应当永远和您在一起。'但是，活人在城里却感到十分忧郁，所以当时就决定把罕见陨石博物馆搬

到大高原上来。活人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二个春秋。大家很喜欢他，他很快活，也很善良。有时他也陷入愁思，尤其在繁星满天的夜晚，他坐在那里，把四个方块抱在胸前，嘴里发出轻轻的长叹。这时，只有金大师一个人能够安慰他。活人要是得了病，我们最优秀的大夫给他治疗，他们治了很长时间，但没治好。金大师非常担心自己对活人照料不周，如今，活人已忧郁而死了。”

“不，他是因年老而死的。”

“起初，我们想为他立一个大纪念碑，让人们老远就能看见它。但您知道，活人的个子不高，所以金大师说，塑像应当和活人一般高矮，这样，数千年后人们来看他时，看到的也是我们见到过的他的摸样。”

金大师从自己博物馆珍藏的陨石中挑选了一块最好的陨石供塑像用。他说，用陨石雕塑像，为的是让人们记住活人来自宇宙。关于塑像和基座提出了许多方案。最后才选中这个方案。活人伫立在巨大的基座上，踞高临下，俯视着我们，而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

您想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这几句话是一个女小学生写的：

他快活、忧愁，头发散乱，
是金星的急使，还是地球的娇子，
他比原子复杂多倍，
我们难以知晓他的全部奥秘。
他既复杂但又简单，
这轻信他人的，有生命的陨石。
为着纪念他，我们用他命名这广场。

他叫活人，这里埋葬着他的骨灰。

一位高大的宇航员走到花岗石基座前，亲切地拂去石狗头上的尘土，然后从连衫裤钮孔取下一朵红艳艳的小花，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活人脚下。

（完）

【作者简介】拉兹戈沃罗夫 ·尼基塔 ·弗拉季米罗维奇（Разговоров Никита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920），新闻记者，文学批评家，诗歌翻译家。现住莫斯科。任“文学报”特派记者。《四个方块》是拉兹戈沃罗夫唯一一部科幻作品，于 1963 年发表。

兽　　人*

С. Ф. 甘索夫斯基
俞晓平　译

委员会主席：你能读好几种外文的书，懂得高等数学，并能完成某些工作。您认为这能把您教养成“人”吗？

兽人：是的，当然。可“人”还知道别的干什么吗？

摘自国家委员会资料，“兽人”审讯记录

两个骑马的人从野草丛生的峡谷中走出来，开始上山。前面那骑着一匹鼻子前凸的骓马的人是个林务员。冬那尔德·别特里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母马尾随于后。在山石小路上母马被绊倒了，前腿跪在地上。沉思着的别特里差点没摔下来，因为马鞍子——一副只有一根肚带的英国跑马的鞍子——滑到马脖子上去了。

林务员在高处等了他一会儿。

“别叫这马低头，不然他会绊倒。”

别特里咬着嘴唇，恼怒地看了他一眼。活见鬼，这本来可以早点嘱咐嘛！同时他也怪自己，因为马把他也骗了。别特里给它上鞍子的时候，它为了以后马肚带一点也不勒紧它的肚子，竟把肚子鼓了起来。

别特里使劲拉着缓绳，马乱蹦了一阵，向后退了几步。

路又变得平缓了，他们在山腰台地上走着，前面是覆盖

* 小说原名：《仇恨的一天》

着针叶林的此起彼伏的山峦。

两匹马大步向前，有时还快步互相追逐。当别特里的马走在稍前的时候，他留意了一下林务员那晒得黝黑，刮得很干净的消瘦的脸庞和那一心赶路的忧郁的眼睛。林务员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同伴。

“我这人太直了——别特里想——这要坏我的事。我主动跟他搭了五次话，他或是只回答一个字，或干脆一声不吭，硬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认为：人爱说话就意味着他是个爱瞎唠叨的人，不值得尊敬。他们在这深山老林里，简直好歹都不懂。他们以为，当个记者算老几，就当这样的记者，有如……算了，我也不打算理他了。呸！……”

可是，他的情绪慢慢地又好起来了。别特里是个幸运儿，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热爱生活。林务员的内向性格使他大为吃惊，但别特里对他倒也没什么恶念。

天气从一大早就阴沉沉的，现在放晴了，雾散了，漫天的乌云化成了一块块的云团。巨大的云影在浓郁的森林和峡谷中迅跑，这景象突出表明了这地方的肃穆，荒凉和空旷。

别特里拍了拍汗渍渍的马脖子。他对马说：

“看来你前腿步子乱套了，天一黑你还这样的话，就会被绊倒。算了，以后再说吧。”

他拉了一下马缰绳，赶上了林务员。

“请问，米勒尔先生，您是在这儿出生的吗？”

“不是。”林务员头也没动地回答说。

“那么在哪儿呢？”

“远着哪！”

“老早就到这儿来啦？”

“老早了，”米勒尔朝记者一回头，说。“您最好小点声说

话，不然他们可能听见。”

“他们是谁？”

“当然是兽人。一个兽人听见之后就会转告其它兽人，于是他们就会埋伏起来，从后而突然跳出，大喊大叫……最好别让他们知道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难道他们经常袭击人？报上可说几乎从没有过这类事。”

林务员没作声。

“兽人是徒手袭击？还是用枪射击？”别特里不由得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问道。“他们有武器吗？是步枪还是自动步枪？”

“他们极少射击。他们的手长得不是那么回事……哼，不是手，是爪子！他们使用武器不方便。”

“爪子，”别特里重复道。“就是说，你们这儿不把他们当人？”

“谁？我们？”

“对，就是你们，当地人。”

林务员啐了一口唾沫。

“当然不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是人。”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可是别特里已经忘记自己曾下决心不再理他。

“请您谈谈，您和他们说过话吗？他们的话是说得不错吗？”

“老的讲得不错，就是那些曾在实脸室呆过的……而年轻的就差些，但是年轻的更危险。比较聪明的那些兽人，他们的脑袋有两个普通脑袋大。”林务员突然勒住了马。他的嗓音中流露出忧伤。“跟您说吧，这些全是徒劳。我已经三番五次地回答过这类问题。”

“什么徒劳？”

“咱们这趟考察呗！咱们这趟来不会有什么结果。一切都将照旧。”

“为什么照旧？我是来自有影响的报纸。我们的权限很大，材料是给一个参议员委员会准备的。如果证实兽人真有危险性，人们就将采取措施。您知道吗，这次就打算派军队对付他们了。”

“反正不会有结果，”林务员叹了口气。“您又不是第一位到此光顾的。这儿隔一年就有人来一趟，并且全都只对兽人感兴趣，而对不得不跟兽人在一起生活的人就毫无兴趣。每位来者都问：‘听说他们能研究几何，有这回事吗？’仿佛这有什么意义似的！好像因此就无需消灭他们了！”

“我这次来，”别特里说，“是为了给一个委员会准备材料，到时全国都会知道，那……”

“您以为别人就没搞材料？”米勒尔打断了他的话说：“是呀，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您打算怎么了解这里的情况呢？为此，需要住在这儿。走马观花是一回事，长期扎根是另一回事。唉！……说到那儿去了！走吧。”他拍了一下马，又说：“从这儿起就是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了，就从这山谷开始。”

现在记者和林务员正在峭壁之上。林间小路在马蹄下曲折蜿蜒。他们脚下很远的地方是山谷，那里长满了灌木丛，湍急的小溪把它分隔成两半。紧靠着谷地林墙高耸，后面——那一望无际的远方——在主峰的山坡上覆盖着皑皑白雪。

别特里从这儿向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眺望，根本看不到一点有人居住的痕迹，既无炊烟，也无草垛，简直是一片阒寂。

太阳被云彩遮住了，立即显出凉意。记者突然感到，他不想跟林务员一道下山了。他打了个寒噤，想起了城里家中空调的热风，想起了豁亮、温暖的编辑部办公室，但是他抖擞了一下精神：“别胡来！别的环境中我也呆过，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个优秀的射手，反应非常灵敏，除我之外，他们还能派谁来？”看到米勒尔从背后拿起枪，他也照样拿起了自己的武器。

母马在狭窄的小路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

下山时米勒尔说：

“咱们尽量并排走，最好别说话，八点以前要赶到斯特戈利克的山庄，在那里过夜。”

他们开始上路，一声不响地走了约两小时，翻过了比尔山。山右侧始终是林墙，而左侧是长满灌木的悬崖，那些灌木矮小稀疏，谁也不能在那里藏身。他们下了山，走到河边，沿着石头河谷走向一条早已荒废了的沥清公路，路面上尽是裂缝，缝里滋生出野草。

他们正在沥清路上走着，米勒尔突然勒住马，仔细谛听，接着他急忙跪下来，把耳朵贴在路面上。

“有点不妙，”他站起来说。“有个骑马的在追咱们，快从这路上躲开。”

别特里也急了，他们把马牵向水沟那边的赤杨树林里。

大约过了两分钟，记者听到了马蹄声。那个人愈来愈近了，能感觉到骑马的人正全力驰骋。

随后，他们透过暗淡无光的叶隙看见了一匹灰马奔驰而来，马背上是个不善骑马的男人，身穿黄色马裤，披着雨衣。当骑马人走到近处时，别特里仔细端详了他的面孔，他想起来了，以前见过这个男人。他甚至想起来了在什么地方见过。

一天傍晚，镇上的一个酒巴间旁边站着一伙人，有五、六个人吧，个个膀大腰圆，身着奇装异服，但他们的眼睛都一样，懒洋洋的，半闭半睁，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记者见识过这样的眼睛——这是匪徒的眼睛。

骑马的就要走过去了，米勒尔窜到路上。

“喂!”

那男人勒住马，站住了。

“喂，等一等!”

骑马的看了一限，显然是认出了林务员。他们对视了一会儿，尔后那男人一摔手，掉转马头，疾驰而去。

林务员紧盯着他的背影，直到马蹄声在远处消失。然后他突然痛苦地用拳头击了一下头。

“糟了，现在可什么也得不到了！肯定得不到了。”

“到底怎么回事？”别特里问道，他也从丛林中走出来。

“没什么……反正咱们的计划算完了。”

“为什么？”记者看着林务员，并吃惊地发现他流出了眼泪。

“现在全完了，”米勒尔说，他扭开脸，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啊，这些恶棍，啊，这些恶棍!”

“您听我说!”别特里也耐不住了。“如果您老这样神经质，大概咱们真不值得去了。”

“神经质!”林务员喊起来。“照您说我是神经质？您看看这个!”

他伸手指了一下离他们三十步远，垂在路面上方，长着个红毛球的枞树枝。

别特里还没弄明白要他看这树枝干什么，突然枪响了，一股硝烟味扑鼻而来，最边上单独挂着的球果应声落地。

“这就是我为什么神经质。”米勒尔说着，走向赤杨林去牵马。

他们骑马来到山庄时恰近傍晚。

一个高个子男人长着黑胡子，披头散发，从还没盖好的用圆木建造的房子里走出来，一声不响地着着林务员和别特里卸下了马鞍子。后来台阶上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火红色的头发，一副冷漠无情的而孔，也没梳头。后面跟着三个小孩，两个男孩有八、九岁，女孩有十三岁的样子，瘦弱得就像用破碎的线条勾画出来的一样。

这五个人对米勒尔和记者的到来并不惊奇，既不高兴也不忧伤，只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盯着他们。别特里可不喜欢这种静观。

吃晚饭的时候别特里想把话题拉开。

“请问，你们这儿怎么跟兽人打交道？你们很讨厌他们吗？”

“什么？”黑胡子的农夫把手掌放到耳窝上，身子弯到桌而说：“什么？”，他喊叫着，“请大声点，我耳朵背。”

这样持续了几分钟，农夫硬装做听不明白，希望他介绍些什么。到最后他才两手一摊说：是呀，这里是经常有兽人。兽人碍不碍他的事嘛？不，并不妨碍他个人的事，致于其他人嘛，他可不知道，无可奉告。

谈话中瘦弱的女孩站起来，身上裹了条围巾，谁也没搭理就出去了。

盘中的饭菜刚一吃光，农夫的妻子就从另外房间拿过来两床垫子，给客人铺床。

但米勒尔制止了她。

“我看，我们最好在木板棚里过夜。”

女人没说话，她站直了身子。农夫急忙从桌子那边站起来，

“干什么？就在这儿过夜吧。”

可是林务员已经夹起了垫子。

高个子的农夫拿着灯把他们送到木板棚，看了一会儿他们如何安顿。瞬间，他脸上闪过一丝打算说点什么的表情，但他只抬了抬手，抓了抓头就走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别特里问，“难道兽人会钻到房子里来？”

米勒尔从地上拿起一块厚木板，用它顶住了又重又结实的门，怕板子滑掉，还检查了一下。

“来，躺下吧，”他说。“都可能发生。兽人也往房子里钻。”

记者坐在垫子上解皮鞋带。

“请问，这里还有真正的熊吗？不是兽人，是真正的野熊。这儿的林子里熊多吗？”

“一个也没有，”米勒尔回答说。“这都是兽人干的。当时他们从实验室里逃出来，一离开岛他们就把真正的熊都赶尽杀绝了，把狼也消灭了。这儿也有过浣熊，还有狐狸，统统都被他们消灭了。他们从砸烂的实验室里拿来毒药，毒死了这些崽子们。这儿周围死狼遍野——不知为什么，他们不吃狼，但把所有的熊都吃光了。他们有时也吃同类。”

“吃同类？……”

“当然，他们总不是人嘛。你简直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这么说，你们只把他们当野兽？”

“不。”林务员摇了摇头说道。“我们并不把他们当野兽。城里人爱争论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野兽。我们嘛，这儿都知道，他们既不是人也不是野兽。您知道，以前是这样，本来有人，也有野兽，如此而已。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兽人。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兽人不是野兽，假如他们只是野兽，当然就不是人啰！那就好了。”

“请问，”别特里觉得他总是忍不住要提出问题，虽然他知道这是老生常谈。“兽人真的很容易掌握高等数学吗？”

林务员猛地转向他。

“请听我说，您住嘴吧！别说什么数学。您住嘴吧！我个人半分钱也不赏给那些懂数学的人，数学对兽人来说，就算是指甲花吧！那又怎么样？需要变成人——这才是问题所在。”

他转过脸去，咬着嘴唇。

“他得了神经官能症”，别特里想，“还挺厉害，他是个有病的人。”

但林务员已经心平气和了。由于刚才发了火，他也觉得不大好意思。沉默了片刻他问道：

“请原谅，您看见过他吗？”

“看见谁？”

“就是那个天才，菲德列拉。”

“菲德列拉？……看见过。这次出发来这儿之前我受报社委派跟他谈过话。”

“为了连一滴雨也不致落到他身上，大概在那里把他包在玻璃纸里了吧？”

“对。他是受保护的。”别特里回忆起怎样检查他的出入证，第一次怎样在科学中心的围墙旁搜查他。在进入研究所

之前又是一道检查和搜查。第三次搜查是在让他进花园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受保护的菲德列拉亲自出来会见他。“菲德列拉确实是个天才的数学家，他十二岁时就写出了‘修正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当然，他非同凡人，是不是？”

“他看上去什么样？”

“看上去什么样？”

记者踌躇起来。他想起了菲德列拉穿着肥大的白色西装走进花园。他的身材看上去不太顺眼，胯骨很宽，窄肩膀，脖子很短……。这是一次奇特的采访，因为别特里感觉被采访的更像是他自己，菲德列拉倒是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但不太严肃，仿佛他在嘲笑记者，同时也嘲笑了科学中心墙外面普通人的世界。菲德列拉也提问题，但都是些愚蠢的问题，信口胡来，比如他问别特里喜欢不喜欢萝卜汁。如果说这次谈话是一次试验的话，他、菲德列拉倒像是在研究普通人。

“他中等身材，”别特里说。“眼睛很小……难道您没见过他？他在这儿湖中的岛上，在实验室里呆过。”

“他来过两次，”米勒尔回答说。“真是戒备森严，他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方连死人也不能靠近。当时围墙里面养活着一些兽人，里哈尔德和克里恩跟他们一起干活。后来他们把克里恩吃了。兽人四散逃跑以后菲德列拉就没再来过……菲德列拉现在关于兽人还有什么说法？”

“关于兽人？……他说那是个很有意思的科学实验，非常有前途。但是现在他可不干这个了，他跟宇宙线打起交道来了……他还说对那些牺牲者表示惋惜。”

“干这些事都图什么呢？为了什么？”

“啵，怎么跟您说呢？……”别特里考虑了一下说：“您要知道，科学中常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会怎样呢？’由此就

会产生许多新发现。”

“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会怎样？’”

“唧，比如，‘如果在磁场中放置一根通电的导线，那到底会怎样呢？’结果发明了电动机……一句话，这真正是实验。”

“实验，”米勒尔咬了咬牙，“做实验——把吃人的东西放出来对付人，而对我们现在谁也不关心，正如您所知，自己管自己吧，菲德列拉看不起兽人，也看不起我们，但兽人已在这儿繁殖了好几百，并且谁也不知道兽人正打算反对人。”，他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唉，您想一想，这是什么主意！要把野兽弄得比人还聪明。以前是原子弹，现在是这个，把城里人都弄昏头了。大概，他们想叫人类彻底完结。”

他站起来，拿起上好子弹的武器，放在身边的地上。

“跟您招呼一下，别特里先生，如果有什么动静，有谁敲门或毁东西，您照样躺着，不然咱们摸着黑会互相射击起来。您躺着，我知道怎么对付。我已磨练得像条狗，一有动静就醒。”

早晨，别特里从木板棚走出来，晨光是那么明亮，细雨冲洗过的绿野是那么清新，以致使他感觉夜间的一切谈话就如可怕的神话。

黑胡子的农夫已经下地干活了。他的汗衫在河对岸像个闪动的白点。记者突然感到，可能这就是幸福——黎明即起，体会不到繁琐的城市生活的忧虑，只跟锄头柄和褐色的土疙瘩打交道。

但是林务员很快使他回到现实。他手持武器从木板棚后

面闪出来。

“走，给您看点东西。”

他们绕过木板房，从房后而走进菜园。在这里米勒尔的行动很奇怪。猫着腰，快步穿过灌木林，蹲在马铃薯畦旁边的沟里，然后示意记者也蹲下。

他们顺着沟绕菜园走着。有一次从房子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但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米勒尔站住了。

“您快看。”

“看什么？”

“您说过，真有送上门来的。您看!”

在一片稀疏的草地上有块平地，上面有个清楚的五指脚印。

“熊？”别特里满怀希望地问。

“哪儿来的熊，熊早绝迹了。”

“这么说是兽人？”

林务员点了点头。

“完全是刚留下的脚印。”记者轻声叨唸着。

“是夜里的脚印，”米勒尔说，“看，这是湿泥脚印，这说明下雨前他还在屋子里。”

“在屋里？”别特里感到脊背一阵发冷，好像靠到什么金属物上似的。“真是在屋里？”

材务员没有回答，用头示意记者到沟那边去，于是他们一声不响地照原路返回。

在木板棚旁米勒尔等别特里喘了喘气。

“昨天我就想到了，昨天晚上我们一到，斯特戈利克就开始假装听力不好，实际上他是在设法让我们大声说话，好叫

兽人听见，而兽人就坐在隔壁房间里。”

记者感觉，自己的嗓音已嘶哑了。

“您晚什么？原来这儿的人和兽人搞到一块了？为了对付外人？”

“您小声点，”林务员说，“什么叫做搞到一块了？斯特戈利克毫无办法。兽人一来就住下，这是常事。比如，兽人一来就躺在卧室里铺得挺好的床上，不然就干脆把人从屋子里赶出去，占上一两天。”

“那人怎么办呢？就这样忍气吞声？为什么他们不向兽人开枪？”

“怎么开枪，要是林子里还有别的兽人怎么办？农夫有孩子，草场上放牧着牲口，还有房子。房子可以被烧掉，主要的是孩子。兽人可能把他们的孩子掠走。难道孩子们能看得住吗？另外，这里兽人手里也都有武器。还是刚开始，第一年就有了。”

“是人给他们的？”

“有什么办法呢？谁不给，以后要后悔的……”

他还没说完，突然盯住了离他们十五步远的小柳树丛。

说时迟，那时快。米勒尔举起武器，准备开枪。同时从灌木丛中露出一褐色的东西，大眼睛一闪，凶神恶煞似地嚷着：

“喂，别开枪！别开枪！”

记者本能地抓住米勒尔的肩膀。枪响了，但子弹只打断了一根树枝。褐色的东西变成了两个，像球似的往树林中滚去，消逝在树丛中。过了好一会儿传来了灌木的折断声，咔嚓声，这些声响又慢慢地消失了。

“真糟糕！”林务员暴怒地转过身，“您为什么这么干”

记者面色苍白，嘟哝着说：

“他说话像人……他请求别开枪。”

林务员瞪了他有一秒钟，接着，他的表情由忿恨变成了疲倦和冷漠，然后放下了武器。

“是啊，大概……这是第一次，才得到这么个印象。”

从他们后面传来一阵沙沙声，他俩一回头。

农夫的妻子说：“回家去吧，我已摆好一桌了。”

吃饭的时候大家全装做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早饭后农夫帮助他们上好马鞍子，大家默默地分了手，彼此点了点头。

刚一上路米勒尔问道：“您到底有个什么计划？反正我弄不懂，吩咐我的就是陪着您爬山。”

“什么计划？……就是爬山越岭，见识见识当地人，愈多愈好。如有幸，还想见识一下兽人。一句话，体验一下这儿的生活气息。”

“在这个山庄您已经体验过了吗？”

别特里耸了耸肩。

林务员突然勒住了马。

“安静……”

他仔细聆听着。

“后面有人追咱们……山庄出了什么事。”

别特里还没来得及对林务员的听力表示惊讶，后面已传来喊声：

“喂！米勒尔，喂！”

他们掉转马头，农夫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向他们跑来。他抓住了米勒尔的马鞍子，差点摔倒。

“兽人把琴娜给掠走了，拖到洛辛谷地去了。”

他大口喘着气，汗珠一滴一滴地从额头上滚下来。

林务员一下子把农夫拽到马上。他的马向前飞奔，马蹄落处污泥四溅。

别特里从没想过他能骑在这样高速驰骋的马上跨越这个地方。大坑、东倒西歪的树干、灌木丛、沟壑，汇成一种疯狂的破碎的节奏在他们脚下迅跑，不知哪儿的树枝把他头上的帽子刮了下来，而别特里甚至没感觉到。

其实也并非别特里非要如此，因为他的马正跟米勒尔的马展开一场激烈的竞赛，力争不落后。别特里抱住了马脖子，他每一秒钟都觉得立刻就要摔死。

他们在森林中、空地上、斜坡上飞驰，赶过农夫的妻子，跑下谷地。

林务员在这儿跳下马，由农夫陪着，沿着一条小路跑向一片少有的泛着嫩绿的松林。

记者把马放在一边，把缰绳扔在马脖子上，向米勒尔跑去。他跟着林务员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感到，米勒尔变得判若两人，他原来的优柔寡断，冷漠无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他的动作轻捷灵敏，行动自如。他跳过深坑，钻到低矮的树枝下，仿佛兽人的足迹在他面前标出了一条很粗的白线，他正沿着这条线跑。

开始的时候别特里保持着奔跑的速度，可后来他落后了，他的心在胸中跳动，他感到喉咙中有一种难忍的空闷和干渴。他由跑变成走，有好几分钟密林中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艰难地走着。后来他又听到了前面的声音。

在谷地最狭窄的地方林务员站在浓密的榛树林前，拿着武器做好了准备。姑娘的父亲也在这儿。

林务员一字一顿地说：

“放了她，不然我打死你。”

他监视着那片丛林。

回答却是一声大吼，还夹杂着孩子的哭泣。

林务员重复道：

“要是不放，我就打死你，为了跟踪追击打死你，我豁出命去了，你要知道我的厉害。”

又是一声吼叫，然后是说话声，但不像人的，倒象是什么扩音喇叭，把所有的词都呜噜呜噜地混成了一个词似地问道：

“要是放了她你就不打死我？”

“对，”米勒尔说，“要是放了，你就能活命。”

密林中一片寂静，只听到有人在抽噎。

接着听到了树枝折断的喀嚓声，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树丛中闪动。密林中走出了瘦弱的小姑娘，她的一支手鲜血直流，另一支手托着它。小姑娘呜咽着从三个男人身旁走过，头也不回，慢慢地，摇摇晃晃地朝家走去。

三个人目送他远去。

黑胡子的农夫看了看米勒尔和别特里。他那瞪大的眼睛里迸发出灼人的光，以至于记者感到受不了而低下了头。

“瞧，”农夫说。

他们在林中一个小空守卫室过了一夜。到那个当年曾设有实验室的湖中小岛上去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了，但米勒尔拒绝在夜晚前往。

现在是他们旅途的第四天。记者感到自己久经考验的乐观主义开始产生裂痕。以前每遇到不愉快的事，他总会想到这句话：“不管怎么说生活总是非常之好的。”但是现在他明

白了，这仅仅是句随随便便的现成话，假如你坐在舒适的车厢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或者经过玻璃门走进饭店的前厅去会见某位著名人士时，这句格言完全适用，可它却绝对不适用斯特戈利克的遭遇，比如：

这个地区原来在患传染病，人们冷漠，寡言，甚至孩子都不会笑。

有一次，他问米勒尔，为什么农夫不离开这儿，米勒尔解释说，当地居民所有的一切就是土地，但现在又不可能把土地卖掉，因为这里有兽人，所以土地一钱不值。

别特里又问：

“您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林务员想了想，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然后回答说：

“不管怎么说我给这儿带来了某种好处，兽人怕我。我在这里一无所有，既无家小，也没房子，毫无牵挂。他们只能跟我打斗，但这可不是好玩的。”

“这么说，兽人尊敬您？”

米勒尔不解地抬起了头。

“兽人？……不，您说到哪儿去了！他们不懂得尊敬不尊敬，他们不是人，只懂得怕人。这是对的，我会把他们打死的。”

然而兽人还是冒着风险来了。对此林务员和记者都有查觉，好象他们周围正慢慢形成包围圈。有人曾三次向他们开枪。一次是从弃之不用的小房子窗口射来的，还有两次是从树林中射来的。这三次不成功的射击之后，他们发现好像有熊的足迹。总的说，他们发现的兽人足迹愈来愈多起来……

在森林守卫室，他们把用石头垒成的小炉子生着，自己动手做晚饭。林务员抽起了烟斗，忧郁地盯着前方。

他们把马拴在守卫室大门对面，门敞开着。

记者看着林务员。在这段共同相处的日子里，记者对这个人的尊敬与日俱增。米勒尔没受过教育，他这辈子就是在林中度过的，几乎什么书也没念过，若同他谈起艺术，那连两分钟也谈不下去，但是记者觉得他是再好不过的朋友了。林务员的见解合情合理，又有独到之处，如果无话可说，他就一言不发。开始，他给记者的印象是很焦燥，爱激动，这是昔日的痛苦造成的——这片土地由于科学家们的光顾而荒芜，他为遭此不幸的当地人而痛苦。

这两天米勒尔病了，沼泽地的疟疾折磨着他，他烧得脸色通红。

炉中的火即将燃尽。林务员突然问道：

“您说说，他年轻吗？”

“谁？”

“就是那科学家，菲德列尔。”

“年轻，”记者回答说，“他三十来岁，不会超过三十，那又怎么样？”

“他还年轻，这，这就不好。”林务员说，

“为什么？”

米勒尔沉默了片刻。

“人可真有本事，他们把兽人一下子就抓住，并放到了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喂养他们。而兽人根本不懂人事，也不懂得同情人。”他叹了口气说，“应该先变成人，然后再成为科学家。”

米勒尔站了起来。

“该睡觉了，咱们只好轮流睡，不然兽人会把咱们的马给捅死。”

记者首先值勤。

马在去年留下的一个不大的草垛旁吃草，记者把枪横放在膝上，坐在小茅舍的门坎旁边。

夜幕很快降临了，四周一片漆黑。慢慢地他的眼睛也习惯了黑暗。月亮升起来了，天空清澈，明亮，繁星闪烁。一群小鸟叽叽喳喳飞了过去。这些小鸟与大鸟不同，它们害怕猛禽，因此秋天的迁徙都在夜晚进行。

别特里站起来，绕着守护室转来转去。小屋坐落的空场四周环绕着浓密的森林，这也正是危险之所在。记者检查了一下枪的扳机扳上没有。

几天来的交谈，遇到的各类人物，开始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还考虑了回到编辑部以后怎样汇报兽人的情况。后来他意识到了，实际上想回去的念头时常在他的脑子里出现，并且，这种念头把他所遇到的一切都涂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即使当他们追赶那个抓走小姑娘的兽人时，他——别特里也没忘记：不管这儿多么可怕，反正他总能离开这里回去。

“我吗，一定回去，”他自言自语地说。“但是米勒尔呢？其他人呢？”

想到这里他感到问题太大了，以至他决心立即要把这事好好考虑一下。

他坐在月光向小屋洒下的阴影里，想起了兽人。他想起一份报纸上刊登过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没有善良的理智。”这话倒像林务员说的。照林务员的说法，兽人不是人，因为他们没有“同情心”。没有善良的理智这可能吗？一般说，能否存在没有善良的理智呢？哪个在先呢？善良本身是不是理智的结果呢？还是正相反？……确实已经肯定，兽人比人

更善于逻辑思维，他们能较好地理解抽象概念和抽象议论，记忆力也好。有一种说法，认为第一批兽人中有几个正被国防部门养着，让他们完成某些特殊任务。据我们所知，“电脑”也常被用于解决特殊任务，这之间区别何在呢?

他想起，有个村民曾对他和米勒尔说过，不久前他见过一个几乎完全赤裸的兽人，这时林务员回答说，近来兽人弄得越来越像人了。难道他们正在征服世界?难道没有善良的理智比人类的理智更厉害了

“就算将来是这样吧，”他自言自语地说，“但也不会很快，万一我要是活到那时候再死呢?”

立刻又冒出了个问题：孩子们呢！他们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呢——在兽人的世界，还是在可控机器人的世界里。这些机器人也是不人道的，同样，像某些人所肯定的那样，也比人聪明?

他的小儿子似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开口说道：

“爸爸，您说说，我们就是我们，对吧?而他们就是他们，但他们会不会暗自认为他们也是我们呢?”

“你们成熟得有点太早了，”别特里想。“我七岁的时候可没想过这类问题。”

后面不知哪儿的树枝沙沙直响，小孩也从想像中消失了。

记者警觉地环顾了一下，细听着动静。没有事，一切正常。

蝙蝠斜着身子，抖动着翅膀在林间空地上空穿来穿去。别特里站了起来，他想起林务员一定有点什么事瞒着他。比如，他还没说过，第一天在荒僻的小路上骑马追赶他们的人是谁。

他又把背靠在小屋的墙上，小儿子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并再次向他发问：

“爸爸，这一切都是从那儿来的？树，房屋，空气和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他开始给孩子讲起了万物的进化。突然一件利物刺痛了胸口，别特里醒了。

月亮落下去了，天已微微发亮。

旷场上的马没有了，确切地说，少了一匹。另一匹马躺在草地上，马身上有三个灰影在幌动。一个影子站了起来，记者看清了，这是个非常高大的兽人，脑袋特别大，龇牙咧嘴，昏暗中闪动着一双大眼睛。

之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切切絮语声：

“他睡着了。”

“不，他已经醒了。”

“向他靠近点。”

“他会开枪的。”

“要能开枪他早就开了。他不是睡觉了，就是吓摊了。走，靠近他。”

“你自己去吧。”

记者确实不能动了，这简直是在作梦。他明白了，无可挽救的事情要发生，要遭殃，但是他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兽人继续低声说着。

“但是那个，另外一个会开枪的。”

“他病了，也没醒……走，怎么样！”

别特里十分吃力地斜视了一下，从房屋拐角处出来一个兽人，但这是个小家伙，像头猪。

他挣扎着扣动了板机，连开了两枪，两发子弹飞向夜空。

接着，别特里跳起来，枪从手中落地。他冲进了守卫室，颤抖着，随手关上了门，顶上了门栓。

林务员正站在那里，手持武器，准备战斗。他的嘴唇微微一动，记者立刻明白了他要说什么：

“马？”

米勒尔点了点头。

门外响起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兽人正从外面用什么东西把门顶住。

有人大声喊：

“喂，来勒尔，喂！”

林务员冲到窗口，把枪口伸出窗外，一只黑爪子在明亮的夜幕下闪了一下，差一点把双筒枪抢走。

外面发出了满意的笑声。

一个兽人以大喇叭似的声音，瓮声瓮气地拖着长音说：

“喂，你这回可完了，米勒尔。”

另一些野人打断了他的话，抢着说：

“米勒尔，米勒尔，跟我们聊聊……”

“喂，看林子的，给我们讲点有意思的事。你到底是人，应该聪明点……。”

“米勒尔，说呀，我能反驳你……”

“跟我说说，米勒尔，要称呼名字，我叫菲利普……”

林务员一声没响。

记者犹犹豫豫地走到窗口。说话的声音简直就紧靠在圆木墙外的窗边。外面散发着野兽的气味——血腥气，粪便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味。

那个自称菲利普的兽人在窗下说：

“你是个记者，对吗？你呀，有谁会到这儿来？”

记者咳嗽了一声。他嗓子发干。

又是那个声音问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一阵沉默。

“你是消灭我们来了吗？”

又静了片刻，接着响起了激动的声音：

“就是，就是，他们是想灭绝我们……，开始驯育我们，而现在想消灭我们……。”

先是吼叫声，然后是吵嚷声，记者觉得是兽人打起来了。

那个自称菲利普的兽人打断了众人。他说：“喂，看林子的，你怎么不开枪？你不是常打枪吗？来，跟我们聊聊。”

突然从上面什么地方打来一枪。

别特里转过身。

原来，林务员爬上炉子，拨开房椽子，捅开上面铺着的茅草，开了枪。

他开了两枪，立刻又压上了子弹，射击起来。兽人四散逃走了。

米勒尔从炉子上跳下来。

现在要把马弄回来，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他们查看了三个被打死的兽人。

一个年轻的差不多是光着身子，只在他的后颈上长着毛。

米勒尔在草地上翻动兽人的时候，别特里差点吐出来，他捂着嘴，憋住了。

林务员说：

“您记得吗，他们不是人，虽然他们会说话。但他们吃人，也吃同类。”

记者向四周看了看，天已破晓。空场，森林，打死的兽人——瞬间，他感到这一切全像在梦中。

这些都可能吗？……是他冬那尔德·别特里站在这儿吗？……

“就是在这儿兽人吃了克里恩”，米勒尔说，“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当地人说的。当这里有实验室的时候，他在这儿做清扫工。有一天晚上他偶然在隔壁房间串门，就全听见了……。”

记者和林务员现在正逗留在岛上，在科学中心的主楼里。清晨，他们从那匹死马身上卸下鞍子，沿着堤坝来到岛上。现在他们只剩下一支枪，因为别特里的双筒枪被兽人逃跑时带走了。米勒尔打算趁着天刚亮赶到附近的一个农场去借一匹马，但记者和他商量要到被遗弃的实验室参观半小时。

“他全都听见了，”林务员说，“这是个晚上，九点钟左右。克里恩有个什么装置，他正一边拆卸这装置，一边理电线。兽人就坐在地板上，他们还在聊天，讨论物理学中的一个什么问题。他是这里第一批驯养的兽人，并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他还能说外国话……我们这位小伙子在旁边擦地板，听他们闲聊。接着静了一会儿。突然什么东西咕咚一响，清扫工听到：“啊，上帝呀！……这是克里恩的声音。他的嗓音那么可怕，小伙子吓得简直腿都软了。接着是悲惨的叫喊：‘救

命啊！’清扫工往房间里一看，只见克里恩曲着身子躺在地板上，兽人正在吞食他，小伙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惊呆在那儿。只是当兽人向他冲来时，他才嘭的一声，把门关上。”

“后来呢？”

“后来他们还弄死了两个实验员，就四散逃跑了，最后还剩下四、五个。简直不可想象。”

从首都来了个调查组，调查组和兽人都谈了话，后来就把这些兽人带走了。之后又得知，他们在火车上又吃了一个人……

实验室的大房间里一切东西都保留下来。长桌上放着一个容器，上面落了一层灰尘，X 光机的导线上结满了蜘蛛网。只是窗玻璃被打碎了，野杨的树枝从破玻璃窗伸了进来。

米勒尔和记者从主楼走出来。

别特里很想看看 X 光机，他请林务员再呆五分钟。

在荒芜的村庄主街道的沥清路面上滋出野草，新生的灌木丛茁壮、茂盛。秋高气爽，到处发散着腐叶和潮湿的木头味。

来到广场上米勒尔突然站住了。

“您什么也没听见？”

“没有，”别特里答道。

“我在纳闷，他们怎么凑到一起把咱们围在了守卫室里，”林务员说，“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他们总是单独行动。”

米勒尔又细听着动静。

好像他们没跟我们找麻烦，最好快走。

他们走到一幢低矮的圆形建筑前，这房子的窗户很窄，还装着铁栏杆，一扇沉重的大门半开着。门槛旁边的水泥地

上铺着一层森林中的残枝败叶及其它废物织成的地毯——红褐色的枞树枝、尘土及昆虫的翅膀。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第一个房间，天花板塌了下来。又一扇沉重的大门通向地下室。

他们往那里看了一眼，一只松鼠拖着毛茸茸的尾巴，像闪光似的窜过桌面，又从铁栏杆间跃出窗外。

这一刹那，林务员盯着松鼠，听着动静，紧张地握着武器，然后说："不行，这样不行。"

他急忙向回走。

但是已经迟了。

外面传来了沙沙声，大门吧哒一声关上了。一阵喧哗之后，大门仿佛被什么沉重的东西顶住了。

霎时间米勒尔和记者对视了一下，然后向窗口奔去。别特里向外扫视了一下，闪在一旁。

广场上一个很大的干涸了的游泳池里（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在这儿建这东西）站满了兽人，人数上百。这些刚长大的兽人仿佛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似的。在这既非人群也非兽群的上空一片嘈杂声。喊声、吼叫声震天。

林务员和别特里惊恐万状，呆若木鸡。

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年轻的兽人用后爪站起来，他的前爪抱着块东西。

"石头"，记者小声说，他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不相信，"他想扔石头"。

但这并不是石头。

一个圆东西飞了过来，在窗栏杆旁边发出耀眼的闪光，散发出呛人的烟雾。

林务员踉踉跄跄离开窗口，他的脸上显出一种莫名其妙

的神态，枪从他手中落在地上，他捂住胸口。

“喔唷，你这鬼东西!”他边说边抬起了手，一边看了一眼血迹斑斑的手指。“喔唷，你这恶棍！他们要了我的命。”

他面色苍白，勉强走了两步，蹲下来，然后靠墙坐了下来。

“他们要了我的命。”

“不!”别特里喊起来，“不!”他像得了疟疾，全身在发抖。

米勒尔咬着嘴唇，他抬起头，脸色惨白。

“门!”

记者跑向门口，外面又有什么在移动。

别特里上了一道门拴，又上了第二道。幸好这里设计的门能从里面牢牢地锁住。

他又回到林务员身边。

米勒尔已经倒在墙根，一手捂着胸口。他的衬衫上血迹斑斑，他也没给自己包紮一下。

“反正完了，”他说，“我已经感觉不行了，不想再受折磨了，别碰我。”

“别急，会有人来救咱们!”别特里喊起来。

“谁来救？”

他的话干脆、坦率、无望，记者也寒心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林务员问道:

“您可还记得第一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骑士？”

“记得。”

“很可能就是他急忙告诉兽人说您来了。城里的歹徒和这里的兽人有勾结，所以兽人联合起来了，您别为此吃惊。我知道，即或有章鱼从火星上飞到咱们这里来，也会有人去

和他们联系上。”

“是的，”记者小声说。

他们觉得傍晚前这段时间凝滞不动了。

米勒尔很快就变得非常虚弱，他身上的血已不再流动。就这样他也没让人碰他。记者和他并排坐在地板上。

兽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既没想破门而入，也没再扔手榴弹。窗外喧闹声时起时伏。

太阳落山了，天气渐凉。林务员要喝点水，记者用水壶喂了他点水，并用水给他擦了把脸。

林务员说：

“可能出现兽人是件好事。现在更清楚了人是什么。现在吗，我们将知道，人——不只是个能学会计算和几何的生物，而且还是别的什么。科学家一直很为自己的科学而自豪，但科学并不是一切。”

夜里米勒尔死了，记者多活了三天。

第一天他只想得救，从绝望转向希望，他从窗口开了好几次枪，期望有谁会听到枪声，跑来救他。

到了晚上他明白了，这些希望都是妄想。他的生活仿佛被分成互不相关的两部分，最折磨他的就是这两部分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连续性。一种生活是记者经历过的舒适、安逸、理智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从他跟米勒尔从城里出发到这布满森林的比尔山起，就结束了。这第一种生活无论如何也没有预示到他将死于这个岛上，死在这被遗弃的实验室里。

第二种生活则前途未卜，捉摸不定。这种生活充满了偶然性，并且，一般地说完全可以避开这种生活。要是拒绝编辑部的这次采访任务，另择它途，他就可以不到这儿来。要

是把研究兽人的任务换一下，他就可以飞到努比亚去采访拯救埃及古代艺术珍品的工作。

一个荒诞的机会把他打发到这儿来了，而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有好几次他仿佛不相信所发生的事，在大厅里蹓跶起来，摸摸被太阳照亮的墙和落了一层灰尘的桌子。

不知为什么，兽人对他完全丧失了兴趣。广场上，游泳池里兽人剩得不多了。有时他们自相格斗。还有一次别特里心惊肉跳地看见他们合伙残害一个同伴，把他撕碎、吞食。

夜晚他突然认定，他的死要怪罪米勒尔。对僵硬了的林务员他感到极度厌恶，于是将他的尸体拖到靠门的第一个房间。

他在地板上坐了有一两个小时，失望地重复着：

“上帝啊，为什么让我赶上了？为什么应该是我呢？……”

第二天他的水用光了，干渴折磨着他。他终于明白，没救了。他冷静下来，又回想起自己过去的生活。现在可是穷途末路了。他想起还在这次旅行刚一开始时，他和林务员就有争论。米勒尔告诉他，这些农夫不会跟他谈话。“为什么？”别特里问。“因为您是生活在温暖和舒适中的人，”米勒尔回答说，“因为您是上层人士，是从背离他们的那些人中来的。”“为什么我是上层人士？”别特里不同意地反驳说，“我挣的钱并不比他们多多少。”“那又怎么样了”林务员反驳说，“您的工作轻松愉快。这些年他们在这儿死亡着，而您呢，您只管写点文章，逛逛餐馆，说说俏皮话……”

他明白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真事。他引以自豪的乐观主义终于成了鸵鸟式的乐观主义，实际上是对坏事视而不见。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死刑，印度的饥饿，而自己却整天想怎么攒钱更新自己五居室一套住宅的家具，考虑用什么办法在这位或那位有影响人士的眼里抬高一点自己的身价。兽人——这些兽人式的人在向抗议的人群射击，囤积粮食，秘密地准备着新的战争，而他却扭开脸，装做太平无事的样子。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突然觉得自己过去的全部生活，其实正同现在发生的一切紧密相关；他从未反对过罪恶，瞧，这下子报应临头了。

第二天兽人在窗下跟他搭了几次话，他都没回答。

一个兽人说：

“喂，出来吧，记者，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而站在旁边的那个却笑起来。

别特里又想起了林务员，但现在的想法却是另外的含意。他承认林务员是英雄。认真说是他别特里碰到的唯一的真正英雄。他单枪匹马没有任何支持去反对兽人，与兽人斗争，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三天记者开始说胡话，他浮想联翩，仿佛回到了报社编辑部，并向女速记员口述文章，其题目是《人究竟是什么？》。

他大声说道：

“在我们这个科学得到惊人发展的时代，可以看出，实际上科学是万能的。但请设想一下，造出一个比人脑大两倍的人工脑，并具有工作能力，那么会不会有长着这种脑子的躯体，又完全有理由称他为“人”呢？什么力量使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既善于计算、善于分析、又善于进行逻辑推理或有某种社会修养，这些同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

系有关吗：试以兽人为例……

他的思想混乱了。

第三天清晨响起了爆炸声，别特里惊醒了。他觉得好像跳了起来，握住枪，做好准备。其实他虚弱地躺在墙根。

一个野兽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他痛苦地挣扎着，突然他想起，菲德列尔像谁呢？他像兽人！

后来这一想法立刻烟消云散。他已感到兽人正在撕碎他，刹那间别特里的脑中闪出了一个念头，实际上兽人倒不那么可怕，在这荒僻的边远地区，他们总共才一、二百，对付他们不在话下。但是人！……人！……

他不知道，米勒尔遭难的消息已在周围传开了，弄得绝望的农夫把藏起的武器也掘了出来。

【作者简介】 甘索夫斯基·谢维尔·菲利克索维奇（Гансовский Север Феликсович）1918 年生。作家，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专攻语言学，现住莫斯科。发表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剧本。1960 年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出版过《向未知世界前进》（1963）《六个天才》（1965）《向危险靠近还有三步》（1969）及《人在行走》（1971）。

Ken777 校读说明：

原书加着重点文字用绛红色黑体字代替，如：“重点”显示为“重点”。

小说篇目	有关作者介绍的网址
小说题材	И.И.瓦尔沙夫斯基介绍1　介绍2
岸边告别	Е.Л.沃伊斯孔斯基　И.В.卢科基扬诺夫
哈尔皮亚的翅膀	Г.И.古列维奇
眼睛武器	М.Т.耶姆采夫　Е.И.帕尔诺夫介绍1　介绍2
归来时，你将变成什么样	И.М.罗索霍瓦茨基
最大的屋子	В.Д.科鲁帕耶夫
《大隼》医院	Г.С.阿里托夫介绍1　介绍2
审判	Д.А.比连金
天外来客	Н.В.拉兹戈沃罗夫介绍1　介绍2
兽人	С.Ф.甘索夫斯基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岸边告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一校版，版面（页面）还原

全书由 凡剑（Ken777）OCR、手打、校对、修整封面、制作。

2008年11月24日一校

Ken777
2008.11.24
eBook